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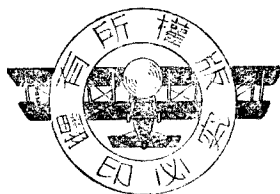
文學筆記叢書

湧幢小品

下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

湧幢小品

校閱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王慶餘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二冊定價二元四角

湧幢小品卷下

〔羅先生〕

念慈先生年六十。門人欲爲壽。以書辭之曰。今世風俗。凡男女稍有可資。遂四五謂之滿十。則多炫耀貴禮際以侈大之。爲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其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融金以爲

之壽。至乞言於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爲文飾以傳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數十年以前無有是也。夫滿十而不容無言。交游親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某今年十月十四日。卒滿六十。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顧惜教誨之專誠。不意遽至於今。於至今年且六十。不可謂非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于與子。所以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惟洪先爲最。以絲傷負罪之人。而納各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而爲樂乎。自洪先有知以來。以生日未能奉一觴於先人。以爲報。故未嘗受妻子。不以自爲樂。平日不敢自爲樂。一旦而納賓客禮際。與其言以爲樂。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也。事之。且古者六七十之養於學。授者尊其行也。故養之以乞言。又其老也。則憲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是共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言侈大之也。不敢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肯容生無比數固矣。概以古昔。其以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以辭。不然。將掃途一樓。是絕其承教於君子也。惟執事亮之。

念慈之高祖曰慶。同號善菴。以孤子出繼。承家難之後。卓能自立。有奇行厚德。然則念菴取號必本於此。乃小說部主事副使歸隱不出。未嘗爲知州。

善公嘗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周褐。同舍唐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訪得之。比入座。唐故戲探其囊。

出衾示曰。是不類君家物耶。羅曰。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衾相辨。則趨出向其人曰。唐諄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衾不取。何也。曰。吾失衾。不甚損。彼張惡名。尙得爲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嘗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佯若不諭。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時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感語。起問之。已爲鬼物所侵。返視戶。戶固扃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

【唐先生】

荆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船。船敝甚。不蔽風雨。中僅五尺。僂僂而坐。凡三四年自如。一日泊陳波。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敝。以小樓船易之。至棚塘。遇豪僕舟。舟牽望其尾篷。僕怒甚。扶牽夫。以磚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遜謝。以名帖投之。皆不省。痛挾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說。謂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自省矣。

陳后岡東沒後。貧甚。有賻金數百兩。先生收之爲經營。而歲歸之息。又以田租時周其乏。其子漸能讀書。言於督學雷古和。進之學宮。噫。只此一節。先生之過人遠矣。

先生以鄉賢事。答學中書云。鄉賢之祀。闕闕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瘴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棲棲伐樹削迹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天以誅之。稱天以諡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爲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員。鋪醢之徒。共成之。絕無足爲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

雜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宮牆。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旣作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萬文恭語王文肅云。語師唐荆川。刻身練名節。習於世故。實萬倍不敏。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鋒鏑。而不敏僅僅。拙自守。嘿而圖寡過已爾。此語最公道。然爲文恭易。爲荆川難。

先生以郎中差往薊州。閱視土兵。時總督則思質王司馬也。先生自以學達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輩也。出山任事。目中已無司馬。司馬自以名位已重。主眷甚隆。又世家也。乘時立業。視先生爲下僚老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馬受禍。弁州兄弟以一卒不練之旨。歸怨先生。然世廟實以邊儆懷怒。托此爲詞。而司馬亦不欲以練兵二字聞於朝。何者。恐各鎮徵兵藉口日減。力所不能支也。

【吳先生】

先生諱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子。就江濱濯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旣見。拜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寧得居乎。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人掃除塗墍。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祝先生持教最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裏一敗絮襖。又時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於室中。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蓋純綺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快快有赧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束脯不備也。小禮不大妨。執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齋米二石。布二匹。遺贈吳生爲歲計事。且要明年當復來。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爲是者。徒心奢昂也。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除夕。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卽徒步詣祝先生。比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列。祝先生大駭。

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昂者備矣。士咸知己，可奈何。由是憤厲激發，日鏤心鉛槧，學大成。後舉進士，官福建右布政。歸，混迹農漁，意甚適。人或侮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舻入郡城，會郡中雨，措大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激公。蓋公素貌侵，又眇其一目，布衣毡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爲農莊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誤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當代爲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攜至四門湯，別駕家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卽兩不相慎也。偏責公子不可。如知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悲，幸寬之至此。又敢祈宥，請以白金二錢爲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懔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之，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寢苦枕塊，擗踊號哭，如子於父，人尤多之。

【沈鏡宇先生】

先生雖出鼎族，而清約簡素，無異寒士。官禮部高中玄爲尙書，大作氣勢，以事詰某主事甚厲。先生遣一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以爲不可高，矍然立，延入謝過。久次丞光祿，告歸入

京俟補。張太嶽在事，見謁刺曰：「何處有沈光祿，僅與尙寶尋晉卿南中。」見時態日異，告歸不出。

方在告，予正館其叔氏家。每考試入城，見先生從水次步至鴻禧寺，可二里許，幅巾舊衣履。遇者不知其京卿也。嘗乘小舟過昇山，一人挽繆，一人把楫，遇農船，望不能去。自頂席扉揭之，適與予舟相值，拱手一笑而已。

先生父巽州翁，醇誠正直，號稱宿儒。余備館賓，相見必談舊人舊規舊事。余問能酬答，則大喜，謂諸子曰：「這先生儘可與談。比余通籍，見一貴人用此法，亦借此以諷。貴人笑曰：『安用及此。』深悟德之短長，在無意口角上見之，可不慎與。」

翁旣宿儒，試多居首，獨阨於秋闈。嘉靖戊午，宗師以奚冠冠素爲題，翁舉古製冠名實之（學勤者晚而不遇，每坐此病，蓋胸書卷物而不化也）。鏡宇先生只輕輕點綴，翁閱其怒，至欲與杖。其館賓進曰：「案發而殿，未晚也。乃得

止。比發則翁居劣等。先生名在第三。意不自得。棄去。時去貢期甚近。亦不顧也。鏡宇卽是年中式。次年成進士。是時沈氏闕科第已十年矣。翁穎敏絕人。幼時父老以歷日授使讀。一覽暗誦不差一字。歿時年八十餘。三子三孫皆貴。又三十年。諸孫梓其時論二十一篇。古質宏雅。兼理學經濟有之。余得爲序。了一生景仰與其家三代交情心事矣。

〔許敬菴先生〕

余非知學者。亦非能講者。惟念許先生同鄉前輩。且仆起功名之會。恬愉得喪之塗。因往見之。和氣藹然。令人心服。遂禮爲師。先生密囑曰。我湖翰林甚多。德業未見光顯。子勉之。余聞

汗下。由今思之。負愧多矣。

師嘗深闢輪迴之說。余曰。刑罰所不加者多矣。卽無此事。猶當設出儆戒人。况實有而闢之。闢之則其說益長矣。師欣然笑曰。此等議論儘好。然不可以訓。

一日與師坐舟中。談升沈事。余率爾問曰。先生以銓部轉僉事。聞報時。意下如何。曰。也兩日不自在。徐曰。若在今日則否。余曰。先生前句是真話。卽是聖賢話。後句倒多了。〔臣子之於君父。東西南北。惟其所使。余往時自翰林出爲郡守。且戎馬之鄉。而心中略無不自在處。此處頗覺勝人。〕同坐者相顧愕然。師顏色自如。曰。正是學問相長處。一日會講峴山寺。請吳養晦先生爲主。先生師之鄉同年也。年老而貧。日午未至。師候之。出入寺門數次。立隄上。遠望見小舟必問其僕曰。是否。久之。傍徨曰。吳兄在舟中。冷矣。餓矣。既至。親下隄扶掖。懽甚。問途中安否。禮置上座。極恭。時列坐者甚衆。或言妖書事。語侵郭宗伯。幾至攘臂相競。師厲聲曰。不必譚。此等事決非讀書人所爲。語次一席帖然。因此益服師之才情。蓋精神管攝有在。言語機鋒之外者。

李見羅出獄戍閩。道上仍督府威儀。既至福州城外。師出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此豈待罪之禮。見羅軼然曰。迂闊而師氣色益和。丁敬宇（今日改亭）先生。令句容。清勸愛民如子。入覲常留爲御史。故張太嶽門生也。謁見朝房。張亦素聞其名。問句容後事如何。對曰。得復任五年。方可

燕行其志。張廣聲曰：迂闊。夫復任一節。誠不可行。然卻是先生真心真話。所當獎重。而許師之言。乃人臣正理正法。皆不免迂闊之謂。何耶。

敬字在南中。勤於事。與余最相得。每顧而歎曰：早用十年。幹許多勾當。今老嫗矣。唐張嘉貞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晚。則無及。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誰爲至者。此言出於人臣爲干進。用人者於此細思。則汲汲引進與愛惜保全之意。當油然而生矣。

【錢澹菴先生】

先生剛直孤介。深於理學。尤長經濟。晚年登第。僅以武選郎罷歸。蓋同官某構於大司馬楊虞坡。楊信而逐之也。家居坦然。勤於農事。至親操畚鍤。諸子皆有文章。內子年長。君負口口時名。三試皆第一。俄暴疾卒。先生年六十八矣。矚視不能言動。亦不思飲食。如木偶然。惟日晴尙動。氣休休出入而已。幼子士完新入學。應遺才試。往武林。來別亦不能應。比放榜。士完中式報至。先生躍起。焚香拜謝。平復如初。又二十年乃沒。士完卽吾友繼修。今爲東制府。縝密清和。蓋世其家學者也。

先生少貧。茅鹿門先生見而奇之。以從女歸焉。生三子。先生過同年陸布政綸。女童杜氏遞茶。歸謂茅曰：杜女唇紅。生子必貴。遂請於陸納之。果育繼修。茅愛而乳之。愈於所生。爲聘沈巽州先生之女。先生甚重其培。女亦賢。孝相敬如賓。可見貴人出世。際遇不凡。茅夫人三子。或夭或貧。繼修極力拯之。不使失所。茅真賢婦人。終亦食報。而兩先生具隻眼。得子得培。俱非偶然者矣。

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於許敬菴。先生歿。而許先生誌之最詳。末云：論學確爲孔門嫡派。而陶鎔變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於激。或大而失於疎。或處家庭鄉黨。有偏蔽不該洽之處。先輩秉筆公直如此。許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賢益顯。今之諛慕者。豈非無善可稱。欲無病可見。一概以游詞寒責與。

先生試於督學林公。當受餼。同試生邵鐵以廩居劣等。先生正補其缺。抗言於林。謂邵生文劣行優。宜餼如故。林

色動允之。

【李臨川沈繼山二先生】

沈先生伉直。不爲人所附。僑居湖城。余亦畏之。不敢見。李先生其同年也。一日與余會慈感寺中。謂余此有意思人。旣在湖不可不見。余卽隨往。言次頗合。兩先生有山水讌集。必拉余入會。沈先生莊雅修飾。頗學晉人風流。語雜談諧。李先生嚴重渾樸。好負手獨行。而於風致亦不減沈。嘗遙指私謂余曰。這老子。只可管錢穀。做布政。李回首嘻曰。莫說你定不能。又一日。背指曰。這老者面冷鬚張。乃近婦人納妾。妾見此嘴臉。如何喜他。李迴頭厲聲曰。他偏肯喜你。沈拍手大笑。比沈先生七十。共遊鱗湖沈氏園亭。席中譚及名妓薛五。李津津色喜。沈愈譚愈喜。竟席極權。此一段景象。令人追思。何能已已。

己酉十一月。同李先生如嘉禾訪沈先生。舟曉行。將至東門。有馬孝廉船暗中與官舟相觸。食器有碎者。官舟去。馬舟適值李先生舟。牽之求償。泊於岸。余舟亦相並。先生呼余同坐。見碎器陳於舟側。亦不爲意。俄沈使至。下舟盡踢碎者於水。馬之舟人奉主命。擄去捶之。納於鷓首中。孝廉二人。怒目斷斷。若不可解。先生呼曰。本官舟所觸。我舟無與。我是李某。以名帖投之。亦不省。俄沈使至者漸多。沈先生亦至。馬出其人還之。默默移舟去。沈先生止自讓其僕。不以爲意也。

沈先生赴潘氏昆山之宴。竟日夕不倦。次早過余舟。催行。從容問曰。外間謂我何如。余曰。謂公口太狠。好罵人。先生憮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其非。然不可改也。余問故。因慷慨曰。人要做成一片段。若剗方爲圓。斂噪而默。人將謂沈繼山要做尙書。尙書寧不做。此片段不可改也。後入朝與孫太宰大競。孫一日過之。好言請曰。願與解開。正色曰。公解可。我解決不可。竟被攻而去。此亦前舟中之意也。余旣重其義。又感其情。廉頑立懦。自是有數人物。而議謚猶未之及。毋亦見其貌。未得其情。泥於同而未稽於獨與。

李先生初授新涂縣令。蕭公廩方爲御史。有名過之。先生來謁。未卽見。先生曰。柱史至縣界。則令爲主。公爲客。令

來謁。則公爲主。我爲客。不得遲遲。蕭頗愠曰。偏只知縣多口。既見。色甚厲。後會曾見臺談及言狀。曾曰。此賢令。未可輕議。蕭後再過。李卽見。深引過謝之。前輩風度如此。

李先生有口號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間有利取不了。架上有書讀不了。閒是閒非爭不了。不如頻頻收拾身心好。此語極有省悟處。唐子畏一世歌云。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卽此意也。得李先生而始詳。

沈先生好古書畫珍玩。李先生獨否。頗好吟詠。亦儘有致。家貧。止一敝舟出入。或勸易之。不應。所展乳母。適其夫至。留宿有娠。大恚曰。吾何面目見主翁。縊死舟中。先生憐而葬之。并棄其舟。一日借它舟過。余頗華壯。余日之良久。先生笑曰。我已添得此舟矣。余曰。未必然。必定有說。坐定吐實。爲泫然久之。所云仁心爲質者。於李先生見之。

【丁石臺吳平山二先生】

丁先生猶介方正。素師事黃博士晴川。榜登鄉書。下第歸。復延晴川於家事。如舊。晴川繩趨尺步。動以禮法督諸生。呼必稱名。稍不如意。長跪呵責。未嘗以

孝廉假借。先生尤斤斤率先。博士自南徐歸。貧甚。廩之終身。沒則贍其妻。先生既卒。子元薦緣其志。周給至今。且二十三年不少怠。吳先生敦樸。自孝廉時。出則授徒。歸則力耕。置田百畝。下潦每浚於水。丁先生有祖業。頗饒。辛未同第。時相過從。亦最相契。聞吳貧。周之不肯受。曰。大丈夫不能自食。乃仰給于人。丁先生惘然自失。曰。我乃不知吳公。吳以春秋魁其經。時總裁爲張江陵。本房則王太倉兩相公也。江陵將引入吏部。會丁丑分試。吳以次得與閱文。最精勤。所取多名士。爲主考。蒲州相公所稱。江陵疑之。會居平。亦自落落。乃止。後竟得脫黨禍。出守江州。改揚州。孤子行一意。衆嫉之。坐墨罷歸。家去太倉僅二百里。素以文字義氣相知。廢必一往。餽餐十石。綿百兩。太倉亦喜曰。吳生衣食我也。既罷復往。拒不見。餉亦不受。吳向門再拜慟哭。棄其米棉而去。然修歲事不廢。凡數年。吳邑邑抱恨。殊甚。後過余太倉。譚及百口。明其不然。相公喜。謂其子縵山曰。平海非妄言者。其冬吳復往。引見。出不意。跪故問。泣告以實。乃就坐受餽。權好如初。吳歸。余適遊其園。引入垂涕曰。非公。誰爲我剖此心者。先輩直道厚道。先後一也。而先輩

得之最多。一則氣運醇龐。一則學問博洽。或師傅。或庭訓。其淵源又自有素。彼行之以爲固然。初非分外稀奇事。有談及稱頌者。而卽發赤。且怫然不悅。蓋其意以爲窺我淺。待我薄。且原無要名立譽之心故也。有此心。故其神常清。其理常直。其氣常壯。歷平陂夷險。略不爲挫折。子孫亦有所承藉。得守其家法。衍其餘慶。人徒見子孫富貴以爲才且賢。而不知精神命脈。乃祖宗積而培之。非偶然者。噫。不獨因此見人品。抑可以觀世道矣。

【彭澤艤舟記】

鄒南泉先生。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先生坐後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先生懼母舟。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先生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言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戮。人怒可經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竣。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

【斷維】

王塘南先生服闋北上。舟至儀真。時兩岸巨舟林集。日且暮。風忽起。舟人繫維於巨舟之尾。巨舟人斷其維。先生舟飄入風浪中。幾覆。舟人皆號泣。先生危坐不爲動。久之復挽他巨舟得維焉。晨起。舟人欲白有司。究斷維者。先生曰。舟幸安矣。不必問也。

【槎捧】

羅近溪自盱江赴講學之會。舟觸石敗。溺漩渦中。衆度不能救。呼號而已。俄一槎衝至。足下捧若盂。空中有神語曰。莫浸殺此。先生得出。整冠大笑曰。洗得清清淨淨。更好。

江西講會。莫多於吉安。在郡有青原白鷺之會。安福有復古復真復禮道東之會。廬陵有宣化永福二鄉之會。吉水有龍華玄潭之會。泰和有粹和之會。萬安有雲興元會。永豐有一峯書院之會。又有暫度敬業諸小會。時時舉行。

地多溪澗水。學者每揭裳而濟。一生素滑稽。見漁舟方隨流撒網。呼曰。鬼頭漁父。網如張蓋。手如棧。舟中應聲曰。獸面書生。口若懸河。心若漆。衆大駭且怒。擊舟將追之。漁父長嘯放舟。倏忽不見。嘯聲徹林木。隱隱數里不絕。或疑爲仙也。題曰。漁父何遷次。孫登事有無。直從煙水去。已絕洞庭湖。

修民敬

郭原平。會稽人。以孝義著稱。常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鬪者。爲吏所錄。衆皆逃散。惟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余之缺敬於官長久矣。遇事安能免罰。故凜凜自防。不得少越。

往役

蘇州曹太守。新構官衙。欲藻繪。索諸畫史。有梅沈石田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岸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留其所當畫者。且夕赴事。不敢後。或曰。此賤役。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遂潛往訖工。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曹入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李西涯。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匏庵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爲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畫。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爲書耳。曹乃徧謫過吏。勅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肅曰。閭閻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爲禮。索田家餐。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爲謝。卒亦不蒲伏庭階也。

篤行

葉廣彬。字大宜。號月窗。少聰慧。日記萬言。爲舉子業甚精。以親老。兄爲諸生。遂輟業。治田園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貌甚謹樸。若無能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自習者。卽走匿帷中。戒家人急閉戶。毋外窺。俟其人去。乃聽出家大小皆笑其怯。恬然安之。父賈園。清邑有

謝生貸百金。計息當倍。而謝生亡。父憐其孤。獨予之。後次子往徵。盡得其數。分半歸公。公曰。父獨之子受之耶。違親獲利。其失多矣。堅不受。事父母甚孝。妻沒尚未艾。竟不再娶。有鄭士者。嘗貸金不償。更貸其子。復不償。往徵有謾語。心不能無少望。欲訟之。官已思曰。彼貧故負金。急徵且鬻田宅。是禍之也。檢券還之。鄭與妻子泣且拜曰。我無以謝公。聞公未孫。此鄉有九天一炷真人祠。其神靈甚。我夫婦朔望爲公禱。以此謝公。逾年牛羸山先生乙巳大歉。買粟於福安。館人利其金。鎖臥室。招礦夫三人。令殺公。漏初起。忽邑尉至。其家警夜達旦。晨發。隣人密告曰。公知夜來危乎。所共飯鐵夫。磨刀霍霍者。意在公也。笑曰。有命。晚年結社談詩。自題月窗曰。天光清淺夜如練。桂影高低月下明。坐向中宵猶白晝。卻疑月窟在靈局。又曰。小構幽窗與月通。清輝瑩徹此心同。仰天不語無人會。坐對明蟾獨省躬。喜熟寢。一日其子桂山問曰。寢安乎。曰。安。殆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物。甚妄。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獄亦杳茫。縱有之。吾行可實鬼神。非所懼。慎勿效世俗。供佛飯僧薦福也。因自誦曰。八十年來識更真。深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些過。細數吾鄉有幾人。已復泣下。子曰。但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待往。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耳。遂起拜天地祖先。復臥。語音尙琅琅。而耳鼻漸冷。又聞堂上客語。亟索衣。欲起。逝。忽曰。吾逝矣。遂終。年八十二。居家儉素。課僕力耕。躬自飯牛。至老猶然。一日爲牛觸佃仆。子奎謂大人何不自愛。作此細事。公曰。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此細事邪。汝試使僕往。牛必飢。牛飢則無以耕。是廢農也。可不慎歟。

【高行】

關中貢士樊天綬。字敦夫。有行誼。其妻背而去之。故有一侍婢。卽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跪請再娶。峻拒之曰。余德非曾閔。恐貽家累。由是終身獨居。許敬菴先生時爲督學。所弔詩曰。丈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虛。奄爾少微星殞歿。令人灑淚滿襟裾。

【錢】

錢】

張真絳人。以賈之上郡。有僧行乞。輟所食食之。再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爲此細事。

寧足博名高。真曰。吾食有餘。而彼不足。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僧因附耳語。極知公長者。嘗掘地得錢如困窮。不曉所從來。以畀公。固辭。僧謝曰。奈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錢主迹盜。多所連染。真獨得免。嘗貸里人楊氏子百金。楊氏子病殆矣。舉子母還之。辭曰。余貌焉疇依。持此何為。不聽。內諸其篋而去。南遊雲間。晨瀉鹽水於地。水入壁隙中。如注。發視之。有錢一罌。遽掩之。子與行舉進士。官重慶太守。

【引髮】

以歸。

孫文曜僑居攜李。值烏寇。瘞死者以千百計。一日鄰人避亂相遇。奪其資。解與之。戒速去。毋返顧。則寇逼。跣步間矣。投于河。若有人引髮緣蘆葦。委曲出之。出而隣人已中三刀死矣。復取資

【不食官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就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晏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嶽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謂蘊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於衛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網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巾。則舉家懸磬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之甚。欲分一為謝。蘊奇竟卻不受。年五十一卒。蓋己酉八月十八日也。今侍御楊鶴。令長安。為屋三楹居之。扁曰高士。

【酌水】

嵇竹城。元夫。川南太史之子也。以簡傲忤嘉禾節。推坐死。高中玄當國。出太史門。營解得免。召入京。中玄執手示六卿云。此座主之子。天下奇才也。趣者輻輳。卻之不應。商人以萬金求請。亦不應。高失位。隨至蘆溝橋。檢囊中僅三十金付之。歸貧甚。歲暮大雪。坐涯次酌水。給諫李臨川時家居。謂侍兒

曰。此時務必大困。載酒熾炭。棹舟從之。共醉。贈貨而歸。未幾卒。詩集傳於世。

【真我】

沈涵。揚州府興化縣人。家貧。嘗言。吾有真我。而假我者。從我以乞衣食。一狗其請。則真我者。與矣。故我於飢寒疾病。至風火倏至。一以真我禦之。時大栗烈。或挾之於日中。謝曰。與吾妻同宅幽陰。而我暴日。以自偏。以爲不義。而不可爲也。後生卒。以飢凍垂斃。友人裹糧候之。至曰。噫。涵死矣。

【儒宗可兒】

胡孔範。南昌人。倡理學。稱儒宗。聞事庶人。厚招遊士。避入匡廬。庶人反。有客過。言兵威甚盛。大署賓客官職。公方飯。怒以筯擊客。折其齒。子儒。方數歲。仰曰。客欲作賊。何不打殺。公摩其頂。大叫曰。可兒可兒。儒亦明經世其家。

【占地】

謝述。字維正。崇仁縣人。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嘗望塘爲基。鄉人裹糧而赴。日以千計。曾莫詳其姓名。三日而募成。年七十五卒。子孫日藩。多顯者。

【散家財】

元季金華倪子貴。以世亂。悉散家財。里有王仲和者。驟富。子貴自書券。以田賣與之。不取直。所親以或爲訝。笑曰。子貴田有送處。仲和無處送也。仲和果敗。

【陳湖道士】

沈萬三。秀之富得之。吳賢人陸氏。陸富甲江左。秀出其門。甚見信用。一日歎曰。老矣。積而不散。以釀禍也。盡以與秀。棄爲道士。築室陳湖之上。曰開雲觀。居之。竟以壽終。萬三宅在周莊。所藏有瑪瑙酒壺。其實通明。類水晶。中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因號月下葡萄。籍沒後。爲吳江某甲所得。以贈吏梅元衡。元

衡死。其物不知所在。

天順間。邑人李銘教童子爲業。一夕於市中見溝渠有光。私識之。詰旦往發。獲此壺。有劉姓者。曰。若持此獻鎮守張太監。可得僉嘉興一郡鹽鈔。李喜諾。遂與之。資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十金。劉分其三分之一。李領鈔渡江。舟覆。皆濕。毀。太守楊繼宗追捕前鈔。痠死獄中。劉廢產與償。懷璧其罪。信非虛語。

【道化惡人】

大梁張繩。靖康之亂家破。航海致富。居蔡州。謝故業爲德於鄉。蚤歲經營吉境上。天大雪。失道。夜投宿人家。棟宇闕麗。如王侯第。臥未安。聞牖外嘈嘈語且泣。雜五方之聲。起窺之。則數十女子羣處一室。蠶然若囚繫。且私問於鄰。鄰人吐舌曰。君何從見邪。主人翁歲歲剽掠子女。鬻之遠郡。累資且鉅萬矣。亟閉口勿語。且并禍我。張上謁請見。徐以利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領解。比復過其門。有指以語張者曰。是翁去歲遇異人。遂盡舍故業。所掠皆護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嘆咤不休。不知乃張也。張亦不自言而去。

【忤子心動】

萬安縣劉週。號良溪。布衣。有淳德。里人陳雪筠之子忤。而避於野。忽心動。就父所邀良溪。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願以爲托。良溪諾之。明日子果暴死。治其喪。數年雪筠死。亦如之。人服其義。

【竹軒】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棘。好而折人過。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水東。岳蒙泉輩。皆禮爲上賓。素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斂殯。請之必往。然非禮致。不輕造訪。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償金】

海門縣崔鑛。以稅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券而負焉。鑛廢產以償。時王端毅公爲守。廉其狀。命訟工。對曰。鑛家已破。若訟鎔工。是又破一家也。公歎賞不已。鎔工聞且媿。且德其庇己也。

【全税金】

趙倫。字序之。號五溪。高平人。好義而饒。縣令使總輸邊賦三千金。盜夜入索金。固不與。曰。公家財。小民膏血。吾不忍數千戶重累也。盜怒。擬以刃死。拒如初。刺殺之。盡其私藏。而賦金局深處。

得全。令丞親臨弔祭。妻李氏尙少。厲志教二子。家日起。二子伯積。仲科俱官典膳。孫三次。輒進士。給事中。

【致 寓物】

何炫。號介菴。榆林人。其父輸粟塞下得官。疾革時。指囊金相目曰。此王威寧寓物也。致之。死不恨。殮甫畢。炫以騎囊載如滑。王駭曰。今世乃有爾父與爾爲子者。分千金與之。不受。王後起總制。乃檄炫將以相報。避不就。王終念之。隱己功。署其名。授百戶。炫竟與從子。人兩賢子。已賈於廣陵。爲德日益甚。終武略將軍。子城。字叔防。舉嘉靖壬辰進士。庶吉士。堅舉應天鄉試。皆出呂仲木之門。

【免 禍】

章叔良。文懿公會祖也。洪武初。創造黃冊。時叔良充里長。縣簿陳。管冊遲誤。被逮赴京。冊局里此一都里書意也。因得免。其以黃冊遲誤坐永軍者三十六家。又國初令邑各里造軍衣。旣畢。叔良計令以餘布縫各衣襟。仍書管造姓名。同事詫之。及解至京。高皇帝驗視餘布。獨叔良者一挈領而見。得免侵欺之罪。且賞以鈔。今縣中各都皆有永軍籍。獨本都無者。叔良之先見也。

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賈齊魯間。同舟者三四輩。不知舟人皆盜也。數因事。謾罵之。應期獨否。又時時推飲食勞苦焉。一日。舟人遲遲不肯進。若有所恃。同舟者諄欲加鞭。頃之盜發。會天大暑。舟人擁應期坐樹下。剖瓜啗之。且相誡曰。公長者。願毋犯。執同舟者。傍撻甚楚。刳其貲一空。比去。應期囊械識如故。居平好行德。人皆義之。

【與 傘】

慈人馮景茂。嘗下鄉督農。中途遇驟雨。有一婦哀求附傘。馮曰。吾雖不忍爾害濕。然嫌疑當遠。委傘與之。而自跳入民舍。後乃於其地割田一方。立石亭。使行旅雨暘有所休蔭。題曰。休休亭。

【報 謝】

夜夢神語之曰。爾有陰德。與爾三銀帶。後生子彰。武昌同知。孫安。江都知縣。曾孫震。御史。亭在縣東五里之八都。王士良。中都人。有友相與甚密。友之子流客忘歸。垂死。捐囊付士良曰。與吾子無益。且重之禍也。語畢卽瞑。哭而收之。人無知者。他日子歸。卽舉以付。子復散盡。又數數周之。不倦。士良不善

持籌生計蕭索。一子鈍甚。忽能讀書。入國學。謁選。得縣丞。爲上官所知。委差。贏得千金。父尚在。資以老。忽道士入門。語曰。某托致謝。已有以報。則友之姓名也。長興沈姓者。資數千金。爲縣守庫。生一子。將婚。族弟代爲之守。竟啓櫃竊。官帑八百餘金。去。覺而罪及守者。易產代償。其竊資者。越一二年。事寢。纔出盜金。置田百餘畝。晚亦得一子。愛之甚。托於縣之豪家。併所置產。因而寄籍焉。子卽婚於豪。有違言。挈妻以逃。而其產竟爲豪所得。

有蔣姓者。欺其寡嫂。一日廣所居。佔半焉。方擇日安梁。嫂額手呼天。忽大風。龍挾雲霧入其門。蔣親遇見。仆地。龍爪柱揪出。墜田中。節節皆斷。余方館溫氏。聞而往視。咸奇駭。以爲有天。

【醬 楊】

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粥醬爲業。人呼爲醬楊。天順初。迎鑾之役。武官胥士爭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搖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膳其女。俾不失節。暨某壽終。其子敏。又贖其女弟以居。

【步 皇城】

蔡通。府軍衛籍。既老而代。每步行市皇城。見其輒石塊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又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呵止之。索備書錢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項郎中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失。及遭沮抑。輒歎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爲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管闕。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爲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至於參送。獨河心哉。

【清計簿】

余昌字鼎盛。樂清人。性孝友。潘公潢時為令。察而重之。躬禮其廬。因請昌清計簿。條飛跪以千數。民大悅。而豪右皆怒。中以危法。久之始釋。以壽終。潘公聞而咨嗟。為文弔之。

【處士】

前朝湖州出一吳甘泉。富而躬處士之行。學問淵源。氣魄甚大。近日蘇州出一徐聲遠。應雷貧而固處士之節。學問清徹。力量不小。卓哉兩人。千古塵見。皆非遊大人以成名者。次則王子幻。遊必擇人。皆有終始。有一人背而疎之。終不出口。亦一妙人。可敬。

【山游】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年。常試春官。適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果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於人。亦曰山人。田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為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於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游山。必非真賞。

【截頭尾】

一山人多酒過罵人。輒自命曰。浮雲富貴。余曰。且與汝細講聖人言語。切不可截了頭尾。輕用。只如此句上。有不義二字。故他是浮雲。下有于我二字。故我可浮雲。他若富貴而義。則彼是卿雲。又對我者是我。我者孔夫子也。不是孔夫子。亦何可浮雲。其人嘿然。第曰道學先生。

【酒禁】

古人多設酒禁。即太祖初年有之。并禁種糯。以絕其源。胡大海方用兵處州。其子犯禁。衆皆請赦。曰。寧大海反。吾號令不可違。遂手刃之。其嚴如此。蓋深慮軍食。不得不禁。禁又不得不嚴。今承平日久。酒日多。日佳。糯米之直。貴於粳米。而世家子弟。向號醇謹。有法度者。多事豪飲。以夜為晝。種秫亦倍住時。余恐數十年後。必復有嚴此禁者。似亦循環之理也。

【頭腦酒】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實大碗中。注熱酒遞客。名曰頭腦酒。蓋以避寒風也。考舊制。自冬至後。至立春。殿前將軍甲士。皆賜頭腦酒。祖宗之體。卹人情如此。想宮中進膳後。出視朝。通用之。近侍推己及人。無內外貴賤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罷之。而百官及民間用之不改。

瑞州。放宗伯銑。與吳宗伯山嫻。家相近。放豪飲大嚼。吳方初度。具冠服過。觴之。及門已苦飢矣。吳戲出句。欲放對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放應聲曰。寒朝最愛頭腦酒。一笑共飲極歡。

【醉龍虎】

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尚矣。此後謝玄飲至一石。人指之曰醉虎。蔡邕飲之一石。人名之曰醉龍。今之子弟有飲至一石者。當何名曰醉狗耳。

【清歡】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得太守送酒。多以在。穠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醉後詩文】

恩辨王與宗。字友開。斷不羈。豪於詩酒。詩文必醉。乃能爲之。愈酒言愈奇。無酒不能作尋常語。得讀杜正。懷微飲市中。醉而遣之。將行。親友祖送。始言其故。衆咸咋愕。王曰。命焉爾。毫不爲動。至元二十九年。突謁御史中丞張養浩。哆吻奮髯。狀似武人。張素聞其名。奇之。握手如平生。辟爲掾。無何。暴卒。王初謁選時。有權臣擅政。乘醉突入省。攘袂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當路。聞者掩耳閉目。走目爲狂子。

【趣擊賊】

嘉靖庚戌。虜萬騎入雲中。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皆驍勇善戰。御史胡宗憲。夜飲醉。趣二將擊虜圍之。數重。與椿皆力戰死。敗所去制府二百里。胡上書爲二將請卹典。而世其發縱狀。給事中唐禹。遂劾納督郭宗泉。巡撫陳耀。俱逮問。陳死杖下。郭戍陝西靖虜衛。

【新掛教範】

林桐。字茂材。海外人。有襟度。然遇酒卽狂肆。大醉後。或著簪效古牛鬚鼻。因諸飲。或舞蝦蟇。鶴

鷺。漁唱巫歌。講座不休。一日乘醉造王處士瓚宅。見所頓壽具。大罵曰。此惡物。吾仇也。平生恨見之。何爲置此。怒呼斧破之。瓚急移置以避。後以上舍生除章貢司訓。生徒方羣謁。見其醉懸木杪。皆卻退。桐以手招曰。休避。休避。請看掛教範。士皆驚訝。後值不飲時。敘燃危坐。議論英發。且持廉仗義。始知重之。丘菴深嘗譬之爲水。秋則漫山平谷。折木崩岸。入冬則成川爲淵。俱飲利說。

【繪圖私謚】

唐桂芳。欲人以教官家居。扁其居曰三峯精舍。有當道者舊交來見。酒酣必大噓。起舞。太守李公訥喜之。繪爲圖。管私謚淵明爲酒聖陶先生。王無功爲酒賢。自稱酒狂。凡歲時令節。以圖像祭享。設酒漿。陳俎豆。舉屬浮之。不至沉醉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自放。識者謂有托而逃。蓋佯狂云。

【酒趣】

酒中之趣。高人輒逃以自名。曰酒聖。酒仙。醉鄉侯。尙矣。唐汝陽王璣。自稱釀王兼麴部尙書。甚佳。近日廢遼府。載陽王孫豪俊能詩。自稱麴部尙書。因以名集。尤佳。余量僅中下。而嗜甚。安得此名。今年老。減且十七八。詩不能工。頗好典籍。又遁居農莊。稱曰穉子監學正。可乎。

【大噓】

張萬里。字廣陵。閩人。嗜酒。輒罵其坐人。醉吐街市中。且行且吐。羣犬輒隨之。張曰。叱曰。勿爭。吾且盡吐。所有市人大噓。萬里敏於文。久不第。得官經歷。致仕。

【八崖】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飲酒終日不醉。放口論人淺深。略不旁顧。才稟超拔。文筆爛然。所著有八崖集。八崖其地名。臨江有奇石。

【酒喻】

林楷。春漳浦人。以翰林編修。出爲副使。督學浙中。於補考。拔陶石叢祭酒。人稱其精鑿。陸參政罷歸。能飲酒。所至命觴登覽。飄然格外。同年顧公養謙開府遼東。致書以酒德爲言。戲報曰。昔人以酒爲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弟落落無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氣虛弱。澹泄爲災。欲效鄭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乎。乃知器自有限。此緣亦不易也。

願飲中友故相往復如此。歸家日與同好痛飲。老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悲叱成血疾。疾時令人奏管絃。倚而欹枕聽之。追承問以後事。皆不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金石。兩手交舞。其達生如此。

【浹 洽】

劉俊。深州人。在官終日閉門。不通一謁。有善客至。時或對飲。惟蔬菜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吾與在是非浹洽不可。獎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詭絕衆。以致仕終於家。

【飲 會】

王遵巖云。親戚常人之會。俱已辭絕。惟士夫之會。不得不應。恐其以爲立異相拒。而起怨謗也。然細思之。身不惜而將好性命陪伴。人口語可笑。余自通籍後。卽辭絕士夫會。而好與親戚常人飲。欲免怨謗。其可得乎。

【貴人持齋】

一大貴人。奉六齋。嫌味薄。怒捶廚人。乃以腥汁合作清澹。色素品和之。貴人甘甚。詫曰。奉齋何不佳。而人乃嗜葷。貴人之姪。余主其家。一日飯素。亦怒甚嚇。廚人凡易十餘品。皆不稱。余笑曰。何不開齋。其人一笑而止。

【心 口】

今之修齋誦經者。每有佛口蛇心之說。余初以爲疑。後試之良驗。蓋世之矯誣者多矣。天且勿畏。而况於人。乃知其言有味。卻均一蛇心也。有托之佛者。有托之儒者。有托之玄者。總之以善門爲標。行其惡機殺機。逞志而縱欲。要之善門原大。作惡藏機者。到底賴之。存此根核。故愈見其大。人能爲蛇。蛇亦復能爲人。仁人心也。日天地生生之機也。

【精 經 史】

羅泰。字宗讓。閩人。學精易春秋及史傳。隱居教授。不樂仕進。永樂間。南京尹聞其名。聘爲試官。亦辭不往。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都人士也。安敢與知去取。國初南城縣蕭泗。其父兄皆仕宦。泗獨爲農。而通經術。多讀古書。時稱曰。布衣學士。此名甚佳。如在今日。便以隱士求徵辟矣。

陸彭南。字去邪。號象翁。明毛詩。不仕。文章勁健。與陸伯靈齊名。伯靈字子敬。皆松江人。嘗講論。戲曰。君談詩。何敢

思無邪。象翁應聲曰。子讀禮。胡爲毋不做。人稱敏妙。

【士夫守禮】

宋時士大夫家守禮法。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避。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致詞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元人入主中國。此法遂廢。爲士者辨髮短衣。效其言語衣服。以自附於上。冀獲速仕。然有志之士。猶私自確守不變。而金華廣信建寧尤多。既守禮法。便不屑仕。一意讀書敦古。而儒術反盛。太祖龍飛。諸君子悉搜出。佐大運。而宋鄭王爲冠。噫。豈偶然哉。

【啖助解義】

春秋胡傳中。數引啖助。啖字從口字。叔佐趙州人。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狐之云。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傳著丘明也。

【史名】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檣杙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名史。

【班史】

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詔收回下京兆獄。固弟超上書。具列固著述意。會郡亦上固所爲漢書。天子奇之。除蘭臺令。使成前書。唐天寶初。鄭虔滎陽人。爲協律郎。綴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譴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名起此。虔追譯故書。得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班鄭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檜。則禁私史。國朝原無此禁。亦不明許人著。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意遠矣。

【唐史記】

有以一研示孫之翰者。索三十千。孫曰。何異而然。曰石潤。呵之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擔。纔直得三錢。此語欠雅。只云得水不難便了。公有唐史記七十五卷。取入祕府中。間謂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略。皆舊史不及。白首乃成。未

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就案。止錄姚崇論與之。後蘇內翰與李薦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

【宋史】

宋史列傳李綱至上下卷。猶可言也。李亦全如之。無乃太甚乎。三百年文物辱於胡元之手。眞可浩歎。永樂中。編修周鉉以爲言。詔允自修。竟不克成。余初爲史官。亦欲手筆削。另立一書。而不果。今老矣。無可望矣。

元修宋遼金三史。吉水貢士周以立上書爭之。謂遼與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媿漢唐而有光。金之爲金。比元魏而猶歉。宜有分別。附金於宋書。奏不省。揭傒斯深是之。而夷臣自相爲力主之。揭不能違也。

【不列監修官】

錢若水字濟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晏駕。若水監修實錄。有馴犬號叫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爲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史難信】

世言伯道無兒。謂無天道。夫避難時。子姪不兩全。棄子抱姪。猶曰念兒無後。不得已棄之。然子能脫縛走。至暮追及。獨不可并攜去乎。又再縛之而去。則天性滅矣。其無子固宜。余謂此史臣描寫太過。伯道決不狠戾至此。甚矣。史之難信。觀者不可不辨也。

【信大節】

無垢居士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旣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缺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典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就公求使相。寇公正道直聞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宜慎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子京爲晏臨藩門下士。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殖利等語。亦未必遂壞也。

【龔影】

古書中儘有龔影處。只如瞽瞍二字。從目從耳。真源賦便云。舜糶米平陽。爲父舐目。日以光明。禪語演爲寒山詩。儒語演爲擊壤集。此聖人平易近民。覺世喚醒之妙用也。

【訓註】

泰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此訓註之最煩者。如何傳得。尚書堯典。連用六哉字。成湯禱旱。連用七與字。哀公問政章。連用九也字。此歐公醉翁亭記與蘇公酒經所自昉也。

【字法】

【通典有本】

杜祐通典。今行於世。凡三百篇。其先劉秩撰百家律。周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向。祐以爲未盡。因廣其闕。號通典。然則劉秩開闢之功。不可少也。

房瑄用劉秩而敗。秩子玄之第四子也。安祿山反。楊國忠欲奪哥舒翰潼關兵權。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係。不可忽。房瑄見而稱之。其時兵勢不敵。亦無如之何也。

【撰記】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唐武后時。平章姚璩以帝王謨訓不可闕。起居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館。從之。璩字令璋。思廉之孫。

平賊作記。始於裴肅。肅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鏗誘山越爲亂。肅引州兵破之。作記一篇。上於德宗。生三子。仲子卽裴休也。休爲相。奏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裴家父子。可謂詳於記者矣。

【文選】

文選所收。多濃郁。蘭亭簡曠。自所不取。或曰。天明氣清似秋。或曰。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諸公又不爲辨。俱揣摩之見。

文選五臣註。呂向字子回。涇州人。玄宗朝官主客郎中。以李善注爲繁。自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解。今稱爲六臣云。

【韓文】

韓昌黎之文。本之於經。而得法於孟子。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可之。可之沒。其法中絕。後王臨川得之獨深。而邊幅稍狹。可之有集在祕閣。武宗時稍錄于人間。文公佛骨表。自是事君忠愛之言。從福田利益上說。事暗君道理當如此。嶺外與大顛往來。亦人情之常。何勞諸公苦苦逼拶。此際惟考亭最妙。考亭極重韓公。註經書外便註韓文。故文公決當從祀。而議者異同。今且不復講矣。攻佛者惟昌黎一篇。淺淺說去。差關其口。故佛子輩恨之。至今曉曉若不共天。其餘極口恣筆。自謂工矣。味之。翻是贊歎跨張。卻不爲恨。

退之肥而寡髻。韓熙載小面美髻。熙載亦諡曰文。後人題像。遂誤以爲昌黎。

瀟州韓文公像。狀如浮圖。此後人因公闢佛。而故以此挫之。以實大顛之說。郭青螺爲守。易以木主。最是。

【蘇文】

東坡文字。至近日推尊極矣。在宋則朱考亭比之淫聲美色。蓋以程伊川對頭。故作此語。覺着成心。至葉少蘊何人。而亦痛詆。且引歐陽文忠爲證。其誰信之。

【浙文】

浙之文章。莫替於宋。都被四川江西奪去。至國朝金處諸公開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鄭澹泉。茅鹿門。王敬所。唐一菴。張甬川。許雲邨。徐子與。蔡白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號成家。而近日余漢城。孫月峯。亦錚錚獨上。又如馮具區文集。儘簡賈可讀。屠緯真。天才駿發。法度不足。入目斐微。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端敏之奏議。雖不以文名。而大手筆。大議論。足蓋天下矣。澹泉之史筆。何減孟堅。鹿門之敘事。庶幾龍門。余嘗執此說。爲人所笑。要之後世。必有能評之者。

【焚枕文】

梅谿江天祥。與張姓者爲仇。勒衆拒捕。一郡大駭。欲請兵行剿。唐一菴先生言於當事。與之約。就獄擬死。長繫。免其家。凡再三往。江信先生至誠。出就縛。無何倍約。竟斬之。滅其家。先生私撫。

枕哭之作。焚枕文謝過。有云。我負伯仁。伯仁者江之字也。江雖死。其名得先生而傳。死賢於生。可謂知所從者。至先生仁心。又活郡中數萬人。子孫必興。今尙式微。殆天之未定者與。

【敍文首尾】

王文恪工作丙辰。同年會敍曰。首某人。殿某人。此南宮之次。又曰某某。此臚傳之次。又曰某某。此私會齒坐之次。甚得體。今則科名以殿爲恥。齒坐以首爲恥矣。公是年典試。會元陳瀾。狀元朱希周。皆蘇州人。在今必疑私其鄉人生口舌。

【啓 戲】

侯總戎（名一元）歸家買田。于文定公作中。皆瀦水不畊。訟於官。文定公作啓戲之。伏以龍韜虎略。方圖乘來之耕。雀角鼠牙。遽速穿墉之訟。堪爲捧腹。未足介懷。恭惟大將軍戲下。望振百蠻。威宣九塞。拂衣玉帳。斂攘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爲問舍求田之計。本覓禾麻之野。翻成烟水之鄉。汪汪千頃之波。惟見浴鳧而飛鷺。閔閔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帶牛。已懸罄於囊中。尙輟耕於隴上。反勞訟牒。致見比追。陶令尹之西疇。孤舟可棹。王將軍之武庫。束矢何充。曾無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解。料無負三尺之法律。亦何傷八面之威風。聊陳奉慰之辭。自釋作中之愧。

【文字簡古】

國朝諸集。大約流弊者爲多。其號稱簡古。惟崔仲旻文集盛行。次則桑民懌有集數卷。序金文靖前後北征錄。凡四百餘言。中謂宣王淮北之伐。爲定師。師定者理。高祖平城之役。爲漫師。師漫者挫。隋唐高麗之行。謂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挫。宋太宗收復幽州。謂之棘師。棘則不支。我太祖爲濼世之師。太祖爲繼武之師。其題朱清花園堂詩。中二句云。可怪名花真勢利。東家傾覆西家去。大有情致。今之不爲名花者寡矣。

【文冗長】

文之長短疎密。各有體製。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長亦已甚矣。事未必真。蓋後人欲誇潤筆之多。而曰字三練。何遇我薄。則其態可知已。凡讀古事。當以時論以理推。

楚志蘇。至四千餘字。廣東志序。則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文 照 顧】

敘事文雖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主人脅之曰。必曰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興傳作史思明語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豈像思明口中語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不直替

易生拘而已。

有作李太白祠碑。而甚謗老杜曰。同遇主。自足枋榆。避地三川。依人轉側。卑棲待哺。不異鷓鴣。猥云憂國憂民。許身稷契。浸假當一官。受一事。卽啁啾奚益焉。夫文字中。毀桀譽堯。已非。况罵堯以譽舜乎。

嘉魚城記曰。上則洞庭。下則彭蠡。荏苒爲警。縣當其鋒。猶孤注也。考縣境俯臨洞庭。而去彭蠡。尙隔武昌黃州蘄州九江。凡千五百里矣。

造橋記曰。上控衡皖。西籍潯陽。彭蠡之口。蓋不啻數千里矣。古人作文。約大而小。今之作文。推小而大。煩簡亦如之。此所以分也。

三品以上身後文字。于其卒。皆曰上聞震悼。甚至封君亦用此語。上果震悼否。其人果堪震悼否。

某公作某尙書墓誌。所引前後諸大臣。凡二十餘人。皆稱其字。夫前人有名者。尊之稱其號。或字曰某某先生。蓋舉世所共知其曉者。以爲重。然不過問一及之。或引證。或點綴。以盡文之變。其他庸庸者。卽貴至三公。數至千百人。何足有無。而人亦安知某之爲某也。

【文 淫 妖】

布衣王彘。字宗常。有操行。爲文本經術。會稽楊維禎。以文主盟四海。彘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於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詆之。洪武初。召修元史。

【文 奇 字】

林銖。字克相。閩人。與鄭善夫同時。銖爲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習。第臨文檢古書。日稍久。或指以問銖。銖亦不識也。此習今人亦有蹈之者。不知文章古於意。不古於字。讀論語

與孟子幾見一奇字。官至御史。武林近時有虞淳熙。字德園。亦如之。官吏部郎。隱西湖不出。

【序文之多】

沈靖峯太史文集。可二十卷。宏雅可頌。每卷有序。凡二十四篇。

【河下皂隸】

一達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如何。漫應曰。河下皂隸耳。蓋謂隨便答應。沒甚緊要關係也。其言似過。卻亦切時病。

【讖 悔】

王弼州云。志表之類。雖稱諛墓。尙是仁人孝子一念。至於後進少年。偶得一二雋語。便欲据西京。超大歷。官評僅考中下。輒稱韓馮翊黃穎川。老而不死。多作誑語。畏入地獄。觀此則公之讖悔已甚。而近日諸家文集。常有以自振矣。

【換 字】

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其計無復之。則曰俚之。阻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昇。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死字。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爲二也。奉母改作奉妣。妣指已死者而言。

【塑像藏稿】

陸魯望建祠堂。塑己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腹中皆生平詩文親稿。

【千字文】

千字文。周興嗣所作。周字思纂。世居姑孰。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文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繼被知英主。齊昌隆中。謝朓雅善與嗣。薦于武帝。法帖中有王羲之所草千字文。文帝思其不倫。命興嗣以韻語屬之。一夕成文。本末爛然。

【百千萬姓編】

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雁門邵思撰。漢潁川太守師氏復有萬姓譜。我部凌氏因衍萬姓統譜。夷堅志原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煩蕪而芟之。分門別類。非全帙也。如博物志。止存十卷。此皆可惜。

【志錄集】

牛僧孺撰玄怪錄。楊用修改爲幽怪錄。因世廟時重玄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實只一書。且非刻之誤也。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任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自爲詩題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漸弱質。蒹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清。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聞三卷。其餘尙十餘種。

劉敞。字原父。有公是集。爲劉邠字貢父。有公非集。嘗曰。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難。

【書名先取】

王海一百卷。乃王應麟所集。王蓋取文天祥爲狀元。亦名儒也。考之南宋張融有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爲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善也。凡佳名古人先之矣。

【書已先做】

近年新安謝生改三國志爲季漢書。尊昭烈以繼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園吳先生者。挺庵憲副之父。以歲貢受子封。不仕。孝友饒文學。亦竄定三國志。訂正統。名曰續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人做去。其曰季。不若續爲妥。(志名三國紀實也。止觀其名陳氏斟酌盡善矣)

俞羨長山人。刻類函百卷。其書盛行。然世廟時原有此書。乃鄭虛舟山人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書成。而鄭卒于清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不知視今書何如。豈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耶。俞吳江人。鄭太倉人。

紅線雜劇。乃吳中梁辰魚伯龍所演。今時所用。不知胡懋禮已先之。更勝於梁。胡南京人。

【古板不可改】

刻書以宋板爲據。無可議矣。俞羨長云。宋板亦有誤者。余問故。曰。以古書證之。如引五經諸字。字眼不對。卽其誤也。今以經子宋板改定。則全美。余曰。古人引經子。原不求字字相對。恐未可遂坐以誤。俞嘿然。余謂刻書最害事。仍訛習舛。猶可言也。以意更改。害將何極。

【碧雲駮】

宋有碧雲駮一書。宛陵梅聖俞所撰。碧雲駮者。廐馬。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乃留之上閣。遂爲御馬第一。以其色碧如霞片。故名之。聖俞書意。言旋毛世所醜而見貴。以

刺范文正文彥博諸公。官雖貴而行可醜也。其毀文正尤甚。言文正附會范仲尹。遂改姓名相從。盡取其家資。及仲尹既敗。家破。略不撫恤。又媚宰相賈昌朝。至呼其夫人爲婆婆。大都皆不根語。一曰魏泰所作。

【正楊】

楊用修博學。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楊。辯則辯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闕然相駁。不免被前人暗笑。（名論可靖考）

訂家之口舌）

【文人喜憎】

近代文集及著書。若雜誌中間。必有所喜而褒者。又必有所惡而疵者。皆非公心公論。察語下自見。文集自王陽明唐荆川而前。少此破綻。雜誌自古往往有之。惟吾鄉陳棟塘先生見聞記訓。李臨川先生見聞雜紀。絕無此弊。

【字義字起】

箴。韻書四豪。箴字下注云。箴。箴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鶻詩曰。時一出輕芒。體體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勞弩箭磨青石。縹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爲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澀復初。又作澀勒。東坡有詩云。倦看澀勒暗蠻村。

詩韻如迴回游遊等字。皆不可同押。

字書云。漢都洛陽。以火德王。爲水克火。改爲維。此自無疑。楊用修引春秋會維戎。并左傳皆作維字以駁。是則然矣。然春秋左傳之板。豈刻西漢前者乎。至五代時方有刻本。安得不從維也。

古法字作灑。爾雅翼云。从水言其平如水。从廌去者。廌之所去。法之所取。廌神羊。觸不直者。昨不正者。卽豸也。御史冠廌。亦曰執法。

元命苞苴曰。刑者側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者陷井。刀以守之。割其情也。

倉頡制字。八公爲公。蓋分八卽公。非私外有公也。古人取義最簡而直。

樂記擾雜子女。鄭注曰。擾當爲優。孔穎達曰。擾雜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問雜男子婦女。無分別也。然則倡優之優。當作擾字。一曰。優者借也。謂飾他人面目形色聲氣也。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另之。注另古瓦。卽剛字也。剛一作呂。

賦鵬二字。爲壯年謫官不永者言也。今皆概用。如此類甚多。臨文者忽諸。

唐人云。於字必字無艸。今於字草作ㄅ。書譜於字尙作杓。不知ㄅ字始于何人。

禮爲禮處爲處。與爲與。皆說文本字。棄爲弃。餓爲飢。交正文也。棄爲弃。唐文諱世字也。飢字帖人脫飢渴之飢。

作飢。餓字帖歲說饑荒之饑作饑。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癯。寡婦曰嫠。孟子。老而無妻爲鰥。今人從之。未有用癯者。

大學曰。失諸正鵠。小爾雅云。射有張布。謂之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藝。藝方六寸。今之解者。俱合正鵠爲一。不知正與鵠。乃有分也。

索與繩一也。大白索。小曰繩。空棺謂之槨。盛屍謂之柩。自換字之法。行扶柩。悉改爲扶槨。而長年用帆檣。所呼無刀索者。亦以爲欠新。改寫作力繩。槨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爲涉。李子考異。已著其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戣墓志。番舶至步。有下碇稅。卽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鐵鑪步。至云江之游。凡舟可廢而上下曰步。水經。贛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

步之處也。又云。東北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步。今河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

市曰墟。水津曰步。躡步卽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庭筠詩。妾在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營錄。載臺城故妓詩曰。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云。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劉子彬云。紫步于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字又作埠。今人呼船僧曰埠頭。律文。私充牙行埠頭。

山之取義。不獨高峻而已。今人稱蠶作繭曰上山。佛寺曰山門。曰開山。燈曰鷲山。夥曰合山。江邊人伐荻曰上山。蓋多而叢聚。亦謂之山也。又祝萬壽曰山呼。山呼乃用漢武嵩山事。

牛僧孺以拍板爲樂句。韓愈皇甫湜大賞之。其名遂震。今人曲樂句之外多加拍板以遲其聲而取媚。假父之稱起於唐。李錡擇善射者爲一軍曰挽硬弓。隨身胡奚雜類。虬須者爲一軍曰蕃落健兒。梟陽十倍使雙錡爲假父。

子雙生曰孿。又曰孿。

竄名二字。起新唐書歸登傳。

捉筆二字。起唐書劉瑒傳。又見劉禕之傳。

唐突二字。起於南史陸厥傳。

僕邀一作祿菽。

債帥二字。起唐書高瑀傳。時裴度韋處厚爲相。用瑀爲忠武節度使。士相曰。裴韋作相。天下無債帥。

勝國二字。起於張養浩遊龍洞山記。

後赤壁賦結語七字。同李翱解江靈。止改一啓字曰開。

弁州卮言。深誚鉅斗二字。乃近時有稱名公集古文。題曰鉅文。此又斗之流亞也。

棘字之義。一曰荆棘。爲刺棘之棘明矣。曰棘闌者。蓋取警急呵厲之意。如云事棘。又如兩兩束濕不可不放鬆之謂。非謂主司畏譴。圍之以棘。限出入而遂以名也。今之衙門四牆。何處無棘。豈獨春秋二闌。前朝云鎖棘。放棘甚無謂。國朝曰入簾撤簾。簾之中曰簾內。簾外簾遠地則堂高。其事愈重。而意愈深矣。

漢文帝以日易月。原三十六日。禮再期爲三年。本無三十六月之說。唐玄宗始變爲二十七日。君臣同之。唐之留守不許出城。此是何意。今之親王亦如之。同於囚矣。

纂書進御覽。起于唐韋處厚。

度僧道取資。起于裴冕。

諸王駙馬莽以上親。不得任京官。起于魏少游。

布帛以濟西北。始於韓滉。

五君詠起于張說。詠蘇瓊以感動其子頤。進言玄宗。得召還。文選九君詠在張說前。其後祖之。至詠五十。何太濫也。

冥服襪棺。起於黎幹。亦古尸服之義也。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走馬樓起于許敬宗。號曰連樓。令伎走馬其上。

以茶市馬。始於唐貞元回紇入朝。

燎松丸墨。起于唐王方翼。莊子云副墨之子。此以墨寫書之證。方翼少孤。母李被逐。居鳳泉里。執若養母。以墨致富。後爲名臣。

硯一名墨海。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篆曰帝鴻氏之硯。然則硯墨之來久矣。

老學菴謂楊文公遊岱之魂一句。出河東記韋齊休事。然賂賓王代父老請中宗封禪文云。就木殘魂。游岱宗而戴躍。又在河東前矣。

王文公父名蓋。故字說無蓋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敍字。又以爲未妥。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芝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孟子曰。惡是何言也。惡字蓋齊魯閒發語。不然之辭。乃方言之祖也。

廣西方言近楚者多正音。與中州同。近粵者多蠻音。與高廉同。其俗字頗多。皆鄙野依附。如奎（音穩人坐穩也）喬（音矮不高故矮也）甕（亦音矮不長故矮也）柔（音勒不大故瘦也）否（音礪山之巖窟也）門（音樞門橫關也）朶（音箇人在水上也）次（音魅人沒入水下也）隄（和馘反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也）鵝（音鬍毛口故鬍也）井（束敢反以石投水有聲也）自范成大帥靜江時已有之。（見桂林虞衡志）今又有絮絮之類。殆難妍究。

俗語有五董三厭之說。厭字殆不解。（言多也元結晤臺記曾用此厭字）後讀孫真人歌。謂天厭鴈。地厭狗。水厭烏魚。鴈有夫婦之論。狗有扈主之誼。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名】

義

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緣蓋繳纏而成。弭卽今之角弓。左傳曰。左執鞭弭。是也。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者邊也。好者孔也。以邊孔大小及相等分

三者之名。尚中尊也。尊之不大不小者。

鳥罟爲羅。兔曰罟。鹿曰罟。魚曰罟。又曰罟。緇帛全幅長八尺者曰旃。又以帛績旄末爲燕尾者曰旃。載旄於竿頭者曰旌。有旒曰旌。剝鳥皮毛。眞之竿頭曰旌。以白練爲旒曰旌。

一染曰纈。今之紅也。再曰縹。三曰纁。

山上有水曰埒。石崇金埒。蓋布錢於大道之上也。石山上有土。謂之崔嵬。土山上有石。謂之硯。山有穴曰岫。山大而高曰崧。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嶺。阜而大曰阜。小而衆曰巔。小山曰峩。大山曰嶺。屬者曰嶺。獨者曰甸。上平曰章。中央平曰隆。山有脊而長者曰岡。地自生起曰丘。大阜曰陵。未及上頂旁陔曰翠微。山頂有塚者曰舉。又曰屋廡。一曰巖巖。山如堂者曰廡。如隄防者曰盛。長而狹者曰巒。山形如累兩廡者曰巒。山絕曰陁。多小石曰礧。多大石曰礧。多草木曰帖。無草木曰峽。山饋無所通。隄防曰墳。莫大於河墳。人力所作。絕高者謂之京。

厓內爲隄。外爲隈。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爲游。重厓爲岸。溪厓水邊也。不通之水爲汜。別通於谷者爲激。泉見一杯爲澗。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沃泉縣出。縣出從上溜下也。仇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河水決而復入者爲灘。河之有灘。猶江之有汜也。水有沙堆出者爲潭。源深出於底下者爲澗。水決之澤爲汧。汧水不流。大波爲瀾。小波爲淪。水草交曰涇。潛行爲泳。

水注川爲澗。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澗。注澗曰瀆。逆流而上曰汭。洄。順流而下曰汭。游。橫絕其流而直渡曰亂。水中可居者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汜。小汜曰坻。人所爲爲渚。

世言四通五達之衢。非也。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達。

水草交曰涇。涇。涇也。如眉臨曰也。

【字義異同】

孝宗初卽位。禮部尙書周洪謨上疏。言御製各寺觀碑記。及遣祭諭祭各王府。并大臣文字。代言之臣。多有有用字訛謬者。宜令改正。以示將來。又近日撰先帝謚議。有陰寓詆毀之意。宜速治。

萬安等罪。以爲人臣欺罔不忠之戒。上命九卿同翰林院會議。以爲洪謨所奏。止是指摘文字一二異同。非有關於朝廷大經大法。使其言皆是。亦何補於治。況言多紕繆。徒爲煩瀆。洪謨曰。御製大學碑云。在宮城之良隅。宮城當改作都城。議以爲自古帝王所居之城。或曰皇城。或曰帝城。或曰宮城。或曰禁城。隨人所稱。初無分別。今國子監存身。

城東北。碑文所言宮城。卽皇城也。不必再改。洪謨曰。御製濟靈宮碑云。在宮城之西。當改作皇城之西。民庶蒼惶。嘗改惶爲黃。議以爲宮城之西。卽皇城之西也。古韻惶字。注云惑也。恐也。遽也。又蒼惶亦作蒼黃。然則蒼惶蒼黃。古人通用。洪謨曰。御製東獄廟碑云。輔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古昔聖賢。曾生人世。可言肖像如其生。今東獄輔神。非曾生人世者。當改爲如其式。議以爲此類貴神。世傳皆有姓名貌像。故碑言如是。今洪謨欲改爲如其式。不知有何式可肖。洪謨曰。御製靈顯佑宮碑云。禁城良隅。海子濱。古者天子所居。謂之禁。禁城指皇城言。禁城良隅。則是在皇城內良隅。非皇城外良隅也。今顯佑宮實在都城次位。不在禁城良隅。議以爲本宮在皇城之北少東。非正北也。洪謨乃謂在坎位。是自謬耳。洪謨曰。御製大慈延福宮碑云。卜吉址於城東。城指都城言。城之東是在城外。今延福宮在都城朝陽門內。不可言城東。議以爲本宮正在皇城之東。非差也。洪謨曰。勅諭百官云。文恬武嬉。出唐翰愈。平淮西碑文。按韻府羣玉。當作熙字。議以爲韓愈蓋言當時太平日久。將相偷安嬉戲。以致淮西反叛。用嬉字爲優。洪謨曰。御製龍紋春景詩云。省耕歲歲來東阡。韻書云。路南曰阡。東西曰陌。今誤以爲東阡。萬里郊圻。時皞皞。古云城外百里爲郊。那幾千里爲圻。萬里郊圻。是盡天下四海。皆爲郊圻矣。議以爲禮部韻注云。路皆曰阡。韓文亦有東阡西陌。又圻字與畿字同。周禮夏官。畿內方千里曰國。畿國之外。又有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番。每畿東西南北各五百里。則所云東阡萬里郊。畿皆是。洪謨曰。御製祭趙府儀賓崔端文。營魂不爽。祭都御史李侃文。靈其不爽。按韻書。爽者明也。又差也。今言魂靈不爽。則是魂靈不明。議以爲不爽正不差之意。詩小雅。蓼蕭篇云。其德不爽。韓愈祭竹林神文云。神無爽其聰明。祭文蓋取諸此。洪謨又言中庸合外內之道。及金縢曲禮傳注。輸巽字。俱宜改。議以爲合內外與合外內。文義皆通。其輸字巽字。官板原是紆字異字。恐近時書坊私刊錯寫。合行改正。洪謨又謂先帝諡議遊豫絕稀。於田獵爲詆毀。然議以爲論子絕四。注云。絕無之盡者。蓋絕稀卽絕無也。諡議實是稱頌先帝聖德。殊無詆毀之意。况諡議係禮部掌行。當時百官集議。洪謨何不明言改正。今旣進呈。乃妄行陳奏。希恩於己。嫁

禍於人。上曰。御製文字。既考據不差。周洪謨偏執淺見。妄肆毀詆。本當重治。姑貸之。仍罰俸兩月。

【起 事】

請封孔子之後。起於梅福。

請韓文公配享太學。自皮日休始。日休推崇文中子以及愈。開伊洛關閩之源。其功不小。

紙鳶起於韓信。後人用之。引絲而上。令兒張口以引內熟。

漢制。總羣官爲廳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

鑿石崖爲佛像。起于魏高宗。時與曇曜于武州。峯山鑿開五所。鑿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奇偉冠絕。

考亭常平義倉法。雖師漢人意。然其法實始于紹興庚子年。樂清人陳光庭之集義倉。

將領親兵。起于韓魏公。因好水川敗。諸將戰死。麾下無救者。遂疏請自總管以下各置親兵。有差。將赴敵死。全隊

俱斬。故戰比有功。西虜臣服。今之家丁。卽此意。邊將皆賴其力。列郡施樂。亦起于韓魏公。

署書始於李斯。郡國立學。沒助教。博士學生。以次減。始于北魏高允。

五五連坐。起於北魏之高祐。祐允之從弟也。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可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以進。

天子爲臣下立碑。始唐太宗之於魏徵。題碑額。始唐玄宗之於韓思復。

糊名易書。起于唐。而李揆相肅宗。大陳書庭中。曰。上選士。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士論歸美。宋之制科。用此例。

故得人最盛。

去任官百姓脫鞵。起于唐崔戎。歷今遂爲故事。卽貪酷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懸譙樓。亦直道之未泯也。

功臣賜號。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虛誕褒嘉。苟悅疆臣。以代爵祿。宋神宗時罷之。至國朝文武並用。名實相稱。居

然華袞。可光金石矣。

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昇畢始。

鐵斛起于周文襄公。後朝廷下所在通行。賢者作法。不肖者守之。何問君臣之有。

【名姓字號】

箕子名胥餘。莊周字休。仲雍字執哉。解者曰。雍孰食也。梁武帝法名曰羯磨。蘇子瞻一字和仲。嚴光本姓莊。新野人。漢時避帝諱。改莊曰嚴。其妻梅福季女。福又有女。嫁徐道暉。壺關三老。姓

令狐名茂。

蔡邕父名稜。母袁氏。袁公妹。曜卿姑也。今傳奇作秦氏。

晉牛金之子。逃患改爲牢。又改爲柰。豈因通瑯琊妃事覺被罪。而子爲此計耶。

幸姓甚少。晉書有幸靈傳。近時廣昌有幸節婦。生員李邦植之妻。

元次山之祖曰亨。字利貞。全用易四字。可異。棄官隱居。年七十六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用一字。又可異。

唐張儉之兄曰太師。官至太僕卿。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古之名命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今以極品

之官爲名。殆不可曉。

以古人之名爲名。不知者勿論。乃知而故用之。如吳郡陸氏兄弟。厥字韓卿。絳字魏卿。襄字師卿。其義何居。襄原

名襄。字趙卿。因奏事者誤字。遂改之。改而又用。尤可笑。苗晉卿十子。發不堅。髮垂向昌。稷望咸。皆與帝王聖賢同。其

僭竊不必言矣。同后稷文武二王亦不避。可異。

范希文少孤。從母適長山朱氏。卽從其姓。效之名說。節度集慶軍始更名。還其姓。

暨陶。字粹翁。崇安人。元豐五年進士。初定陶第一。臚唱者以洎音呼其姓。迄不應。乃以次名遞陞唱第。蘇頌云。當

以入聲呼之。陶乃出。可見姓之平險。亦能誤人進身之高下矣。

劉靜修云。近世夫多爲頑鈍樞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其說有二。一以矯俗。一附于老氏。後人多效之。然又有

自道心事。如近日陶石簀之稱歇。乃真歇也。

桀一稱大犧。謂多力能推動之故。以爲號。要見綽號之名。已起於桀矣。

【稱謂】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彪稱其妻曰鄉里。

白樂天稱劉伶爲酒仙。稱韋蘇州爲詩仙。茅鹿門稱韓信蘇東坡爲兵仙文仙。

范文正稱御史爲端公。蓋取臺端之義。今用以稱首揆。蓋端揆之義。

黃幹考亭先生之壻也。先生行狀出其手。余見其手筆。止稱門人。（可見師生之名重於翁壻）

【農丈人】

余漢城貢慈谿人。以古文自負。稱曰農丈人。因以名集。攷之張東沙致仕歸。力農倍收。自署曰上農夫。張于余爲同郡先輩。余蓋後起效之者。

【名字互重】

吾郡蔡侍郎名汝楠。字子木。而沈大中丞名子木。字汝楠。沈視蔡爲後輩。猶相及。居相僅三十里。決非有意。其偶合也。亦自可異。

【二王改名】

正統中翰林編修。有王振。司禮太監。亦曰王振。振既陷。駕土木。王編修恥其同名。請改曰恂。從之時。方有兵事。陸恂大理寺丞。鎮雲南。尋召入爲庶子。成化中編修有王臣。江南買辦妖人。亦

曰王臣。臣既伏誅。王編修亦恥之。因奏。臣名初誤犯七世祖諱。乞改名舜功。有旨。王臣名乃其父所命。何得犯其祖諱。吏部看詳以聞。於是尙書尹旻等劾。臣名本父命。且授職。賂黃已定。輒欲更易。非惟有違父命。抑且煩瀆聖聰。營治其罪。有旨。王臣無故攪。本當治罪。姑宥之。看來前之見許。必以直陳。而後則託言祖諱。文致參駁。不知是閣中稟。抑憲宗英明。自能檢察耶。今則一概批允矣。

【呼名】

四友齋一則云。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去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事柄柄者歟。無乃爲佞乎。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爲

薄待二人哉。嘗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自總督兩廣。入爲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人爲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爲異。

楊虞坡爲兵部尙書。趙大周方以南吏部郎中。陞南光祿少卿。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虞坡改吏部尙書。此時大周以侍郎家居。其年穆廟登極。次年吏部題請錄用諸臣。大周與焉。起禮部侍郎。尋掌國子監事。則虞坡已一品。九年考滿矣。此時相見。恐無呼名之體。三年九月。大周以尙書入閣。十二月。虞坡致仕。相去僅三月。若大周卽恃閣臣體貌。公然呼名。勿論虞坡不受。而大周乃狂誕俗人。何以爲大周。明年大周致仕。與虞坡再不相值矣。何元朗與大周相善。極意推尊。不知此語從何處得來。錄之登刻。夫聽言當以理觀。著書立言。何可草草。王鹽山呼名之說。亦未必真。一說曰。馬家崔家者。近是。

朋友間直呼其名。見于徵生高。此亦前輩施之後輩。若等夷爾我之間。恐無此禮。政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非君父之前。自不得概施。鄉黨中直以名呼。聞北方若江右與近地新安有之。然對人而言。取其簡便易明。非坐次彼我直致如此。政稱謂問老翁之類。誠厭人聽。必欲稱名。非君父不可。或以行。或以字。古之人已行之矣。惟文字必稱名。庶後人觀者易曉。故曰。臨文不諱。

大周起自謫所。改南吏部郎。時周簡肅延爲吏部尙書。謁見。周置席于左。趙拂衣逕出。大言曰。我不知吏部尊如是。杜門不出。聞之當路。改南光祿少卿。始來謁周。周辭不見。趙亦不再往。堂屬自有體。安得有所挾。一切紊亂。夫是非曲直可以抗論。卽天子不遵。而行坐隨侍之間。卽布衣亦有定分。何況堂官。大周此舉。吾未敢以爲是也。

南小九卿。除國學外。凡遇大九卿。皆先下轎。俟之。至亦下轎。街次對揖。俟大九卿上轎。乃上。大周旣轉南光祿少卿。相遇不下。對舉手而已。至今獨光祿用此例。餘則否。

〔街次對揖〕南中下轎對揖之禮。想在前朝。一時相知者偶爾爲之。後遂爲例。最可笑。最可厭。六科易馬直

前而拱。自成化年間給事中王讓始。因此得與公會。海忠介至南。獨不然。只轎上舉手。然惟海一人行之。諸公不盡爾也。總之南中優閒。日夕聚會講論。而又路遙。得一遇一揖爲快。要未知大體。何如從時從衆可矣。

【祀神第一】

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須知冊。以祀神爲第一事。今官府蒞任。吏人先投須知冊。仿此。各神俱存本號。而後代汎加之稱。悉皆撤去。爲之一清。其不入祀典。而民間通祀者。聽前代有毀淫祠者。而太祖有舉無廢。蓋重之也。御製冊序云。五經四書。有志之士。固已講習。卽繼曰。此書蠹俗。實爲官之要機。蓋嚴事神明。推崇經術。其聖不自聖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廟於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築之。應天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廣東西進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斤百爲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地。世傳張士誠築王府墓。取三興土爲之。（嘉興長興宜興）與此類似。然張以便身太祖以事神。築墓之士必多。太祖以百斤爲限。此興亡所由異也。

【朝天宮】

南京皆有朝天宮。事天禮神。並爲習儀之所。南建於太祖。卽治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二門外紆道屈曲。最可喜。北則宣宗八年。始卜築於阜城門之內。宮成有景星之瑞。其規制宏豐。勝於南。而雅秀則不及。嘉靖中陶真人請重修。輝映益加於前矣。

【城隍】

北京都城隍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國初舊物。一老卒云。其石長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廟三字。旣建北京。埋而露其頂。埋矣又露。不知何意。儀門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對。其香火甚盛。每歲順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則布政可以配省城隍。勢位略均。而一坐一立。何豈幽明少異。而儀門所塑。或者後人附益。非經禮部考訂者耶。

再思在外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並不聞有各省城隍廟。卽如江西城隍爲灌嬰。亦相傳舊說。元及國朝。亦未嘗祀

之爲省城隍廟也。然則都城隍者。乃都城之城隍耳。豈如都御史都指揮之云乎。其位次亦可辨矣。洪武二年。應天開封臨濠大平四府。滌和二州。城隍皆封王。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爲侯。正三品。縣爲伯。正四品。應天袞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州及各府。九旒九章。州縣。七旒七章。王矣。公侯伯矣。仍遞其品。章服各異。似不可曉。豈幽明各異。獨加崇重與。

【景惠殿】

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事。世廟從待醫之請。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殷棠川士儻爲尙書。用侍郎王希烈議。上疏謂三皇繼天立極。而列醫師之中。于禮不協。請撤祠。進歷代醫師于一堂。院使以少牢行禮。報可。

【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氣象。餘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虜患甚棘。修撰姚涑題黜元世祖之祀。其言曰。虐淨于犬戎。狡深于劉石。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真。給事中陳棊亦主此說。上疏堅請。且謂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劉基等。中元進士。受其袞之恩。彊假元以帝統。謬與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又謂北虜方橫。祀胡虜之君。何以禁胡虜之侵。看來元世祖大有好處。趙民子孫不殺一人。舊臣多所錄用。卽文丞相逃真州。再就擒。延至數年。以星變方就僂。其餘善政。種種可錄。豈非夷狄之聖主。與太祖祀之帝王廟。又立廟于北平。歲時致祭。追順帝之謚。封崇禮而歸之。每曰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爲元百姓。受其養育。吁。此豈腐儒所能窺哉。二公彈不得太祖。便彈劉中丞。嗟乎。仕於元者。豈獨一中丞。中丞亦何戀於元。而世宗方議禮。大有改革。又憤虜橫。議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廟規制】

帝堯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後徙於東南。唐顯慶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爲文思殿。前爲賓穆門。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後祀玉皇。總曰光澤宮。正統中。左布政右璞。郡守萬觀以左右二祠。不合經典。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閣爲執中閣。顏堯殿曰廣運。門曰俊德。協和舜殿曰重華。門

曰玄德。禹殿曰文命。門曰祗德。增屋五十二。廊六十八。合爲三聖廟。已更執中閣爲殿。而于堯殿前爲閣。顏曰光天。最爲雄壯。於是規制大備。冠于西垂。然前人祀老子。猶曰孔子嘗問禮。西入流沙。不甚悖也。至竊王入秦。坑卒縱火。一猛悍武夫。而與老子分東西。且上配帝堯。不已甚乎。石公之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議興工。一夕大風拔木。積廡下。皆棟梁材也。人咸神之。

【孔廟】

南京孔廟。各見志。齊中。萬歷二十八年。始易以琉璃。從司業傅新德之奏也。曲阜廟。翔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

本朝洪武初。改建國學於鷄鳴山下。卽六代樂遊苑。故亦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教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上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千丁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歷朝發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殿。恢爲九間。樓閣門廡。皆廓其制。弘治十二年。廟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成告。大學士李東陽致祭。庚子春。余得恭謁。簷下皆盤龍。花石柱壯麗精緻。目所未見。入廟。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歷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鄒汝驥連標等。後開鹽城重門。以關神路。

【祭用常服】

歷代忠臣。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獨此用常服。想當時請旨未下。府官草草行事。遂以爲例。今當改正者。

【不領祠祭】

京師諸祭。皆領于祠祭。惟壩上馬房。別自建祠。以元旦冬至聖節。遣內侍主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許廟祭田】

許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許之後有名忠者。藏其譜。今見存。并新其廟額。祭銀八兩。後減三之二。及括祭田。故所優以輕折者。並罷主之。萬歷十二年。忠訴於縣令陳某。爲請于兩臺。得

復。

【蠓 磯】

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係夫人。曰蠓磯。甚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摧。哭自沉。又曰孫劉有郤。夫人歸吳。舟檣磯下。不忍見仲謀。遂沒於此。夫人真烈丈夫也。蜀既不傳。吳亦遂諱。宜其爲神。血食萬世。郭青螺權蕪稅。並塑先主像。改曰塑蠓蜀。

【薩 法官】

建陽縣橫山王廟。甚靈驗。遞歲鄉人祭賽。必用童男女。否則疫厲隨起。宋紹興間。薩守堅入闕。至建陽。是夜橫山王托夢朱文公曰。廟久爲蟒蛇所踞。遞年祭祀。渠實享之。今薩法官欲罪我。而重譴之。徽惠先生一言爲救。文公夢中問之曰。法官安在。曰。寓關王廟施藥。次日往廟中。果有一道士。詰其姓名。曰薩某也。文公具自其事。薩曰。先生說關節耶。姑免究。此歸。則廟已燼矣。惟有一大圓石鎮其中。今人呼爲飛來石。是夜文公又夢曰。業蒙救矣。亡以爲謝。此去護國寺。風氣甚聚。可爲宅兆。君其世世獲福。宜急圖之。後文公議建學其間。卽今學基是也。

【苻 神】

苻堅死於新平佛寺。見夢於主摩訶曰。改爲吾宮。則已。不則盡殺居者。果死疫相繼。因其改寺爲廟。遂無復疾疫。正月二日。民競詞以太牢。號曰苻家神。

【飛 天神】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末。方建大殿。殿西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道士呂元藻。數夕夢神從空直入。其形接天。遂爲此像。隋末多事。不果就。然靈應則多矣。太和中。杜元款鎮成都。時南詔侵沐源川。分道而來。掩我不備。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寇忽大驚奔潰。州境稍安。有得夷人覘候者。乃言本欲徑取嘉州。忽旗幟徧山。兵士羅立。有三五人。金甲持斧。長二三尺。聲如雷霆。坐二鬼之上。麾兵士直進。蠻遂驚潰而去。是日蠻酋死者三人。始知爲飛天神陰兵也。自是郡中祈禱無虛日。有人將下峽。乞福於神。瞿塘水汎。波禱甚惡。同行之舟皆損失。其人甚懼。見神人立於岸。如飛天之狀。使二鬼入水扶舟。舟得

無恙。開元觀之名益著。觀在層岡之上。下眺城邑。俯視江山。二水迴潑。衆峯環抱。爲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而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爲馬廄。有門扉。制古且堅。無絲毫朽蠹。置之木棧之旁。旣而有光。炯然可鑒。以其爲怪。棄而不用。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門櫺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所之。

【鍾 葵】

鍾旻之義。筆叢言之最詳。且不止堯鍾葵而已。隋時又有喬鍾葵爲大將軍。大約辟邪之神。隋唐以前。往往取佛僧鬼神爲名。葵旻音同。雜出。俗畫鍾旻戴軟角巾。便有開元進士之說。

【猿 仙 神】

韓苑洛爲浙江僉事。王鎮守譜之。被逮。時山東魯橋有廟曰猿仙神者。能預言人禍福。官校係百戶等。謁神。且布施。神一見。卽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乎。衆曰諾。神曰韓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近日來自京。科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日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之。衆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狡猾無狀。不念彌六歲繫脖子兒乎。張股慄叩頭。蓋張年六十餘。始得是兒。取短。而遇韓無禮。故神言之。張大驚。挾其曹致賀。自是待韓愈恭。而張某尤甚。

【霍 廟 池 冰】

御史閻容行邊。經祈連暮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詢諸左右曰。山徑冰滑。霏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冰。若榴梨瓜果狀。衆咸奇之。

【舞 陽 侯】

樊噲。原武康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爲沛人。今縣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衛 公 生 日】

安吉州李衛公廟。初在孝豐玉磬山陽。上方寺前。宋乾元年間。風雨暴作。廟移於山之東。卽今址也。熙寧甲寅。隕石於廟之東。嘉定己卯。隕石於右廡下。元泰定乙丑。隕於在偏棟。宇像設。一無所損。若避之者。成化辛丑。復隕於後殿。損檐之楣。弘治初。歲大旱。邑令禱神禱雨。雨隨輿至。須臾霑濕。癸亥夏。旱且酷熱。禱於神。神額有汗如珠。拭之復汗。雨亦隨應。初神徵時。射獵霍山。投宿朱門。遂有乘龍行雨之事。則神之靈。

異。其來也遠矣。每八月十八日。相傳謂公生日。衆先期釀金。置酒酣宴。演扮先代人物。鼓吹歌唱之聲。晝夜不絕。謂之李王會。

【河神】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感嘆。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捐家貲。飯餒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擄太后少主去。義不臣虜。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承李二戰徐州呂洪梁。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虜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吏。以事過洪。天將暮。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吏曰。若官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爲此厲民。爲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吏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石像】

晉天福以前。有巧工來自雪川。見有石浮於水。歎曰。石豈真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夢一老人。揖而前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以報。遂取以爲石像。奉香火惟虔。煙隨風飛。直至蘭溪縣。止于苧峯之巔。邦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題曰。關祐刮蒼。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合第十四卷。陳孚之詩讀之。亦可悲矣。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貞觀初。與弟仁應。俱隱蟠山。誦道德經。深得其奧。沒而爲神。有巫何氏。虛譚禍福。惑人神甚惡之。現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萬斤。至山之巔。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葉生焉。巫者驚走。人名其樹曰虬錫。立廟以祀。廟前有池。歲旱致禱。水湧沸山上。二石雲起。有蛇出于池。入廟升屋。雨隨大注。山下一小兒。失已三日。途遇老人呼曰。隨我閉目勿得開。從之。聞風雨聲甚厲。少頃撫其背曰。至矣。開視。果

其家曲巷中也。

【老父指路】

孫明。維州昌邑人。李瓊據益都。明被兵掠至鴻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俛俛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卽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鹽場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急挽以入。初父止生明。明之子孫逾四十人。孫惟中字伯庸。有孝行。廬墓通書史。居家嚴肅。三子長尙志。入國朝爲禮部主事。

【神鬼所護】

趙尙書玃。祥符縣人。有異質。善賞識臧否。正統中。錢塘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時。公謝政家居。于數造其廬。以前輩禮事之甚恭。一日。公執于手。嚙之出血。于卽悟。泣拜請教。公不答。頃于出其孫怪問曰。大人何嚙于手。公憮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耳。公先爲郎署時。一人犯大辟。死獄中。出其屍。實閉氣詐死也。越四十年爲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見呼其姓名曰。汝非曩死獄中者耶。訊之伏辜。人以爲神。公在樞樞。母避亂。抱匿林莽間。有虎至。母懼。置公於地。虎熟視而去。署夕寢。爨舍中。羣狐采麻葉作扇。扇之。驢呼曰。趙尙書方苦熱。吾輩敢憚勞耶。公聞之。益勵志讀書。

顧度。岷山人。有孝行。坐事亡命。走西南夷。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洞。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山神夜來與語。貌甚偉。曰。吾姓諸。導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事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渡者皆死。獨得免。永樂中以人才徵。不就。

【詩 鎮】

我湖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清徹。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卽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爲動。徐訴曰。久窟於此。歲歲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鎮。彼卽懾伏。永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

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慈感蚌珠之仇也。牒於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死于錢溪之北。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聽命。臣何敢與焉。上甚悅。楊文貞請錄付史館。上不許。萬歷己亥。余遊太和。至荊州。文貞六代孫。現爲兵使者。對余言如此。

【劉忠宣免難】

忠宣公少隨其父廣。居官廣西。歸至赤沙湖。誤墮水。風悍帆滿急。舟行已遠。浮沉水中。遇漁舟掠出。送至舟。已半日矣。癸未會試。場屋火。攀垣數四。皆爲後人洩下。喘喘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垣。傍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不答。標衣號于市。亦無應者。

【陸莊簡風火】

莊簡公館于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罰。語畢。簇起。公又力懇。曰。第及三舍。不傍延也。翌日果燬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淺洲免焉。自是遂戒性庖。

【濟風救難】

劉佐。中部縣人。生五歲。值歲凶。民有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同易以何爲。大母曰。將衣汝。佐曰。今米與衣孰重。亡米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佐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佐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正德丁卯。鄉薦解元。邵昇未冠登科。有俊才。劉瑾從孫女妻焉。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急奔佐。匿之。閱數月。佐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邵君託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脫昇於難。

劉瑾爲姪女求婚。時有戊辰探花戴大賓。丁卯陝西解元邵昇。皆未娶。諛者爭以二人姓名進。瑾曰。吾關中人。歸邵生其可。苦辭不得。昇因閉戶絕人事。瑾誅衆以昇無所與事。免誅。斥爲民。昇字晉夫。才調超逸。能詩。絕不以得喪櫻心。年僅四十四卒。衆皆惜之。戴尤早夭。均犯忌才之阨矣。

【神人救厄】

金峯胡公宥。新安人。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帷嘔血甚劇。夢黃冠假良背之旨。疾乃瘳。每則神人夙戒。謂賢者有厄。宜亟持勾繻以救。見屠者將解牛。市而爇之。守塚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初生時。母毛孺人。夢車駕臨其第。方以臬司入覲。歲在癸未。會廷議相壽工。有薦公習圭測者。受命往視。屢賜御膳。車駕之幸。其在此乎。同時往者。南司寇陳道墓。通參梁子琦。請改而禮書。徐學謨不從。止。

【辭請威靈】

徐楚淳安人。爲辰州太守。甲寅疫癘大作。公亦昏憤恍惚。覺身著金緋坐殿上。兩楹間旛幢飄爲之。公怒曰。誰爲此議。我肯向汝作土偶耶。道士忽不見。旛幢殿宇一時都沒。翌日。士民苦旱祈雨。執牒請公署名。公曰。有如夢。我當應禱。纔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絕。疫癘頓蘇。先是公以內艱歸。過山東岡。有高孝廉爭舟怒罵。復舉大石擲公。幾中額。且曰。異日見我廷謁毋悔乎。公笑而謝之。後至辰州。高乃補沅陵令。辰之附郭邑也。大爲踴躍。高頓額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雲夢者八九。願勿復言。爲雲南副使。周龐者。廣西人。有所親人周歧岳。選蒙化衛。經歷死矣。龐謂其子曰。滇廣萬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我之官所得與而共之。龐竟赴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而歧岳家有七人來。龐恐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燔其屍。有宋經歷者。故識歧岳。以告公。公佯檄廳。往事鄰縣。而擒其妻子。訊卽服。捕龐置極典。滇人稱爲神明。子應簧。己丑進士。參政。

【黃冠授藥】

劉釋。字斗山。代州人也。成化丁未進士。理遼東糧儲。逆瑾惡之。械至京。枷午門前。枷重法嚴。凡日剝一分食之。盡則難脫。公是日亦夢僊人自霄而下。內藥口中。覺來尙有香氣。監守者俱信有老人送藥。忽不見。語喧聞。上達九重。太宰張西麓綵。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爲民。張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朝野稱爲

鐵漢。後陞衛輝知府。長蘆都轉運使。此一鐵漢。阨于瑾。救于仙。而又見知于瑾。後之見知。則又黃冠誤之也。故官不甚顯。

【示神】

任汝亮。猗氏人。進士。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舟失足。墜沒。陪僕自投下。援之。亦不復見。日向晨。舟人駭而譟。有頃。與陪僕忽躍而出。神色晏然。或問公溺時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百丈。駭以爲神。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鯉湖神。神示之。須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縉紳有以夢告者。疾行。左右言支干不利。公策其馬曰。農夫閔閔望歲。所言不可以過今日。脫有災。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牧兒入山中。經一峽。見石理若文字。隱起。拭蘚讀之。云。巨雷闢石。神泉湧出。見者神強。食之無疾。以傳以頌。良二千石。郡人爭來觀。有疾一歎立愈。會內計中。蜚語左遷。知興國州。泉亦先涸。

【神倣】

蒲州高嶽。爲黎平太守。黠夷以嶽西人不習土風。聚而掠供張物。嘗之。嶽乃與杖。械繫。復奪去。傳檄將吏。悉收斬以徇。夷衆嚙指無敢犯。嘗閉戶臥。漏下已三十刻。有紅光奪目。跡之。責燭自燃。默籌。兵猶火也。神其以倣乎。部署材官。粟馬厲兵。寢戎擐甲。欽如對敵壘。衆竊怪之。已而旁郡夷。戕殺官長。以叛。臺檄嶽。調孟兵討賊。孟兵蓋獲之後。剽輕敢戰。尋罷不用。兵恚曰。是謾我。使僕僕道路。士辱兵頓。不則受賊賄耳。將甘心於罷者。鼓譟。踴而入。左右無人色。辟匿。嶽坐堂上。以一吏侍。皆之入。意氣自如。徐呼而前。以爵討賊。乃頓然爲賊耶。吾貴爾。縛賊自效。衆頓首。願受約束。倍日并行。卒獲渠魁。還報。

【斷獄】

歸震川先生。令長興。好譚文。於聽訟。非所長。有鄉豪與媳姦。爲僕所見。揮刀殺之。知事不可掩。告以殺死本末。先生辰坐堂上。其人攜二首奔入。未及言。先生大呼曰。賊賊。汝殺人。如是如是。遂伏罪。衆咸以爲神。自後無敢欺者。

【卻羨】

吳猷新喻人任兗州府通判庫吏楊福以羨金千餘兩私猷取之猷不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賦金沉于江者五日詰旦家僮狂叫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竟藏金今所沉者稱是盍以長綆繫鐵鉤曳取之必獲亟如神言果獲同事者乞神效之僅出空囊焉

【王春元】

王命河間饒陽人溲泔大溢水及城不浸者數版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時饒有兩星也翌日復問其婦惛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後為鳳翔知縣潔己愛民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小色黑綠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即為文率衆禱於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士民為圖頌之嘗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梓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覺以語醫醫言非對證藥已之既復夢如前即和而服之遂愈

【青衣持檄】

嚴天祥朝邑人為絳縣知縣恆以役至夏縣道經傳說祠側嚴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憩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為嚴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異日竣我為御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默然誠左右勿泄及甫為御史輒鬱鬱不樂卒其後從人始言之

【易榜】

緇俗尚禱有白牛廟者民競誇詡其妖以為神戴繫為監司行部見之曰此必伯牛廟之訛也遂命易其榜禁民無得淫祀其中衆初以非其神護之後獲斷碣於壞地果立以祀伯牛者皆服公明見

【焚像】

陸鈞為貴州副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銜枚疾走怪之左右對以貓王神最靈人輒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像纍纍令軍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

而請罪。公曰。是何感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

【心計得情】

戚南玄賢。爲歸安知縣。民嘗夜被盜。未曙。戚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云。某之盜。藏某所。不識得人情實。有蕭總管祠甚靈。且厲。豪右欲誣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沉之水。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起。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戚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舟側。顧岸旁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爲也。遂焚之。

【井神】

貴溪縣仁福鄉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初不覺。既而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置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旱乃天數。非吾獨專。小民不修誠。動天。而晝夜聒井。何爲。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達前誠。吹角井上。角復墜。井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澤水上。僵坐不作。漁者推赴長流。且視坐如前。如是者數四。屍竟不去。亦不朽敗。是夕見夢於鄉人曰。吾郭巫也。向再入井見龍。龍謂數入冥間。不令出。既因命我掌祠。出屍以見異。我嘗爲鄉人効勞者。今神有後命。而數苦我。奈何。鄉人往驗之。信爲立祠。凡有禱則應。

【竹神】

陳澧爲閩錄事。死之明年。妻哭之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以讒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見夢於妻曰。吾不知死。聞卿言。方悟。吾當報讎。然公署非可卒入。卿爲我訴冤。吾當隨之。明日妻往訴至縣。遇一讎吏於橋上。擊其首。卽仆而死。及入。凡吏嘗害公者。以次十死八九。惟二吏奔至臨江得免。王莖蔡襄有記。神墓前。忽有竹二根。從樹柯中出。衆以爲異。因爲蓋竹神祠。

【石鹿神】

青州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甚靈。刺史王神念。以祈禱惑衆。毀廟壞像。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

夫撲打不能得。走入海水。時陰子春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請見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密記。經二日知其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朱衣人陳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陳謝。子春心喜。供事彌勤。果以功授南青州刺史。又遷都督秦梁二州。神信有靈。遂于神念。祠于子春。辟之于人。遇合乖違。各有緣分。

【保障得神】

吳江縣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貲得官。其始祖乾。當宋季之亂。集鄉兵自保。寇不敢犯。依以全者甚衆。詔授護民太尉。沒而爲神。祀之至今。攷五季之末。民間聚兵保鄉黨者。率稱太保。故有遍地太保之稱。宋末則稱太尉。非實授職銜也。中間有豪傑。有彊梁。江左以來。豪傑最著者。程忠壯公。次則秦公。觀其能蔭及後人。則當日行事大略可知矣。

【石吞爲神】

瓊州臨高縣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者二人。長曰祈。次曰律。與鄉人王居傑。獵于山。憩石上。祈爲石所吞嚼。居傑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問忽作聲曰。我爲昆邪天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一祀我。言訖。遂沒入石中。不復見。宋靖康間。逆酋王文滿。煽亂衆。聚兵攻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吏民乃禱之於昆邪神。須臾。蜂蟻彌空。肆毒行螫。羣盜奔潰。民賴以安。益神其祐。

【神燈廟】

姚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火光數點。起自大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濃數千百點。多至萬億。燦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定。漸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沒。俗傳。三月既望。爲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然讀書龍山上者。言不特春季爲然。凡遇天氣鬱蒸。往往有之。第卑處不見。如登山絕頂。見江南遍屋皆赤。卽環山半亦是。甚有人坐樹下。條綴樹如旒。至集人衣裙。拂之不去。西門桑神廟。俗呼桑九郡王。併祠其子周舍。史舍。周生時。館穀外邑。歸而經其姊家。嚴氏姊。爲其鷄黍。周怒。何爲以骨飼我。衆曰。肉也。姊家實以祠神。竟不食。歸告其妻。趣具湯沐。吾將去。爲桑郡王子。浴竟而逝。史名自張。髫年從學舍歸。途遇一

丈夫鬚髯甚偉。曰豎子而非史氏子。乃郡王桑氏子也。史驚懼歸告其母。夕發寒熱。語語若神授。竟死。傳邑人十月間。具旗傘鼓樂。昇桑神。及二舍。迎于途。至桑巷祠而返。歲以爲常。

【丹臺記】

蔣巖。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蘇。遂占籍長洲。父原用。娶武功伯伯徐有貞女而生。公原用登進士。出知樂亭。歿於官。巖尙孕於母。未育。旣育。旅邸。七閱月。母始扶榻歸。少穎悟。五歲。母口授小

學。卽成誦。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隸學宮。十四。應都試。金陵。文譽馳。公卿問。又三歲而卒。常未卒時。常夢上帝召爲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祕之。姊培劉玠。入其齋。得所爲辭。帝文以語母。母惡之。抵于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蓐。恍惚見道流二人入房。頃刻間失其一。卽免。身常以爲異徵。及卒後。母甚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隕淚。母又夢巖來。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巖曰。兒死從首上以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日而蘇。旣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跪於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輿北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跪請曰。當去輿從步。頃刻間已失輿。兩人挾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跪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制。可十餘里。至闕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蔣巖耶。蓋余爲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呼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子淵。爾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平生所言所行。無一不記。事末以朱書總核其罪。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專也。主在帝。寡人爲故人受罪。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母爲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警世。傳黃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至街衢。所見

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者。咸下車。與敘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既近。則其屍臥於床。心惡之。黃衣推之使附。乃蘇。又兩旬。而黃衣復至。詹事遂長往矣。

神惠記

葉先生朝榮。號見山。少師臺山公之父也。中年得奇病。病不知所由來。亦無他苦。第不能睡。每骨立。延醫診之。醫不能名其病。第見其骨立。則以爲損也。用參苓諸藥補之。愈補愈甚。且將就木。父憂之。遍訪名醫。得十人。莫適與也。則具十人名。祝于鄉祠。神女劉夫人者。枚舉而筮之。良者陽筮。否則陰。十筮皆陰。大驚。吾兒殆哉。其不可藥矣。不然。何十醫而無一良也。家人相對涕泣。計無所出。先生忽見一人。星冠道服。自空下。拊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丸。愈矣。遂脩然去。異之。以詢醫。醫曰。方誠有之。平平無奇耳。安能愈君。君病久。恍惚。何言神也。問方載何書。曰。在丹溪心法。問何療。曰。療鬱。先生瞿然曰。得之矣。往余再喪妻。四喪子。復喪妹。最後喪母。骨肉之痛。連綿不絕。哭泣悲傷。五衷宛結。今茲之病。由鬱生也。神告我矣。遂合一劑服之。卽成寐。再服則通宵安寢。三日而起矣。友人來問病者。皆大驚。謂君遇茅山道士。授還魂丹耶。何起之驟也。遂釀錢。具餅餌酒果。羅庭中。爲拜答神貺。時已甲夜矣。忽爐中有火。熒熒如炬。光照一室。友人皆見之。先生喜。占一聯曰。危而安。方識神功廣大。微之顯。莫言陰教虛無。更十年。讀書三山。忽一夜。前神復至。語曰。君何尙留此。其亟歸。謀避倭。時倭已遠去。鄉人安居無恙。殊不以爲然。第念神曩者救於垂絕。今豈我誕耶。因五鼓就道。徒步疾走二百里。以夜分抵家。明發卽欲行。而家人及父皆不信。以告鄉人。鄉人咸挪揄。謂其騷。不得已。留二日。竟強父挈家去。止東城。未十日。倭以風便突至。鄉人不及避。誅殺慘毒。至有一家無噍類者。而吾家幸完。居東城數載。倭難平。與家人浮海歸故居。業登舟矣。神復來告不利。意雖信之。而難於易舟。適有友人王散軒者。亦以避倭浮海歸。勸附其舟。先生從之。方有所待。未卽解纜。而前舟先發。不數里。颶風作。覆其舟。舟中人皆葬魚腹。遂得俱免。惟神救者三。皆大難大厄。心思意想所不能及。先生弱冠時。肄業三山之

開元寺。社友十餘人過之。送於寺門。至鐘樓下。一老人年可九十餘。野服倚柱。立挽而語曰。在相法。君當刑四子。時猶未娶。心惡之。又曰。無慍也。子雖晚。當貴已。又曰。功名竟有。速適耳。時方年少氣銳。謂一第可立取。聞此愈怫然。趣出。老人復笑挽曰。更有一言。門下多賢士。諸所言皆忤。默然怪之。他友人意其善相人也。問焉。俱不答。再訪之。去矣。詢之僧。僧曰。無有也。越一歲。先生始婚。連產俱不育。已未少師。先生年四十五矣。爲諸生。累舉不第。試多前列。而不及。乙丑京口。姜先生試首。年已五十一。心念已老。卽饋無益。力讓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饋。戊辰。穆皇登極。詔選士。充太學。遂得與焉。畿試復不第。久乃謁除。得九江別駕。鬼嘯於齋中。不爲動。齋故戰場也。芟而闢之。產五色芝。滿六載。移守養利州。州治深入蠻夷中。拮据三載。欲歸不得。卒於官。老人所謂連遭。豈不信哉。方潯宮。家貧。歲常就塾。弟子有聲庠序者。至二百餘人。登科第者。累累不絕。在官時。延接諸生。教以經義。多成名。而瑞昌科甲。卮且七十年。署邑。試士。首拔李汝祥。其年遂舉於鄉。門下之多賢。亦不虛也。而當守養利時。少師亦舉進士。官翰林。細思老人邂逅數言。盡平生無一謬者。曩已卯歲。以攝郡代太守入計。遇善風鑑者。謂先生有道骨。當遇異人。驗矣。

【神術】

賀朝用。綿竹人。少遇異人。授神術。百不失一。然深祕之一。假於相。有官將赴滇。別其署。州判溫君而栗。溫請曰。先生遠行。何以教我。應曰。祖公萬福。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溫大駭。徐曰。勿憂。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撈爭於州前。果割刃焉。幕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甚憂。召之相。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曰。吾爲一省主。顧不如郡守耶。對曰。不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陳然之。促太守至。熟視之。曰。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不酬。陳大奇之。以書薦於劉巡按。劉見之。曰。吾雅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子。察之。曰。甚佳。名列賢書。第幾。已而果然。其術多如此。後以任事。爲人所嫉。構下獄。歎曰。數也。遂自引決。先謂妻曰。子亦不免。歿後。妻亦從之。

【蔣侯授矛】

劉白川景韶。在軍中。夢建業蔣侯。從空授以丈八蛇矛。盤舞如飛。其卒也。夢蔣侯以天樂來迎。

凡文臣立軍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朱書】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幼從羣兒之塔莊。獲蟾。掣搦良久。卒不爲祟。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壓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牀下。神人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籙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稽首謝。歷三日。硫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反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場下。邢臥自如。

【假神】

平澗金員。字汝規。爲人朴而迂。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與。人既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求護於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自稱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燐煌。則以爲朱八官。靈神顯應若此。賊入臥內。挈取衣被。其妻以爲神惡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衣非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囊篋。運糴米。心竊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矣。年八十四。已見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者有以補之。

【假妖】

王海日華。少時邑中迎春。里兒皆歡呼出觀。獨安坐讀書不輟。母岑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答曰。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悞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習文。數月之後。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歎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殿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答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我方誦書。恐彼亦何詞呵責。錢因語父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公獨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爲異。假妖試之。每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雷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

僧屋隙中窺之。方整燈端坐。神氣自若。輒私相歎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色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耶。公笑曰。非是。乃見現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其言其情。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

【精爽】

梁觀。字大用。分巡潮州。廉介剛果。決獄如神。會天時久旱。觀齋沐禱。雨下如注。沒於官。潮人家畜。於潮。夜宿行臺。每夕。戶鏽無風自擊。孚。坦然不之疑。一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請鑰。孚怪問之。守者曰。昨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於窻隙見之。第無命不敢出耳。孚知其爲觀之神也。恐隸卒驚。給之曰。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鏽擊如故。孚乃默曰。某奉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奠耳。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卽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

馬駮。解州人。與其兄主燕醫張圮館。圮卒而無子。爲買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媪。後爲松江同知。背疽幾危。一夕夢圮來視疾。明日尋愈。人以爲圮之冥祐。圮初爲行人。使蜀。館稱多怪。人莫敢居。徑入。因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挺而擊者三。觀書如故。不爲動。居父憂。廬中磬。不扣自鳴。燈下見馘影如斗。亦處之如常。祟弗能干。自松歸。渡江。會大風陡作。舟師震懼。無人色。從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此須自信得過。方敢如此。俄而風恬浪安。須臾數百里矣。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多祟。遂以微價售於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有二女笑。

語於前。陸知爲怪。叱問之。二女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沒。早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其聲錚錚。啓下一石版。版數疊。滿貯黃白。陸遂用饒富。後贅沈氏。生萬三。爲江南富族之甲。已皆籍沒於官。(萬三名秀)

李瀚。沁水人。爲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作祟。吏茲土者多病死。人爲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今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爲南京戶部尙書。

熊紳。光州人。少年業南園。同事十餘人。忽睹絕色女。立松樹上。衆皆錯愕。紳略不爲動。女尋滅。遂以刀刮樹皮。書曰。作怪風雷滅。成形斧鋸分。明日夜半雷劈之。後官南戶部尙書卒。武宗時。已得恩典。世廟立。夢稱臣南京戶部尙書熊紳見。明日。咨大臣。稱其丰表峻越。賈閣老南塢。以先朝名大臣對。再賜祭。不但懾鬼魅。且聲靈通帝座矣。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卻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卽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民病頸癰。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

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避正人】

蘭溪北隅。明遠樓左偏。一區穹窿其巔。周密四傍。壘之以白。竅其前。若圓月形。障以紙。天光照映。虛明瑩徹。常若月在其所。而無虧也。扁爲月區。文懿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來。闖。驚曰。章大人在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曰。奉命灑掃。俟北斗使者攝獄。如何可違。方逡巡未決。公隱隱聞之。曲肱未動。久之聲漸遠。乃起歸家。數日。門人王覺言。醫士夢一鬼。兩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爲主者所撻。乞藥傳創。公笑曰。正人亦何須避。

【役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司。奏差龍沙。卽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尙賢。賣卜龍沙布。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

其誤侵坐。折辱之。萬里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滕篇。忽聞窗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盡哭於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豈予藥殺爾耶。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兒閱人多。惟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爲之徵。弼曰。可。人旣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臥。兒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於樹。先剃其髮。纏以絲絲。次穴胸割心。若肝。蟹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爲奴。稍怠。舉鍼刺之。蹙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倘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條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於縣。縣審之如初。急速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撐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囊。遂獲符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煉師。授以採生法。大概如月西言。萬里勿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大歷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鄙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尙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賈死於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答。吏罵曰。獄山爾與。今反不語邪。月西曰。殺我者旣代辜矣。喋喋將何爲。尙賢竟以賂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

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之。皆如和卿。而鄺與劉不具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竊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弼。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萌某邪心。尙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爲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爲壽。弼連以酒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醴代之。頑童怒曰。幾蜚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噉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號點慧。時與弼諸子相諠。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洪武四年。有司異其能。薦入京師。賜衣一襲遣歸。

【鬼道姓名】

八十餘矣。

賈節婦陸氏。徐州人。舉人王鄰女弟。頗解文事。夜讀史。至舜誅四兇。心疑之。曰。何物四兇。乃敢爾耶。忽窗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應。曰。某等在此。啓戶視之。寂無所見。媼遂得怖疾而終。年

【鬼報恩】

青州益都尉。某華人云。初在鄉。累累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謂盜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營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尉曰。吾有緝二匹。取贈之。盜謝去。復詣營。請於軍尉。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前蒙恩。誓必報。今不幸歿於軍。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題。送出三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率衆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鬼怪】

元末有羅文節者。廬陵人。以掾吏督造至樂安。憩廡中。或告以鬼物所憑。不可居。笑曰。惡有是。

酣飲而臥。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一丈夫。長而青。立與檐齊。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比明視之。並麻有大樹甚茂。人祀爲神。曰怪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樹枯。怪亦隨止。後官至瀘州同知。年八十。官雖不顯。而生平勁挺不可奪。乃知鬼所畏者。正人不必盡達官也。

冥獄

邵溥字公清。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十年。爲眉州守郡。有貴客。素以持郡縣長短。通賂謝爲業。二千石來者。多委曲結奉。邵雖外盡。而凡以事請。輒不答。客銜之。會轉運副使吳某。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州取奉。邵獨不與。客知吳已怒。乃誣邵過惡數十條。以陷吳。大喜。立奏之。未得報。卽逮邵繫獄。成都獄司理參軍韓汴儒。吳擇深刻吏。僉判楊均鞠之。眉州都監鄧安民。以謹力得邵意。主倉庾之出入。首錄置獄。十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卽承。如是半月許。眉之吏民連繫數百。死者且十餘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彥約。知其冤。而自嘉州親詣疎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少酒餽遊客。及用官紙劄數。過多等方具獄。楊卽死。獄吏數人繼亡。明年邵坐貶三官。歸犍爲之西山。其社眉山土人史某。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繡衫花帽。馭卒控大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廳事。座上緋緣數十。皆揖。史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入曰。今日之時。公爲政。何必辭。吏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來也。俟君登科畢。卽奉迎矣。史不獲已。就坐。欠伸而悟。不爲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赴廷試。過荆南。時吳適帥荆。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而死。史還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幸報吾家。令取去年秋所書。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於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民冤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揮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卻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溥得家學之傳。洛黨被禍。伊川沒時。人皆避匿。吊不敢往。誌不敢作。溥獨素衣白馬會葬。蓋眞知道者。

【冥司獄】

張才少與鄭生者善。嘗夢冥司遣一卒持牌。書才及鄭名攝之。既至。主者檢其籍曰。張某猶有二年。鄭某繫獄。閱數日。鄭果物故。才尋舉鄉薦。又夢至一冥府。守者名呼才曰。葉落凋相公請。邀闈闈間。忽僕馬擁從甚都。其乘輿者烏紗幘頭。緋衣金帶。葉策一蹇從。見才傍立。遂步擁向神曰。此張某。神揖才如葉語。且云已改註祿籍。神去。葉留從。速才歸。才曰。乘輿者爲誰。葉曰。天下都城隍。語既而別。才覺流汗被體。從才以子琳貴。棄其涑水學諭歸。年已六十。又四年卒。果符前夢。

【關雲長】

自古忠義雄勇士。不得志。冤死兵死者何限。獨雲長之神。最靈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聖人繼天立極。每每神道設教。聖人不生。則神自設教。雲長必明神轉世。姑托此幻軀。著姓名。結兄弟。馳騁干戈擾攘之場。聳動人耳目。著之史冊中。俄然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氣運薄。故寥寥二千年間。聖人不生。生亦扼於有位。於是有神焉。出沒隱見其間。以待聖人之生。以補聖化之所不足。我太祖則大聖人出世矣。猶謂佛教暗助王化。而俗傳雲長爲伽藍神。理誠有之。不可得而擬議也。

三國志。雲長諡曰壯繆。其義謂壯於出兵。繆於料敵云耳。衆以穆穆之義解之。夫以穆爲褒詞耶。不足重。以繆爲貶詞耶。不足輕。大抵英雄不能違時。時命大繆。則雲長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陸遜擬其後。時命大順。則石勒取王浚而有餘。孫緯以勁兵邀極能。不能得之掌股間也。

山西鹽池。在解州。雲長所產處也。相傳黃帝執蚩尤於中冀。戮之。肢體身首異處。而名其地曰解。其血化爲鹵。遂成池。宋崇寧中。池水數潰。張靜虛攝雲長之神治之。池鹽如故。雲長見像於廷。於是加封拓詞。詞最偉。神亦最靈。池長百二十里。闊七里。周垣守之。每大雨。輒能收鹽。必禱於神而止。蚩尤以其血爲萬世利。而雲長周旋。永此利源。同於黃海。奇矣奇矣。

塞理庵達。嚴事雲長。每事必告。居皖。夢侯語之爲我公祖。已守平陽。解在部中。後起總督薊遼。稅璫高淮張甚。麟更力。陰得濟其請。內帑亦然。累世信卜。叩之奇驗。嘗與聯和至百韻。後爲一小令來贈。末云。再揮戈薊北。重整舊江山。果驗。

【岳武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州爲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於城西。闢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退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迓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爾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於土木。客有言英國而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楸析幹爲二。植墓前。名分屍楸。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楸。繪妻王氏。方俟高。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深。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於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余葬先君子於臯亭山之麓。其山故元伯顏取宋屯兵之處也。步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言其家駐此六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顏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伯顏知有異。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面。伯顏曰。是矣。此岳公護本國。現靈異也。亟宰牲爲文致祭。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敢不仰體。但氣數如此。王雖有心。不能違天。若且日。宋以三千人來戰。卽斂兵北歸。如只力竭講和。亦不能舍囊中物。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天皎潔如故。宋無一兵。且納款。伯顏入城。又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亡。余聞其言。灑然有異。方往來此中。將尋歸骨處。伴先君子。因欲買地立廟。合雲長公祀之。題曰。關岳廟。而老廢未能。

也。

武穆七世孫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于泮。少負清節。隱居不仕。廬墓九年。朝廷三召不起。錫號純孝先生。所著有遺文集。

【文文山】

文丞相。夢至天庭。坐不孝之罪。於戲。忠孝不兩全。已豫兆之矣。

丞相嗜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曆金鼎。至單騎見虜。爲四十局。玉曆。蓋公所居之山也。吉州泰和縣。贛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亢旱。民禱輒應。公生。潭沙清淺。公歿。潭近居民。夢神歸。闕從甚盛。乃公也。自是潭深壘如舊。兩任贛州提刑。江水汎溢。勤王召募。溢尤日甚。又暑月。喜溪浴。與奕者周子善於水面。以意爲枰。行奕決勝負。愈久愈樂。忘日早莫。或取酒炙就飲。啖荊南草竊成。納亦類此。蓋神有正。有怪。自不同也。丞相兵敗於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卻。公乃得脫去。鄒淵等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今宋史丞相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灤。給元兵以免。蓋史作于元之盛時。極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欺妄尤甚。同時仗義效力者。蕭文琬父子。梁克中尤最。俱遺漏不書。而全子仁。驕淫不事事。無智略。死爲人所逼。乃反立傳。史家之謬如此。

趙孟僴。宋之宗室。年十七。及胄舉。文天祥辟爲參謀。天祥北去。居吳。依親友以居。越十年爲道士。名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爲僧。名順昌。因自號三教遺逸。改道堂爲本一庵。臨終手辭以訣。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體。使無收拾。此正天之所以成人美也。于少保更賴得一刀。乃知左右之贊。與徐石不殺于謙。今日有名之語。爲有功。

黃冠歸故鄉。是何意。實欲出來舉兵復宋。蓋寧敗寧多殺人。而此志不肯息也。留夢炎之言。已觀其深矣。

【文陸二事】

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事。初自江西起兵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氓

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爲驍將。大衣冠指搗。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吊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遁。北軍入城。與權陳宜中又絕江道。乃即日拜樞使。又拜首揆。補宜中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逃。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上大勢去矣。正閏交馳。眞僞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爲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閱傳郵。况常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大略如此。又淮陰襲開所作文陸二丞相傳云。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爲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卽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儒臣爲通判。其權雖分。其勢遂弱。石晉所割。境土終不能復。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湖之間。內政不修。惟恃夫江淮爲外藩。久之。且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籬自撤。荆襄受圍。鄂渚交警。巴蜀僭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圍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十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焉。卒之文國瑞。陸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於戲。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京師。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驟霧鬣。豪骭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籍是故不饑。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旣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甚高古。殆亦不愧秀夫者。崖山舊有石勒云。元大將張弘範滅宋於此。嘉靖中。督學陳垣磨去之。改曰宋少帝及其臣陸秀夫死國於此。并篆文丞相正氣歌。立碑於五坡嶺。吾友區海目有詩云。崖

無滅宋字。濤有撼胡聲。璣字山甫。號宅年。紹興人。官參政。嚴分宜惡之。嗾其黨楊以誠劾退之。居林下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七。子孫蕃盛。一說作林泮。泮閩人。官尙書。匾字用孺。高明人。官中允。

張世傑已溺死。諸軍棺斂。焚屍島上。其中膽大如斗。更焚不化。衆皆號慟。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大聲曰。太上以我驅馳。關係不小。以多方措置。恢復矣。由是軍心皆不移。葬之香山之赤坎村。陸秀夫輓以詩曰。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蓋說鄂之說如此。然崖山之敗。秀夫負祥興帝入海。世傑知事不濟。奪舟先去。行收兵。欲再立趙氏後。遇陽太后。告之故。太后大慟死。世傑葬之海濱。欲投占城。颶風溺死。則在秀夫赴海之後矣。二說再詳。然謂世傑葬陽江之赤坎村。則陽江無此村。陳白沙因陽江令何昌之說。封墓立祠。作心賀卷贈之。蓋誑白沙也。君子可欺以方信矣。

【于少保】

于肅愨。改諡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文定公慎行題易。乃萬歷十八年事。而其說則發於王鳳洲。至吾兄鳳翔人臺。題褒忠功。於是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卽陞都督功臣者。胡總督忠憲也。得世襲衛指揮。

傅公疏未入。少宗伯黃公鳳翔。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傅疏。乃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

我朝虜叩京城。大掠者二。己巳之變。于忠肅以大司馬。卽爲總督。帥石亨等。禦城外。有請卽從。不必覆奏。軍中諸將受成。絕無牽制。故能力戰卻虜。有建言者。請重將權。景皇批答曰。于謙總督。卽將權也。其專任如此。庚戌之變。丁大司馬坐於內。恒怯無謀。楊少司馬赴於外。權非獨擅。仇將軍以勁兵要功。不敢戰。又不受節制。而嚴少師又陰持於內。雖有韓白。無如不何矣。

己巳之變。闕遷都。主固守。人猶能之。惟人心搖動。極危險。只一二月間。聚兵。教戰陣城外者。已二十二萬。則守城

與各處把截之人。又豈下數十萬。分布經略。齊力奮擊。此其才真所謂多多益善者。卻虜後。陳循撓於內。羅通關於傍。處之泰如。二人亦心服不敢動。其氣象何如。羅之才不減忠肅。然復辟之舉。史云自陳曾與密謀不報。一云石亨來邀不從。要之忠肅之禍。循亦譎戍。則羅非曹石之黨明甚。而多此一疏。遂添蛇足。

南城東朝之事。誠不能爲忠肅解。然景皇剛決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肅和顏進曰。羣臣之請。亦借以紓邊患耳。帝始曰。從汝從汝。朋友相處。要識性。避其所短。况君臣之間。又如此性格乎。阮浪之獄。得上侵沂邸之養。得近太后。焉知非公委曲調停。以至此。柔事景皇。如擾龍馴虎。中間備極苦心。啞子吞黃連。自知不可告人者。故西市之變。皇太后驚惋。英皇自追悔曰。好箇于謙。憲皇旣立。昭雪贈諡。夫以二聖英明。不以爲怨。而更以爲德。孜孜不忘。則其始終心事。與默運之功。鑒在帝心久矣。公旣不言。外人又不知。二聖更難發明。一腔熱血灑地。知之者其天乎。後人責備。更又何惜。

當時君臣相信。可謂至矣。然薦一徐有貞爲祭酒。不可得。至叩頭謝罪。而謂黃妘邪說。可以力阻乎。辭免宮傅。心良苦矣。

于墳祈夢靈異。人人能言。聞太倉相公。以子病往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非爲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真不作虧心事。而兒病如此。是何罪孽。忠肅曰。公記得客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請於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拷。皆死。太倉矜名節。於此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冤。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固已存案。作罪過矣。

【責備】

責顏魯公者。以不從方鎮之議。以不能高飛遠舉。避禍爲先。責岳武穆者。以金牌還師。以樞密請還兵柄。責于忠肅者。以南宮之錮。東南之易。責蘇武者。以胡中生子。責方孝孺者。以全身遠

害。責許衡者。以仕元。責文信國者。以黃冠歸故鄉。責狄梁公者。以失身女主。此等事。存而勿論可也。

蘇子卿。娶胡婦生子。是天之哀忠臣。而不絕其後也。不然安國死。子卿爲餒鬼矣。

張南軒。責諸葛瞻。不能力諫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冀主一悟。兵敗身死。僅賢於賣國者。嗟嗟賢者。乃爲此言。

【海忠介實際】

海忠介在係。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款之。忠介飽啖。飲酒渝常度。主事告曰。莫誤莫誤。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用

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伸頸無疑。主事告曰。莫誤莫誤。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用耳。公問曰。果否。曰。果矣。卽大慟。投體。肴酒盡嘔出。狼藉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明日成服。衰麻徒跌。呼天若喪考妣。噫。到此然後知公眞忠。一片心腸。無貫徹千古者。人須於此處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實際。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其他居官之勁正清苦。又其餘事也。

忠介父翰。爲秀才。母謝氏。年二十七而寡。忠介僅四歲。家貧。謝矢志教育。有戲謔。必嚴詞正色誨之。忠介卒爲名臣。謝例應旌表。忘忠介者。竟沮止之。忠介終亦不自請也。

【死水拱立】

高宗南渡。有盧臣忠者。字信臣。黟縣人。侍行。上驟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無背。官止此矣。後扈蹕至建康。虜騎迫溺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

賜水銀以斂。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忠魂助戰】

逆亮南侵。有統制魏俊王方。死於瓜州之戰。我太宗渡江。見夢助戰。立廟府城祀之。嗟乎。異代忠臣。能識天命如此。

【江濤得完】

顧圭。上虞人。少負奇氣。方國珍來寇。集鄉兵與戰。曹娥江。敗死。里人瘞尸於江岸。其塚爲風濤蕩折。而塚獨完。越七月。其孤謀反。葬。啓視面如生。次日。其地盡爲江矣。

【魏公有孫】

韓魏公之孫浩。知灘州。金人來寇。力戰死之。此史所未載。

【袁氏全家死難】

袁柳莊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死德祐之難。全家俱覆。凡十七人。僅一孤救免。又百餘年而有柳莊云。

【孝 童】

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李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啣哀雨血。行路稠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及門。言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齧疽列脛。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之徭。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金。河北驕叛。高帥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舍腐忍瘡者孰多。牢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賻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旣篡之矣。卽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昂自任類地。甘舉賢良方正。沮鄭注。貶封州司馬。卒。牢後亦擢進士第。

【代父飲酖】

賈直言代父飲酖死。旣而毒自左足洞出。乃蘇。事聞。減父死。并直言流南海。嗟嗟。如此孝子。不免行戍。唐代宗之賞罰可知矣。直言後爲絳郡太守。自言始飲酖時。岑岑然。覺毒滂五內。至肢節。其痛渝於鑽灼。通體不可名狀。旣蘇。每遇天陰。則又甚焉。軫蓋及足脛。色皆如墨。其傍攻出六七處。液紫淤臭。敗逆捨人鼻。達數十步外。惟飲啖無減。平昔故得不死。嗟嗟。如此孝子。天有神丹。何不悉除其苦。使之優游仕路耶。

【青天歌歎】

呂升。字德升。淮安人。事父百歲翁。至孝。幼失母。遂不入私室。與父同寢。務悅其心。父年高。齒不任堅。每食盡肉一斤。升率妻子供飪。必極精爛。父出入。必呼升隨。或適旁近舍。升不隨行。則不往。若嬰兒不能頃刻離其母然。父年益高。便液不時。升承順益謹。夜嘗四五起。遭元兵火。升負父避鷓鷯山。出觀賊。

爲所獲。知其孝子也。善視之。與食飲不入口。輒泣下。賊亦憐之。令歌升爲青天歌。浩浩歌。歌已輒泣。夜令擊刁斗。升爲思父歎。賊感動。縱之歸。升夜行晝伏。凡三晝夜。還家扣戶。侍者以爲鬼物。久之啓視。乃升也。相視大哭。出其足。故刺一握。升園有美杏。父所嗜。鄉豪竊之。并奪其地。升爲文訴城隍。神卽譴豪疽發背。曰還孝子地。乃已。豪妻子匍匐叩門還地。疽卽愈。

【船灰塗頸】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後。幼失怙恃。鞠於伯父。丁未冬。元兵至。伯父被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泰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而遞。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兵曰。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出。願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斬之。仆地。兵旣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喉尚在。遂捧其首合於頸。適人家有修船泊灰。因取以塗其瘡。試以水滴其口。稍能嚙。至暮。以扉昇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子甚孝。且不當死。卽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若冰雪。痛遂止。凡八越月。其創始合。而首竟偏。

【禱泉灌田】

張杏孫。慈利縣人。以孝稱。鄉人皆重之。爭訟者。不詣公府。而詣孝子。里有鹿鹿泉。鄉人素賴其利。歲大旱。泉竭。詣孝子請禱。孝子沐浴拜泉。泉初出如縷。衆喜曰。泉至矣。復再拜。沛然如初。所灌方數十里。歲以大熟。人益信其誠。孝子通尙書。以授其子兌。成進士。有聞於時。

【和盜詩】

泰和鄧學詩。性至孝。元季。母子俱爲盜所獲。盜魁知其儒者。哀之。與酒食。口占一詩。命之相約。和免死。盜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與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兒。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負。未知天從否。應口和曰。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寇喜。道之出城。得遠去。學詩後以爲校職。考終。嗟嗟。此盜可應舉做官。

【梅高報母】

梅應發。居閩門市中。母嘗有病。醫藥弗療。刲股爲藥。以進。母啖之。疾已。他日母復疾。危甚。應發

露立。北面稽首。以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己年。以益母壽。是夕。天陰暝。俄頃雲開。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尙沒。而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見母擁衾坐牀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灌灑。遂霍然而蘇。詰旦。母平復如常。年八十餘而卒。

成化末。武城縣生員高謹之母。爲人毆死。謹父得重貨。焚其屍。謹哭不已。父乃訟於朝。章下按察司。行東昌府驗問。知府楊能納賄。頤指證佐。言謹母實自經死。上狀。副使許進。與按察使石渠。無所可否。謹遂走闕下。擊登聞鼓。奏上。并言渠亦受賂。既入。因自刎不殊。錦衣衛執以聞。命刑部郎中吳欽。往會撫按暨三司官雜治。得其死之本末。逮渠等下鎮撫司重鞫。殺人者始伏其辜。刑部論能。受賂聽囑罪當徒。渠失入人罪。以爲長官得減當杖。獄上有旨。能降四級。調除邊任。渠等罪皆准擬。時渠已考察閒住矣。

【未盡之祿】

彭方伯應時。父南坡。早卒。配蕭氏。哭之哀。一日南坡附舍人兒。語及生前事。歷歷符合。諭蕭曰。未盡之祿。當以貽汝。年八十四。仲兒某年當舉子。後一一不爽。蕭雙臂。一日用鍼豁然。蓋方伯孝養。天祐之也。方伯。泰和人。

【見星斗】

淮安衛人王鉉。年七十。久喪雙目。嘉靖丁丑。暑夜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燎然。如日無疾而終。人以爲孝義之報云。同時有不孝子。目瞎復明。方自詡。可比於鉉。忽雷震死。

【孝憤】

王仰。湖廣崇陽縣人。余己丑同年也。除廣東肇慶府新興縣知縣。有僕王效真等。三人同衙役。作弊入覲後。事發怒甚。會調閩縣未果治。而時時詆罵。新興有雞爪蘭花。蓋斷腸草之類。食根立死。葉則少延數刻。時三人竊藏之。聲言事急自盡。王履閩任。夜深食於外。三人擣藥叶入豆芽菜中。夜半死。根究三人服罪。其子王廷試請於官。面質三人於城隍廟。藏父劍。擊殺之。立斃。廷試僅弱冠。孝憤所激。揮刃若有神助。衆

咸奇之事。聞得溫旨。真孝子。可傳後。而王露機不卽治。又不卽逐之。此與元嘉逆劭之事同。

〔萬里尋親〕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書。能文章。補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改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下荊州。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漳洛。以次於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兆。必規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達於金陵。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從侯二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挾其書。至湖訪茅鹿門憲副。時爲萬歷乙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問其家世。曰。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母與姊妹及蒼頭輩。始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門贈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五載。猶棲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歎。歎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姊與妹。請路郵於郡太守而出。衆危言沮之。華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然。從今卽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華復自忖曰。吾少不諳父貌。卽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定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歷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問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諱之。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年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歷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潁壽。東涉淮泗。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鉤簾坐。華哭而前訴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毗陵。被盜攫其貲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寤甚。且行且乞。次

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吾是以萬里裹糶。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僧道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翁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翁得無卽吾父已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前。搗而哭。并出所囊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卽爾父也。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迺相攜哭而哭。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過寺刺本末。共爲嘖嘖。太息不能已。

【廬墓】

國朝有三世廬墓者。芮城李錦。字尚綱。錦子澤。字公溥。澤子柄。字子權。錦與澤父母者三年。俱歲貢。錦卒。廬所柄爲生員。亦卒。廬所澤聽選卒於家。可悲可悲。人言三世讀書必發。李三世矣。又純孝如此。不知子孫何如。

【工人孝義】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間出與人執墾。治篋宮。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盡若用吾強壯。少延母旦夕活乎。卽以母屬兩弟。自備回鶻人。乃告母曰。兒當備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旣回鶻人。得轉賣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衆。禁人毋得轉掠。饑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經過。道遇一女子。鴉鬢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倘挾我得同歸乎。於是日操瓢道乞。夜泊茆葦中。雖顛沛流落。親黏日久。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莊乎。因及女子上堂見父母。皆涕泣。起想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卽引生更衣。具酒炙樂。飲酒半。執醜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聲暴淮楚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存亡。歲丁薦饑。

鄉閭必離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尙薄有園田。給餽粥。吾女實君箕箒妾也。苟必無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爲利哉。吾雖賤不讀書。且義不敢取。况吾母固衰老。度尙可活。萬一母死。兩弟尙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違死吾母也。吾又何忍卽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載。兩弟亦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節婦給粟養子】宋制。凡節婦死者。給粟養其子。此制甚妙。今之有司可做行之。

【二沈妻】

吳人沈思道。妻孫氏。沈樹田。妻宣氏。兩家居近有交。沈孫夫婦相愛。樹田暴戾無人理。宣歸見喪過河下。見宣以死相要。同日自縊。宣有救者復甦。而孫竟死。後三年。宣父母謀嫁之。宣覺亦縊死。嗟呼。孫死宜矣。樹田何面目見其妻乎。然樹田病時。宣進藥。翻之曰。若毒我。則死爲厲鬼。罵婦又未可知。要之鬼必靈於人也。

【媵奴死節】

真奴。黃巖縣人。媵鍾氏。嫁於苻松。僅十三日。松死。松遺腹子也。母解氏尙存。鍾有異志。奴竊知之。告於松之從父諷之。鍾怒不省。因泣告於解氏曰。安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他日見安人。與安人之子於地下而已。言訖。血淚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咸驚歎。泣下。衆議葬之。以從其夫。鍾不顧。竟焚其尸以去。同時邑中有阿菊者。從陳氏嫁於郭崇文。生一子。而郭死。陳改嫁。菊夜竊其子歸於郭。謝方石爲立傳。

【節婦湧江】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萬歷十三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沉之日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

【母喪不嫁】

節女都從夫家上起見。惟元時。容城縣王氏女。以母喪。感念不嫁終身。獲旌命。此外更有真學清淨而不嫁者。又一種閒氣也。

【大饑甘餓】

芮城李氏。二女。成化甲辰歲大饑。父卒乏食。二女年已笄。箱中猶有妝具。人勸其出鬻。二女慚不肯出。伏於箱餓死。

【伏毒食醋】

康對山先生。子真。先娶王漾波女。生一子。並死。繼妻楊氏。未幾真亦死。楊服砒霜。以醋湯三碗下之。蓋食醋。則藥不可解也。毒發。容貌安舒。略無倉卒。奇奇。真有才志。又得良婦死節。天之待

康先生不薄矣。

【守節自信】

安吉州節婦都氏。歸於陳。孀居。矢志無他。庭下故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使容。寒之宜。都曰。井地道也。何與人客不便。執與同室。婦女河汲不便乎。門爲鄰樹所蔽。術者曰伐之。則貴氣弗闕。斯利舉子。都曰。吾聞窮遠在天。力學在人。顛尤之鄰。木耶。此明於理者。子良讓登第。官參政。所稱棟塘先生者也。都旌表。贈安人。子孫繁盛。且優文學。天之報之。正未有艾也。

【節婦膽識】

近地吳節婦。沈之。適之妻。沈以溺死。嗣子汶。家政甚整。業日拓。汶有俊才。早貢爲博士。有郎廷璿者。貸金十。鬻妻以償。吳聞。亟還金贖之。盜入室。吳厲聲曰。我沈門老節婦。刀不去手。犯卽自刺。盜駭愕散去。其膽識嶽嶽。真女中奇男子也。

【求兒不得】

章丘逮經生之妻于氏。守節不出門。門內草生。如無人之境。嘗三日不舉火。鄰人餽之米鹽。卻不受。鄰人報縣。餽粟一石。方得活。嘉靖間。長清知縣武金過縣。武故遺腹子。聞而謁之。求一見。終不可得。曰。婦居以來。終不見男子。官非男子乎。武拜門外。歎息而去。節婦卓矣。若鄰人與武。亦可謂知義者哉。

【芝竹】

于士崐山人。能讀書。婦陸氏。方娶後。其墓園枯竹更青。凡三年。二生芝草。皆雙莖。比四年。芝不生。士病死。婦從死。以烈婦稱。此嘉靖初年事。瑞芝之生。恆於壽考富貴康寧。而於烈婦見之。此可觀天道矣。

【三屍繞門】

成化間海康吳金童攜其妻莊氏及一女避賊於新會寓劉銘家備以自給莊有姿色銘屢誘之不從謀之鄉人梁狗同其夫漁於海推下水死越三日莊氏尋之海濱得屍手足皆縛乃夫也歸家攜女赴水抱夫屍而沒時年二十有二翌日三屍隨流遠銘之門去而復還鄉人驚訝感傷共殯祭之然未知銘之殺也久之事漸露猶畏銘強諱未敢發士夫各為詩歌聞於官得實磔殺之審錄員外郎奏聞旌表其處立祠。

【雙烈】

曹桐丘鏗長子禮生而癩不諳男女事故聘錢皓女未敢娶以情辭錢錢不聽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嘗之終不諳復申之錢解盟別聘女私聞自經死未幾藉死沈氏亦守終身桐丘公為立後至萬歷三十五年疏聞並旌。

桐丘公之祖原吳之自出育於曹故一姓曹祖歿葬吳墓余高祖民畏公吳甥也貧甚歿亦葬吳墓吳訟之官親友和息歸償數金而止蓋先民之忠厚乃爾其地辛丙巽三水俱會桐丘公先發庶吉士主事僉事歸年九十餘卒善繪畫有清名長子癩癩病錢沈雙烈華其後余家遲發余亦庶吉士檢討司業祭酒長子縉病亦如之媳沈氏儻郎惺予公之女歸十年而縉歿沈猶處子也賢孝能自立異日必繼前烈但余拙宦不媿吳吳分嗣子田九百畝余僅得十一而嗣子尚有待又自念多病恐旦夕霜露且文翰無一長何況繪事其負媿多矣。

【愍貞哀感】

萬歷己酉夏五月夜半延建水大出漂尸蔽江人從臥榻中流出盡無衣一女尸年可十五六一手掩目一手掩陰若不欲人見者余友董考功應舉瘞而諡曰愍貞愍言災貞言操也。

哀感孺人楊氏祈玉妻鄞人夫死守節玉好鯉魚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人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為哀感孺人。

【丐婦投橋】

正德五年崇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色麗甚蓋荒年夫負母與妻行丐而至者觀者甚衆婦

之候姑與夫乞市土。躍入水死。不知何里人及姓氏也。哀哉。

【義門】

會稽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義門。自齊梁以來。七百餘年無異爨。宋大中祥符四年。奏旌其門閭。是時裘氏義居已十有九世。闔門三百口。其族長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矣。猶如故。此亦非良法。人多不能無生得失也。鄉人謂嘗有餽瓜者。族長集小兒十三歲以下者百餘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遜。以長幼持去。其習爲廉遜如此。於時猶其一廳。顏宏壯。有孫威敏。公題字存焉。其後族老季光。以所藏。昔留題詩刻石。傳悖作序。至元末始毀於兵。而族亦且漸陵替。非其舊矣。

周德威。後唐名將也。其五世孫愉。避亂自河南徙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詔者。十世同居。凡四百餘人。趙抃帥越聞於朝。旌門免徭役。

陸慶年間。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塢等。一門合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鷄。二世仇朴。三世仇勳。四世仇堦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諱崇者。承其後。尤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難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歿。崇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爲福寧地主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視崇。發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紊。武歎美而去。

【義友】

陳東已死。棄其死。其友李猷。偶尋婦翁。詣行在所。知狀。哭且訴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葬而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啓我心。越一日得屍。又一日得其元。如生。合

【義姻】

宋張泊。典相州。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泊詰其故。曰。某之姻某。貧困。常納息。

於某家。少負必被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爲姻家報讎。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讎已報。願就公法。泊曰。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旣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卽其鄰。若不獲盜。彼豈得安。曰。汝不卽死。何就縲紲。曰。我若滅口。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泊曰。吾將聞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爲幸。泊嗟歎久之。卒按法誅。河朔間無不傳其事者。

【義

僕

我朝有義僕阿寄。李溫陵發揮。謂在我輩之上。近閱諸史。記楊忠一則。似又在阿寄之上。蓋阿寄只勤勞知禮。而忠奮力挽幼主於流宕之後。卽犯死亦不顧。尤爲奇特。阿寄傳見田汝成集中。

楊忠。宋時人。諸史未沈。俶撰所記。似皆實事。而名曰諧。豈真諧耶。抑別有所寄也。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避。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嚙之曰。幸第走。養能捍之。卽扼橋格賊。白刃如林。倭以孤挺出入死鬪。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旣免。思養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

王環者。曾石塘銑之僕也。方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爲百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河套之役。最爲無謂。今無河套。而中國金甌無缺也。彼時唐荆川屢有書。而曾不聽耳。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溝中瘠乎。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曾旣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環能善。給事陸錦衣。陸遇之厚。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終。

孫明。丁尚書汝燮之僕也。尚書坐虜闖入誅。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

脫其籍得歸。問關數千里。盡負兒。且行且泣。乞寧己不食。不令兒餒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臥起也。問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爲族成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子然一奴也。兒名繼志。得爲邑庠生。明以老壽終。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密謀。禮心憂之。常於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爲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爲主所禮敬。無踰先生也。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爲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爲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跳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養正葬。歲輒上家。哭而祀之。

真州袁山人服鱗。有僕名志。失其姓。山人好飲酒。性跼蹙。慕爲方外遊。及諸祕戲幻術。年二十餘。妻死。遂終身不娶。遊行郡國。輒以志從。歲丁酉之夏。山人逃。暑金山。與所親紀生者。飲而醉。夜且闌矣。二人各踞石。臨江如廁。山人恍惚間。若有鬼物。挽之入水。紀生見。急呼志。汝主溺矣。志倉皇奔水濱。審其已溺。遽自投下。紀生急呼其僕善水者。助之拯。其僕胡慮曰。入則俱斃耳。胡拯爲。僅囊裳水際。垂手左右。援之不及也。志旣入江。挾得其主。盡力持之。不舍。沉而復浮者數四。自分必死。適爲旋湍所激。迴至崖側。與紀僕手相值。紀僕援得之。大呼主來救。於是四人者。猿臂而出。出則山人死矣。志哭之慟。謀經紀其喪。寺僧聞變。皆來集。無何。山人蹶然而起。都忘如醉夢中。禮亦無苦。時五月十三日也。翌日。二人平復如常。衆俱歎異之。工部郎謝在杭。在真州。故與山人善。親得其詳。作傳。

【書僕書備】

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某書某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卽檢出待用。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常熟陳抱冲禹謨。爲助教。其書滿家。亦有一僕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助。卽僕隸天

亦饒之。

荆川先生有書儲胡質。作胡質棺記。書儲胡質。龍游人。父兄故書買。質少。乏資。不能買。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爲以付質。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浩且碎。非特他書儲。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質於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於書。亦不能及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質所爲。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質則余事無與成。然質非余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也哉。質平生無他嗜。而獨好酒。儲書所得。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儲書家。不問儲錢。必問酒能厭否。質無妻與子。儲書數十年。居身無一瓏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顯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余年近五十。亢亢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爲披閱點竄。若讎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質雖尙以儲書糊口。諸工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然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質之相與。始終可以完然而一笑者也。余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寺休。質無妻與子。無一錢之畜。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余之勤。因以不沒。而質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質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質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爲讎。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質之諱諱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僕惜字紙〕

馮南江恩。有僕馮勤。其父傭者也。素多病。日者謂其短造。甚憂之。問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爲傭。不能積德。惟勤灑掃。惜字紙。乃可延耳。傭乃市箕帚。徧歷所居村巷。凡有穢惡。悉爲掃

除見一字。則取置于筒。至暮焚之。歲以爲常。壽至九十七。無疾而終。

【父子】古謂父子不同舟。蓋思風濤一旦併命絕嗣也。與老子壓石磨縛大繩觀井同。

續博物志。以鯀爲顓帝之子。

夷狄禽獸。知母不知父。都邑之士。知尊禰。大夫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

呂向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爲流涕。玄宗聞。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娛擇其心。

程大中先生自撰墓誌。子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次明道。又次伊川。兩先生次韓奴。轎奴。皆夭。女二。席延年。李正臣其培。

【父子與慶成宴】

嘉靖四年郊祀慶成宴。大學士楊廷和子慎。左司馬姚鏐子諫。皆爲修撰。大司馬金獻民子臬。爲檢討。皆父子與宴。爲盛事。三公官高有名。而皆有子。其子爵位清華。而皆不甚顯。可見隆澗極盛者。亦造化所忌。與而不必盡與也。况下此者乎。

【三及第子】

父爲顯官。而子賜及第者。程襄毅信子敏政。謝文正遷子丕。皆至侍郎。白恭敏圭子鉞。至尙書。當時慶成宴亦必並與。特非同時耳。至子爲顯官。而班於父之上者。往往有之。子居津要。而父爲卑官末秩。忘在得之戒者。尤不可勝數也。

【兩翰林父】

翰林父爲官者甚多。乃余年友。吳曙谷閣學父一龍。歲選知高郵州。方嚴有品格。林兼宇宗伯父煊。章鄉進士官參議。溫裕有才情。庚子外察。閣學方爲編修。以使事抵州署。長跪促歸。閣學子有舉鄉書者。宗伯子銘鼎。會魁。萊州太守。

【同居異室】

呂文穆公母以口舌相戾。遂異處。交誓不復嫁娶。呂既貴。泣請同居。然終異室而處。

【學士少年牧豕】

曾學士傑。少不得於父。父督之貨豕。豕突蹇其足。又息不豐。遂之。學士卽牧。手書策不棄。遂擢大魁。事父至孝。

【賢母】

陸天全完爲冢宰。母夫人葉氏。貽書物以禁太盛爲戒。陸敗藉沒。葉亦逮詔獄。神色怡然。後出獄。死於長安官舍。人咸智而傷之。葉之幼也。庭有積水。一兒溺焉。女伴曳之。愈沉。葉奪而縱之。

兒遂起。識者謂有司馬公之風。

馮南江父子忠孝。人人知之。然當被逮考諒時。訛言洶洶。欲藉其家。家人奔潰。其母吳氏挈孫行。可入京。泣血爲疏。奏曰。兒愆無狀。萬有餘罪。但妾臨年。不忍見之刑。願身贖孤。以延嗣息。事雖不報。而行可卒申其說。未減戍雷。猶得補考績。封吳太孺人。世膺英明。寧可溷請。蓋亦深鑑慈德而贖以旌之矣。御史歸。遂葺慈訓堂以居。今御史父子有祠。而於太孺人竟何如也。

我郡守公祁。號東陽。東昌夏津人。余年十二。以童子試。望見之。自督豐下。嶽嶽有神。清操振絕。公生一二歲。孤母蕭。年二十二。撫之貧甚。一夜風雨大至。抱兒起坐。壁壞壓焉。鄰婦舉火照之。頰檻投礮。室中之物皆齧粉。母子被髮裂裳。體膚皆無恙。遂持長齋以報神。後公爲山西參政。歿。蕭尙在。教二孫時中。用中有才名。母其家。粟飲量甚。洪過吾里。董宗伯宅。巨觥猶未洽。睨海斗。可容三觔。侍者持以前。戲曰。此泰大。不能任。宗伯卽三壽。平飲自如。將畢。又曰。不可再。凡三進。乃怡。就坐。嚔飲而別。然公顏色不變。若未嘗飲者。遷官抵蘇州。一面槩。乃衙中物。母夫人見之。驚令役持還。

李及泉。顯母夫人張氏。有賢行。懷妊時。流賊入境。往山穴避之。適其兄遇於塗。曰。彼穴人衆。不可居。余家近地可避。遂從之去。甫入而寇至。寇退。往視前一穴。則石崩。百十人皆齧粉矣。及泉守我湖。有名。余出其門。後官右都御史。

治河。開命不憚。到官卽歿。蓋有先兆也。

少宗伯張玉陽。名一桂。旣卒。母太安人劉氏。治家。斬斬有法。裕於宗伯存時。諸孫皆成立爲諸生。年九十一卒。

【嚴 母】

韓蓮峯名紹宗。爲憲副。母張氏。嚴甚。蓮峯爲刑部郎中。配閻氏。亦兩封至宜人矣。張氏命閻與

令代。無則不喫水耶。蓮峯笑曰。媳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婢子薄弱。且有姪。是以代之。張怒乃解。張生蓮峯數月而孤。後上其事。旌之。卽韓苑洛之祖母也。

【賢 繼 母】

平湖沈晴峯。修撰。生三歲。母俞卒。鞠於後母張。甚有恩意。忘其爲俞母出也。少善病。忽劇。夢一婦攜之去。曰。若真吾子。有髻翁奪之歸。乃甦。以質大母。其言被服容止。則俞母也。於是始知所

出。而張母撫之益厚。公薦鄉書。俞母復見夢。爲史官。事張母甚孝。張母至欲全。以產付公。令舉父喪。及己身後事。而後分所生子。相守二十餘年。乃卒。蓋繼母之極賢。而俞母得安地下。修撰得報父。若前後母亦世最難得者。修撰有文學。以科場事見糾。調外。不復出。有資園集。爲時所稱。

【三 柄 臣 母】

柄臣之母。其因子享榮華。不必言矣。然先歿而猶蒙子之休者。在昔爲宇文護母閻氏。賈似道

母胡氏。後歿有而蒙子之辱者。在今爲張江陵母趙氏。其餘大臣非無存者。然氣節豈敢埒三臣之盛。宇文之母。先陷於齊。贖歸。賈之母。先爲婢。有娠寄於其寮。故不得與張母比。要之天下大福。無得全者。又可見天道矣。

【錢 袁 二 母】

錢鉞。杭州府昌化縣人。以都御史。更撫山東河南貴州三省。繼娶曹氏。鉞以正德二年卒。前在

貴州。裁抑中人。恨甚。言於劉瑾曰。錢鉞顯宦。積貲鉅萬。瑾信之。搆河南祿糧事。藉其家。無所得。毀屋及墓。勒民倍直。闔境騷然。執曹氏以下凡五十六人。以北。嚴寒困頓。幾死。械繫久。獄不可成。諸大臣爭之。司寇

山陰王鑑坐免官。竟分戍固原莊浪肅州三處。曹過涿州。病痢劇甚。諸子倉皇號泣。治後事。忽遇異人。授真人養丸。一服即愈。再渝年爲正德庚午。會赦得釋。家人亡者過半。行抵關。瑾誅。詔罪狀瑾。以都御史錢鉞受害爲言。於是還其封誥。及故籍物。任子應福。亦錄用爲福州推官。孝養備至。至嘉靖十五年。年卒九十一。子六人。一婦人更盛衰之際。中遭奇禍。卒以免。晚更榮華。壽考。吁亦奇矣。必有大過人者矣。

袁文榮以會元及第。受世宗眷遇。拜相。可謂盛矣。然素性跌宕。未幾。以病乞歸。道卒。無子。時爲嘉靖甲子。其夫人管氏。攜嗣子扶柩歸。獨持家。秉加慙。嗣子夭。復再立。事其伯。及撫弟姪。有恩。事繼姑張甚恭。張沒。臨葬。病不能送。柩重不可舉。管輿疾至。乃舉。又賑貧餉饑。所行義事甚多。萬歷丁酉卒。年七十九。去文榮歿。凡三十四年。然則文榮乃袁氏一枝奇卉。而夫人則袁之根幹也。人生在自立。何必分男女哉。

【兄弟】

張九齡之弟九章。九皋。性孝友。嘗泛海。兄弟異舟。風濤大作。中夜漂泊。自分俱沒。詰旦並在津亭。餘舟鮮有存者。皋至。御史中丞南康郡開國公。章經略節度使。諸子俱顯貴。魏公浚亦其後

云。

安福彭文憲公。時以少保贈太師。超六資。同時三從弟文思公華。以少宰乞歸。不允。特陞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又乞歸。乃允。先朝之優禮儒臣。乃爾。彭氏一門得二盛矣。盛矣。文思父貫。僉事。弟禮。左副都御史。文思入館。時文憲正司教習。

文思過邑城。座客有持敗篋故券。證以爭產。不已。公以齒坐獨下。獨抗聲曰。若券果出革除年庚辰。當以建文三年書。今稱洪武三十三年。贖可知矣。一座皆服。

宋南渡時。屠姓兄弟二人。自陳留隨行。一居鄞。一居嘉禾。代豪富。國初籍沒。有一公者。贅楊氏得免。未幾楊亦被籍。復以異性免。數傳爲康僖公。同時居鄞爲康惠公。子孫皆有冠冕。今乍浦教場。廣袤約三里。相傳爲屠舊居。

康傳公長子應頃。辛未進士。歷參政。踴厲慷慨。甚有時譽。後家居。過自貶約。多靳恤。佳客過從。不設飲食。雖子孫亦瑣瑣不忍予。與居官時若兩人。或諫之曰。吾惡夫擁貲而身安逸。樂厚自奉。養以餘瀝。媚人者。

【劉李有兄】

劉忠愍公球。既沒。權貴人猶啣之不置。將採危語傾其家。公之伯兄理。號益軒。奮曰。是不可少待也。即日戒行李。詣闕白其情。且踵權貴門。直以事告。其人亦慚而止。後其子與忠愍子。皆至

大官。

李崐峒先生之兄曰孟和。字子育。號北野。爲儒不成。能殖財。第宅田園。壯麗膏沃。崐峒觸瑾下獄。事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出貲。往來賓客。遊說萬端。卒脫於死。公好氣慷慨。性友愛。喜施。蓋奇人也。年七十五卒。子女各四。口口丙子舉人。九孫。用恆用謙。用觀。皆有文名。

【忤兄請罪】

方獻夫之父遂。全州舉正。遺腹生獻夫。後以大禮拜相。五十卽致仕。嘗笞其家奴。忤兄茂夫意。至置酒長跪請罪。

【敬兄之怒】

嚴鳳號溪亭。歸安人。以御史歸家。族兄某老而貧。迎養。凡宴客必令兄遞盞。自執箸以從。日進箸稍遲。兄反顧怒批其類。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臥。而後出。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飽否。臥安否。每誠家人曰。事有誤。我容得。大爹容不得。扶汝矣。以壽終。慟哭葬之。盡禮。

【兄弟賢貴】

蘇松二府。同時兄弟並貴且賢者。太倉王閣學文肅公。弟太常少卿和石。名鼎爵。王鳳洲尙書弟南太常少卿麟洲。名世懋。雲間陸尙書文簡公。弟僉都御史阜南名樹德。稱一時盛事。更有異者。兄皆極貴。弟皆京堂四品。又皆先卒。而三家子姓登第者。二王各一人。皆長公出。陸二人。兄弟分出。三家三代共十人。兩解元。兩會元。兩會魁。兩榜眼。尤奇之奇。

【起家工部】

蘇州皇甫氏兄弟。字子安。濂。字子約。沆。字子循。皆起家工部。止於部郎僉事。其父錄。亦以工

部改禮部。官太守。我湖竹墩沈氏兄弟。子木。字汝楠。子來。字汝修。做煇字仲亨。做煇字叔永。亦皆工部。子木官至右都。做煇見南京兵部侍郎。與做煇皆右都之子。兩家初任。授官相同。進士同。而沈氏官最顯且賢。堪與家傳其所居地。前後宛如工字。地之能印人如此。理或有之。

【三 仲】

席書號元山。正德庚戌進士。由戶部主事。方伯中丞。以議禮。至大學士少保。諡文襄。季弟春。丁丑進士。號廬山。庶吉士御史。以兄貴。改檢討。進少宗伯。季弟家號梅山。甲戌進士。給事。貶死。贈光祿少卿。蜀中以三席比三蘇。文襄幼時。夢涪江漲落。見沙礫之碑。其文曰。三仲連芳。果應其兆。近年蜀中有三黃。則予同年。黃慎軒輝。官少詹事。弟緝軒熾。官按察使。弟燁舉人。楚中有三袁。則丙戌會元袁玉蟠宗道。官左庶子。弟季修宏道。官吏部主事。弟小修中道。丙辰進士。皆奇才也。

【兄弟年遠甲科】

同胞兄弟登甲科者最多。然其年皆不甚遠。惟廬陵習先生孔教。嘉靖戊午解元。隆慶戊辰進士。官禮部侍郎。卒且三十餘年。而其弟孔化以萬曆戊午舉鄉試。去其兄剛一甲子。明年進士。其父亮封編修。兄弟相去若隔異代。雖曰幼子。然其父之高壽亦可知已。

【兄給得歸】

上海人劉銑。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既代而銑歸。給其父母云。已得赦歸。鈍以客死。鈍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為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為鬼。母注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銑聞逸去。鈍生二子。玉璵。璵進士。建寧太守。玉子竟。汀州通判。竟子兆。元懷慶推官。

【義 姊】

陸浚明以直諫謫遠惡地。妻沒。二子幼。時令嚴。當速往。其姊嫁口氏。舍其家以來。為育之。至長。浚明自永新令謝事。姊乃歸。吳人義之。以比魯之義姑。姊遂以稱之。浚明事如母終身。上源驛之變。以李克用雄武。即宜發兵。剪朱全忠矣。然竟以劉氏言而止。蓋左右勇士多死於

【婦人知兵】

難。其氣已竭。且孤軍無後繼。勢不可輕用。欲而不能。非能而不欲。劉氏亦姑托辭。真女丈夫也。太原被圍。克用欲走。劉氏諫止。亦與此同。自來婦人知兵。無若劉氏。

【女將】

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廞吳中作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及孫恩亂。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毫之譙人也。時方征遼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慨然代。行服甲冑。縫紉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尙書不受。懇奏省視。及還。譙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之見也。遂以事聞於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撓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諡孝烈。土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云。

【婦女有鬚】

李光弼之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鬚數十。長五寸。爲婦人奇貴徵。（光弼姓李而母亦姓李者。蓋父原契丹賜姓故也。）

閩林文恪母黃太夫人。亦有鬚寸許。黃有奇術。立柱下卜吉凶。其術莫知所自來。立柱以時。日向日月。跌坐。徐伸兩手加額。默視。引右肘於鼻端。凝視久之。漸見小如一髮。吉大則凶。卒之年。謂諸子曰。今年不佳。吾立柱幾如股矣。果卒。年八十一。

弘治六年五月丙寅朔。湖廣應山縣民張本華之妻崔氏。生鬚長三寸。

【賢夫人】

胡端敏之夫人李氏。不妬。亦不自識其貴。有問汝夫歷幾官。今何品列。應曰。丈夫自知之。婦人焉用識此。以壽考終。

【喬劉二妾】

喬白巖。太宰。卒。妾二人縊死。劉白川。尚書。有二妾。亦如之。兩公其以情感耶。抑選得貞烈人而後娶。故若此耶。亦奇。

【長爪妾】

翠娥。秀媚家女也。以處子適松江管軍副萬戶薛徹。都爲小妻。都卒。謹護其爪。不肯嫁。卒完其志。年踰八十。爪長尺餘。卒。

【瘖妾】

嚴激。字道微。文靖公之仲子也。年三十無子。納妾二人。皆陋。一日過姻家。見侍女年且及笄。而未蓄髮。詢其故。主人以素瘖。卽蓄髮。敦收之。激惻然。謂第使蓄髮。吾將以爲妾。其人以爲戲。未信。復爲申約。卒娶之。文靖聞之。喜曰。兒合天道。必有後。後三妾皆生子。素持白衣陀羅尼。且堅守不殺戒。凡舉子多重胞之徵。人皆異之。安小范又云。三妾一瘖一聾。

【姊妹繼娶】

古人娶妻。多以姊妹爲媵。唐宋甚稀。或先娶死。而續其妹者。入口國朝益稀。惟濮陽李伯承先芳元配盛卒。繼任氏。卽以妹助簪焉。號曰仲任。季任。仲任卒。繼許氏。又卒。乃以季任爲內主。伯承豪宕。爲尚寶少卿。能詩文。無子。年八十四卒。

【妬后化龍】

梁武帝那后。以妬忌。化蟒入夢。帝爲懺禮。得復爲好女子來謝。釋家及小說往往見之。今梁皇懺是也。而南史謂其化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湧。於露井上。舊殿衣服委積。常置鹿盧金瓶。灌百味祀之。故帝終不立后。其說小異。或先爲怪。如史所稱。而後得度。未可知也。妬婦化爲異類。理或有之。謂蟒爲龍。殆史氏文飾之詞。

【妬婦】

鄒觀光。字孚如。楚人。有才名。爲南京光祿少卿。余起家南司業。自幸得一見請益。比至問之。則送客江東門。暴沒輿中。甚駭之。一日劉司成座中譚及。吭慨且曰。鄒精神甚旺。而阨於妬婦。嘗日相遇塗中。拉歸寓所。從容談笑甚適。呼進午飯。其妻內捶一婢。聲徹客座。鄒已失色。劉逡巡辭歸。鄒又固留。極

久不止。聲愈厲。其婢氣垂盡。劉跼躄告辭。鄭面如土。竟出門而去。未數日變聞。蓋妬婦之爲害如此。亦可憐也。

正德八年。刑部主事陳良翰妻程氏。杖殺女婢。解屍置木櫃中。他日復縛一婢。欲刃其胸。婢脫走得免。東廠廉得其事。并良翰俱下錦衣衛獄。拷訊得實。都察院覆議。程氏窮兇極慘。比擬故殺律斬。良翰縱妻爲惡。謫戍邊衛。

俗語謂法馬爲乏子。乏者法字之訛也。謂兌架爲天平。由來尙矣。吳中有天平山。山石林立。皆劍拔。甚銳而勻。真奇觀也。學憲范長白得之。曲折築園。奇巧。夫妻時遊其間。妻徐氏能詩而妬。范遂無子。情甚篤。蘇州人爲之語曰。范長白夫妻上天平。乏子。聞者大笑。長白名允臨。能文章。精書法。名與董思白相亞。年尙壯。聞已得子。可塞蘇州人之口。

【熱衣】

葉朝寵。貌魁偉。能讀書。福清人。初娶魏。再娶林。林悍甚。與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山。林復與妯娌。日閱爭寵。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語其所善。吾夜夢一緋衣神人。持炬火燒我。我避之不能。覺而體猶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爨下炊。火飛出。焚其衣。衣帶結不可解。倉皇以水沃之。愈沃愈揚。遍體糜爛。生蛆臭穢難近。竟死。

【妻妾投繯】

錢首曾。號瞿軒。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爲兵部郎中。遇妻妾嚴。舍中風烈。所掛蒲織。稍觸。皆惶懼投繯死。事聞世廟。下法司。廉其事。無他。且在署。得不坐。後娶一室。不受繩束。或罵詈。卽反脣。托郊行。約友人篡取之去。

【妾禍】

吳中張獻翼。奪軍人蔣貴妻王二爲妾。嬖之。張夜寢。五鼓就寢。蔣操刀伏山石中。先殺張及王。并門客七人。手提燈自廁逃。遇一婦人。不見也。婦人愕立如墮溺。其身去。次日就擒。投河而死。張爲人多怪。攜臥具。宿府縣獄中。各二夕。自爲犯人。使奴持大杖痛笞之。三下不見血者。反與杖。今有人自作罪囚。向城隍座下者。與此正同。自稱朝奉。人稱亦如之。方喜。

【家庭之累】

君子每處家庭不幸事。真可憐。瞿洞觀有道人。娶徐司空鳳竹之女。悍甚。忤其姑李夫人。至憤死。洞觀遂居別室。司斧訟於官。十餘年。洞觀卒。不屈。上書以死自誓。且許再嫁。乃得免。罷時。殿中翰治亦有此苦。欲離異。文靖公以婦翁相與厚。命姑忍。公沒後。乃行其志。中翰以貴公子能文章。被服儒素。外處休豐。而中多邑鬱。以此。近日士大夫有爲子所累者尤多。真是不可解之業窳。余婦甚拙。不我擾。二子不甚學問。性餘因循。此一節猶有可慮。偶感書此。自幸。且屬二子。毋荼毒老人爲也。

人有有志爲善。而兄父不見亮。反挾子弟之橫行者。如雲間張狀元瀛海。諱以誠。刻意自立。父兄不佳。里中有來訴者。稍進正言。便受荼毒。無如之何。後凡來訴者。告云。汝只去誚張狀元死。如死了。父兄無可恃。汝輩庶得免累。果萬歷乙卯暴歿。去登上第僅十五年。真可憐。真可憐。乃若子弟奴僕爲政。而表輩不能禁。則已必有過焉。奴僕猶可言。子弟之窮兇極惡者。聖賢豪傑亦不能化也。而况我輩乎。

【善衆姪仇】

宋王之望之父。縉。襄州穀城縣人。家饒。好行善。其姪任氣好酒。與無賴爲仇。時相鬪。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房。陵衆皆爭。謂一去必不來。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賭博。數日盡。遂遁去。爭者咎之。綱曰。吾非不知。此人得錢而改。化爲良善。益莫大焉。今其逃。與吾姪無賴酒之豐。是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也。靖康之亂。漢被禍尤酷。獨王氏僅存。之望貴顯。則積善之報也。

【子孫】

齊神武子姪。多夷滅。獨清河王岳。謙約畏慎。故其孫士康。以文行昌顯。梁武子孫。亦多夷滅。惟昭明太子孝友下士。故其子岳陽王譽。立國江陵。傳數世。其後名德相聞。與唐終始。蕭瑀蕭悅等。俱貴盛。八葉宰相。孰謂無天道乎。

謝玄立功於晉。盛矣。而子免。不慧。殷景仁輔宋文帝爲宗臣。卓矣。而子道矜。亦不慧。免子靈運。有俊才。至不保身。道矜之後。更無聞者。

桓玄雖滅。其子誕字天生。年數歲。流竄太陽蠻中。多智謀。爲羣蠻所宗。屬於魏爲大都督。襄陽公卒。諡曰剛。子暉襲爵。卒。弟叔興襲立。功傳者數世。

桓沖盡忠王室。史傳亦稱之。卽劉裕起義。亦全一孫示報。乃沖存時。朝議用謝輅。爲江州刺史。沖怒。奏輅文武無堪。遂自領州事。吁。橫亦甚矣。蓋將門之習。卽忠順亦不能盡革也。桓彝儒者以忠死。而諸子皆以武顯。卒至滅門。可惜可惜。

王猛子永。起義佐苻丕不死。永弟休。休子憲。仕魏爲并州刺史北海公。卒年八十九。世世顯重。太原王氏。本田齊之後。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

王安石。生性執拗。已自不幸。又生出兒子不才。放潑短命。受了多少謗議。多少悲哀。范文正之子。最多最賢。西夏用兵。卽有一病。兒子得其力不小。宋璵四子皆不肖。韓休五子皆賢。幼況亦至宰相。天之待人。其亦偏有輕重耶。安石子零。爲待制。卒。有興化尉胡滋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中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尋產子。安石聞之。回京師至金陵。跡與夫人常坐於船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胡尉之船乎。旣而得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泣涕。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年餘。欲得此兒。其母不可。乃遣之。

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凡事先與謀。然後行。及拜相。優人戲曰。右丞今日大拜。皆是夫人裙帶。蔡嘻而不言。後卒以敗名。荆公生子女皆聰俊。其敗類流禍。乃爾。真間氣之鍾也。

宋學士之禍。孫慎。字子畏。以洪武十三年庚申歲。十二月二十八日死。年二十七。次子璵。字仲珩。以是年十二月八日死。年三十七。一子璵之子懌。從祖父子性以喪歸。長子璵。字仲珪。與懌同學士。赴貶所。學士次年五月。歿於夔。璵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於茂州。安遠驛傍之蓬簇。惟懌以孤童治喪。三子慎先死。愷恂繼之。幼子懷。以

卒之年始生。嗟哉。學士事聖主而不克終。三世顛沛流離至此。亦可憐矣。

毛東塘長子。口號白山。長厚質直。中懷涇渭。多識典故。善別人物。子世卿。舉鄉試。不少見喜色。終太保之世。無盛之咎。睚眦之隙。皆其力也。太保頗疵其短智。羅念菴在座。解曰。公胡責細行而忘大節。太保驚問狀。曰。禮不云滿乎。不敢失色。失言於人。而使人曰。幸哉。有子此孝子之大節也。太保竦然爲起謝。

劉莊襄公。家孫守蒙。深理學。當陸文資。讓其叔溧。又軍功陸錦衣千戶。讓其弟守孚。試在高等。當既。讓族叔蒞。人曰。泰伯三讓。孔子稱爲至德。守蒙似之。

大學士劉瑯之子。銳。陸尙寶卿。兼翰林博士。歷官四十年。進階三品。加一品服。致仕。歲給夫四名。俸米六石。此真奇事。銳八歲受蔭。召至文華殿。拜起如成人。門限高。楊遂庵提攜過之。終太常。著述甚富。

【多子】

慶成王鍾鑑。竊榮惠。晉恭王之曾孫也。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撫楊澄等。奏王子女至九十四人。恐其中有收養異姓之弊。且爲子慎國將軍奇濊等。增年。冒支祿米。乞下禮部議處。並乞限各郡王以下。妾媵之數。禮部查勘覆奏。謂王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宮人室女所生。別無違礙。其冒支祿米。法宜追徵還官。得旨。王子女既無違礙。其支勿論。冒支祿米不必追徵。准作以後年分該支之數。法司原奏。有不許濫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會。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數。再會官定議。以聞。禮部復會議覆奏。謂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過四人。各將軍不得過三人。中尉不得過二人。從之。著爲令。王後生子至百人。俱成長。又皆隆準。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慎國將軍。今本府數至二千餘人。他府有止二三十人者。

漢張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瑛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玠子三十六人。皆玄宗之孫。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張耆四十二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馮盎三十人。宋初李億哲（一曰後周人）真州人。任本州刺史。生男女六十九人。緣江十餘里。第宅相連。億哲鳴笛道從。往

來其間。子孫來見者。披簿以審。

宗室謀璋。所緝異林。中有多男一款。備矣。尙有未盡者。故摘出如左。猶之乎千一也。其三十人以下。皆不書。

【無子】

三代以後帝王無子者。在末季如漢之平哀。宋之光理。不必言。莫賢於宋仁宗。而無子。尤莫賢於我孝宗。雖有武宗。猶之乎無也。當是大菩薩轉世。不以此爲有無重輕。至大臣賢而無子者。多不具述。以余目所經見。李九我開學。爲南吏部侍郎。年逾五十。尙未有子。改亭。起南大理丞。切切勸納妾。其夫人立屏後。聽之甚溫。改亭知狀。再三至大言。喚一老嫗出見我。我自自說。既出。語之曰。說與奶奶知道。你老爺會元及第。官至少宰。無後。它日官生。卻被姪兒受用。你老爺精神尙旺。急急納寵。必定生子。既生子。於奶奶只隔一胎。卻是老爺親骨血。撫養成。人就是奶奶親生一般。日後祭享。大家並坐入口。若是姪兒。先與老爺也隔一重。何況奶奶。其言切至。老嫗聞之。亦下淚。夫人悟。納妾生二子。後孫月峯尙書。以寒賚至。改亭亦依此法言之。孫不應。後漸厭。拒不復見。改亭固求見。則自後門潛出。避之。蓋孫方續娶。應接不暇。其自言曰。釋迦不以羅候傳。仲尼不以伯魚顯。終不立嗣。

【乞養子】

此類甚多。以余所見。隆慶戊辰進士。司汝霖。本張姓。汶上縣開河里人。生而明秀。方數歲。失母。二登第。歷文選郎中。太常卿。副都撫。八閩。饒與妻羅。兩受貲封。三年之喪畢。奉使過開河里。行求宗黨。得其叔父宗魯。考問家姓。乃奏復故姓。名汝濟。辛年五十三。歿之日。援筆爲書。以授諸子曰。開府非卑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於天地。蓋悔之也。夫童子能屬對。則已有知矣。既第。齒錄科錄。本生父母。何以皆不書。致其日月。鐘夫婦。沒在萬歷五六年間。初入吏部時。其復姓。其貲封。最初即可舉行。可以遲遲至萬歷十五六年間。始復。而貲封一節。全不講及。謂昧所自來。則世無此事。謂爲司老所制。則察其氣韻。非受制之人。亦無可制之理。於心於例。皆所未

安意者江陵當國時以同邑嫌於自外不敢題江陵歿後以事久嫌於捩眼不欲題比題復則官高不及報滿罷免慚負以歿始見真心嗟呼聰明伶俐人三十年驅馳熱路何暇議及猶幸京卿稍問得復本姓不全然作它家堂下人耳。

〔附異林記〕

田常專齊國之政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爲後宮有子七十餘人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二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是爲孟嘗君（出史記）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史記案隱）中山靖王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人（漢書）晉永嘉之亂吐谷渾始度隴西止於袍罕有子六十人（十六國春秋）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後秦紀）左衛率胡藩南昌人有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坐罪徙遠州（宋書）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人陳宣帝四十二男太子則陳後主其封王者三十三人除始興逆誅岳陽死隋難餘皆令終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封主者三十八人陳尙書僕射王冲歷仕二梁年七十八卒有子三十人並至通官（俱南史）

趙宋時侍中張者家多姬媵開窗直廳舍先使馬合牝牡縱內人窺之從而幸御罔不成孕有子四十二人

〔並產〕

哀牢國之先有婦人曰沙壹觸沈木而孕一產十子最幼者才武而黠是曰九隆諸兄共推之以爲王其時哀牢山下復有夫婦產十女者因而妻之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嚳曰良許偃公一產二女曰媿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而雙男曰貞夫女曰瓊華吳回之子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嬃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而產六子一爲昆吾二爲參胡三爲彭祖四爲云鄩人五爲曹姓六爲莘姓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唐檀以爲京師有兵氣唐淮南程幹妻茅氏連八年孿生一十六子宋郟城民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胎南齊王融王琛同是四月二日孿生後以四月二日同刑死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馬氏一產三男唐主以爲人瑞皆封將軍其後蕃衍號千秋康氏宋會川伊氏伯仲以嘉熙三年正月朔日孿生至元泰定丁卯享年九十

皆聰明強健。方國珍之婦。產一男二女。景泰二年。宛平縣民。福祥妻。一產三男。詔人子月米三年。天順中。揚州民婦。一產五兒。體貌相似。無天者。成化中。曲阜人孟麟。孟鳳皆孿生。麟官陝西布政使。鳳官刑部尙書。德州人王楠。王楊亦孿生。楠官南鴻臚卿。楊官右布政使。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實妻陳。一產七女。嘉靖戊午。舉人顧合璧。顧聯璧。其父四舉胎生八子。萬歷戊申。仲冬乙巳。福州軍蘇九郎妻鄧。一產兩男兩女。

【放生序銘】

唐乾元二年。詔諸道置放生池。顏魯公手書序銘。其詞略云。去殺流惠。好生止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實勝如來。疇庸允格。真卿勒銘。敢告凡百。今閣皂山放生池。見存魯公墨帖。亦載此銘。世傳米元章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而前。未見孔子。孔子而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蓋本於舒元與玉筮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米蓋化其意。而近滑稽。只因達巷黨人一贊。敷演出來。秦太虛所不能。蘇子瞻所不爲者。

【贊詞有本】

【謝太傅贊】

安石千古知己。

方秋崖有晉謝太傅贊云。絲竹雲林。妓女冥壑。此亦一安石。鬼城老姦。風鶴勁敵。此亦一安石。蓋太虛之雲無心。而空谷之響無跡。要未易窺敵手之碁。而背折齒之履也。此贊得實得韻。乃王文恪公作東坡笠屐圖贊。極佳。其辭曰。長公天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崖儋耳。鯨泳汗漫。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連玉帶。曰維東坡。戴笠著屐。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卡。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無菴贊頌】

蓋無菴珙。任荆湖制帥。創書院以處流寓之士。每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袖中。客退。以所受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縮聽之。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贖之行。嘗自作

無菴贊云。老拙愛遊戲。忙裏放癡憨。正當任麼時。無處見無菴。混沌菴之基。太朴菴之梁。太始菴之柱。太極菴之坊。兩儀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菴之窗。白雲菴之頂。清風菴之牆。誰人運斤斧。大匠曰義皇。明月爲伴。萬古其如常。欲知吾富貴。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斤玉壺光。臨終又頌曰。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峴崙。夜半紅日出。君子曰。無菴之詩。超悟如此。是豈尋常。進乎道矣。

【恆嶽圖贊】

千巖競秀。中有虛堂。穿樵拂檻。白雲茫茫。雲爲堂幕。堂爲雲囊。無心去岫。去往徜徉。白雲堂。流水高山。鍾期已矣。山樵爛柯。厥觀亦止。胡攜琴。還獨留棋子。歸去來兮。風旌可企。琴棋臺。一亭岩峴。千峯巖巖。下類萬松。古色如鐵。清風徐來。寒光凜冽。千頃翠濤。凌空灑雪。翠雪亭。誰開繡幃。於情山阿。色非采繪。文非綺羅。深碧如嵌。空翠不磨。探幽攪勝。對此婆娑。碧峯嶂。石文如繡。石貳如脂。補天可煉。織錦堪支。丹青地湧。彩繪馬施。九還誰餌。以俟煉師。石脂。

（恆嶽自石晉時沒于虜。我朝始滌入版圖。志書于近年。乃趙王二公所募。中列圖贊。不知卽出其手。抑前人所留。摘出。俟知者。趙名之韓汜水人。王名璿。初山陰。解元。太保王文端之子。）

【螻山連房】

韓文公詩。螻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蠃蠃相連如房。故名礪房。一名螻生。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螻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螻山。迷向背。佛宇蜃氣成吹噓。

【河畔雪】

唐許渾詩。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發粵王臺。漢議郎楊孚。字孝元。嘗樹河南五鬣松。於廣州北岸。語在列傳。今下渡頭村前。卽其故宅也。越本無雪。至此乃降。城南民有張瓊者。掘地種薑。

得一磚云。楊孝元宅。瓊以爲瑞。因號南雪。自是聰悟。漸能賦詩。【宋祖凌敲】南宋劉氏諸帝稱祖者。裕高祖。義隆太祖。曠世祖。許渾詩。宋祖凌敲樂未回。三千歌舞上層臺。

蓋指賤而言。或荒淫殘忍。歿而稱祖者。因討平逆勳。追尊義隆爲太祖。侈以爲功。故後人亦因而尊之也。臺基今尙在采石。駁渾者認爲高祖裕。謂裕清儉寡慾。無凌敲樂事。是矣。而實未通查。且謂一朝必一祖。亦不料宋有三祖也。

【十幅紅綃】

韋楚老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沈存中駁云。十幅紅綃爲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比真可笑。古人但引成數。亦必定曰三十幅耶。

【殺妓百詩】

羅虬官鄞州從事。隱之弟也。乘醉殺官妓杜紅兒。作詩百首。傳於世。紅兒直得一死矣。

【慰童僕】

韋莊窮時。賴內外奴僕之用。作詩慰之。有曰。努力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又曰。他年往我門如市。報爾千金與萬金。其言雖俚。其事難期。而其情則可悲。後唐亡入蜀爲平章。不知能

報此二人否。百韻詩亦起於莊。

【丘道源詩】

遊至山陽郡守召之夜飲。翌日作詩曰。醜卻天下美人面。正得世間男子心。又至儀真。太守召看牡丹。作詩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教此卉太妖妍。王孫欲種無餘地。顏巷安貧欠買錢。曉

競開香世界。夜闌誰結醉網絲。可知村落桑麻處。田叟儂耕婦不眠。又至五羊。以詩上太守云。碧睛蠻婢頭纏布。黑面胡兒耳帶環。幾處樓臺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因山。又云。唇上腥臊惟蛄子。口中濃血吐檳榔。又云。風腥蠻市合。日上瘴雲紅。康定中嘗上觀風感事詩一百篇。往往譏刺權貴。嘲宰相張士遜詩曰。中書壞了朝綱後。方合辭榮學退居。又嘲張著詩曰。西鄙用兵聞處坐。可能羞見碧油幢。又嘲執政曰。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遷。金銀一似佛世界。勳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且以詩多及朝廷休咎。於是言於上。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郇謨哭市。其斯人之徒歟。皇祐中。以爲光祿寺丞。有詩云。三聖艱難平九有。纔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濶民窮士卒驕。太陽日日無光彩。陰霧漫漫甚可驚。臣道昏蒙君道蔽。天垂警戒最分明。太陰度度臨南斗。南斗當宿屬良宮。月是大臣良是主。何人敢爾竊天功。太祖艱難恢帝業。庚申起歷到庚辰。庚辰自是元九數。國事邊機合鼎

新。大遊太乙臨西北。便有干戈動域中。五將三門如不會。謾言邊吏盡英雄。小遊丙午歸東北。內外宮中兩相來。客算雖然二十五。其如迫竹也成災。好是四京兼九有。人人盡著窄衣裳。天垂美意還知否。急迫須憂萬事忙。取士只憑詩與賦。謀猷方略惜無聲。今朝正是求賢際。又把科場引後生。聚費民財修郡學。總言承譽比文翁。其中只聚漂浮輩。教化根源恰似空。道源名滂黜人天。聖中進士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歷官殿中承管語。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至池州。一日起盟沐索筆爲春草詩。畢端坐而逝。年八十一。歿時衣空。衆謂屍解。後數年有黃衣人持濟書抵滄家人。啓封持書者。忽不見。書云。吾本預仙籍。以推步衆數。謫爲蔡山主宰。

王梅溪詩

樂清之東地名左原。中有古井。深數丈。時冬旱水枯。井僅盈掬。有女子數人提甕而汲。絕甕墮。俄有男子。銳然解衣。入井取之。既而有陷聲。震山谷。井深石重。咸謂墜者必齏粉矣。越三日。

事聞於邑尉。周以職事來。環井而視。惻然呼悼。命役夫具畚鍤。抉石取甕。將以葬焉。自且逮午。猶未及尸。俄而役者驚相告曰。井底有聲。其鬼物乎。周曰。此陷者不死。須吾以生。於是捐資募出之。衆力爭奮。頭顱稍露。而語可辨矣。土石撼動。勢將復壓。救者驚潰。周乃整衣焚香。叩井而拜。命工植板。以捍石危墮。益以緡錢。啗役夫。俾蹈死以救時。尙未飯。吏以進。卻之曰。必活人而後食。日沒井昏。繼之以燭。用長綆繫衾。挽而出。觀無數百人。譁呼震動。嗟異之。梅溪目擊其事。作詩一篇。以紀周名。邵字嘉成。婺州永康人。

君不見。溫公年方髫髻時。奮然擊甕活小兒。至今遺事在圖畫。活人手段良可奇。又不見。耿恭昔年困疏勒。孤城鑿井踰千尺。整衣一拜精神通。俄頃枯泉飛爲液。樂清有地名左原。地幽井古知幾年。一朝陷溺誰氏子。萬石壓懸沈黃泉。路隔幽冥生望絕。三宿沈魂豈能活。鬼神莫救功莫施。天遣仁人爲之出。彩旆來臨驅五丁。抉石求屍俄有聲。頭顱半露語未辯。人疑鬼物相視驚。拯溺辛勤功未果。土圮石歇紛欲墮。爭言陷者不復生。救者徒遭頽壓禍。梅仙惻然臨井旁。焚香再拜祈彼蒼。散金募衆踏死救。手植板幹加隄防。土石相銜危不倒。齏粉餘生僅能保。須臾奪

命鬼窟中。萬口譁呼喜填道。翁然輿論咸奇公。異事行將達帝聰。感物誠居耿恭上。活人手與溫公同。况公才學俱超絕。吏隱那能久淹屈。使君前日飛鸚章。蒞事詳明已廉潔。鰥生桑梓居此間。其書日見非妄傳。太史採詩儻見取。願付銀筆書青編。將見大書特書展書不止此。史筆芬香此其始。

【桂下十二子詩】

竹子修。井子深。梅子先。桂子蒼。蘭子芳。昌陽子仙。黃子嘉。丁子素。柳子春。槐子夏。菊子秀。黃子野。

有詠史詩一百六首。君自伏羲至周世宗。臣自由余至徐有功。

【象棋詩】

小藝無難精。上智有未解。君看橘中戲。妙不出局外。屹然兩國立。限以大河界。連營粟中權。四壁設堅械。三十二子者。一一具變態。先登如挑戰。分布如備塞。盡銳買吾勇。持重伺彼怠。或遲如圍營。或速如入蔡。遠砲勿虛發。冗卒要精汰。負非繇寡少。勝豈繫強大。昆陽以象奔。陳壽以車敗。匹馬郭令來。一士沒黯在。獸俘將策助。得雋衆稱快。我欲築壇場。孰可建旗蓋。葉侯天機深。臨陣誠向背。縱未及國手。其高亦可對。狙捷敢饒先。諱輸每索再。寧爲握節死。安肯屈膝拜。有時橫槊吟。句法尤雄邁。愚慮僅一得。君才迺十倍。竊圖務并弱。兵志貴攻昧。雖然屢剋獲。詎可自侈汰。呂蒙能馘羽。衛瑾足縛艾。南師未宜輕。夜半防研塞。

【劉後村詩】

後村詩曰。長弘至。劉費爲十臣。尹伯奇至。唐寧王爲十子。伯夷至。司空圖爲十節。許山至。汾子公爲十釋。衛姜至。盧江小吏妻爲十婦。召南媵至。綠珠爲十妾。毛遂至。周戴爲十豪。鬼谷子至。蒯通爲十辯。墨翟至。李衛公爲十智。韓起至。桑維翰爲十貪。尹氏至。馮道爲十檢。巷伯至。張承業爲十孽。神農至。韓伯休爲十醫。巫咸至。袁天罡爲十卜。項它至。阿買爲十樞。漆室女至。靈照爲十女。各五言四句。寄意而已。其臚列未當也。

【謝方石悼詩】

臚篋分明奈爾何。鶴聲一一已無多。朱絃自愛齊門瑟。白雪誰酬郢上歌。好事定應供覆缶。

苦心寧復念填波。也知不是豐城劍。敢望神靈有證呵。先生口吃。自爲詩云。心自分明口不明。向人堪笑亦堪驚。可應黑白令難辨。天遣模糊過此生。（註云甲寅亡去詩一册追念不已因成四韻）

【項廟詩】

項王廟有李山甫題詩云。爲虜爲王盡偶然。有何差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賸紙錢。俗傳有云。仗劍爲何懷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平分天下猶嫌少。一紙金錢值幾文。雖非韻。亦自好。嘗謂項王之死。正在不渡江。方有些氣概。一下船便索然。生爲擒虜。死爲怯鬼矣。何者。初起兵時。氣盛。決死。席卷而前。自然成功。至今一番英雄業。已做過。業爲逃虜。氣竭力盡。勿論自家羞見人。江東子弟亦決不來助。杜牧之詩。真是可笑。惟王介甫獨窺其深。

完顏亮入寇。至和州。於項王廟乞環玦。卜渡江不吉。不怒。欲焚廟。俄大蛇出屋梁。後林中鼓噪。若數千兵至。亮驚而遁。

【白櫻桃詩】

櫻桃有白者。章莊詩云。王母階前種九株。水精簾外看如無。只應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瑚白蠟珠。

【香入雲詩】

高子章。蘭谿人。能文章。晚年謂其友杜端父曰。吾先世封樹之地。兩桂當庭。屹若古君子。對之則往昔之典刑儼然。吾取蘇文忠公何氏讀書堂語。扁曰香入雲。子其爲吾賦之。端父隨占近體云。緣曾分月種。故發入雲香。子章曰。似矣。請更散語。端父再屬長篇云。山麓有庭存古意。不種凡花惟種桂。苔封蘚剝迸鱗皴。雪勁霜頑聳蒼翠。栽培豈解一日成。愛惜至今尤不易。來人不必問典刑。對此儼然前輩是。樹前翁仲不可求。樹下子孫能幾世。子孫立竹滿庭除。前人於此見心事。近年喬木幾家存。是中林壑何陰翳。前人種樹愛讀書。種時已喻書中義。後人讀書念前人。對樹類能歌蔽芾。八月九月秋風高。金丹變化乘飄飄。朝元顧祖歸寒殿。仙香直入於雲霄。老兔癡蟾開鼻孔。奏徹虛皇應得寵。虛皇錫賚萬瓊瑤。賞君愛護月中種。

【雙頭蘭詩】

金似孫。植蘭於庭。自號蘭庭。其蘭忽開花雙頭。吳應奉爲之賦詩。金和云。手種盆蘭香滿庭。聞來趣味獨幽深。敢誇雙萼鍾奇氣。祇恨孤根出晚林。長倩生男不得力。滕公有女謾縈心。接

【瑞榴詩】

欲和春風曲。卻對蠶魂費苦吟。西京雜記長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金男女各二。故其詩云然。嘉靖二十二年。瑞峯陸太學庭中盆榴。重樓並蒂。同郡太史程文德詩云。何處盆榴有異花。銀

【竹生室中】

世德原忠孝。留福層層正未涯。餘姚都督僉事孫堪詩云。炎夏繁朱英。柔枝擲無力。烈烈嬰秋風。昭昭露裏赤。括蒼王叔誠爲倪山長家館賓。其齋室中生筍一莖。叔誠奇之。愛護勿折。長逾尋丈。幹葉猶

【石碑詩】

已色牛羊牧。色侵書帙長。猗猗歲寒相。守仍相知。吁嗟竹壽不可期。後人見詩常愛之。童良仲亦有詩云。筍穿苔烟到書房。愛護成竿過壁長。秀色不須承雨露。高標應解避風霜。瀟湘自此渾無夢。枕簟相親倍覺涼。謾對短檠憐

【伯言應制】

影。渭川千畝亦俱荒。豹峯陳叔仁構軒居林石間。亦有竹倚壁而出。中而不偏。正當客位。因號其軒曰賓竹。趙灼題霍山詩曰。七千七百七十丈。丈丈藤蘿勢入天。未必展來空似翅。不妨開去也成遺。日

下覽詩微哂。灼甚不平。揖問何從來。曰某學道人。初無定跡。即昨宿處。亦忘之矣。因叩厓上詩何如。曰氣象頗佳。堪

無遠韻。俄別去。尾之至英山有石碑。老人題其陰曰。百尺巖頭佛閣前。淡雲疏葉思攸然。岸邊酌酒和清露。石上題

詩惹翠烟。猿鶴泉聲千澗合。芙蓉秋色萬山連。清風似欲吹人起。去逐騎鯨汗漫仙。忽不見。始知爲異人也。

劉伯言新淦人。洪武初。宋潛溪以詩文薦之。應制賦鍾山曉寒詩。有猿足立四極。鍾山蟠一壑之句。稱旨。授官辭歸。賜金帛。同時韋德顯亦工詩。至京重陽詩云。人在金臺即天上。更於何處

去登高人多稱之。

【詭譎秀才】

吳徹字文通。崇仁人。雅善吟詠。家貧落魄。好奇節。元末天下亂。爲僞漢陳友諒所得。置諸親密。友諒僭號。屢欲官之。辭曰。願就賓師之位。友諒呼以先生。歲壬寅。友諒攻圍豫章。高皇親率舟師討之。遇於鄱湖。友諒遣徹問行。覘我有縛以獻者。高皇素聞徹名。釋其縛。問曰。聞汝能吟詠。試爲我題天闕百馬圖。徹應聲上詩曰。問渠何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畫鼓催。九十九中皆汗血。當頭一箇是龍媒。蓋徹雖爲友諒所遣。及仰瞻天表。卽知天命有歸。故爲是言。高皇不忍殺。又度其不爲我用。欲間疏其君臣。乃刺詭譎秀才四字於徹面。遣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如此形容。而可爲我賓師者乎。徹遂棹小舟。不告於衆而行。後友諒敗死。其次子理奔還武昌。高皇忿其城久不下。將屠之。忽軍門外有自稱詭譎秀才求見者。召入曰。汝安得尙在此。語良久。復命題西山夜雨詩。徹復進曰。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肯與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高皇會其意。卽下令還建康。命諸將守之。初吳人將乘虛入寇。至是其謀乃寢。未幾高皇再行武昌。始下比登極。屢下詔物色之。竟不出。永樂間忽歸田。面色瑩然。復出遊搢紳。或以范增目之。而多其豫識聖祖。有增所不及者。

【賦詩言志】

劉伯川。秦和人。家富而輕財。年四十。有田數千畝。一日悉散於其親閭。並臧獲一切遣去。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楹。僅蔽風雨。日暮餽粥而已。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村中。二子皆其故人子。留款特厚。一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卽景一首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寒士寒士。鼎鼐器也。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子其勉之。惜子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爲庶吉士而卒。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少師。生於袁州治南之鳳臺山。蓋元至正末。其考名子將者。攜家避亂而生。公嘗送袁守詩曰。老夫猶記鳳臺生。至嘉靖中。尙有別業存焉。

少師第幾代孫寅。秋歷官內外。當神宗中年。前星未耀。言路正寒。輯文貞四朝御札長短叶楮。彙封以進。因規時政不報。寅秋字義臣。號飛瀑。有才略。以憲長。恆播。歿軍中。贈太僕卿。蔭一子。

【野叟詩】

楊文懿公守陳。其先未有仕者。公與弟守陟。隨相繼發解。父子兄弟同朝者七人。居第在縣南鏡川。有野叟作詩一律獻公云。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深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第宅。烟波緩棹聽絃歌。公歎賞不已。謂叟曰。君詩誠吾家傳也。珍藏貽後。欲飲食厚餽之。固辭而去。

【詩句】

呂紫薇詩云。春盡茅簷低着燕。日高田水故飛鷗。其滕王閣詩云。小艇元從天上來。白雲自向杯中落。種樹留春住。編茅待雨過。

僧靈準詩云。晴看漢水廣。秋覺岷山高。

朱震字震之。安吉人。少好學。爲晦庵先生所賞。恬澹不仕。燈夕。里人招之不往。謝以詩曰。賴有半牕知我月。已多一點讀書燈。

張之翰有鏡燈詩云。一池鉛水藏真火。半夜金星犯太陰。人呼爲張鏡燈。

温州永嘉縣民朱良觀。良直信婦言。爭財而訟。時何文淵爲太守。知其故。以天倫大義勸諭。判辭有祇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序分之句。其人感泣。退修親睦。

余人楚。從馬行沙中沒踝。跡深數寸。與人曰。馬坎兒。又武陵谿中架魚梁。以其網遲捷。因水緩急。甚有製。余友溫允文深喜之。賦詩曰。沙晴銷馬坎。水激鬪魚梁。真妙句。可入唐選。

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王右丞詩也。允文用爲門聯。余曰。子出門纔得幾步。乃用此。惟永樂中祭庸戍士也。年二十餘。於萬全獨洲洋。爲賊所俘。至日本投其國僧。祝髮爲浮屠。久之。乘間泣言母老在堂。僧憫然。自其主得釋。遂率其徒賦詩。名萬里一歸人。卷以贈之。及歸。母尙無恙。而庸已七十餘矣。

【祝融口號】

祝融峯。有道者。口號云。大道應修及早修。世間萬事總虛舟。勸君莫戀黃堂印。歸到青山免白頭。似爲本處太守來遊而諷之者。

【遇李全詩】

羅一峯之謫。雖由李文達。實學士陳文主之。文死山陰。薛御史綱以詩挽之。有九原若遇南洋李之句。令錄其全文於後。學士先生早蓋棺。雍歌聲裏路人憐。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遇南洋李。爲道羅倫已復官。

【大明易覽】

天順四年四月丙子朔壬午。江西萬安縣民羅學淵。錄詩歌三百餘首。名大明易覽。以進。中有詠蚤虱。嘲醜婦。及阿諛當道。詞多謬妄。上覽之。怒。出其詩。命法司錦衣衛會諸大臣廷鞫。坐造妖言律斬。命禁錮之。

【中興詩】

一名公謁顯陵詩云。聖主中興陋漢光。詩家用語跌宕。自不甚拘。雖然漢光何可陋。惟我太祖遠過漢高。陋之或可。然要非太祖之心。世宗入繼大統。斷續之間。能革弊政。則可謂日中興。非少康光武不足當。臣子諛語。那可承襲入大家作手。

【走馬燈詩】

余與董伯念分詠走馬燈。董正雄盛。余結句曰。炎炎誰稅駕。蠟盡是歸程。伯念捏紙簞然。黃平倩亦有詩云。團團遊了又來游。無箇明人指路頭。除卻心中三昧火。刀鎗人馬一齊休。更快一云。平倩詩見楊用修集。未及考也。

【俚詩有本】

茅鹿門先生文章擅海內。尤工敘事誌銘。國朝諸大家。皆不及也。晚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語

多率易。次子國繪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黃潛已先之矣。潛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乘燭一千家。御試曰。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准今。如出一手。然則先生未可笑也。月君中贈內詩。中一聯云。神傳尊聖陀羅呪。佛授金剛般若經。卽此堪偕隱者矣。蚤有探籠釣磯二集。作詩甚多。中以東西南北爲題。

【詩 識】

彭教字敷五。吉水人。天順甲申狀元。有才氣。穎敏善屬文。在翰林。稍收斂。過於刻厲。作詩時遇譏諷。狀元張昇歸省。餞以詩云。何用有才如董賈。不愁無命到公卿。或云。上去二字可爲教挽詞。未幾卒。年四十二。人以爲識云。

【華空塵】

華鰲章丘人。以繪事妙天下。每落筆輒題詠其上云。空塵詩畫。故邑人稱曰。華空塵云。兼工詩。其佳句云。秋老留紅葉。風來轉綠蘋。雨霽聞啼鳥。風停數落花。鱸頭留宿火。花徑鎖秋雲。愛此疎林月。兼之一聲清。評者謂有庾鮑之致云。

【集杜詩】

自古名臣才士困阨者。外讀杜詩。且集句遣悶。如洪忠宣困松漠。謫嶺表。文丞相困燕中。皆沈酣於此。若與飲食俱。蓋悲壯感慨。卽景會心。真是窮中好友。卽此便非諸家可及。

【夏忠靖詩】

夏忠靖公會宿我湖慈感寺。有貝葉曉翻龍耳。珠光夜吐蚌傾心之句。又登道場山。有泉迸石梁存虎跡。峯名金蓋擁螺髻之句。俱切實可誦。公之父名時敏。洪武癸丑。以布衣召。有才學。俱優之。授本縣教諭。

【處士和韻】

顧榮。吳人。晉名臣也。今吳人亦有顧榮。字大顯。以處士稱。能讀書。教授里中。有兩尊宿。人無敢抗榮與接。一日爲百韻詩。馳云。立索和。困之。榮不視。令門人唱韻。倚席趣成。還報詩。又瞻美。兩人大驚。有惡少酬酒。格傷之。默不校。他日遇諸塗。其人愧匿。呼與揖。或曰。巽且過矣。榮曰。向彼爲酒使耳。卽求以報。

不離酒乎。儉朴惜福。鄉人愛重之。孫雲鳳進士。守京兆有名。今駐常熟之顧墩。

【國賢詩】

邵二泉有國賢詩一卷。皆以哭李西涯者。辭極悲愴。陸儼山深與修撰。何粹夫瑋盛希道端明。謁文正於私第。議及國事。公手揮雙淚不能已。儼山以詩哭之。末二句云。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雙漣。邵陸皆賢。雖門人決不阿所好。其言如此。則西涯之爲人可知。未可輕議也。

【作詩送券】

江西趙尙書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之。一日常作詩及券送之。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仙人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君還有幾年春。尙書慚歸其券。

【王翰上】

王翰松江人。兇暴淫虐以死。謫其宮久矣。後鄉人錢溥學士還里修宅第。用丁夫築基。有老人趨事甚勤。慰之曰。負且勤。上甚美。何自來耶。老人釋負對曰。箇便是王翰上。錢且愧且駭。遣老人使去。某公因卽其語爲樂府以諷焉。

錢學士瀛洲人。玉堂金馬當青春。歸來故鄉廣田宅。築室役使官家民。不問老與少。荷畚負鍤來。鄉鄰老父負土殊殷勤。學士慰勞方遽巡。對言此乃王翰上。學士流汗墜而噴。君不見翰之惡。通於大翰之死。何足憐。詎知富貴不可違。覆車之戒猶昭然。學士讀書破萬卷。底事老父之言是殷鑒。

【雞伏雌】

由中田家有雞伏雌無脚。鼓翼而飛。蓋晨牝也。范平仲有詩云。羣雞唱罷山月落。一雞峨冠卻無脚。臨臚膊膊轉雌聲。乃與雄雞相對鳴。有翎飛不高。無足胡能行。徒爲牝晨禍門庭。羽毛之孽何由生。氣淫蓮垂非祥禎。德輝之鳥翔千仞。安肯下食與爾相喧爭。

【猛虎行】

壬子夏六月。有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遇餓虎三四。自林中突出。噬其半。以去。降人僅身免。許松峯爲賦猛虎行。

邊城猛虎日蹲踞。腐爪磨牙過紆繩。不能噬虜偏噬馬。餓竊突起誰爲虞。昔年敗北昆陽戰。今見穹廡益股杼。降人萬死幸歸來。何意遭罹恣蹂踐。擇肉能飛似暴秦。精考解學九方堙。一吞數十未屬厭。咆哮猶睨道旁人。何不結徒嘯侶靖虜窟。雲鍊千羣還塞樾。降人驅馬能幾何。充爾一飽無遺骨。安能弘農化太行。渡河北去惠蒼生。又安得中黃逞絕技。手搏太行驅爾類。

【小國引道神】

廣東有道士。年九十九。狀貌奇古。目光射人。自言來自交趾。別號漫叟。因渡海船壞。結庵於金仙水石上。養一雞。大如倒掛子。日置枕邊。啼卽夢覺。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蟆。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卽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使出戲衣褶。常以詩得娛。詩云。流動乾坤影。花窩雨露香。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鼓角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汗禪牀。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知所之。

【季方小西湖】

岳季方。以閣臣。出爲興化太守。城中有水。自西來。堰而匯之。立石爲記。題小西湖三字。適勁有韻。媚曹石者。因騰謗書。彭惠安。郡人也。力明無他。僅得致仕。公薨。几上一紙飛下。中有一絕句云。年來爲戀小西湖。塵世飄飄一幻軀。日下雲生扶拄杖。天邊露滴掛冰壺。宛然手筆。其子亟入公舊書室。見硯有墨汁。筆潤如新。

【石東夢思】

葉天裕。字順父。號石東。洞庭山人。工詩。有警句。年三十餘。娶妻於吳江。遂家焉。萬曆初。有故人官於湖湘。往訪之。去三年不返。或傳初去。卒於丹陽道中。縣令知其詩人。買棺斂之。其子扶柩。令復資之以歸。及啓視。髮黑不類。姑葬於所居之旁。復有傳集題詩於太白樓。歲月識甲戌云。徐魯庵先生。有詩云。湖海萍蹤任所之。杳然長去失歸期。詩飄零落今安在。旅櫬虛無汝自知。遠宦故人曾遇否。留家稚子但傳疑。游魂只道鄉關近。頻向清宵入夢思。

【四喜添字】

相傳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降慶戊辰科。有以教官登第。館選者。吾師山陰王對南師相戲曰。四喜只五言。未足爲喜。當添二字曰。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遇故知。和尙洞房花燭夜。某公大笑曰。莫說莫說。是教官金榜掛名時了。聞者絕倒。壬辰科。閩翁青陽正春。以教官登第。賜第一甲第一名。余同館黃平倩獻曰。四喜七言猶未了當。當於後再添三字。衆問之曰。第一句添曰帶珠子。二曰舊可兒。三曰選駙馬。四曰中狀元。翁聞亦解頤。

【謔詩】

郁勳弱冠爲華容令。素戲謔。作詩曰。華容知縣是區區。三甲多因不讀書。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同知總上司。忙裏無心吞冷飯。閒中有口嚼乾魚。前世業緣今世苦。華容知縣是區區。

吳明卿二子皆肥而矮。又皆饒才致。喜譚謔。常往謁汪伯玉。辭歸索贈言。汪知其好談諧也。乃口占云。泰伯由來有後昆。身如泥塑面如盆。喘月一隻肥水牯。拜風兩箇壯江豚。並肩儘教填深巷。獨立還堪塞大門。其弟自謂稍清於兄。乃啓汪云。小姪不似家兄大胖。老伯何不少分別。汪卽應聲云。我正無結立句。只以兄此念足之。懸知裊那無君分。不必爭長踏脚跟。

【秋蟾詩】

范秋蟾者。台州塘下戴氏妻也。琴瑟書畫。靡不所精。尤工音律。一日其夫與客同賦詩。吊秦不華。未就。秋蟾出一律曰。江頭沙積正膠舟。江上人懷百戰憂。力屈臬卿生罵賊。功成諸葛死封侯。波濤洶湧鯨橫海。天地寥寥鶴怨秋。若使臨危圖苟免。讀書端爲丈夫羞。時戴與方谷珍婚。張士誠遣能詩妓女十餘來覘。谷珍送至戴。與秋蟾角藝。無所軒輊。及其行也。秋蟾又製一新詞。被之管絃。送之。凡十章。張妓大服。後戴將敗。婦女皆淫泆。爲桑間之音。一日忽童謠曰。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茶結子。好種柿。柿蒂烏。摘箇大姑。摘箇小姑。已洪武末年。戴之家籍沒。惟出嫁二女在。此其先識云。

【丐詩】

詩丐者樂安人。李姓名興生。年六十七。患風痺。籬籬。口箝眼瞞。手攣。欲食。則仆臥於地。乃能下。

咽。欲言能畫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董侍御時望。未第時在鄉會中。可適至。僉令獻董詩。丐首肯。須臾就。中云。鵬鷲直狎霄漢遠。龍泉高射斗牛光。清時早展爲霖手。莫遣蒼生望八荒。董禮而食之。欲使養於官。辭以老母在。遂爲述其事。時望成化甲辰進士。孝友廉潔。有雪峯稿。

【怪詩】

宋時渝川謝諤。胡昱。讀書於峽江之頂。山寺夜坐。窗外有聲。破紙隙窺之。霜月皎然。小木橋。有一物如黑獼猴。蹲其上。須臾又一物如枯槎。長二三尺。與對蹲。俄而遽巡起。黑者先吟曰。風定長林靜。雲深片月沈。誦之數過。自者續曰。寒霜打枯骨。夜詠燭燼吟。互相稱賞。忽寺犬白竇突出。且吠且逐。俱逃而去。

宣德間。安福華嚴寺僧。忽於月夜。見兩矮男子行吟。其一云。幾度人間結善緣。百花叢裏鬧喧天。鸞鳳一去無消息。獨坐空階五百年。其二云。梵語無多語。空門卽善門。夜深風露冷。有口不能言。後頃之慚沒入地。循跡掘之。得無舌銅鈴一。銅鉢一云。

【誕妄】

姚嗣宗。題崆峒山寺。與張元雪詩。宋人以爲奇而誇之。姚曾入希文幕府。亦一無表見。此等事。皆庸流不得志者。作誕妄語。欺人可唾。原不足稱詩。或者乃以此等人爲豪傑可用。善乎袁盎之言曰。夫吳安得豪傑而用之。使吳有豪傑之士。則勸王不反矣。

【賦】

賦之名色最多。乃楊夔著溺賦。以戒田頽。則又可笑矣。頽事楊行密謀叛。而頗好文士。故夔依之。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楊再思。亦此意也。

六合賦。已自可笑。至黃潛有太極賦。甚於六合矣。又有乾坤篇。雖非賦體。乃亦賦之意。其餘東西南北之題。又紛紛不可紀也。

【遊客酬縑】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

先告語。斬於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情魂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匹。全忠自言夢前淮陰侯。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又張齊賢記云。梁祖讀至此。令軍士諷誦之。敕一字酬一縑。不責前事。

【書家之祖】

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卽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蔚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然三國志載其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諸賢。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曼卿大書】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湖州經史閣石學士書焦澹園。移書問之。覓宮牆。已亡之久矣。必有沈淪處。再當加意。

【草書第一】

張士遜。生百日始啼。旣拜相。致仕。仁宗遣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卒年八十六。子友正。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古帖中時時有之。

【僞趙】

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專效趙松雪。華媚可人。時染古紙。僞作趙書。猝莫能辨。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酬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一日盡粥。人多傷之。

【書法論】

李善長之父號魚庵。善大書。撰書法論。

【扇上山水】

蕭贊。齊文宣王子。良之孫也。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有西京雜記六十卷。

【幸蜀圖】

宣和中求畫甚急。而明皇幸蜀圖。以名不佳。故不敢進。徽宗微聞之。心動曰。此天也。果有北轅。

之禍終不能逃。

【村梅】

蕭州有大梅樹。如數間屋。蒼皮蘚斑。繁花如簇。楊補之日臨畫。大得其趣。以進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敕村梅。更作疎枝冷葉。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張其梅。蜂蝶競集。驚怪求之。補之業已物故。

【毛理淺深】

牛虎鼠畫毛。馬不畫毛。沈存中謂鼠小可畫毛。馬大則否。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余謂虎之威。在聳身振毛。牛大鼠小。毛皆可畫。馬在神駿。駟黃牝牡之外。只著色不著毛。此古人微意。米元章少名黻。其印文曰火正後身之印。生於皇祐之辛卯。卒於大觀之庚寅。出守淮陽軍。將歿。預告郡吏以期日。即俱棺槨。時坐臥其間。閱案牘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留偈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去亦然。昇歸葬丹徒五舟山之原。塔吳激爲金翰林直學士。有文才。

【黑梅】

趙文敏喜畫墨梅。印以水晶宮圖書。杭州有瑪瑙寺。或戲以爲對。遂棄此不用。而梅亦少畫。此可與滾馬之說相表裏。

【常國寶】

世廟末。以書學校士。入轂者餽於官。金陵人常國寶爲首。久之。以印局大吏。爲府照磨縣丞。數平巨盜有功。致仕歸。色養三。年向學。刻苦自勵。能詩歌。恬澹。超然物表。亦奇士也。

【逸致】

蔡一槐字景明。晉江人。僉楚臬。黃有蘇子瞻祠。鄉貴人請以爲居室。不許。貴人他請得之。一槐過黃。則貴人室已成。必復之。毀而重建。乃已。尋遷東粵。參議。坐前構失官。有逸致。愛法書名畫。善小楷行草。作墨蘭石竹。具有意態。瑟奕寄意。對客奕。至忘日夜。拳石片硯。古董小物。玩弄移時。不知饑飽。一草一花。靜觀獨會。能官後。遨遊江湖間十餘年。敝履布衣。莫識誰何也。年八十餘卒。

【似王韋】

陳勳字元凱。閩縣人。魁庚子辛丑鄉會榜。歷文學博士。戶部郎。謝病歸。終日扃門却掃。嘗一至

烏石山。聞客聲卽走。談佳山水心輒動。畏客輒不往。其友董見龍。嘲曰。世皆如子。直須以環堵爲天地。卽日月山川皆爲空設矣。大笑。不爲意。指庭間花石瓦水盆。此非吾之五嶽江湖耶。其爲趣如此。多材善畫。妙有詞翰。雖不出戶。日楷楷筆研。有以自造。其拈筆造次必擇言。不爲近語。詩入唐入室。字與畫皆精妙。人寶貴之。見龍評曰。讀其所作。如入清溪。棹曉月。兩山倒影蕩漾於楹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近如遠。其清言瑩骨。雅步繩趨。不失尺寸。酌於古今之間。動中倫慮。亦似其爲人。又曰。元凱盛年獨居。似王右丞。終日焚香。嘿坐寄懷。清遠似袁蘇州。然右丞有輞川足樂。元凱貧無一林亭可適。卒而後有紹興之命。視之蘇州。猶爲不遭。然其出處語嘿。蕭然。謂致則二子莫之先也。

【寶 謨】

近見嘉興一刻。謂宋有寶謨閣直學士。閣中所貯。乃熙寧元豐寶錄。正新法用事之時。以爲寶謨。則用人行政兩失。且以名官。是明爲士大夫立黨。其說甚佳。攷宋朝諸帝多優文事。兼長書畫。每易一朝。必立一閣貯其著作。曰龍圖。曰天章。各自爲名。各置直學士。寶謨爲仁宗而立。非爲新法。亦非爲寶錄也。至徽宗乃立書學畫學博士。書則米元章。畫之流傳甚多。佳者識以御寶。風徽宗筆也。

【鷹 馬】

余鎮中有御書閣。相傳爲宋高宗南渡過此。留徽宗畫鷹一幅而去。又趙松雪有滾馬圖一卷。僧世守之。袁胥臺。戍我湖。宿其處。題曰御書閣。下應還在。名義菴中。馬尙存。名義一曰法華。卽御書所剏處也。今菴閣如故。而二物失之已久。且胥臺見時。是嘉靖初年事。失去是六十年前事。蓋小沙彌竊出。歸董氏質庫中。僅得銀二兩。事覺。僧往贖。不可得。訴於太宗伯溥陽公。公厚贈留之。然非所甚好。爲蒼頭持去。不知歸何處。乃孫青芝禮部。問於祖不應。細訪求。絕無蹤跡。蓋妙畫通靈。必鬼神所寶。化去久矣。

【梅 蛇】

鎮西北可十五里。曰梅林。中有大梅樹一株。可設三十筵。宋高宗過溥。讌其下。因稱曰上林。方到菴。有一巨蛇。銜水昂首而至。衆魚尾之。日夕爲常。若有意者。高宗舉筆題其首。作小畫。泣下懷之而去。至鎮南五里古寺中宿焉。今有康王橋。橋之西爲康王寺。廢已久矣。一老儒每言鎮之大橋下。常有巨蛇。

橫互如木。舟礙不得行。又居人數逢於路。兩眼如燈火。見頂上有康王二字。又或蟠於店樓上。第不傷人。人既數見。亦不爲異。蓋其時人煙尙稀。最初高宗過之。乃一荒落。見草菴景致。不覺留連。今聚且萬家人物日盛。蛇亦非容身之所。老者死。幼者不及聞。離人口角且五六十年。天下大矣。何所不有。姑記之。亦鎮上一件志怪典故也。

【好譚】

王弇州不善書。好譚書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自聰明人說話。自喜自命。自占地步。要之鬼豈獨在腕。而眼中之神亦未必是真。是何等神明也。此說一倡。於是不善書者好譚書。不善詩文者好譚詩文。極於禪玄。莫不皆然。而袁中郎不善飲。好譚飲。著有觴政一篇。補所未足。嘗見某公文集。門門皆有議論。皆有著作。亦是此意。此法要之可傳者。別自有在。決不以兼通並曉。推而冠之。九流百家之上也。古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吾友董玄宰於書畫。稱一時獨步矣。然對人絕不齒及。戊戌分獻文廟。齋宿。余問曰。兄書法妙天下。於國朝當入何品。曰。未易言也。再問曰。兄自負當出祝枝山上。且薄文徵明不居耶。玄宰曰。是何言。吾輩浪得名耳。枝山尙矣。文亦何可輕比。因舉筆寫十餘文字。曰。着意寫此。會得微明一筆一畫否。看來此句。是真心話。余常言文書勝董。觀此益信。又黃昭素嘗曰。假如各經呢。佛遇佛。方解得講得。雲棲和尙曰。它鄉人說鄉語。只是自家曉得。佛圖澄聽鈴音。與麻襦問答。豈容它人插入片語耶。

【元定推講】

紹興辛巳。蔡元定在顯慶堂。推演後世子孫休咎。賦云。顯慶堂將後世推。子孫紹復承吾書。四傳學業家還在。五世因貧人產除。續俗流風六七代。繼興遺跡八九東。數終輪奐猶有代。鄉史尹仁爲吹噓。厥後子沉集。書經傳註盛行于世。而孫模杭輩相繼表揚。曾孫希仁以貧酷籍沒。成化丙申。巡按御史尹仁入關。夜夢一老人囑求棲身之地。叩其姓名。曰。蔡某也。及至建陽。訪蔡氏子孫。得其所傳家譜閱之。見西山推演後世之詩中。預有姓名。不覺悚然。卽捐俸爲建傳心堂。蓋其賦毫不爽云。晉江蔡松莊先生云。周子出。則生一邵子知數學。朱子出。則生一季通知數學。其揆一也。

【興復舊窩】

洛邑水南。兩農相開。訟于府。言耕時。有石一方出田中。其一云。已耕田而得之。一人云。出自己田中。紛紜未已。守郡者昇其石于府。視之。有文曰。大明景泰己亥。知府事者虞廷。爲我復興。此窩。博古者辨其地。知其爲康節也。往視之。盡爲禾黍。遂於其處闢地。建祠一區。復上書巡撫。大興殿宇。殆至百楹。

【太乙數】

我湖甘泉先生吳琬。精皇極太乙之學。人有就學者。多不能盡。惟何天衢盡得其術。自知咎徵死兆。何湖廣營道人。字道亨。官澗藩臬。長平湯毛九之亂。陞工部侍郎。

【石蟹】

鄒浩。謫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飲。汲於數里外。後所居嶺下。忽有泉。濟之極清冽。名曰感應泉。亂石之下。得蟹一枚。自放於江曰。余至五嶺。不覩此物數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耶。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實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矣。未幾泉忽涸。疑之。有人至門。厲聲呼曰。侍郎歸矣。求之不可見。次日。果拜赦命。楊龜山輓詩有泉甘不出戶客至豈無神之句。

【龍駒】

蔣粹翁。政和人。宋季爲太學生。元混一天下。遂歸隱于滿月山。嘗言其先世家九峯山下。畜一牝馬。舍側有龍潭。馬入浴其中。龍與之媾而生駒焉。龍首馬身。狀如負河圖者。有父老曰。昔仲尼筆削六經而麒麟出。今朱晦翁表章四書。而龍馬生。聖人瑞也。晦翁聞之。遜不自居。謹視芻秣。後牧於山林。竟失所在。

【蛙鳴】

錢恭惠王鎮明州。浚治前清瀾池。以禦火。既而太守李夷庚復浚之。以其土益鎮明嶺之庫薄。壯州治案山之勢。池與州學泮池。春間蛙大鳴。夷庚禁之不鳴。鳴時必兆掄魁。有驗。

【寶山】

平江伯陳瑄。以四十萬衆。修海塘八百里。於嘉定東南築土高三十丈。爲海舟表識。文皇賜名曰寶山。親爲碑文。先是居民每望其地有山影。至是乃成。若有神兆之。

【巨儒之象】

宣德癸丑。温州守何文淵。于明倫堂集諸生講書。有羣蜂窠。一巨蜂。集楹間。聲聞如雷。顧謂諸

生周旋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子必當之。周果及第第一。

【膺 庵】

劉文靖官修撰時。有薦爲督學者。文靖策之。得成之九五爻。其膺無悔。公曰。此周公教我。自號曰膺庵。今人皆誤書爲晦庵。如祖述字士稚。今俱誤曰士雅。如此類甚多。

【甲乙之科】

章楓山先生。居白露山下。好獎接後進。和易不事邊幅。每對諸生云。甲子以後。天下必多事。乙丑。孝皇賓天。果有劉瑾擅權之禍。豈心靈豫識。抑別有術數致之耶。

【禱 兆】

劉五清瑞。成都人。以檢討忤逆瑾告歸。時江水險惡。奉母僑居澧州。有奸人謀害。倡言曰。斯必逋逃人也。奏於司禮監。可立殺。乃密愆一惡少。持奏北上。閻境洶洶。謂禍且回測。劉亦自分必死。禱於城隍神。兆曰。此蠱賊庸何傷。印綬自天。在火之年。瑾得奏。快甚。將捏旨來逮。忽眩而止。旣甦。擲去不省。明年寘鐫反。果肆赦。瑾亦及誅。奏者逸去。奸人迄不敢逞。計其數。庚午六月也。爲作記。著其神。後官至禮部侍郎。

【肆器修祀】

漳州學。樂器久壞。太守陳洪謨。遣人來泗。請神樂觀。知音樂羽士。選俊民百餘人。肆習。仍刻大成樂譜傳焉。適琉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合掌捧手。稱歎而去。一日習儀開元寺。見寺後有朱文公祠。已敝壞。祠後有峯。僧廬其下。仍舊額扁。爲芝山書院。以事文公。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峯爲配。又遴選產。生數十人。讀書其中。士習不變。郡父老相傳。文公嘗遣一聯云。十二峯送青排闥。自天寶以飛來。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蓋若有待云。守漳之三年。畚人居海濱者。見有大鳥飛過。遺一尾於水邊。長七八尺。五采炫煥。衆以爲鳳尾。拾以來獻。命寘之庫中。略不爲異。後鎮守太監遣人來取。答以火焚。乃得止。

【書院燕巢】

繁昌縣治。舊俯大江。後有縹渺臺。形勝極佳。天順初。縣內徙。其址爲豪人所占。後奪歸官。又有侵者。萬歷四十年。贖出。建同仁書院。凡有名士出。則院中結一燕巢。

【閣 額】

四川梁山縣舉人來知德。字矣鮮。有高行。遂於易學。督撫交薦。授翰林待詔。不出。額其閣曰優。

哉。郭青螺素相善。聞之曰。來不久矣。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未幾果歿。

【謠 乚】

吳淞江久湮。童謠云。要開吳淞江。須是海龍王。人謂王決難成。後巡撫海忠介。倡議開濬。而董其事者。則郡同知黃成樂。推官龍宗武也。其言始驗。是時兩月不雨。王亦易集。殆有天意焉。又江山縣久無城。議立輒不果。有叩乚者。批曰。江山縣欲成。直待金龍興。後知縣余一龍至。城之。蓋合余之姓名也。

吳江一士夫家扶乚者。有神至。衆未問而笑。乚曰。諸生何笑。對曰。我笑汝未必神耳。乚曰。諸生能解謎否。問且笑曰。我輩能做文章。何況於謎。乚曰。有二字作一謎。與汝猜。詞曰。長十八短八十。八箇女兒低處立。混沌看來一箇字。四面看來四箇不。衆皆不解。又曰。我輩只會文字。何暇及謎。乚曰。爾說會做文字。如何考了四等。第二蓋爲首一生。近考名數如此。乃大駭服。又曰。費氏到至誠。裏面拜我。蓋主母在內行禮。已先知之。其是衆成拜問。謎是何字。則樓米二字也。

【拆 字】

郭中丞青螺。與蔡見麓冢宰。同官於浙。是時冢宰爲右方伯。有引去意。一日坐弘濟堂。冢宰曰。子爲我拆一字。指堂扁弘字。郭曰。公爲何事。曰。子只拆字。不必問事。郭曰。公意將引去。而數未能。公曰。何也。郭曰。弘字左爲弓。而無一。是未能引。右爲厶。而無土。是未能去。公笑曰。奇哉。郭又曰。非徒如此也。堂扁有濟字。公將開府齊魯。或操江。又不徒如此也。堂字尙書。而後歸土。公笑曰。是太穿鑿。後其言一一驗。

【贈 硯 錢】

盧某號東樓。扶溝人。嘗供鄆城傳役。見分宜舍人橫索郵卒。仰而呼天。異日幸有兒貴。願勿效若人爲也。主者聞而異之。以一硯爲贈。曰。此經生所遺。爲若子兆受之。出。遇人操一大錢。狂呼於市曰。蚤登科第。因以相贈。又受之。視其文。喜曰。天所賜也。歸示諸子。且告之。故。使各勉焉。一日。有羽衣詣門。與語。語竟入。語婦曰。道人來呼我。我行去矣。遂卒。子傅元。萬曆丙戌進士。副使。兄弟五人。皆有官職。

【堂 上 金 紫 人】

建陽豪民吳璋。以財橫鄉曲。親疎甚憚之。每坐堂上。無敢過其前。必窺伺不在。方敢入。第十

九郎因窺隙。見金紫人向堂立。後有服朱綠數人。少長儼立。驚異之。疾走入門。乃無所觀。私喜爲家慶。未幾。璋以不法。爲邑丞所治。至竄流遠方。弟亦連坐。黥徙袁州。家貲皆籍沒。劉侍郎峯。買其室居。緣是爲請袁守。免其弟歸。因得服役門下。適劉當歲除享祀。偶於壁隙窺之。金朱綠袍。恍然曩日所見者。始以語人。

【蹇太師父子】

蹇英太師。忠定公子也。娶馮氏。久未有子。忠定公請楊文貞製詞。禱於神樂觀。齋沐親往。夢有人語。以道士寫祈文有誤。視之果然。遂生二子。長曰霖。中書舍人。次曰雷。尙寶丞。英侍忠定。隣有隸卒服某侍郎之役。疽發背。委於塗。見而憐之。延劉御醫療之。得不死。遊句容。寓崇明寺。寺有中官一僕。亦患背疽。垂斃。延醫士張榮療之而愈。後英患肺疾。甚劇。醫勿效。一夕夢神人告曰。毋憂。吾爲汝增福壽矣。疾果平。

【木 龜】

鄭賜爲禮部尙書。待漏直廡。夢神人肩一龜遺之。公盛以槃。視之。乃木龜也。覺而語同列曰。吾其不食已。越三日。俟命內庭。日將哺。忽眩昏不能支。僚吏掖出。登肩輿。至部。喉中有聲轟然。湯藥不下咽。夜二鼓逝矣。

【際 昌 時】

楊石齋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再拜。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

【神人紙署】

嚴文靖公嘗夢神人出二紙。一署文正。曰此以授華亭徐相公。其一署文清。曰以授相公。後華亭諡文貞。解爲正。公諡文靖。點畫亦相近。而徐方當國。嚴居家宰。同心輔政。神告之矣。

【高沈徐先兆】

高文端南宇。少遇老僧。與談意合。留之。僧言未然事。奇中。高詢以科第名位年壽。皆得其概。並欲問卜葬處。久不敢言。僧令攜榼過藕花居。向一桑柘隙地。坐卽偃臥。少時而起。公亦未解何意。後公卒。賜葬卜穴。正其臥地處也。又沈繼山少遇一星士。推算終身事。歷歷皆驗。江陵奪情。疏。謫電白。病

垂死。歎曰。某言皆驗。獨此乃大謬邪。後日榮遇。付之鬼錄矣。少頃算者至。細閱前書曰。已悉。必無他慮。疾果愈。數起。至右都壽七十卒。卒之年。坦坦無恐怖。亦不服藥。蓋術者之言已定。知必不免也。徐文貞少年得一夢。自登探花翰林。謫官復召。漸次大拜。歸田葬處。皆了了。故所處夷險。都不動心。而末年卜葬湖州。亦夢中所兆。不以人言爲勸沮也。

【李 姬】

袁宗皋以興府長史。從世廟入承大統。拜相。賜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中酒盡寢。偶夢一美姬扶牀。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公驚覺。對黃夫人與語異之。繼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沒入宮。至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宛然夢中人也。辭之不得。夫人置酒令薦寢。尋得疾卒。

【五曲異人】

翁東崖以僉都請告。削籍歸。遊武夷。至第五曲。有異人揮手曰。別久矣。記得巖下授受祕語。解公大阨乎。今可回頭矣。言已忽不見。東崖恍然趣歸。得疾。卒於清流舟中。又二日。抵家。眉宇欣欣如生。蓋公原以本兵召值。庚戌之儆。疾進。以四十日到京。上猶遲之。將從了楊之戮。夜臥。夢一仙官。自天冉冉至。御榻前。手翁字上拜。上旣寤釋然。乃得以僉都視三閩云。

東崖貴時。門前仆樹自起。卒後樹卽仆。

【行通神明】

平泉陸公。試南宮時。郡守王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名也。守覺而異之。比得公會元報。守語人曰。此若冥行通神明。他日祿位名壽。必皆第一。至後果驗。而公自少至老。數過奇險。如頽垣墮木。皆不能傷。每出遊。天日必照明。卽甚風雨。無不頓霽。至老強健。九十七歲歿。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紀 夢】

陳恭介有年。未卒之先。月餘。嘗自作紀夢云。萬歷丁酉十二月十八日之辰。余臥畏天樓之從。吾齋。夢徘徊一山館中。已而吳灤州敬夫。倪博士章。偕至。余曰。此中儘有佳處。吳曰。適來舟故。

在。試其一遊。遂相攜入舟中。舟無傍人。亦無僕從。漸能自移。有頃。轉入山口。峯巒聳拔。山崖一老桂。盤根攫枝。下臨清澗。飛花飄灑。芳香襲人。遂巡稍前。遙望前山中。房舍甚都。相與歎賞。倏忽已至。巖舟而登。白石鱗次。涓泉出石間。若微雨新過狀。徐步入舍。明廠軒揭。四無窗几。寂不見一人。循除久之。忽老僕自外來。詣前報曰。館罷矣。余第頷之。又回指偉衣冠數人。自舟而陸。若相就者。二友曰。此吾輩適來泛舟路也。遂欠伸而寤。惟見窗際月影朦朧而已。念昔嘉靖丙辰。南宮被放。與吳倪同舟東歸。中間區區聚散。亡論已。卽二友化爲異物。不啻一紀。而頃刻之夢。堪爲惘然。若老僕之言。莫可致詰。豈余病侵。尋預爲捐館兆耶。枕上漫成二調紀之。夫人生霄壤。所自晝明日而爭於善敗之場者。千古一夢也。勝紀乎哉。又爽然自失已。其二調云。山之幽鬱。盤丹桂。臨清流。臨清流。花泉溶漾。馥襲蘭舟。箇中秋思空淹留。覺來窗外寒蟾浮。同遊安在。千古悠悠。人翻翻。搗來攜手穿雲泉。穿雲泉。依稀玉宇。不見神仙。箇中微明胡來前。瞥然孤覺成高眠。成高眠。萬緣如夢。何在何捐。蓋寄憶秦娥云。明年正月既望。環恭介宅而居者。丙夜聞車馬雜沓聲。竊窺之。見龍火隱隱。不下數十度。驄馬橋而來。上下橋址間。呼聲甚微。雞再號。始返。呼復如之。輒訝何物官人。迺爾深夜過訪。詰朝走問。則屬烏有。越數日。恭介卒。

【夢泉】

有僧宗靜。欲於杭州無垢院立三門。土石無所取。夢神人語之曰。但於巖下取之。得泉而止。且贈以詩。及穴地。果有泉湧。仍得石劍雷斧劍神人詩。有海變桑田。因禹力。持竿之者。絕蹤跡。巖巒拱聳。巨壑形。林木參差。碧波色。岌嶷峯前。鋪像教。僧夢中以鐘聲而覺。祇五句耳。又齊雲院僧文思等。念香積所不可無井。因施九輒之力。地凡三易。無一及泉。鬱鬱不樂。忽一夕。夢有告之曰。鑿井徒勞。良爲師苦。泉之通寒。鑿吾是主。念師之誠。投師之所語。竟指西北之隅。覺而駭然。驚恍然。若有所得。詰朝設香几。揚梵音。詣所指之地。鑿之。僅丈餘。脈絡寢通。益浚之。而寒泉迸冽。井於是而定焉。

【判土地】

劉崇之兒時。書齋文籍爲鼠嚙。戲判土地云。爾不職。杖一百。押出齋門。是夜。其師夢老人曰。某

實不職。煩一言於侍郎。免斷。次日其師以告崇之。遂毀其判。夜又夢老人曰。謝教授救解。有少白金爲謝。次早於書几上得銀一片。後崇之果侍郎。使金渡黃河。先一夜。河口舟人夢岸上軍馬數百。有神人呼曰。明日劉侍郎渡河。見奉嶽府指揮。令我擁護。爾等須著小心。次日崇之至。值河水泛漲。中流失楫。舟人倉皇無措。其舟自風浪中直抵岸。隔河望水中。若有數十人操舟而行者。

【夢 真】

茫湖李封翁。名萬平。年四十八時。得奇疾。氣絕三日而寤。云至帝所。伏庭下。遙見殿中紫衣者。磨黃衣人掖以出。道遇羣狙圍之。翁躍馬奮力殺狙。晚至酒肆。主人持簿相視。覽之。卽翁詩稿。所與語。皆身後事。病且愈。後二日盥手。狙之毛血凝爪甲間。夢非真。夢真奇事也。翁年八十三卒。子遂尙書。孫材都御史。

【索 命】

戴謙爲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卽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房。入門。有男子臥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傍。曰。欲救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鬪而死。告以所夢。衆家皆大哭。婦人乃其姊歸寧者。卽捕屠寘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教授王禮。五經博士陳贊。皆有記。時正統八年四月。有殞石之異。

【夢 韓】

陸浚川燦。以給事中。奏彈張永嘉。謫官遷永新令。薊榆奸盜。邑以大治。上下多疇。娟意鞅鞅。求歸。一日假寐堂中。若有來訊然者。曰。君奚如。韓子。韓不謫陽山耶。驚起曰。異哉。生平極慕韓。然念不到陽山也。後改其堂曰夢韓。而洞山尹臺爲之記。洞山蓋先生所識。披計僭者。先生遂不復出。榮遇與昌黎有問。而文章氣節。則先後一揆矣。

【訪 故 址】

陳鋼。南京人。成化乙酉舉人。知黔陽縣。有惠政。陞長沙通判。議復岳麓書院。初渡江。有僧來迎。

公曰。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君來訪故址。是以來。公喜。掘砌。得故甃。識曰。陳某造適同公名。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

【傅佛】

傅作雨。江陵人。爲史部主事時。朝臣諫江陵奪情者。或綱以計典。執不可。與夷陵王篆爭之強。因求補外。江陵沒。鄉人株累無遺。公獨皎然。所部嶺北。捕陳鄉盜千餘人。鞫訊。僂渠魁。餘盡原之。虔人稱曰傅佛。立祠祀焉。撫轡中丞張岳。與公兄作舟不相中。遷怒公。草彈文。其母聞而驚曰。是非所稱傅佛耶。何可以兄故諫之事。遂已。後數月。不令母知。坐密室理前疏。而屋梁忽墜。碎其案。夜復夢關將軍語之。夷齊不念舊惡。醒而駭汗。急邀公。及他僚言其事。既悔且歎。公神人所共與。遂更爲知己。薦於朝曰。貞心足耐歲寒。履桑梓獨挺羣杰。懿行可表天日。遭荆棘不累連枝。

【登龍門】

魏廷用。新逮人。父時雍。少遇異人。得丹書。工鍊氣術。里有崇厲。治無有立驗。寧庶人召而問之。陽爲不喻者。庶人怒。囚之。得間亡走。或言之世宗。徵拜太常博士。奉詔蒐天下異書。所至郡國守相。緣上意。致金帛交驩。一無所受。三年謝病歸。恥與諸方士伍。而一意督課廷用。冀以儒成名。困青衿中。嘗叩瀾溪神。夢若呼登龍門者。覺而殊自負。後以歲貢授龍門令終。

【夢剖腹】

盧梅。夢至東海上。遠望見霄綺雜駁。金根雲霞。照耀上下。海水振盪。遂作滄溟賦。將半。倦睡。夢一人以刀剖腹。抽腸尺五許。瑩潔有紅黃色。沃以水。復內之。遂醒。終篇。

【神人送詩】

宣德四年。楊曷爲浙江僉事。有賊據百丈山。頻出金衢剽掠。曷夜夢神人送詩云。影入菱花秋月裏。人如枯草洛陽邊。曷喜曰。賊在吾目中矣。明日。進兵圍其山。盡平之。後辭疾歸。正統二年。東西二楊學士薦曷可大任。召見。操鄉音。擢廣東按察使。西楊曰。何爲土音。對曰。某世楚人。奈何效齊語媚時。至廣。大。雪。人咸異之。致仕。年八十六終。

【擊彈汪鉉】

馮祐山汝弼。工科。時汪鉉爲家宰。科道交彈。汪猶奏辯不已。馮疏第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爲所斷。馮佇立良久。不得渡。有人從橋下操舟葺橋。則窗外雞鳴矣。同疏同年潘十泉子。正。時在刑科。上疏之夕。夢一大缸。缸內大黑魚一。小魚數十。大黑魚翻身一躍。缸水皆渾。小魚爲其所吞。吞而復出。若死若生者數枚。有頃始甦。不甦者二枚。大黑魚亦死。時汪復上疏力許。馮疏留中不出者三日矣。衆慮聖意不測。時居漸山。應峻爲翰林侍讀。謂馮曰。昨聖上置公本於几上。連看數次。怒形於色。急召閣老李序庵。時費鵝湖宏入。上大聲曰。如何不與我處。我怒。不能進午膳矣。二老進曰。臣等待他自陳。上大怒。連呼曰。他肯自陳。汪不得已。疏上。翌日旨下。汪罷去。科道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愷。曾紳。而馮及翁溥等八人。俱謫外。汪亦尋死。

【星 鉄】

王鉄號蒼野。以進士知常熟縣。有聲。輕兵襲倭。與鄉官參政錢泮俱死之時。嘉靖乙卯五月二十四日也。王贈太僕少卿。錢光祿卿。王以正德甲戌四月十四日生。父母各夢有星若鉄者。墜於蒼野。因以名。號曰蒼野。兵出先一日。邑有周解元。夢兵還時。輿神主入城。懼以告王。王惡聞而言它。邑人感其誼。留一子占籍。

【夢 桃】

呼良朋。隆萬間名將也。既致政。一夕。夢上帝符召。偕漳南吳司馬渡海征蠻。見桃爛甚。時司馬已卒。曰及桃。吾其逝矣。果庚寅三月卒。司馬名華。號小江。呼號益齋。官都督僉事。

【鷹禽入窗】

有鄭老人夜得惡夢。占於善卦者。卦云。三月十四日己卯。有橫禍。宜避匿不出。城南潘家。外孫也。是日邀之家。臨水窗中。靜誦蓮華經。適待夷獸內官。使從者放鷹。獵於負郭林野。鷹逐一禽。直入窗內。同墜蓮經上。老人驚。以兩手重按。鷹禽俱死。從者追及。見鷹死。執老人送獸內官所。痛鞭幾殞。追鷹償八兩。乃知橫禍之及。不可逃也。

【虎跡龍風】

平湖尹。劉漢樓初第時。嘗宿蓋山驛門外。從人忽扣門求入。問之云。適夢神人促起曰。虎將至。

汝可急入。昨途中欲傷汝。因見劉進士失跌而去。明早視路傍稻田內。見一頭兩膝之形。深入泥中。儼然虎跡也。又於左旗營。雇舟往光化。時薄暮微雨。舟數十。俱不解纜。漢樓力強所雇舟。獨行途中。懊惱之聲不絕。是夜抵光化。次日報者云。左旗營昨夜龍起。舟數十隻一時顛覆。溺死百餘人。信乎死生有定數也。

【江夏來】

正德年間。華陰學久無舉者。有蕭先生誨生徒。勤甚。一夕夢有告者。汝何自苦。舉子須江夏來。爾久之。尚不舉。復有黃先生者來任。衆曰。黃屬江夏郡應矣。仍不舉。後有黃瑤先生。以江夏調導至。衆欣然曰。江夏來矣。果一人發解。嗣後不復乏科云。瑤號逸庵。雍邱人。

【夢兆相同】

沈慶之年八十。夢人遺布二匹。曰。吾數盡於此乎。謂八十尺也。果以其年賜死。嘉靖間。參將薛騰霄。夢人贈錦二匹。量之其末微少。亦以七十九卒。古今人夢兆。乃相同如此。

【五老人】

俞琳初爲行爲。嘗使周府。舟次歸德。感疾甚篤。仰天歎曰。丈夫志在四方。卽不幸客死。命耳。奈老母何。因痛哭失聲。是夕。忽夢五老人鬚眉皓白。語琳曰。爾母壽高。爾壽亦遠。病當尋愈。毋多傷。琳扣姓名。答曰。此地五老人耳。旦訪之。則宋太子少保杜衍。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平。年皆八十。廟食茲土者。

【禍淫】

陸中丞瑯。嘉善縣人。子中錫。穎悟絕人。一日。與某生倚門。有美婦過焉。中錫心動。某生畏之。投牒神祠曰。願得陰屍。以遂彘中蠶也。中丞方寢。夢神來訪曰。若子無禮。吾得請於帝矣。若子當魁天下。今且削爲老儒。某生者本無祿。茲將抽其腸。旣寤。召中錫責問之。以實對。語未畢。忽報某生稱腸痛絕矣。中錫自後日愚鈍。終日曳白。顧參議中立。知其事。嘗語人。謂天道禍淫如此。

【衡山君】

屠宮諭應坡。乙巳冬。病甚。夢至衡山。揖衡山君而進之。見大扉兩廡間。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官至二品。增壽一紀。晨起呼諸子曰。我殆將死矣。我宦遊二十年。官不踰五六。二品增紀者。其易

歲之兆乎。如期卒。

【館賓爵位】

梅司馬國楨為孝廉時。時家宰王公國光。為子覓禮經師未得。其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主公同。頃之。即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王明日往謁麻城。劉錦衣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曰有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即托劉延之。後王與公夜飲。夫人竊窺之。依然夢中人也。王語梅以故。第遜謝而已。一日王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篆曰。孝廉已非壯年。即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耄矣。將恐不得待也。次年即成進士。為縣令。未滿十年。為大中丞。晉少司馬。贈尚書。夢中之言始符。梅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也。

【大司馬前驅】

萬歷中。廣平一時有五大司馬。肥鄉張學顏。邯鄲張國彥。曲周王一鶚。廣平王遴。威縣賈待問。賈撫陝西禦虜還。卒於臨洮。巡按楊在鞏昌。夢兩別駕同入告。請為制府前驅。寤而異之。門啓。報二人卒。午而公計至。一儒生驟白母。賈公召我。母曰夢也。頃之。又白如初。是夕亦卒。

【大士題絹】

郭青螺與劉淳寰同官閩中。為左右方伯。一夕。劉夢郭汾陽李鄴侯引之同謁觀世音大士。為京國。覽為馮唐渤海留光祿云。不甚解。大士復批云。問郭生自知之。次日光祿語郭亦莫之曉也。夏地意以為寧夏。尋督撫貴州。貴州昔屬明玉珍。亦名夏。非至貴州不悟也。後以平番。加右都。得解聖人之憂。官亦至八座矣。然在貴州者十年。得請去。豈非京國難期。龍逢渤海留之驗哉。

【夢 墨】

唐子畏乞夢仙遊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名。年五十四卒。無子。唐自作夢墨亭。祝枝山有記。

【還 環】

唐維城。字邦翰。號雨峯。莆田人。嘉靖乙丑進士。為青州知府。有惠政。官至都御史。卒。見夢於所

屢臨胸參政馮子履。以玉環授之曰。贈此爲爾子。寤而舉子。命之曰環。明日復夢來曰。吾爲郡神且滿。舉公自代。期以某日。故以環聘公。馮漫應曰。諾。遂病。下血斗餘。日忽忽與神接對語。神趣之急。馮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神曰。若爾還我環。從几上取授之。環遂暴卒。馮霍然病已。馮卽禮部尙書琦之父。維城守土時。尙書以童子誠見賞。後乃爲立傳云。

【鐵 杵】

於杭陳某。嘗夢兩僧。跣坐室旁。自後夜中。時見火光熒熒。正值坐處。陳異之。掘視。得破鐵杵。長八尺。厚五六寸。入冶不化。時聞碧霍僧。方募造羅漢。費往施之。鑄成二像。宛如所夢焉。今供寺中。

【十八尙書】

禮部尙書李長春。五世祖。本南京禮部尙書。爲諸生時。常有所往。其主人延接甚恭。且出酒饌。怪而詰之。曰。夜夢神語曰。有十八尙書來。故供帳以待公。既始有文名。聞其言。益自負。後行巴江。有雙魚躍入舟中。其一尾帶金縷色。仍卽躍出。夜夢神人告曰。君知魚之兆乎。典謨要須再讀。再者兩尙書也。至長春而驗。

【薛公劍】

蔣雲漢。巴縣人。徐州監倉。夜夢白面大耳冠巾者來見曰。我薛公之神也。贈汝劍。設有他虞。擊之言已。忽有鬼物擁隨。公如其言。擊之輒仆。既覺。莫知所謂。明日舟經濟寧下閘。爲急湍衝覆。見者謂不可救矣。頃之手擊舟底。聲聞於外。人趨救之。舟卽自正。

【觸舟沉香】

萬曆戊戌。副總兵鄧子龍。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把玩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於倭。載屍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徧裨。屢爲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沉香其殆恃而先知。願與作伴。作面目乎。

【夢之真幻】

孔子夢周公志也。不言文武。莊生蝴蝶寓也。不言鯤鵬。今人學爲儒者。必曰夢孔子。學佛者。必曰釋迦大士。學老者。必曰廣成老聃。真耶幻耶。是乃夢夢耳。

【呂翁夢】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梁店。李長沙詩云。舉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馮君莫向癡人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崇慶詩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真。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

【夢報】

揚雄蜀本紀。言張儀築城。依龜行迹築之。後龜殼藏酒庫。長六尺。高崇文截爲帶跨。龜夜見夢。曰。無事相屠。一一相報。後崇文誅死。尸二十餘段。如帶之數。此與潘妃毀玉爲釵同。然龜剝於生時。而報仇於朽骨者。何可見發塚棄骨。而得顯禍。固不虛也。

【神對】

劉珙少時。嘗謁夢于大乾惠應祠。夢金牌上有曲巷勒回風五字。未曉所以。迨登第。除諸王宮教授。一夕。上幸宮邸。問諸王何業。珙答以屬對。時月照窗隙。上曰。可令對斜窗拗明月。諸王方思索間。珙遽以曲巷勒回風對。上曰。此神語也。

【位不副夢】

陳軒字元輿。未第時。夜夢一官府。前有兩高門。門各有金書額。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其後履官至右丞。軒止龍圖閣直學士。軒暮年謂諸子曰。吾自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昔守杭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餘七十。不應杖。遂聽賂。俄達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復呼入。亟命行決。卽死於杖下。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以自咎也。達法徇情。殺人招譴。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方軒夢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後始以爲執政。豈法令變更。幽冥中已預知耶。

【道人攜手】

霍憲。字隱人。爲倉曹掾。其父生日。歸上觴。留其僕張斗于倉。郡大夫詰問斗。倉粟若何。今有幾。斗不能對。予杖。剝痛數日死。斗父踰門而語。汝飲酒樂。而令吾兒代汝死乎。憲聞之。驚悔喪嘗。

【道人攜手】

斗不能對。予杖。剝痛數日死。斗父踰門而語。汝飲酒樂。而令吾兒代汝死乎。憲聞之。驚悔喪嘗。

痰驟起。咽如車輪轉。召醫藥之。不受卒。先一夕。夢道人赤肚。子攜其手而吟曰。兔葵無草。蟻酒無水。一人來叩。絲有色矣。莫解其故。卒之歲。爲癸酉。識者寤道人蓋隱語癸酉命絕四字也。

【施藥】

許叔微字知可。昆陵人。嘗獲鄉薦。春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叔微曰。某家貧。無資可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知慧。叔微輒寤。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舉又中鄉試。赴春官。獲舟平望。復夢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思之不寤。其意。姑記於牘。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二名不合。隲爲第五。其上則陳祖。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晚歲取平生已試之方。併記其事。實以爲本事方。〔此書頗多神妙〕取本事詩詞之例以名之。又擬傷寒歌三卷。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脈法三十六圖。製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

【農占】

暨生。吳人性純。不識牛馬。家貧。歲大饑。臥古廟中。奄奄垂絕。忽夢其三世祖父母跪於廟神前。泣訴曰。家世單傳。此子死。血食斬。吾輩皆餓鬼矣。久之。神傳示曰。此子無祿命。緣汝等皆惰農。故天以此報。然農亦良苦。罪不至絕。汝之亦上帝生生之意。卻如此人。終難存活。姑授占術。生一子以續神苗。苗升天而去。暨寤。心忽開朗。則吳泰伯廟也。出與人占。無不驗。汝南刺史桓臣範。嘗以入考。道過吳。適得東京縱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事。暨云。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兩貫錢。桓問今去。改得何官。暨又曰。東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須慎馬厄。及行至揚州府東。果偷兩千而去。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馬厄。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艱於行。有一人解針。針訖。其痛轉劇。遂請告。經一百日。停官。其針人乃姓馬。歸至東都。於伊闕住。其縱氏莊。買與盧從愿。方知諸事無不應者。後娶妻。果生一子。

【警術】

毛昇字伯時。御史節第也。少穎慧。讀書過目不忘。七歲喪明。夢遇異人。授以前知之術。玩物聽

聲。大類邵子皇極數。近在眉睫。遠雖數千里。決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得喪。若目視也。古者筮集。日不暇給。餽之則一無所受。聲稱藉甚。撫巡諸臣。因以上聞。永樂間。兩召至京師。凡軍國事有疑。輒問之。無不神驗。上喜甚。欲加顯秩。昇辭曰。臣賦命貧薄。不得祿食。獲守本郡。陰陽正術足矣。上益賢之。以老疾乞還。因命中使護行。宣德間。復召入。寵眷有加。方昇之少也。父母旦夕。期其大成。忽失明。傷之特甚。昇賦一詩以慰父母曰。失卻雙瞳未是災。暗中常得好懷開。隔牕聽竹消清晝。扶杖聞鶯步綠苔。儘有好音供醉耳。更無邪色破靈臺。老親何用多傷慨。錦片光陰看過來。灑然自得。一無煩態。非夙世智慧。能超一切前塵妄想。安得若此。此其術之所以通靈。而夢亦甚奇矣。

【百壽】

大壽字一軸。御史張敷之家藏者。張始祖曰子成。贅周景端氏。景端無子。盡產遺之。此亦其一。自子成傳六世至敷。書畫多蠹腐。此貯神龕中。得獨完。取而裝潢之。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之六。楷體黑文。其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體。滿百無一同者。白庖犧成八卦。頤皇創六文。而字書浸繁。秦有八體。漢有小學十家。世增人益。至晉徐安子。已集五十六體矣。齊王融又圖六十四書。章仲定爲六十九種。謝善增損九法。合成百體。繁不已。劇邪。庾元威書十牒屏風。作百體。若懸鉞垂露。金錯玉文。鶴頭虎爪。倒薤偃波。與夫日月風雲。仙人科斗。麒麟龍鳳。龜魚馬羊。猴雞犬豕。以及銘鼎幡信。摹印刻符。署胡蓬相。行草飛白。無不備矣。然他書若填螭脚。猶有所遺。蓋書之作。比類象形而成。文物類無窮。則文字亦無窮也。奚啻百體哉。今壽字百體。多晚出。而鮮古傳。然非精書者不能爲。考其間時有疎繆。蓋傳摹之本。然大字宏壯若樓閣。小字精微如刻鏤。而一字百體。世所希見。足以聳奇觀。資博識。亦可謂難得者。

【宰相具慶】

唐至玄宗。宰相二親具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國朝則常熟嚴養齋訥。興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

【母壽】

趙隱父存約。死李絳之難。感與兄厲。廬墓十年。闔門誦書。躬耕不仕。後親友敦勉。始應舉。歷官

宰相。隨亦至觀察使。既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帥百官拜恩於庭。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皆有母。遂踵其禮。子光逢光裔光胤皆顯。永樂中。夏少師原吉。元宵奉母觀燈。上撤御膳以賜。仍資鈔二百錠。庭臣往賀。

世宗朝。熊太宰浹。唐太宰龍。各有母年九十餘。生日。皆被賜餐。

宮詹孔公恂。大學士李賢之培。其子彥喆。賢而早世。配士氏。守節表閭。年至百二歲。

【二世高壽】

世廟朝。崇德隱士周德茂。年百有三歲。子年皆七十餘。孫且五十。扁其堂曰上壽。其曾孫爲給事中。猶及見之。

章皇帝宣宗時。韓王護衛朱氏者。父子皆幾伯歲。又皆身見玄孫。詔褒之。復其家。月賜石米二吊。

【大臣壽考】

我朝閣臣壽最高者。惟劉洛陽健。年九十四。我浙魏尙書驥。年九十八。蕭山人。胡尙書拱宸。年九十四。淳安人。陳尙書雍。年九十三。餘姚人。皆官南京。皆高壽。皆致仕歸。皆存閭。完保名節。先

後相望。真盛事可述。我湖茅鹿門坤。孫屏石銓。皆嘉靖戊戌進士。皆憲副。皆九十餘。皆多子。皆過後戊戌數年。近年陸宗伯樹聲。九十七。華亭人。楊太宰巍。九十三。海豐人。畢司徒鏞。九十二。石埭人。方侍郎弘靜。九十五。歙人。

【壽而死難】

壽高是美事。然儘有老而受禍者。高要人梁致育。字遂初。以明經舉鄉試。爲訓導。六典文衡。志行高潔。致仕家居。與修郡志。天順二年。被流賊掠去。逼令講書。厲聲罵曰。蠻奴若曉禮義。必不

爲此。賊不忍害。以竹輿昇之。時年九十六。日暮。謂昇者曰。至涇口深處。自我遂投淵而死。嗟乎。篤老盲人。何不先一二年考終。而構此難耶。子穉。孫瑜。曾孫鏞。皆舉於鄉。有清白聲。

王英字邦傑。益都縣人。性剛果。善騎射。爲莒州千戶。至元中。毛貴兵至。英年九十八。謂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雖不能事戎馬。尙忍食異姓之粟求生耶。自餓死。嗟嗟。命當餓死。乃與高壽數固不可逃耶。

【前身】

大明寺前。有平山堂。歐陽公守揚州時所創。負堂而望江南諸山。歷歷在簷楹間。與堂平。故名。公政暇。輒往遊。嘯詠竟日而返。及歿後。有右司郎中糜師且。慶元十一月遊堂中。宛如疇昔所經。獨歎惜。壁間字畫。堂前楊柳之不在耳。翌日渡江。適其兄倅京口。卽移柳數十本。屬楊帥趙子固爲補植。且寄詩云。壁上龍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省後身。是夕舟行。兄弟對語。至戊夜方寢。晨起師且逝矣。先是公登第時。過婦家姑蘇之黃渡。飲於園亭。夜半。忽屏間有大書。太師字。秉燭聚觀。墨影隨滅。人謂公他日必遠到。至是始悟。歐陽官至太子太師。益驗後身之句云。萬歷中。我郡吳平山秀來爲守。見堂額。同其號。大喜曰。此爲我也。大加藻飾。復築梅花嶺。增亭館其上。爲一郡勝概。後爲忌者所毀。而平山石刻二大字。攜歸砌於家園。玉皇祠之下。曰。歐陽子有知。必能亮我心也。

【仙俠】

竊萊公有妾荷桃。隨南遷。再移光州。借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公當爲世主者。闔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僧克僅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僅詢問後騎。曰。闔浮提王交政也。

萊公謫雷州。道經我湖。至安吉。有霧山寺。僧異其貌。禮之。留款數日。題其壁而去。

【嚴闍黎】

王梅溪少時。有鄉僧每見。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王不曉所謂。旣而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闍黎。字伯威。汝祖嚴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潮間。爲士俗所推重。汝父母以無子爲憂。禱求甚力。至政和壬辰正月。師卒。汝祖一夕夢師至其家。手集衆花。結成一大毬。字汝祖而遺之。曰。孝祖。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見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符所夢。又謂師死之月。汝卽受孕。故云。王功從學鹿巖。人有指其眉垂目廣而斬之者。表文賈元達曰。此子眉目類吾伯嚴闍黎。他日能文。未可知。王曰。闍黎智慧。縱

未幾輪回。當復生人間。世爲大善知識。胡爲於滅度之後。現此窮薄困苦之相。王嘗寫字作文。誥寶印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爾不同何耶。嚴閣黎尤工筆札。王頗拙於書。故云。因自嘲曰。嚴閣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予今生食肉何詐迂。因爲之記。

【丁友鶴】

成化中。大宗伯周洪漢。中鄉貢。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吾卽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要。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周官南京翰林。日以詩訊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輪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夢裏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訊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居。至建文元年。歿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王卽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適合羊祜房瑄之事云。

【張明經】

張明經。三輔人。明經待試。中煤毒死。無子。止一女。曰喜姐。字同鄉。李上舍子。死之日。李在北雍。婦出哭而謝。備陳所爲經紀事。若曰。見李異而問之。張婦曰。先因問未至。妾有夢。夢夫君倉皇歸家。言死後得君尚旋。令我爲江都城隍。當時時歸家視汝。李異之。凡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曰。我得投生人世。在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爲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謁選。當試某邑。時喜姐計已適君子。當攜之行。經高唐。幸爲我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與女一面來。童其故戚也。李驚寤。識之。及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攜家過高唐。遣來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牆門內。有兒坐其間者。卽其家也。童至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卽呼之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汝主。張越吾也。已聞李夫婦與喜姐來。兒初持李泣。且謝之。已攜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州守曹某上其事于郡。郡伯羅檄召之。林生抱兒入。兒長揖稱繼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語前生事歷歷。

【侵隣居】

朱璫鄞縣人。弘河中督漕運。嘗以微疾臥郵舍。謂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氏者。姦而橫。侵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暗。數歲游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朱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亦皆曰。信。後朱潤人。必以告焉。

【薛滿八】

薛鳴岐。閩人。父曰。如岡。生三子。長卽鳴岐。少頑曠不馴。而有幹濟才。以倭難。同父母避居三山。貿易爲生。饒機變。射利如隼。不十載。累千金。駭以驕奢。妻俞氏。忤婦人也。相與計。吾夫婦勤苦。有尺寸。而仲季安坐享之。不能平。因時相鬪。閨母從旁解之。擲鐵器中。母額幾殆。父屢誚責。不悛。將訟之官。鳴岐挾利劍。恐喝其父曰。訟我。我卽屠若家。父無如何。則以丙夜焚香。誓其罪狀。訴之帝。如是久之。忽夢一道人語曰。汝前生嘉善人也。尉嘉祥家二十口。有金三百兩。遇強賊薛滿八。盡殺死。沒汝金。今來爲汝子。父醒。書之籍。心念此兒。以償債來。其不久矣。遂罷不復訴。未數日。鳴岐疾作。徧體如刺。號呼之聲。人不忍聞。屢自經求死。家人持之。則叩頭求哀曰。速與我死。免人磔我也。其舅臺山先生方爲諸生。往視人門。卽呼舅救我。曰。何方可救。曰。與我死。卽救耳。如此者。彌月乃死。俞氏屢舉子。不育。妾遺腹生子。未周歲。亦死。遂絕不嗣。而如岡收其遺費。歸故居。與妻葉。皆以安樂壽考終。

【供養報德】

咸寧胡叔元。字允卿。第嘉靖乙未進士。時終南有高僧淨敖。戒行修淨。始居寧夏寧靜寺。與元子姓。以師事之。敖每言曰。吾受若供養厚。吾當爲犬以報若德。正德甲戌四月十九。襄陵假夢。見敖入室。已而變虎。躍出。驚。語其子佑。異之。語甫畢。佑之室生元矣。時漏下乙夜。及明。聞叩門聲。訊之。敖弟子來曰。師夜二鼓示寂矣。襄陵益異之。歲當甲戌。其爲犬之驗乎。遂以和尙名之。及長。不茹葷飲酒。弱冠登甲午鄉薦。明年連第。忽不樂。無

何病大漸。乃言曰。功名誤我。時父佑在都。爲襄中幘。元覽鏡顧視。笑曰。原一僧也。易形爲孺。今乃襄中苦道士然。本來面目。固如是耶。語畢而逝。

【樵陽子】

蜀灌縣青城山。有樵子。大足縣人。姓雷。方誕育。有踞而募於其門者。父母因呼之曰化緣。可二歲。隨父母往安縣。父母皆死。縣民陳和養爲子。凡十餘歲。陳夫婦亦死。遂投青城山下董翁家。董又貧。無所得食。則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持升米。或碗許米。市其柴。盡一擔。樵子不計也。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失道。益深。雪盈六七尺許。所見惟高崖萬丈。古木架陰。壑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頎。腹便便。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曰。是中爾前身所托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甚恭。號之曰樵陽子。人因以稱云。老人既去。樵陽子徘徊巖谷間。往往聞隔崖彈琴聲。或人聲。及跡之。無有也。結跏趺大樹下。凡百數十日。敗衣掩形。頽然槁木。采藥人遇而怪之。佛耶仙耶。頗以語灌縣人。轉相語。萃走物色。識爲董家兒。是兒陷雪窖。一年久矣。曷不死寒餓。死虎狼。乃作如是相。事聞灌縣令景某。駕而之山中。臨問。狀所對。斑斑應古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前身。在樹中。令使人斫樹。樹轟然若雷震者。火發。其腹訶然開。現委蛻焉。髻垂額覆。領指爪繞身。其貌像。則樵陽子也。令驚嘆而返。尋並蛻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祕不傳。有布衲。有鐵冠。樵陽子先自有劍。劍柔繞指。今失所在。其時令下教製龕。奉樹蛻築庵。居樵陽子。於是其名一日傾動州郡。士庶競來瞻謁。樵陽子避能譏人。未來事。又能已入疾。來者愈益多。苦之。乃避匿安縣之天池山。士庶用亦走天池。趾相錯。其自鄉薦紳以迨官長。車蓋相望。而獨石泉鄧令某。憚墨吏也。問丹何居。樵陽子云。爲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謂已。而孫弁某。將因緣爲功。陰教令名之妖人。上變告。臺司追捕。毋懷亂事。下成都張承某。遂治樵陽子。朴野。至則箕踞而諍。承大悲。罵何物因。敢爾痛撈之。無苦也。繫囹圄三月。獄上。而王觀察某。特廉其非辜。授承膺。身爲白艾中丞。穆是夫童而好修。安所涉人間世。而惑衆爲事。得解久之。譚中丞希思來。檄所司。即

向所察廢。建大通觀。遣遠山。厥後凡開府及領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子。率一再往。不拒。顧其意。忽忽不自得。會毘陵吳參政。捧表過家。謀挾之來江南。樵陽子洒然從焉。來則止永慶寺。亦數過錫山。驥方伯勉城南別業。稍一游武林西湖。所至。江南人就徵未來事。及丐已疾者。麇集。樵陽子不甚答。問露一斑。卽往往奇中。其在山。專餌生黃精。出乃復火食。食止蔬素。然終歲廢便溺。良有絕異者。故未名強。而自名曰思道。亦嘗出山後事。未幾辭去。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文肅同榜友。善父鳴春。

【三生照水】

川中王李結三生。幼同學。後王官都督僉事。李官方伯。趙則老儒。家貧。讀書不輟。一道士能知輪迴。三人相約往相。令注水自照。都督見一虎出穴。獵夫睨而彎弓。方伯止一猪首。老儒則垂齟齬生。鼓樂迎繅亭。榜曰神童云。

【白李】

洪武乙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二寸。有楮書。秦白起三字。雲南趙州永樂間。雷擊死一吏人。朱判其背曰。木子唐朝一佞臣。罰他于劫在牛羣。而今逃脫。爲夷士。霹靂來尋化。作糜。火烙字曰李林甫。

【夙慧】

凡早慧者。固天授之奇。亦因前生夙習未及發。而轉於後一見其奇也。相傳閩戴大賓。少年及第。未幾死。柩歸。父發而視之。瞿然一白鬚翁也。可見老而久煉。則復少容。少而速殞。則見老態。

去住總只一人。老少亦何分別。

【升座詞辨】

員半千之孫傲。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乃李長源之甥也。王應麟之孫厚孫。八歲能詩。十歲能詞賦。爲象山教職。調浦江。歸養。累薦不起。自號遂初老人。

【遂初老人】

性介潔。文法三代兩漢。有遂初集三十卷。

【神童詩】

汪洙字德溫。鄆縣人。九歲善詩賦。牧鵝鬻宮。見殿宇頽圯。心竊歎之。題曰。顏回夜夜觀星象。夫

子朝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官奇而召見。時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耶？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詮補成集。訓蒙學。爲汪神童詩。登元符三年進士。仕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莊。仁厚忠孝。著聞於時。子思溫。思齊。孫大猷。皆至大學士。

【雞聲詩】

劉棻字子高。吉安府泰和縣人。舊名楚。國初改今名。性仁厚。且穎悟絕人。七歲能賦詩。世父夜寢。聞雞聲。因命爲題。應口成一律。末云：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力學不倦。遊南昌。有稱十才子者。皆出其下。

【蓮池黃花】

陳宗。蓬海衛人。性穎悟異常。初城南蓮池。忽生黃花一莖。其大如盤。色黝甚。一術者見而異之。曰：是花世所罕有。城中當出一奇士。未幾。宗果生。四歲能書。五歲善文。號神童。尤長於篆刻。十八成進士。任刑部主事。宣廟奇其才。陞爲尙寶少卿。卒年二十七。遣官諭祭。

【韓五泉】

韓苑洛先生之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有奇質。少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若有所思。父蓮峯先生問故。曰：若是則武王非乎？蓮峯爲福建按察副使。渡江。母子各一舟。五泉泣請同舟。曰：豈以波濤叵測。父母皆不可離耶？以百餘錢擲於地。命一視。卽收。答曰：錢若干。悉如其數。百試不差。皆五歲時事。嘗與客弈。背坐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着與苑洛公二十一。同舉進士。二十二同爲部署。二十七同以進諫罷。三十四同起用爲參議。然三十六竟卒。而苑洛爲尙書。五泉孝友過人。詩亦清發。奇士也。又先後同下獄。

【士榮議論】

苑洛外孫張士榮。南陽人。九歲讀書。皆識其義。年十七。從苑洛於京。問以致太平之道。對曰：今之舉子業。與前代不同。經書傳註。皆祖宗之制。律例者國之成憲。今爲文不詳傳註。治獄不依律例。祖宗制度遠越如此。況望其學古議事。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在郡縣。而它日爲吏。皆庠序之士也。苑洛又與僚友贊一大臣。士榮屏後聽之。客去。進曰：所論兒殊未論。大臣與言官不同。言官遇有缺失。卽當

言大臣審其必見納。方可言。若明知不能行。身徒竄殞。取美名。使朝廷添一過舉。四海加一瘡痍。非大臣忠愛之實。惟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苑洛奇之。後卒。年僅二十八。苑洛深痛惜之。

【染巢鵲】

王佐字廷輔。山西遼州和順縣人。父義爲譚城驛丞。有中貴駐驛。久不肯去。人厭苦之。佐方幼。夜密令人取庭樹巢鵲。黑身未喙而縱之。中貴見之。驚詰。館人皆驚以爲不祥。遂去。佐舉成化戊戌進士。官南戶部尙書。子雲鳳。號虎谷。官僉都。佐廷試時。黃榜填畢。少一卷。求之不得。或曰狀元卷封內。若君有二啓之。則佐也。遂足榜尾。名之首尾。亦有數如此。

【捷對】

郭中允希顏。泰和人。幼時與一長者浴於池。偶一龜浮水上。長者出對云。龜浮水上。分開綠。中允對云。鶴立松梢。點破青。長者奇之。妻以女。

尹文和公直。少入學堂。嘗穿圓領。塾師眇一目。出對嘲之云。牧童也。學穿圓領。應聲對云。瞎子何曾見大衣。衆皆失笑。

翁邁字仲和。崇安人。年十三。以聰慧爲郡舉首。邑宰歐陽煉試以對曰。箭出鑽鑽天。應聲曰。輩生釘釘地。郡守元曠以幼不甚禮之。問曰。小解元讀何書。應曰。詩之相鼠篇。蓋諷之也。守無以難。迨宴鹿鳴。小妓就之。覓詩。卽題云。年未十三四。嬌羞懶舉頭。爾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大稱賞。

陳祐山汝弼之子。敏助少慧。九歲。從祐山鄱陽舟中。祐山指筆架作對云。筆架如山。應聲曰。棋盤似路。又曰。蘇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對曰。程門二弟兄。德義堪尊。未幾卒。祐山平湖人。進士官給事中。彈汪太宰鉉。謫官。詩文清麗。長子敏功。亦舉進士官布政。

蘇福。湖陽人。一曰惠來人。有夙慧。再歲而孤。五歲不言。一日見道上死蛙。曰。出字也。聞者驚異。時有驛丞。遇福拾穗隴上。戲曰。拾穗與神童。應聲曰。折梅逢驛使。笑口成章。下筆若有神助。率多此類。所著有秋風詞。紈扇行。及

賦三十篇。卒年十四。（此段一作董圮）

周一經。貴溪人。六歲。從父入郡。晨旭方昇。顧使屬對曰。東方日出。天開眼。應聲曰。西嶽山高地出頭。又王格。京山人。五歲。父讀書蘭若。來省。侍几側。令對曰。春臺四角正。應聲曰。佛殿兩簷高。後皆舉進士。爲顯官。

張辰。陝西安定人。穎惠絕倫。二歲。從父官上黨。所過山川。道理廢置。若城郭。靡宇園亭。久而不忘。指畫成圖。所問響應不窮。父嘗以句屬對云。晚霞掛高。無煙野火燒空。應聲曰。新月初懸。沒綫銀鉤釣海。平涼趙中丞浚谷。父之受業師也。聞其奇。使侍立而試之。曰。一日心存十二時。對曰。九重策獻三千字。又故難之。曰。秋雨連綿。簷前如奏九霄音。丁丁當當。驚迴幽閨淑女夢。夢不成。夫戍蕭關。對曰。春雲縹緲。空中似放五毫光。往往來來。動起他鄉游子思。無窮。親留瀚海。以諸生老。子國紳進士。戶部主事。

【公車有名】

崑山張玉山廷臣。與吳中英歸有光。俱有名公車。玉山父寬。爲錢塘令。方五歲。署中火。寬公不得。乃自寢。抱印出走矣。有僞檄至。公識之。問何所得。曰。以前檄篆得之。有熟客邀公飲。西河而主。具乃一吏。拂衣歸。值之。則吏以僞藏錢見告。是時甫八歲。後不第死。孫棟進士。都給事。少卿。有直聲。文柱舉人。爲同知。稱良吏。

【袁氏神童】

倭人貢道蘇州。聞袁永之名。延見。唱和累日。贈以奇珍。時年十餘歲。郡中譁傳。袁氏有神童。事後年二十四發解。次年登第。二甲傳臚。庶吉士張羅峯嫉諸吉士。請外補習吏事。得刑部主事。改兵部官提學僉事。卒。胡端敏深重之。

袁改武選主事。部署忽火。莫知所起。須臾焚蕪盡。與陳侍郎俱下獄。部有巡風主事楊姓者。宜往。公伐之。未及入。而火作。公獨承不及。楊榜掠百餘。謫戍湖州。過潯中。題詩於御書閣壁間。至湖。寓慈感寺。郡守長樂陳口令諸士從受業。拒不受。凡三年。哀冲太子生。赦歸。又十年。薦起爲南兵部。

【識難字】

嘉靖年間。御史余光。薦開喜縣異童董應嘉。年三歲。未言。四歲始言。一言自能誦千文。及大學序。能識千文難字。其父董才。抱以視光。光試之得實。且知俯伏興拜。從容循序。略無嬉懼。奏聞。

光江寧縣人。子孟麟。甲戌及第。余官南中。識之年七十九。生子。後竟無嗣也。

【書大字】

萬曆甲午。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卿。按廣東。召之見。抱膝上。令寫。手甚小。握甚固。作字如碗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

曰。有物馮之。未可知。

丘養浩。晉江人。三歲。父抱謁外氏。他日潛往。家人愕。不知所向。覓得。詰之。答曰。門牆紅坊。折而小巷。知爲外家也。蓋外家巷連學宮。公早慧。卽能辨。一日游戲外氏園中。拾巨珠以奉外祖。祖曰。何不與爾母。答曰。實翁家物。安得奉母。

【異林記】

新輯夙慧。數款甚少。惟異林記詳備。今并大年一款。稍訂正。錄於後。然出於玄禪二門者。洗滌又當別論。削去之。

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出鸞子) 顓頊十歲。佐少昊。(帝王世紀) 禹年十二。爲司空。代鯀治水。(出傳子) 蒲衣子八歲。舜讓以天下。(尸子) 皋子五歲。贊禹。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列女傳) 周靈王太子晉。八歲。辨服師曠。(逸周書) 魯仲連十二。折田巴於稷下。(魯連子) 甘茂之孫甘羅。年十二。爲文信侯。見張唐。使之相燕。羅請躬說趙王。趙因獻秦以五城。(秦國策) 漢楊烏九歲。與其父子袁太玄。有荷戟入棗之語。(劉向別錄) 張霸七歲。通春秋。號張魯子。(益都舊錄) 張璠六歲。受業長安。號曰聖童。宛人任賢。年十二。明詩易春秋。號任聖童。(後漢書) 孔融十歲。盛憲見而異之。下車載歸。結爲兄弟。升堂拜母。(會稽典錄) 楊周七歲時。孔君平詣之。設楊梅。孔問楊梅是君家果耶。周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金樓子) 何宴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奇愛之。

養於宮中。欲以爲子。（世說新語）賈逵十歲。暗誦六經。（王嘉拾遺）夏侯淵之子榮。字幼權。七歲屬文。日誦千言。經月輒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割。榮一覽。卽能歷舉其鄉邑名氏。（郭頒世語）魏武幼子蒼舒。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過成人。孫權曾致巨象。欲知其重。符令置象大船。刻其水痕。稱物校之。卽得輕重。（魏志）王弼十歲。便好老莊。通辯能言。何宴題曰。斯人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世說注）陸士龍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楊鳥之儔。（世說注）何遜集初傳入洛。元文遙時年十歲。一覽便誦。邢邵謂此殆古來未有。（後魏書）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六經。簡文帝六歲能文。攬筆立就。武帝以東阿目之。（出梁書）顧歡六歲。作黃鵠賦。謝貞八歲。作春日閒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爲尙書王筠所賞。虞荔九歲。往候太常陸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俱出南史）王勃六歲善文辭。九歲作顏師古所注漢書指瑕。以謫其失。李百樂七歲。知瑯琊之稱。出左傳注。開元間。召能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童子自儼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是日儼又薦其舅子李泌。泌年七歲。召入。使張說試以方員動靜說。因賀帝得奇童。新唐書。賈言忠數歲。諷書。日萬言。七歲以神童擢第。（唐世注）聞喜人裴敬孳。七歲解屬文。性大端謹。號爲甘露頂。（舊唐書）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入覲獻捷。昭宗異之。曰。此子有奇表。可亞其父。賜以雞鶩酒卮。翡翠盤。因號李亞子。（此夢瑣言）宋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其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酬答如響。（出宋史）晏文獻殊。楊文公億。皆舉神童。晏年十四。楊年十一。眞宗親試九經。不遺一字。又試詩賦。請至五賦乃已。（葉少蘊避暑錄）

時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傳語。孟章宗時。益都童子劉佳兒。年十一。能誦大小六經。工詩賦。所書行草有法。孝行夙成。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賜經童科出身。（俱出經史）國朝李文正東陽。五歲以奇童舉。楊少師廷和。年十二。舉鄉試高等。（弇州別集）李文正公東陽。六歲時。與學士程敏政。皆以神童舉。純皇召見。過宮門。不能度。上曰。書生脚短。李對曰。天子門高。時上御羞有蟹。上持示二子曰。螃蟹一身鱗甲。東陽

對曰。蜘蛛滿腹絲綸。敏政對曰。鳳凰遍體文章。純皇贊曰。他日一個宰相。一個翰林。卒如所言。（雪濤小書）羣臣皆賀。

佛言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增一阿含經）舍利弗生。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義。摩伽陀國管設大會。作樂談義。舍利弗便陞論狀。結跏趺坐。問答之間。辭理超絕。（智度論）釋道安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師與光明經一卷。不減萬言。安覽畢。卽還其師。覆之不差一字。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皆鳥爪。朱氏婦聞其啼。梯樹取養之。七歲。依鍾山僧出家。修習禪業。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釋法聰八歲出家。卓然神秀。陝郡人辛七師。十歲好浮圖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俱出神傳僧）曇無讖本天竺人。十歲誦咒。聰敏出羣。日萬餘言。初學小乘。後得樹皮涅槃讀之。驚悟。（北涼錄）

【大 年】

周穆王一百三十四歲。召公奭一百八十歲。（出王充論衡）一云。召公百一十九歲。（竹書紀年）太公望百四十歲。（金石錄）老聃生子。殷時爲周柱下史。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入大秦時。蓋二百餘歲。（高士傳）卜子夏一百三歲。（出榮齋隨筆）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八十歲。兩目皆盲。（出桓譚新論）齊東宮得疾。隱居嵩岳。壽三百餘歲。（出嵩山志）後魏正光初。有隱士趙逸來京師。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號爲聖人。不聞養生。自然長壽。言郭璞爲吾策。壽五百。今始逾半。蓋二百五十矣。（洛陽伽藍記）魏侍中羅結。一百七歲。猶總三十六曹事。百二十餘乃卒。（出北史）梁鍾離思遠。百一十二歲。凡七娶妻。有子十二人。（出南史）漢丞相張蒼。年老。吮婦人乳汁。得百八十歲。（抱朴子）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元始百一十六歲乃卒。（出南史）梁武帝太清元年。海中浮鶴山。有女人年三百歲。遣使獻紅席。有女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歲。（出南史）唐開元東封太原人于伯龍。詣闕。年已百二十八歲。其子老死。兩孫隨行。各年七八十歲。（出舊唐書）唐南昌人錢朗。累官光祿卿。百七十乃卒。（出一統志）唐

會昌五年。胡杲。旻。吉。與白樂天。于東都履道坊。爲九老會。洛中遺老。李元爽。年百三十六歲。杲八十九。旻八十八。劉眞八十七。鄭據八十五。盧眞八十二。張渾七十七。白居易七十四。出白氏長慶集。宋初羅浮山有陳崇懿者。年百二十。自言兒時見山下有船數十。今去海四里矣。羅浮山記。宋太宗時瓊州人楊遐舉。年八十一。其父連叔。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並存。猶有九代祖居雞窠中。如小兒。見人出頭下視。不語不食。出洞微志。又池州有一村。皆查姓。有翁媪兩人。是其村祖。不知幾百歲。各長三尺。腦後一髻。擁以綿衣。惟露首面。兀如土木。但日能運轉。舌能舐酒。夷堅志。

國朝親郡王壽考者。肅貢王貞綜。東阿王泰懋。俱八十一。益公王厚炫。堵陽安僖王同鈇。內江莊懿王友璠。襄陵恭惠王範。址。樂平定肅王冲。焚。俱八十二。襄陵安穆王徵。鈴。唐山恭懿王助。激。俱八十三。慶成恭裕王表。變。八十七。安化惠懿王秩。焜。八十八。襄垣安惠王仕。坏。九十一。坏子成。鏤。襲封。年九十二。見封長曾孫充。煌。乃卒。王弇州別集。國朝大臣眉壽至九十者。陸文定樹。聲。九十七。于穀峯集。江侍郎治。九十二。謚議公册。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尙書胡公拱。辰。尙書陳公雍。大理寺卿葛公浩。俱九十二。王尙書學夔。九十四。洪尙書若水。應尙書大猷。俱九十五。南兵部尙書郭宗臯。九十。刑部尙書錢邦彥。喻。茂。堅。俱九十一。王氏別集。

大臣八十以上者。胡忠安澂。韓司寇邦。問。蔣恭靖瑤。方尙書鈍。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寇從。儉。李太宰裕。張太保子麒。馮司寇岳。俱八十八。王恭靖環。潘恭定恩。俱八十七。馬端肅文升。林司馬瀚。韓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董宗伯份。嚴分宜嵩。俱八十六。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焦泌陽芳。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翱。賈文靖詠。朱恭襄希周。呂少傅本。俱八十四。黃文簡淮。胡賓客儼。尹文和直。陳太保金。謝文正遷。毛文簡紀。羅文莊欽。順顧宮保應。祥。胡司寇松。俱八十三。俞司寇士悅。張司徒泰。洪太保鐘。徐少師階。王別集。禮部侍郎習禮。八十九。

戶侍郎萬虞愷。大禮卿夏時正。八十八。右副都御史孫曰良。年八十七。都督同知吳良。洪武中以番將來降。成化中卒。年九十九。(弇州別集)太守林春澤。一百四歲。太史王革。一百歲。(出王同軌耳談)韓府郡牧所千戶朱政。言其曾祖信。百六歲而終。祖全。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俱見存。弘治中。太倉狀元毛澄。祖毛弼。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洪武中。崑山耆老周壽誼。百十六歲。入見。賜宴及鈔幣。天順中。京師人茹大中。百有四歲。入見。使殿賜宴。并冠帶。命禮部尙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癸卯。濟寧人王士能。自言百二十。又三年乃卒。(弇州別集)北京良鄉人孔無似。年四百歲。御史金燦。召見。與之飲食。(卽仁寶七修彙)內鄉李子田。爲池州同知時。有老人百七歲來見。內邱有向指揮。百十七歲。浙川縣人賈大用。一百三歲。順陽趙相。百歲。新野李老。百十餘歲。鄧州郭陵母。一百七歲。潁州姚老。百有六歲。其妻亦百歲。內鄉人羅紀。百歲。崔舉。百有二歲。(出李子田於壘注筆)

【御藥醫】

御藥。聖二服爲一服。候熟分爲二器。御醫先嘗。次院判。次內官。其一器以進御。歲元禮。國朝之聖醫也。太祖臨崩。召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太孫卽位。誅諸治疾無狀者。拜元禮院使。諸王奔喪。太孫道。太祖語。哭問狀。勞之。遼王題仁義字大軸。肅慶二王爲贊詠以賜。御景皇帝御醫徐樞有名。帝嘗同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人以爲藥諫云。

【性藥名言】

吳傑號暘谷。武進人。學無所不通。更精於醫。遇奇疾尤效。正德末爲院使。嘗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挈出性字。方可言醫。人以爲名言。

【太醫用藥】

列聖大故。太醫擬罪。未見確據。惟孝皇有疾。太醫進藥。鼻血驟崩。蓋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醫官施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藥。大不敬。當斬。是時刑部尙書閔莊懿珪。左都御史張簡。肅敷華。尙書掌大理寺事楊康簡。守隨。皆名賢也。僅引交結近侍官員例絞。當時議者猶恨獄未蔽法。方朝審。奄李榮阿內意。欲從矜疑。康簡泣然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幽憤方殷。君父事。誤與故同。律以春秋許

世子之義。豈可曲貸。李亦泣下。乃加杖盡法。

劉文泰卽是傾王三原太宰。爲丘瓊山所庇者。瓊山未幾捐館。而文泰竟坐大辟。人謂有天報焉。此輩皆以醫官坐誤。而方士又常別論。方士外道。其書妖書。其言妖言。李孜省王金是也。孜省是房中之術。解萬安所進御篋之書。可見其初遣戍。後以內侍蔣琮之力。方置之死。琮之功大矣。王金是符籙。斬之非過。而招中引及先帝。遂爲高中玄藉口。

武皇疾甚。諸內侍皇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蜂起自效。大學士楊石齋上言。聖體違和。臣等殊切瞻戀。昨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令臣等擬旨。博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選其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况治疾之術。調攝爲上。醫次之。苟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效。伏願皇上慎重啓處。勿使勞逸之失宜。調節飲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但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干聖慮。自然自體康豫。萬福駢臻。上可以慰九廟在天之靈。下可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矣。事遂得止。此辛巳正月初旬事。時去晏駕尙六十餘日。未必非從容調治所延。萬一如內侍言。藥投卽有他故。石齋何以自處。以近事觀之。普天同恨。可以永鑒矣。

疾病大約多起於酒色。而帝王爲尤甚。武皇病根已深。南郊一獻。嘔血而踣。景象可知。吳鳴谷爲院使。先一歲在臨清。固曰病急矣。幸可及還內耳。還而猶能支持百餘日。則藥之功也。貞皇之病。止是虛弱。尙能視朝。大黃卻泄後。猶能延見羣臣。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溫平之劑。緩緩滋養。自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之物。一夕遂致大故。誤之一字。罪安得免。況武皇時內臣縱惡極矣。凡事閣臣不得自尊。而此事尙傳閣擬旨。閣臣猶得執正。今一概順從。自以意行之可乎。

或曰。誤則坐罪甚輕。今當如何擬議。曰。在齊民有誤有故。天子其可誤乎。誤則大不敬。與盜大祀神御物。僞造御

寶同科。皆斬。若曰故直以謀大逆論。蓋其下註曰。謀毀宗廟山陵宮闕。天子一身。宗廟之主也。故下它藥不利於君。非大逆而何。故必有謀。謀則有主使矣。在十惡中俱服上刑。不忍言。不可言。暗暗藏影。俟人理會。乃誤字入第六款。有分別。有次第。律意之精如此。楊康簡曰。誤與故同。余猶以爲多一層。不若從天子身上起見。看得誤字大。更自直捷。其誤而杖止一百者。乃小小出入。無關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錯引。

【禁獄】

我朝制度嚴密。尤慎於刑獄。二祖多由錦衣衛發落。此所謂天斷也。不必言。自後必經法司招擬以上。然事于宮禁。如天順丁丑徐正。嘉靖壬寅揚金英兩獄事。如何成招。成則非臣子所敢言。不則事體重大。無徑自下手之理。若曰旨出宮中。自來無內降極刑之事。况刑人於市。誰人蒞之。卽如郭中允之戮。亦必會議題本。方票嚴旨行事。則以前兩事。諸公試設身處此。當如之何。大約變出理外事外。傾刻立決。并具藁削去。與逆人骨肉俱化爲灰燼。而亦不沒其實。著之錄中。春秋內大惡不書。諱之也。諱者不忍言也。甚之也。文字簡嚴。書法隱然自見。况又有素臣之手在。至劉文泰一案。雖不可竝論。然武皇未登極。卽已下獄。孝皇未葬。加杖盡法。則罪人既得。無煩它說矣。

【醫民】

徐應明號激溪。蘭溪人。少與趙文懿公同學。趙日有名。應明意不自得。一日謂曰。汝醫國。吾醫民。各行其志可乎。趙曰。國醫除且不必。遂民醫實。人求我而應之。造化在手矣。遂從時師游。厭而去之。遇異人有別傳。決生死遠近。或預訂。或逆定。皆奇驗。游楚中。諸名公爭致之。有欲傳其術者。曰。必有活人心地則可。蘇中翰霖惟有隱病。診之言狀。約於一年前。無一字虛發。蘇將師事焉。一日忽卒。人以爲仙去。不死也。

【用時文】

辛酉予有不寐之病。徹夜宛轉。心火焦灼。諸醫束手。不得已檢古方試之。無一驗。愈困。自分必死。命孫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龍爲祥之來五字。甚惡之。又得用時文三字。不可解。館客邵生持王字泰。證治一書至。悟曰。得非醫家之時文耶。檢不寐一款。其方自丹溪遞至。末有戴元禮二方。平

平無奇。恍然曰。時文在此矣。服之。就林即臥。次日稍平。漸漸調服。而先一月腦病。上下如分兩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繆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卽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爲最甚。去死幾希。僅存之年。可不自愛乎。

【書 蠅】

諸生俞某久病。家赤貧。不就具醫藥。儿上有藥便一册。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於册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頁。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如方製之。而苦無犀角。俄出門失足踏坎中。甚痛。以爲石尖。視之犀也。服數劑得愈。

【本 草】

唐高宗時。于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尙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曠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民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册。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灰 性】

醫書云。燒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見萬劫成灰。性未嘗不存。今人常陷溺之後。四端時露。卽死枯骨猶能陰後。惟業重。毒火燒然不留。則性滅。天地聖人無如之何。

【醫不治老】

賈敦實曹州人。唐貞觀時。歷懷州刺史。永淳初。疾篤。子孫延醫。卻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寒疾免禍】

武元衡遇盜之時。裴晉公首裹氈帽。雖傷不死。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一曰六月三日。晉公嘗有寒疾。盛暑裹氈故也。

【熱疾得寶】

真元中淮南一小將得熱疾。生癩。皮肉如水晶。醫家以銀針刺之。堅不可入。氣垂絕。俄有鼠嚙破。大呼而起。墮一物。五采燦然。堅滑有紋甚細。貨之得十千病亦尋愈。

【奴婢瘡】

瘡鬼小不能病。人故曰壯士不病瘡。晉人曰。君子不病瘡。蜀人以瘡瘡爲奴婢瘡。

【搯瘤】

楊佛子頰下生瘤。大如覆瓿。一日山市歸。中途值一操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盃。卽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搯佛子瘤。右手拊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子笑。

曰。勿欺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瘡。先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邈不知所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悔不得治瘡方。明旦視頰下瘡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瘡還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異人。

【膊字】

正統二年八月。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手左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實以聞。逮至京。驗治釋去。

【指紋】

成化二十一年。有莘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寧。輿憾焉。欲剝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曰。全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

三日午候。公伸手指於窗櫺外。余其逝。諸至期雷雨大作。興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性病】

滁州孫存。字性父。號豐山。與霍渭崖同榜。最相得。自禮部主客郎中守贛。擢長沙。調荊州。與吉府承奉李獻相計。待理凡四年。復職補處州。官終河南左布政。以拾遺調簡。抗辯自明。請致仕。

一生強項。清節過人。而卒無子。其同年二人相遇。問豐山何如。曰。好固好。只性子尙在。其一人對曰。雖是性子。卻解得快。豐山聞曰。此所謂性病也。終身不瘥。二字最佳。亦何用瘥。

豐山方待理。上疏極口詆撫按之畏縮。嘉興孫鱣爲揚州同知。亦以抗中貴被係待理。致書勸事。鱣使者極口詆其徇畏。至不忍聞。孫後事白。陞參議。卽蜆州向書之父也。先輩之抗直如此。而用事人。狐媚不識。同在在皆然矣。

【二國公】

國朝上公有疾者二人。一曰定國徐永寧。二曰成國朱時泰。永寧。中山王五世孫。讀經史。通書法。襲爵時。年十三。忽遭風疾。久漸沈昏。間出觀戶外。有貴近臣恃寵驕縱者。道路側目。莫敢近。永寧密伺奮擊之。其人策馬走。僅得免。若是者往往而然。或疑非病。其中介介有黑白。及問之。輒失度。時操筆硯。折簡通親舊。或作高昌西番字。蓋少所習也。卒年六十四。妾丁氏侍病。日夕不懈。至是亦自縊於寢。旌曰貞烈。時泰。東平王七世孫。善鼓琴。工詞翰。嘗至舅氏飲。聞爆竹聲。驚起繞室求之不得。遂患心疾。父定襄王希忠。僅一子。治之萬方不效。居室內。簡直自縱。任性而行。家人莫敢違。至見賓客。循循威儀。未嘗有失。其疾數可數發。更十餘年。定襄薨。疾益劇。至不能執喪。顧時時哭泣。詔准襲爵。強起受命。竟不能拜表稱謝。尋年二十九。夫人陸氏。錦衣炳女。亦以痛悼卒。凡越五十三日。不得旌。陸甚賢。夫既有疾。懼其媾媿。正顏肅容。勿與一嬉笑。遂不敢犯。念其無子。廣置妾媵。每一當夕。輒使傅母守。有娠。遷煨室。厚奉養。凡四子二女。皆如己出。一襲封。一出繼叔。太傅希孝。竊謂陸誠可旌。而一病兒多子。雙承兩支。竝茂。則東平陰平之餘澤也。

【一主事】

天順二年十一月乙酉朔。吏部主事曹恂。已降江西參議。至通州。以病回京。尙書王翱以聞。上命仍爲主事。歸家治疾。恂不平。晨入端門。遇翱。捽胸。擗其面。大呼錦衣衛官曰。此老姦當擒也。忠國公石亨陳狀。上命錦衣衛執訊之。欲重加以罪。王憫其實病。但摺歸不用。且勅有司。閑其出入。既至家。而病愈。萬歷九年十一月。主事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句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相值。不引避。巡撫捶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而走。隨輿衝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爲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

【御史】

胡莊肅公松。涿州人。讀書講學。不見它客。性尤高簡。以大參家居。有臺使者。素有心疾。不事事。飲醉。怒公。卻掃爲媿己。遣吏發兵圍其第。夜且昏黑。家人懼竄。立盡。公不爲動。秉燭坐堂上。讀

書自如。或勸公質臺使行李。撫其不法事。計於朝。公但頷之曰。吾方愧仁禮未至。內自反爾。敢與較哉。會使者醒解。慚而捨去。

嘉靖十三年。御史李新芳行部。至廣平縣。城門發銃。驚而怒。笞銃手。并笞知縣周謐。又用左右譜。連及典史田經。付推官楊經鞫訊。謐等不服。經以獄不就。恐新芳怒盛。重違其意。乃文致他事。誣謐經侵分修城錢緡。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府知府李騰霄不能平。詣新芳辨折。辭氣頗厲。新芳愧憤。遂誣騰霄主使謐謀害己。并奏之。而遣推官楊經。秦新民馳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衆自衛。新芳復劾其拒城爲亂。檄兵備副使楊彜勒兵三千人往捕之。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佩。經歷吳尙質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甚衆。新芳復遣數百人追騰霄等。下令得騰霄者予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執霄騰繫唐山縣官舍。而子孝佩尙質歸皆笞之。數十尙質立懸騰霄謐。經屢訴於朝。巡撫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經新民怙勢作威。彜發兵激變之罪。上勒新芳回籍。遣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檣。往勘得實。以聞。遂逮新芳楊彜。詔下獄。俱奪官。

【四中書行人】

中書舍人劉芬。眞定人。嘉靖己未進士。有文才。而清狂不慧。每爲人所弄。至躍空攀天。投淵覓寶。顛溺幾死。亦不悟也。嘉靖三十九年。德王之國。當除長史。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爲之。

芬大怒。卽馳往吏部尙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罵而去。鵬以聞。詔錦衣撥逮送法司。拷問黜之。

嘉靖六年十月辛酉。行人潘銳。素病狂易。時選科道。銳不與。意不無少望。會病發。謁禮部尙書桂萼。問王安石何如人。萼不答。因及所試文字。語多諍謬。萼謂銳意不平。誤之曰。子苟有志。勉之。不患朝廷不用。銳曰。令知縣及翰林院俸太薄。宜加其俸。乃可責其貪。萼乃盛氣答之曰。豈有餓死知縣翰林耶。銳慨然出。愈益病。明且具疏言。萼論及政事。欲多戮貪吏。去內豎。且許臣爲御史。擅朝廷之柄。大不忠。欲奏之。從班大躍出。上怒。下錦衣衛驗治。萼自辯。銳所奏皆妄。因上銳試卷。以口不欺。上曰。銳小臣。狂悖妄言。業已下吏鞫問。卿口口口口意。及訊銳果病中語。初意坐

講。又大有講他人命者。講著甚的。

【無生日無相】

馮道之相。酷似杜黃裳。賈似道之相。酷似韓魏公。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爲上相。晉帝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豹者。工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不可用。亦省許多事。

【庚甲相同】

保祐中。孟無菴琪。開闢荆襄。嘗單馬出巡。見漢江一漁者。貌甚奇偉。提巨鱗避於道左。無菴問其姓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己同。異之。邀之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則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爲活。自足。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如也。

江右張見菴鳴岡。吳中徐文江中。同年月日時。張第庚辰。徐第丁丑。同縣令。同臺。徐爲通政使家富。一子登鄉書。多兒女之戚。張爲侍郎。其家與子則非徐匹。同時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縮如此。乃知天有所奪。必有所予。不必營營矣。

【鶴 雛】

楊億之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仙。託化。既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問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有契。乃追至江濱。開視之。鶴已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寸餘。既月乃落。

黃癸莆田人。正統庚寅。母林氏。夢虛空中紫衣人。呼授以物。舉衣承之。得鶴雛。是歲臘月十有八日生公。際形者謂之鶴相。冠帶衣履。書畫百物。精緻虔潔。居宇絕一塵。既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人謂得鶴之性。

【李口許頭】

李罔言口吃。接賓客頗審緩。及人主前議論。乃更詳辯。吾師許文穆公。對人頭常岑岑動。入侍直。凝定如山。

【官太師】

張愔藏神相也。劉思禮從之學相術。愔藏謂至禮歷位刺史。官至太師。後果得冀州。謂太師非
佐命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成大事。謀
洩坐誅。所累名士三十餘。族死者千餘人。然則太師之相。信愔藏所誤。抑劫運不可逃。愔藏明知而亦竟無如之何
也。

【高低眼】

趙方爲京西制關。容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

【識張羅峯】

王相以御史謫判高郵。相有精鑿。張羅峯以落第候除。相一見奇之。謂曰。子有異相。他日所就
奚止科第。因厚貽之。羅峯既貴。上疏曰。相以忠鯁蒙譴。宜卹。詔贈光祿少卿。諭祭。相光山人。字
夢弼。爲御史有風力。屢劾錢寧。江彬。

【侍郎鼻】

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褒之後也。父思明。嘗夢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思明應
曰。是也。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思明受之。一人後至。謂其人曰。曹某當得
一侍郎兒。何故以隸體與之。其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已散盡。奈何。後至者顧視篋中。良久曰。此不一侍郎鼻
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國初果爲刑部侍郎。

【形似】

相法謂人形似禽獸者。必大貴。不知禽獸形中。亦有似人者否。世間原有不作惡及吃苦爲善
之禽獸。轉生爲人。比得人身。若不作壞。地位更進。可省可省。

【神術】

星士胡宗。成化間遊京師。謁吏部侍郎尹旻。漫戲曰。以誑人者將何之。胡曰。明公未試以爲誑。
試一人存爲驗。當知小子神術耳。因出翰林邢讓支干示之曰。明年八月。此公必死。邢亦聞之。
明年六月以祭酒陞禮部侍郎矣。會饌錢事發。念其言引罪坐除名。過溧縣。見岳蒙泉。岳問何以不深辨。至此曰。術
者謂余今年當死。今但失官。溥同事者罪。所謂有陰功者不死。正此類也。至八月朔。拈易自占。得臨卦。投策嘆曰。詎

謂胡宗。驗乃至此。蓋卦辭曰。八月有凶。故也。至十八日果卒。可見死生有定。原不可移。而邢或先辭官。不做侍郎。則又未可知。要之數已前定。無可奈何。而術者偶驗。未必盡是通神也。

【長人】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三尺。日飲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廢之。殿前司德壽欲是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人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人都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沓。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

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轎前示威。我湖有陳姓者與焉。余庚午年應童子試。經縣治前見之。長亦丈餘。倚屋簷食。入縣門求舟。帽與楣齊。縣尹方（亮工辛未進士）見而揖笑曰。何舟可載。選最鉅者與之。僅踰於前。不能入船中也。

【資表不足恃】

近地有沈姓者。少聰慧。年九歲。應試。知縣奇之。命題作破。以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治長第五。爲題。應聲云。政平于上。猶有干政之人。俗美于下。不免負俗之累。大奇之。以爲神童。後以驕惰無所成。流爲訟師。有淳姓者。少亦負俊。讀易以四日畢。能七步成詩。後亦無應。徽人有方姓者。生時大雷雨。龍掛屋脊。比長。方面大耳。垂手過膝。咸謂貴徵。終身食肉。癡蠢而已。天資既不足恃。而奇徵亦豈盡驗耶。

【尼山龍虎山】

孔子以萬世爲上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則張真人。雖異教。與吾儒不可並。而延世並天地。則同。非但天意。抑亦地靈。尼山龍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風水也。又有異焉。成化五年。衍聖公孔弘緒坐罪當死。以大學士彭時救奏免。桎梏散行。就理黜爲民。此二月間事。至四月真人張元吉淫暴坐罪。凌遲後免死。謫戍。久之放爲民。是何吉同而凶亦適合。且又同歲耶。

【概維樟鎖】

襄陽有萬山。在上遊。形家謂襄若筏。隄若維。萬山。砥柱江流。則其概也。山有寺。曰幽蘭。經言道。

安鐵佛夜遊因而布列圭峯。以講經棲宿其中。旦暮鐘鼓。謂之固樞嚴維。以壯形勢。寺後改曰禎德。吳江城。當太湖之衝。舊有詩云。長橋爲鍊塔爲樟。垂虹爲鎖鎖吳江。有時塔倒長橋斷。吳江依舊白茫茫。然其地與蘇州諸山相聯。淺時可褰裳。直至治平諸山。乃余所親見者。

【照天燭】

范丞相致虛。家居東田朝山。有石尖甚聳。夜每發光。名曰照天燭。時范族仕達滿朝。後爲堪輿所賣。鑿去其頂。曾不踰時。悉褫職以歸。

【狸眠】

楊萬大。建安人。好恬靜。結茅武夷。漁樵山水間。夜則懸燈獨坐。弦琴詠詩。以自娛。山下有津渡。一夕有道士。黃冠玄服。貌甚偉。往武夷宮。暝不得濟。扣門止宿。自後數往來。萬大禮之。久而益勤。它日復來。謂曰。吾非世人也。今當歸洞天。特來別汝。吾觀汝所爲甚善。天必有以報之。汝老矣。其在後人乎。命舟欲與偕去。萬大始異之。旣而戚然告曰。吾二親喪。未卜窆窆。豈可去。道士曰。待汝襄大事。與汝偕往。未晚。因與其舟至甌寧豐樂里。指示溪灣秀峯。下曰。汝于某年月日。奉父母柩於此。俟有白狸眠處。卽葬所也。白狸起。卽葬時也。萬大俟期。奉柩至山中。果見白狸。如所言葬之。不逾年而他處。子孫聞其地饒衍。多來居之。因名其地曰楊墩。墓曰白狸。時年已九十有七。嘗晝寢。夢前道士來迎曰。汝今家事畢。當與俱去。覺卽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太師文敏公。卽其後也。

文敏歿後。謀厥祠堂。御史伍體馴。邵太守劉鉞。其門人也。謀公之孫景通。以第東廢廩與之。後有齟齬者。請于朝。允之。至成化三年。落成。距公歿二十四年矣。

【天馬山】

葉少師臺山。居玉融東南六十里。其山自黃巖東行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東逶迤三十里。爲黃鐘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連絡如編貝。曰三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許。有山秀而拔。曰福興山。逆折而西。亦五里許。曰天馬山。復自南而北。舒爲橫阜。如列屏然。其居負之。而面天馬山。其中有石巖起。

曰大石山。右曰鳳跡山。左而下者曰鐵臺山。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豪山。倚居之肩。天馬山破裂如火燄。形家謂之廉貞。居人稍嫌之。少師將樹而蒼蔚焉。以告青鳥李生。生曰。君謬矣。君居所以佳。在此山也。樹焉將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矣。樹可材也。而鄉無寧歲。後緒其樹。遂無恙。于是罷不敢復言樹。而居之左有樓焉。李生復勸去之。少師曰。此青龍也。何傷。生曰。君但知青龍。而不知爲劫方耳。遂徙其樓。

蝦子

舒梓溪先生。微時館於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主爲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尙不能給。賣其妻以給。先生方歲暮。解館歸。其夫婦相泣甚楚。卽舉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

於難。先生既貧甚。其內子以先生歸遲。不舉火者二日。須館金甚切。及歸。恐室人徧責。不敢以捐金事告。內子見先生之歸。爲可恃。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先生愈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鬻妻之故。卽問鬻值幾何。何不卽捐館金與之。使其夫婦如初。先生嘔指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若身免之歿。而去其累。了不知朝夕之計。無復之也。內子乃持篋。出於屋旁澗中。漉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鄰家借酒。與先生酌之。時已夜。先生忽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夾於盂外。因偶出聲曰。蝦子。腳兒。躡。鬼卽於門外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籠捲玉鉤。先生與其內兩相錯愕焉。明日雪甚。先生出貨于知親。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至其家。先生覺有異。事之謹。形家者感其恭。而憐其賸乏。乃問先生有先人未葬者否。曰。正急此。恨貧無能葬也。術乃指其近郊某所。語先生曰。此中有大地。尙無主。余周視數載矣。爲美女梳妝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鉤。莫若乘急。余爲君家卜之。乃爲檢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先生暗喜。其與鬼語合。而謝以贖。不能舉棺。及封窆。術竟爲畫策。且出囊金資其事。而乘夜葬父。四鄰無知者。不數年。先生廷試第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其鄰人至今能道其軼事如此。

預卜佳地

公東塘先生。名家臣。臨朐縣人。隆慶戊辰進士。庶吉編修。謫廣平推官。陞南戶部主事。過里中。轉幕至黃山下。謂子館曰。此佳地。歿而葬此可矣。館聞言怪之。既抵南。病作。館往迎。至徐州見

夢曰。吾不歸矣。黃山葬地。無過趙氏北牆下。館大驚。起赴。公已卒。潞州。蓋卽見夢之夕也。既尋得地。葬有日矣。卽不知所言。植者何。館臥徹側。夢一蒼頭馳告曰。闕前遇一石橋。奈何。相與往視之。儼然古塚。堂宇宏麗。朱扉四啓。隙中見一燈。燦然已。而朱扉開。燈爆有聲。光大起如晝。北壁有銘。而闕其角曰。宋貴主葬處也。生嘉祐至道間。一轉爲某官。再轉爲戶部主事。推官云。旁有書四廚。劍四。皆銀室。館拔劍舞。遂覺。覺而悟。宋貴主之爲趙氏也。越數日。方葬。而甘泉出。芝草生。至萬曆辛丑。館成進士。庶吉士。編修。今爲侍郎。文行一時推重。余曾通書得嚇蹠。亦奇寶也。太史定不達。身後得吉地。昌其後。豈偶然哉。

【墓水禍福】

李景隆未得爵時。傍墓山口忽起一泉。衝其塚後。樹木漸枯。不久禍作。幽廢死。迨弘治初。復有爛石橫墮中流。正逆阻衝處。水遂分散。且墓傍前後。徧生髻松。不三四年。蒼然交蔭。未幾求其

【崇明二沙】

地氣盛則土增。如蘇州崇明縣在南海中。唐武德間。湧二州。號東西沙。宋時。續漲。姚劉沙。與東沙相接。建中靖國初。又漲一洲於西北。今謂之三沙。此則蘇郡東方門戶。羅星也。

【禮部井】

穆廟時。關西馬乾菴自強。以大宗伯入相。後三十年。絕響。司官止陞太守。又以東封事。至空署。逐其餘。忤旨。遷謫者尤多。江右范含虛謙。旣爲尙書。故精形家言。部有舊事。并已漶。復開新井。范熟翫良久。欣然曰。得之矣。關舊寒新。必有奇驗。果司定穩帖。聯擢京堂吏部。若督學。無復作知府者。而范乃暴卒。其以大宗伯。卽家人相者。歸德沈龍江鯉。山陰朱金庭。庶。又數年。李九我。庭機口口侍郎署印。孫鑑湖如游。以尙書皆大拜。可見堪輿未嘗不驗。特不驗於起念之人耳。（又于穀峯以舊宗伯召大拜）

【土龍】

相傳吉地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顧涇陽先生之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宅左右介以水。氣厚脈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五人。皆魁梧俊爽。而先生與弟涇。凡禮部。少

以文章著名。晚節先生以理學稱重。最長。涇白公爲光祿丞。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祿于西徧掘土。土中有龍形。頭角皆具。役人驚而斲之。其膩如脂。光祿聞。亟往止而掩之。則散奪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而東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詆。天乎。人乎。地乎。亦關氣數。其又何尤。

【八卦獻地】

蕭齊唐宰相復之後。家廬陵。楊行密割據稱吳王。用爲武寧令。時縣令握兵。故稱將軍。吳私茶禁嚴。過客衰。八卦犯令。當死。蕭釋之。乃獻墨潭石牛潭爲葬地。石獅潭以居。潭今吉水螺陂是也。後之子孫貴盛。廬陵舊宅爲蕭將軍祠。然則袁乃地仙。蕭遇而釋之。必有仁德得天。非偶然者。

【坏土善祥】

張弘範。滁人。建炎中。劇賊李成掠淮南。遣格蔽野。張躬負畚鍤埋瘞之。一夕夢四人前告曰。某等避難死。淪某所。智井中人。無知。今闔郡被公德。而某等獨不得一坏土。幸公哀憐。收之。覺視智井。得骸瘞之。未幾。復夢四人者。前致謝。張居鄉。逡巡。懷仁樂善。人有病。予藥。死。予棺。卽貧不能姻。婚。子財。無。客。不樂仕。出監揚之柴墟鎮。禱謝病免。樂其風土家焉。將葬其父。有田叟迎立問曰。若非求地者耶。曰然。因問之故。叟曰。余晨起田。見前溪兩豎相撲。往觀。無視。既還。復然。已而更往。閱如也。是必善祥。子曷往試。乃見後山隱起綿互。左右兩溪。匯流其前。屈曲逝下之吉。遂以葬焉。他日郡守趙善仁通壻與家言。以其地背浮牌。須水溢卽應。未幾。官浚濠堰下流。東堤瀦水。會雨暴漲。水環墓。是歲。範子巖登第。範妻鄭氏尤賢。常先意佐範。施予如不及。里屋有病。不能自食者。爲糜置門。俾自取。不問所從也。後巖爲參政。至太子太師。推恩範如其官。少子嵩。力學知名。出作守。貴盛繁衍。人皆以爲隱德報云。

【不可求】

風水可遇不可求。尙矣。看來天壤間大地。自正結都會外。如郡邑。如村落。其大家世族。皆一一占定。占得者。累代相傳。卽中衰必復興。間有不盡然者。又當別論。非地之故也。余嘗謂帝王之封建。雖廢。天之封建。未嘗廢。要在修德以承之。所謂祈天永命者是也。如何是祈。決非禱禳之類。其有求而得者。亦

是天意。乃善祈之驗。祈字含蓄。求字淺露。先聖所以陋執鞭者。余求之三十餘年。陋已甚矣。急急味祈字已晚。噫。誰非天乎。不若息心之爲得也。

【山】

泰山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之長。華山如立。嵩山如臥。華山如峨。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羶者也。蓋天地磅礴之氣。至中州開舒二室。室者藏也。蜿蜒奇麗。橫互其中數十里。余老矣。尙須裹糧一盡其勝。

恆山爲北岳。在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唐以前皆于山所致祭。石晉割賂契丹。宋承其後。以白溝爲界。遂祭於眞定府陽曲縣。文之曰。地有恆山。飛來石。入國朝末及釐正。北平遷都。則眞定反在其南。弘治中。馬鈞陽疏請改祀渾源。禮部尙書倪岳覆寢。止建廟於恆山之下。萬曆十六年。巡撫胡來貢。又申鈞陽之說。禮部尙書羅萬化覆如故。夫倪公最博洽。精于祀典。鈞陽之言。確然可據。何以不行。豈以事非己出。且有所不足致然耶。事益久。玄武之神終不得復正其典矣。

金山四圍。惟東面有石。石外有硬砂。三面皆懸空。泊舟無礙。卽郭璞墓甚近。然中間隔水最深。金山下江水深。二十六丈。余聞京口水師人言之。相傳其底如蓮花。單擎然。安得候江枯而親閱之。嘉靖某年大風。江水翻于東。有見之。果如所記。

雁宕山。前世人所不見。卽謝靈運好遊。亦未嘗至。宋高宗時。建玉清昭應宮。因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于外。近年葉少師開福廬山。頗亦相稱。蓋皆藏於海邊。一時人跡難到。非帝王卿相之力。又有世外遐蹤。不能搜出也。

牛首山。延袤四十里。或曰以形宛肖牛也。或曰疏勒國有牛頭山。佳麗相同。故名。華嚴經云。南牛首。北五臺。俱文殊顯化所。

建昌府西芙蓉山。并魚鱗山。爲雲雨之府。天將雨。則有白雲冠峯頂。或互中嶺。俗謂之山帶。唐詩云。風吹山帶遙。

知雨。又曰霧似山中。蓋指此。解者以爲嵐。非也。晴有嵐。雨有霧。（天將雨山頂出雲此常事處處有之）

風門山在麗水縣西三十里。上有二穴深邃。風從中出。每夜靜月明。白氣自山麓上徹霄漢。

廣州府西百二十里。曰西樵山。高聳千仞。勢若遊龍。周回四十里。面皆內向。若蓮花擎空。上有平陸。唐末詩人曹

松。移植顧渚茶于此。人遂以茶爲生。諸名公都以自號。自矜云。

【漏 陂】

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聲聞數十里。名爲漏陂。村人具車乘。競拾魚鼈。牽載而歸。

【泗 源】

卽漏陂所溢也。陂在泗水縣陪尾山之西。界接沂州。方陷時。水俱涸。其聲如雷。故一名雷澤。山之下有泉林寺。左右出泉夾寺環之一匝。（余生平所見水泉往往出於山之最高處。其水從

何處來殊不可解）寺右爲山之西面。泗淵之泉出焉。初出分爲四。故名。常有澤中器物流出。其狀爲石洞。洞門高

二尺許。其水潰瀑沸騰。匯爲池。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由洞門直瀉。埒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爲渠

悠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日光射之。如繪如織。過寺之左。泉出乎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爲一溪。更相

灌注。大木千章。輪囷離奇。凡三里。抵卞橋。古有卞縣。姑蔑之水經于其間。上下數十里。泉石最奇。達於曲阜。逕孔林

北。西流至濟南府東。分而西北。與沂水合。又西至泗水縣城東。復合。其自曲阜分流。經孔林。復西南合于沂者。曰洙

實。一水會諸泉入漕者也。（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山之麓。在縣東南六十里。合于泗。一出艾山。合于汶）

【汶 源】

汶水一出新泰縣東四十里者。曰小汶河。合南師諸泉。西至泰安州。一出萊蕪縣之寨子村。納海眼諸泉。一出原山之陽。納水河諸泉。並會於泰安州。泰安之水出仙臺嶺。至靜村。匯合萊蕪

之汶。曰大汶。西南流受泮水。又西與新泰之小汶合。是爲人濟之汶。達於寧陽東平。逼於戴村壩。南流至汶上縣城

東北二十五里。受濼當諸泉。爲魯溝。又西南流城北二里。受蒲泊爲草橋河。又十里爲白馬河。又二十里爲鴟河。又

十五里爲黑馬溝。至南旺分注北南漕河。其曰洗水乃汶之支流。自寧陽而分。會蛇眼諸泉。又西南流至濟寧州。汶水之源有七百餘泉。合成一水。見靳氏治河方略。

【濟源】

濟水在兗州府滋陽縣城東五里。卽泗水下流。由曲阜分流入境。達於濟寧者。蓋諸家之說如此。然濟水淤流。時出地上。原無定體定形。故汶泗皆有源有委。而濟獨無。可以概見。乃萬兩溪。謂泰山諸泉。皆濟水所沸。匯于汶。則東省之水。惟有一濟。汶反爲下流。而據滋陽之說。則濟又爲汶之下流矣。攷濟水。禹貢導洗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卽汶水入濟之道。水經。濟水故瀆。又北合洪水。註云。洪水上承鉅野。又北經闕鄉與濟合。則說爲是。（沈一曰。沛卽古兖字也。）

【泉源】

山東自兗達于濟南。地勢最高。諸山蟻蛇。宛如人身之脊骨。泰山峙于東。宛如昂首。諸泉滂發。或自山趾。或自平地。或是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時堙時闕。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過舉大凡耳。數實加倍不止也。（有名之泉計七百餘。）土厚氣盛。泉亦如之。我明因元之舊。溝通舟楫。此乃天地大運所關。夫豈偶然。

大江南北水界也。自岷山迄于海。雖有數千里。然不過地軸將盡之一帶。自山陝潼關以下。磅礴于嵩岳。迤邐入山東。極于東岳。此南北之地界。而泉乃含蓄溢出。三代盛時。無論已。周衰。其瑞氣盡鍾于孔子。爲萬世斯文主。越千五百年。泉盡引出。爲通惠河。瑞乃鍾之國脈矣。惟黃河爲梗。國朝景順間。決張秋。嘉靖初。決南陽。末年決沛縣。今乃決邳州。自西北漸徙而東南。在西北土稍堅。患衝突難禦。在東南土益鬆。患散漫難收。李霖寰決計走沭河。其言曰。黃河者。運河之賊也。舍黃一里。卽避一里之賊。其苦之如此。世灼灼言河神。信有之。王浚川之言曰。正苦無神耳。有則上爲國。下爲民。可以理禱取應。夫神受封爵。得效其靈。亦如人臣自致立功名。卽鬼怪仗以驅除。而夕憎惜不可問者耶。

山東不但有泉。其湖陂甚多。動經百十里。所在相望。想井田既廢。水無所歸。漫而成湖。古云。山林川澤。原因地勢結成。然不聞東土之爲澤國也。獨鉅野之名。見於禹貢。在宋爲梁山泊。王安石欲開水利。未爲無見。水可入海。何必另開一泊耶。

河

通惠河開。時時修濬。南北通津。自然永利。惟黃河遷徙不常。頗費人力。然審察豫防。亦自有法。先朝如劉東山徐元玉劉松石治之。亦未見有極潰溢不可收拾之苦。朱鎮山潘印川號稱艱難。然亦執政。若當事者。故爲張大侈功。而議者乃舉與俺答吉囊。並幾許可笑。又欲議海運濟之。此事非開天之主。不能行。若平世人命爲重。安能作出格事。亂世則咽喉且不能下。而欲尾閘之通。爲救命之良法。其可得乎。海運一事。必不可行。元達子草芥中國人。惟恐不盡。委之朱清張瑄。悍然不顧。二人毒蛟鱷也。助元爲虐。七八十年間。宋之遺民葬海魚腹中。不知幾千萬。故太祖一行。深以漂溺爲痛。旋即報罷。王敬所銳然從事。所運僅二十萬石。據奏溺者八艘。艘不下千石。已去二十之一矣。今主上端拱穆清。而任事之臣。如敬所者。恐不多見。久不譚及。亦事勢使然。余以爲正不必譚也。

裏河不但通漕。凡各色進貢。朝臣眷屬。所在水利。與公私一切應用貨物。皆賴以濟。海運有此否。且畢力于河。猶恐不及。安能分之及海也。又以防虜例。邊牆且不能守。而欲守豐州會州開平不可乎。

運河一帶。平江伯陳瑄用力于南。工部尙書宋禮宣勞于北。宋用臨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老人白英。言築壩戴村。互五里。遏汶水至南旺。分析兩河。其地有分水龍王廟。廟門對汶水門。前水南北分流。以其七北注臨清。度地降九十尺。開十七。三南注豐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開二十一。禮歿。李燧萬恭追誦其功。立祠。贈禮太子太保。一子入監。白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簿。立于傍。亦賜冠帶坐。世令一人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

永平府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窿如塚。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東南之灣。與諸家所載碣石之

狀甚相合。則九河之地。在滄平之間無疑。故曰朝發崐崙。暮暴鬢于碣石爲此也。九河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而爲九派。以殺黃河之勢。今河身旣徙而南。則九河已爲平地。又何形迹之可求。且今河入海之處。去古河入海之處。將二千里。豈惟九河之地。雖河身故處。今皆爲田廬。爲城市。已不可辨。况九河乎。河之故道。自鞏縣歷懷衛彰順名真數郡。今止長垣開州清豐略見其迹。然亦非禹時故道也。觀此則九河宛在目中矣。永平海灣。謂之南海洋。此洋東西長而南北狹。如江河之狀。則河常從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山東今尙有老黃河一道入海。其地直東交界）河中砥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爲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日始上。執標指揮者。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縣樊得仁。鑿石崖爲窟。植以柏木。椿鐵鍊爲索。橫繫椿上。凡四十餘丈。往者以鐵鉤挽索而上。頗易爲力。

嘉靖中。高郵湖隄議用石。河道都御史陳堯謂石取道遠。而湖勢薄。不至嚙多樹木。隔以板。葦土實之。費率省半。及萬曆中。卒易以石。費不費于隄。不足有無。大半實用事者。棗余親見之。如椿木估用杉。則以隄楊代之。採石不及十一。而試民輸辦。凡中戶以下階砌。及市廩石碗。無得免者。零星湊成。不久卽潰。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爲帥。議轉般法。費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爲湖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

漳河。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源出山西。一出長子縣。曰濁漳。一出樂平縣。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漳縣。分流至館陶入衛河。與漕渠合。萬曆初年。漳河北徙。出魏縣。入曲周釜湯河。

瓠子河。在濮州東南七十里。乃漢武自臨塞河口作歌處。

桑乾河。陸路止八十八里。而水程至七百二十七里。河之紆曲。未有比者。

永樂元年三月。潘陽衛士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河。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

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是之。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俟民力稍甦行之。

成化間。有議疏天津水運。至宣大。省兵餉。主事楊讚相度。地有游沙。不可濬。水勢相懸。有至二百丈。又多天險。人力難施。遂止。

秦陵復上戶部郎。嚴經督役。轉輸爲艱。經言以舟自潞河達天壽山。甚徑且安。從之。省費萬計。今不知可行否。由天津至定興。可以舟行。定興至易州。陸路四十里。

劉松石。人知其花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於治河。如閘河之底。深淺不同。故盈涸難定。公子澗時。一以棗林閘爲准。高者窪之。低者量留底板。閘如一。遂爲永利。

西原先生薛蕙。亳州人。正德癸酉。與庠生同應試。至長灣。戲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衆驚異。相傳示。復投于河。其年領鄉薦。

凡河水。有時洶涌逆瀦而上者。必有大水至。丙申年七月十一日。將夕。河水忽湧起二尺餘。少選復平。如此者三。不知何祥。

【江】長江衝出大海。長千里。闊百二十里。皆淡水。文丞相詩所云。過淡漾者。此也。不知黃河如何。梯雲關之混泥黃色衝出。亦可想見。第有漲落大小之不同耳。江水流故能沖出河水挾沙行。

出海爲海水。所格水去沙停。故流不暢而爲患。

海門縣東料角嘴。江海交會處。海鹹江淡。二水不相混。江視海水較高數尺。

蜀江自南而西曰夷里。

【江上灘險】

江自嘉州至荊門灘。險地凡千百餘。舟人一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於字書。今載其略。洞疾流也。江中有達洞。構木洞。水流沙上曰灘。江中有和尚灘。水出尾。

下曰漢（今地名七漢）回流旋轉曰澗（今有南陀三澗）石積水淺曰磧（今有上磧下磧）水疾崖傾曰礪（今有閩王扁燕子礪）灘積相湊曰林（音子今有石掩林折掩林）水如轉轂曰槽（今有野猪槽）水漫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能盡書也。

湖水與江相連者惟洞庭最闊夏漲則江濁而湖高以清秋落則江清而湖低以濁鄱湖出江處地名曰八里江舟至此皆泊于江北蓋南有湖口稅關故也風濤盜賊之患歲無虛月盜猶可言若夜半大風陡起千伯艘一捲無迹矣議者欲於北岸鑿潭屯船建一堡移衛軍守護余致書南操江丁改亭合江省撫臣議之丁欣然力任竟以江撫異議不果行。

迤北有海無江（北條之水皆名河南條之水皆名江水經可證）蓋水之通海者謂之江而北則無海可注其曰海者猶江南之湖之漾京師城內有西海子城外有南海子塞外尤多大約水匯者皆是故河源亦有星宿海其濫觴初會處也大而長始曰河最大者始曰灤文皇賜名玄冥池是也臚胸河亦賜名曰玄冥河蓋兩水非一水也。

【瀆】 江淮河濟爲四瀆瀆獨入於海也今淮濟皆并于河則止二瀆矣繆仲醇言山骨卽海可穿惟江則兩骨中心湊合不相穿未知然否。

【祭香海雲】 吳元年大將軍平定山東次年上卽皇帝位改元洪武正月己亥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原德未至前數日並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烟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響應竣事父老皆忻喜相賀爭至原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年矣今聖人應運太平有兆海濱之民何幸身親見之原德還奏上悅。

【風報】 吳中五六月間梅雨旣過必有大風連數日土人謂之舶艫風云是舶商請于海神得之凡船遇此風日行數千里雖猛而不爲害四明錢塘南商至夏中畢集者此風致之也府境嘗七月

大風。甚于船舶。野人駭異。皆傳以爲孟婆怒。聞者笑之。按北齊李駒駱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云。山海經帝之二女游於江。此孟婆也。以帝女故云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秦媪。則此語雖出鄙俚。其傳之有自來矣。宋徽宗在國城。有孟婆吹轉之詞。蓋取諸此。

温州白夏徂秋。常觀雲以候風。苟日間。其雲或黑或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時。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有物驅之。此邦謂之海動。既而暴風起。其色如煙。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懼覆壓也。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於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風癡已可懼。然比歲常有。風報或無。果有。則勢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盧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萬。其高廣閎偉。甲於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起。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柱離於礎尺餘矣。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擬哉。至於官宇民廬。往往摧圮。修復久之。尙未如故。郡人云。數十年來。未見此風之比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爲虞。凡風雨作。則無雷。惟得雷。而後測霽止之期。迨秋冬交。衆皆相慶。謂可無虞矣。其風之來。狂暴而喧。不。止。故謂之癡。二廣則謂之颶。大率海濱多有之。韓退之問瀟吏詩云。颶風有時作。掀簸眞差事者。此也。

【海舟】

洪武五年。昌國縣督造海舟。其最鉅者。方求材爲檣。不可得。俄有大魚一。鐵梨木二。各長三丈七丈三尺。事聞。上曰。此天所以蘇民力。靖海寇也。船至外洋。必遇順風。出沒波濤。遠望如龍。後太祖崩。一夕風雨失去。而舟中人拋出。無所傷。如有提拉者。

宋嘉祐中。海上一舟遭大風。桅折。信流泊岸。舟中三十餘人。著短阜衫。繫紅鞵角帶。類唐人。見人拜且慟哭。語言書字。皆不可曉。步則相繼如雁行。後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新羅島首領。陪戎副尉也。又有上高麗表。亦稱

新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宰崐山。召至縣。犒以酒食。且爲修船造桅。教以起仆之法。其人各捧首致謝而去。船中凡諸殺皆具。惟麻子大如蓮。士人種之亦大。次年漸小。數年後。如中國者。邊海有夷船。飄至者。多掩殺報功。或反爲所掩者。卽匿不以聞。近日惟交趾一船。以舟中空無一物。且無器械。得全。因檢宋仁宗時。胡則在廣南。有大船。因風遠至。食價不能去。告窮于則。出錢三百萬貨之。諫者皆不聽。後夷人卒至。輸上十倍。在宋政寬。今則犯通海禁。下獄矣。

萬歷辛亥六月。海風大發。温州獲異船三。初獲爲裴暴等七十三名。自供爲阿南國升華府河東縣人。五月。奉上官差往長沈葛黃處。薦禮祭祀靈神。而被風者。再獲爲武文才等二十五名。供爲升華府河東縣人。六月。往歸仁府。維遠縣販賣。飄至海中。爲盜所劫。而被風者。三獲爲弘連等三十七名。并瑞安縣獲解。稱文稜等五名。共四十二人。自稱爲升華府濰川縣人。五月。就富安府裝載官粟。併各物。回本營。而被風者。阿南卽安南國。其君黎姓。後莫姓繼之。今復歸于黎。有五道四宜二京都。城市有古殿舊跡。人皆被髮裸下足。盤屈蹲踞爲恭。聲音莫辨。飲食無分生熟。所奉上官令。爲欽差。節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內外。同平章軍國重事。太尉長國公。又鎮南營都督府掌府端郡公。雄義營太尉端國公。君所被者黃衣黃冠也。臣所服者純衣純冠也。問讀何書。曰孔孟五經四書。念何佛。曰南無阿彌陀佛。唱何曲。曰張子房留侯傳。史譯審無他。各被原土安插。沿途水則從舟。旱則從陸。馳檄經過地方官。司差兵押遞。每人每日各給米糞。冬月嚴寒。行令温州府查取貯庫賊衣。各給棉衣禦冷。遇病撥醫調治。以保生全。皆叩頭而去。

【海塘】

范希文爲興化令。修捍海塘數百里。（今名范公堤）宋末詹士龍復修之初。發地得希文石記云。遇詹而修。此事古往往有之。然係希文所留。不獨名臣。且擅康節之數學矣。賢者固不可

測如此。

【海沙】

萬歷甲午。余至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爲塘。東直海鹽煙燉相望。次年沙沒。海水直叩塘址。以長篙測之。不得其底。衆洶懼。將徙城避之。無何大風雨。衆盡潰。縣令亦挾印走。既息。城無恙。令率衆復歸。未幾塘外沙露尺許。久之復舊。

【海井】

華亭市中。小常賣鋪。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點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某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寶。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中。汲之皆泉也。平生聞名於番賈。而未常遇。今幸得之。（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卽此魚腦骨也。）

【海錢】

乾道丙戌夏。樂清縣海門有蛟。出水長丈餘。旣而塔頭陡門。水吼。二日而海上浮錢甚多。有一父老識之曰。海將錢鬻人也。風必作。頃係船於屋。里人咸笑之。至八月十七日。海果溢。一縣盡漂。其家獨免。

【浮提異人】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僊。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歷丁酉年。余同年葉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羣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償之過其值。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則無一有。比早復來。甚怪之。請得大搜索。葉不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土語。然不諱爲浮提人。亦不謂黃白事。果難爲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置之於案。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持此二者爲獻。葉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速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

瓊海

嘉靖十六年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少頃風大作。三舟皆溺。瓊州士子赴提學使。涉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址與焉。并失縣印。其考貢之年。地遠不至者。亦不復補。神宗初卽位。吾師王忠銘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卽請於朝。以備兵使者攝之。得允。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立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寧。鄉人共建生祠祀先生。題曰崇報。先生不敢當。乃祀贈公。而先生祔焉。吁。爲德於鄉而食其報。若先生不以永矣。先生諱弘誨。質直忠厚。工詩及書。淡於名利。幾入相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尙書。先己丑。與許文穆公會試。時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館選廿二人。余居第十二。先生卽以是年南行至萬曆戊戌再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正盛。迎于郊外二十里。自四衙門而下。凡八十餘人。余又與焉。極一時勝事。得士報國。若先生者。卽不入相。其又何憾。

瓊在大海中。廣數千里。海角下。見大星數十。皆非星經所有。

海潮應月。潮廣福等湖俱有信。瓊州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

杭潮

宋末杭潮三日不至。及元末亦如之。又度宗梓宮發引。至江上候潮。將渡。過日晡不至。已豫爲之兆矣。

杭潮三日不至。人謂天之祐胡元以亡宋。固是一說。然虜人間諜甚精。山川險夷。國之虛實。盡知之矣。伯顏大將。蓋代英雄。屯於皋亭山。豈有錢江如山之濤。全然不覺。宿兵其地之理。宋之叛將降卒充牣其幕。自詭效忠。卽宿兵豈有不諫止之理。以鄙意度之。三日不至。事誠有之。元兵必不駐此。傳者文以爲奇。史臣仍襲不改耳。

珠池

池在海中。蛋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蛋丁皆居海艇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繩。別以小繩繫諸蛋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船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繩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

尙沒水取。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爲耙取之。所得尙少。最後所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隊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旁。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矣。

【渡海】

金道玄字仲旻。吳縣人。少孤。父友長橋萬戶府鎮撫陳某。養爲子。至正間。方國珍起兵海上。江浙行省參政宋耳質班督師與戰。時陳已進官都鎮撫統軍。以道玄從。初并師期。集建寧之補門關。國珍以書詐降。陳受之。意稍解。道玄曰。賊志未可知也。不如嚴備之。陳不聽。國珍以艤艘數百艘。颯以赤布蔽日而下。勢漸迫。官軍猶晏然。國珍乘風縱火。矢石交注。陳戰死。不知所在。道玄求之不得。乃從舵樓躍赴海。祝曰。吾父有靈。幸使我不爲賊所得也。已而恆若有人抱持之。自旦及晡。隨波上下。忽覺身在石上。登沙澗數百步。得小徑。行里許。乃知溫之舉山水也。迨歸。張士誠已據吳。或薦其名于僞司徒李伯昇。道玄聞之。挈妻孥去。隱其區。賣卜終身。子問禮部侍郎。

【普陀】

南海普陀山。梵云補怛落伽。或曰怛落伽。或曰補涅落伽。音雖有殊。而譯以漢文。則均爲小白華樹山。實則一海島也。

先師有四配。南海觀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藍祖師彌勒地藏。（彌勒爲未來佛地位甚尊。豈伽藍之比）

紹興十八年。史越王浩以餘姚尉攝昌國鹽監。三月望。偕鄱陽程休甫。由沈家門汎舟。風帆俄頃。至補陀山。詰旦詣善財巖潮音洞。洞乃觀音大士化現之地。時寂無所覩。炷香烹茗。但碗面浮花而已。晡時再往。一僧至巖頂有竇。可以下瞰。公攀緣而上。忽見金色身。照曜洞府。眉目瞭然。齒如玉露。將暮。有一長僧來訪。云公將自某官歷清要。至爲太師。又云。公是一個好結果的文潞公。他時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二十年當與公相會于越。遂辭去。送之出門。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鎮越。一夕有道人稱養素先生。舊與丞相接熟。典客不肯通刺。疾呼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談論風起。索紙數幅。大書云。黑頭潞相。重添萬里之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話。擲筆不揖而

行。公大駭。遍覓不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僧。及此道人皆大士現身也。

丙午年。余在南中。有高明字者。談多奇中。謂余阮在後。丙丁二年。且曰。過了已秋。或可免。蓋剛六十之期也。時去之尙遠。不以爲異。至丙辰冬。辰孫痘殤。丁巳三月。季弟鳳岐暴卒。哀慘。日覺精神恍惚。形神泮渙。且有惡夢。自忖岌岌。決符高老之言。乃發願泛海禮普陀。且曰。死于牖。無若死于海爲快。且留與諸貴人作話柄也。時東風急。駐者三日。四月二十六晚。風小止。開舟浪猶顛蕩。行不五里。停山灣。遙見前舟已沈矣。次日轉西風。掛帆半日而至。登殿作禮。宿一僧舍。通夜寢不能寐。甚苦。甚疑之。歸來忽忽。徂夏入秋。日展書。只以不語不動。遇拂意。決不惱怒爲主。只此便是養心法。至八月十一日。飲藥酒。忽有異香透徹五臟五官。又三日。夢若有授歷者。覺而釋然。儉活至於今。剛又三年矣。追憶過海景象。模糊不能辨。姑以意書其伯一。或真或幻。皆不自知也。

由定海棹舟。自北而東。過數小山。可三四十里。爲蛟門。北直金堂山。此處山圍水落。宛然一個好西湖也。將盡。望見舟山。曰。橫水洋。潮落時。舟山當其衝。其一直貫。其二分左右。左爲北洋。右則象山邊諸處。入舟山口。由東西互七八十里。南夾近海諸山。山斷續。望見內洋。舟行其中。如汜光月河可愛。盡舟山爲沈家門。轉而北。卽蓮花洋。洋長可三四十里。過卽普陀矣。

抵普陀之灣。步入一徑。過二小山。卽見殿宇。本山皆石。吐出潤土。蜿蜒直下。結局寬平。可三百畝。卽以右小山爲右臂。一小山圓淨爲案。左一長岡。不甚昂。築石臺。上結石塔。爲左蔽。殿三重。宏麗甚。乃內相奉旨敕建。殿之辛隅。爲盤陀石山。勢頗高聳。巽方爲潮音洞。吞吐驚人。正後迤邐菩薩巖。最高。曳而稍東。一石山。其下卽海潮寺也。去前寺不過二里。萬歷八年所建。今已燬。兩寺之間。東濱於海。一堤如虹。海水上下。卽無潮。猶洶湧駭人。東望水面橫抹。諸山起伏如帶。色黑白鐵袈裟。又東望微茫二山。曰大小霍山。極目閭尾。紅光盪漾。與天無際。惟登佛頭巖。能盡其概。若在半腰牽引。諸山宛如深窾。空處飛帆如織。彼中人。了不知其異且險也。

大約山嶺爲前後二支。支各峯巒十重。前結正龍。卽普陀寺。轉後爲托。卽海潮寺。二大寺外。依山爲菴者。五百餘所。皆窈窕可愛。環山而轉。除曲徑外。度不過三十里。

舟山有城。有軍。有民居。金堂最近。聞其中良田可萬頃。悉禁不許佃作。何居。大謝山直舟山之南。田亦不少。此皆可耕之地。然邊海之人。都以漁爲生。大家則官與遊學。遊手不爭。此區區粒食計。故地方上下。無有言及者。袁元峯相公欲行之。有司以爲擾民而止。（勸民力田。何擾之有）

余住定海三日。看來潮汐。分明是天地之呼吸。人非呼吸則死。天地非呼吸則枯。以月之盈虧爲早暮。其曰大小。未必然也。天下惟錢塘潮。廣陵濤。著稱。則其海口最大。與口外卽大洋故。然此臆度之言。不足據。惟識者參之。

近時諸公議歷法。有形章奏。至相軋者。或以問余。余曰。我驗人。安知曆。但看月一回圓。則一月矣。亦如夷人不知歲。但草一回青。則一歲矣。其人不能應。今見海潮。初一十六必以子午刻。餘以次漸遲。遲至晦望。一日之中。早在辰末。晚在酉末。所差甚多。而次日子午必不爽。此又非歷法一定不易之準乎。節令亦如之。卽差不過一日。無甚關係。天本以顯道示人。人不察而紛紛作聰明者。其謂之何。間以語朱大復。深以爲然。

上招寶山。見一秀士。鬚面甚偉。異之。秀士亦睨余。余不顧。數遣從者蹤跡。若有意者。遂進與揖。方知爲劉都督草塘之子。今都督省吾之弟也。其名國樟。爲南昌諸生。是時方欲爲草塘立傳。喜而問之。因得其詳。且曰。君固將種。又材器如此。一纘先緒。取玉帶如芥。何事從鉛槧自苦。答以爲父雖上將。數爲文臣所抑。末年已平九絲蠻寇。曾省吾撫臺。雖驕橫。猶能假借。代會者某公。初履任。循例設席邀宴。某至大怒。謂此皆糜軍餉。款我保富貴。取實資。不就席而去。遂恚甚。瘍發於腦。而卒。故切起戒。某棄武就文。而竟未有常也。（明時重文輕武如此。誰與守國）余聞其言。深憫之。蓋勢之偏重久矣。我輩於節制中。要須權衡。毋徒恣文墨。輕天下豪傑也。

時倭警狎至。從者三人甚恐。勸毋行。余不聽。出海僅二十餘里。諜報衝風棹八槳而過者。可接。皆曰警警急急。余

皆不顧。既抵山。則先一日果一倭舟。泊于山之東厓。舟純黑色。上若城堵。不見人。高可五丈。長三倍焉。連數日。東風漂至。我兵船圍守發銃。彈如揚沙。著石壁。紛紛下墜。一小舟直前逼之。倭發鉛彈一透死五人。遽退。是夕風轉而西。倭揚帆去。我舟尾之。余作禮之。又次日。舟師皆歸。有登山者。問之曰。盡境而還。計倭舟入閩及廣。風稍南出大洋矣。山有兩寺。住持後曰大智。前曰真表。大智戒律精嚴。爲四方僧俗所歸。真表雖領叢林。性驕。鷲悍。破戒。萬歷十年。其徒行之郡。太守行郡。承龍得孚。勘問。龍爲人道。醇直廉儉。時復奉監司他委。勘金塘山。及補陀。衆鞠真表。夜夢羣僧竝來。告真表過惡。且屬丞三分道場。奉大士香火。到山處分。悉如其夢。且謂衆僧曰。此事非吾意。佛告之也。仍戒飭衆僧。查僧房。總三十六。命取蓮華經三十六部來。燬之火。而令衆僧跨其上。誓不再犯。時吳參將稍從旁止之。乃火一部。衆僧悉跨焉。處分畢。至後殿拜禮。甫拜下。卽覺兩髀病軟。不可動。兩人掖之以拜。遍體陡發大熱。急扶入禪房。疾遂委頓。胸間結一片。大於盂。堅於石。楚不可言。漸至昏憤。見沙門雲擁霧集。若有所按治。有人若伽藍者。奏曰。此雖得罪大法。顧其人實奉道愛民。居官清淨。內傳佛旨曰。奉道燬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故。罰三石牛。齋官三石牛。齋官者。不省其云何。承念此必冥官之號。如是死矣。且入惡趣。力懺悔。某不知經燬之罪。大乃爾。自今而後。願奉齋戒終身。亟免官。入道自贖。沈沈無有應者。卽有人途三石牛。齋官劄子到。固辭不受。大智亦爲之祈哀。誦經念懺。願以身代。又久之。始得兆。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城中死人壘繫。竝裸臥。承亦在臥中。獨不裸。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人掖出之而甦。承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咸曰。我輩給孤園善知識也。汝何故燬經。犯此大戒。承曰。知罪矣。願以百償一。而捐俸齋萬僧。衆僧稍稍散去。其夕家僮於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鬢髻。手執幢蓋。遶床而過。素然有聲。幢脚拂僮面。僮驚起大呼。承病良已。是時不粒不瞬十日矣。屠長卿目擊爲之記。

普陀是明州龍脈最盡處。風氣秀美。雖不甚險遠。而望洋者卻步。卽彼中士民。罕有至者。若非大士見形。何以鼓

動人心。成此名利。奔走盡天下。凡西僧以朝南海爲奇。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橋爲奇。梁之南有曇花亭。下數級卽爲梁。橫亙可十丈。脊闊亦二三尺。際北有絕壁。有小觀音廟在焉。余坐上方廣寺。親見二十餘僧踏脊如平地。其一行數步。微震懾。疑立。少選卒渡。衆皆目之。口喃喃不可辨。問之山僧曰。幾不得轉人身也。普陀一無所產。歲用米七八千石。自外洋來者。則蘇松一帶出。劉河口。風順一日夕可到。自內河來者。歷錢江。曹娥姚江。盤壩者四。由桃花渡至海口。風順半日可到。兩地皆載米以施。出自婦女者居多。自閩廣來者。皆雜貨。恰勾歲用。本山之僧。亦買田舟山。其價甚貴。香火莫盛於四月初旬。余至則闕然矣。卻氣象清曠。幾欲久駐。而竟不果。則緣之淺也。細訊東洋諸山。一老僧云。有陳錢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難下。樁。又無輿可泊。惟小漁舟盪槳至此。卽以舟拖開灘。探捕後。仍拖下水。而回。馬蹟又在其西。有小潭。可以泊舟。但有龍窟。過者寂寂。一高聲。卽驚動。波浪沸湧。壞舟。再西爲大衢。與長塗相對。其西有礁無輿。不可泊舟。且亦有龍窟。宜避。東面有衢東輿。可容舟數十隻。但水震蕩。不寧。舟泊於此。久則易壞。大衢在北。長塗在南。相離不過半潮之遠。潮從東西行。南山束縛。其勢甚疾。舟遇潮來。與落時。皆難橫渡。俟潮平。然後可行。近昌國爲菲山。形勢巍峨。島灣深遠。此山之外。俱遼遠大洋。舡東來者。必望此爲準。直上爲普陀矣。

海水本遼闊。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極大西北風。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輿。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船安輿。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船何輿。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沿海之中。上等安輿。可避四面颶風也。凡二十三處。曰馬蹟。曰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溇江。曰列港。曰定海港。曰黃歧港。曰梅港。湖頭渡。曰石浦港。曰豬頭輿。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輿。曰玉環山梁。輿等輿。曰楚門輿。曰黃華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輿。曰女兒輿。中等安輿。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蒲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關門。曰九山。曰爵溪輿。曰牛欄磯。曰且門。

曰大陳。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巒。其餘下等安巒。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團土無巒。一面之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由此觀之。沿海萬里之遙。處處有巒。處處要斟酌。此惟老漁船知之。而漁有世業。有闕傳。又善占風。望雲氣。履如平地。多夜行。不失尺寸也。

近日有茶山王之說。傳者歷歷若親見。且謂聚至數萬人。販米於蘇松等處。庚申。湖廣至。米不許下江。曰恐茶山王糴去也。米一時踊貴。斗至一百五六十錢。時非水非旱。田禾蔽野。秋成在即。而所在惟擾。平抑價。吳江縣立破一百二十餘家。亦自來之異變也。考海中。誠有此山。自嘉定寶山。出南匯嘴。一百六十里。可至。無巒無港。原非駐足之地。其它處遠而同名者。或不少。卻屯聚如此之多。幾比琉球一國。大海中固遼無邊際。要之自開闢以來。人力所至。船隻所通。凡島嶼礁坎之類。靡不登之載籍。而獨遺此大山。窟奸人爲東南隱憂。似不可解。且海寇飄忽。乘風萬里。所以難制。若山居士着。必爲衆所窺。卽如米尙須糴。它一切所需。非天降。非地出。何處得來。若曰俱販之中國。何不散居內地。伏草澤間。爲所欲爲。而以海自限。日與風濤爲伍。決非事理所有。而少年喜事者。至自請於當道。往彼說諭招兵。各使臣欲收之爲用。曰折簡可致。遠近若狂。數年不絕。發一笑可也。

【勝遊佳境】

江南花木勝游。梅時玄菟。菊時萋江。桃華時蟠螭。芙蓉時西湖。堯時菁山。葛僊井。楊梅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而時令佳境。則太湖月錢塘湖。兩天目松石。棲賢笱洞山。茶鷹窠普陀山。看海及日出。庶幾得之。

【梅丈人】

客有三人與梅丈人論理趣淺深。曰玉雪爲骨冰爲魂。耿耿獨與參黃昏。誰知雲臺溪上路。玉樹十里藏山門。一客曰碧瓦籠晴烟霧繞。藐姑之仙下漂渺。風清月白無人見。洗妝自趨霜鏡曉。一客曰在澗嫌金屋。照雪羞銀燭。直從九地底。陽萌知獨復。丈人曰初得吾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復乎。

【占年】

興化縣木塔寺。殿材皆紫椴。美材也。賈人以木筏載黃梅一株。樹之殿旁。胡僧坐其下。忽不見。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盛則俱豐。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鼠之耗。農人多驗之。

【月中桂子】

紹定間。舒岳祥讀書館中。會中秋月色皎然。聞瓦上聲如撒菝。甚怪之。其祖拙齋啓門視之。乃曰。此月中桂子也。我嘗得之天台中。呼童子就西庭中拾得二升。其大如豫章子。無皮色如白玉。有紋如雀卵。其中有仁。嚼之作芝蔴氣味。囊之雜菊花作枕。清芬襲人。其收拾不盡。散落甃罅者。旬輒出樹子。葉柔長。經冬猶秀。尋徙植盆中。久之失其所存。

【花】

杜鵑花以二三月杜鵑鳴時開。一名映山紅。一名紅躑躅。有二種。其一先敷葉後著花者。色丹如血。其一先著花後敷葉者。色差淡。人多植庭檻間。結縛爲盤。蓋翔鳳之狀。越州法華山奉聖寺佛殿前者特異。樹高與殿簷等。而色尤紅。花正發時。照耀楹桷。牆壁皆赤。每歲花苞欲拆時。寺僧先期以白郡府守率郡僚往燕其下。邦人亦競出往觀。無虛日。寺僧厭其擾。陰戕之。蓋宋時已彫枯矣。郡齋有杜鵑樓。天衣雲門諸刹皆有之。又上虞釣臺山上雙筍石。其頂有杜鵑花。春夏照爛。望之若人立而飾其冠冕者。齊唐記。宋太祖太宗真宗過密之時。花枯癭。三載乃復。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嘉泰志云。近時又謂先敷葉後著花者爲石巖。以別之。然鄉里前輩。但謂之紅躑躅。不知石巖之名起何時。今江南在在皆稱石巖。

竝頭蓮。前未經見。晉泰和間生於玄圃。謂之嘉蓮。其後見者不一。柳宗元張仲素俱賀表。今所在有之。不爲奇。有一本而三莖者。

蓮有四面者。徐文貞詩云。四面花開玉露滋。曉花翻雨葉垂垂。泉明酒思濂溪癖。憑仗盆池借一枝。太華峯頭幾

夢游。若耶輕舸亦難求。小池寂寞憑誰遣。面面華遊看白鷗。

唐時四川忠州有木蓮二株。其高數丈。在白鶴山佛殿前。其葉堅厚如桂。仲夏作花。狀似芙蓉。香亦如之。每花拆時。有聲如破竹。

蜀西雪山有佛果樹。高數丈。葉如芙蓉。花白兩出。若蓮瓣。大如掌。參差相掩。陽則展敷。陰則脗合。果在其中。至冬殷紅。類紅消梨。

蜀主昇平常理園苑。有青城山叟申迅進紅梔子。花爛紅六出。芬香襲人。結實甚大。用以染素。則成赭紅。

廣西太平府有羅望果。口外皮剝至見膚。凡九層。食之甚甘。廣東人呼爲九皮果。石榴。舊說以枯骨置枝間。石壓其根。則結子繁盛。杭越之間。呼爲金匱。蓋避錢鏐諱云。剡中者佳。地近東陽。多榴房。

華容縣觀音寺有玉蘭一株。輪囷盤鬱。高十餘丈。遠望如玉山。

潯陽陶狄祠植山茶花一株。幹大盈抱。枝蔭滿庭。二月三日祭時。花特盛。好事者分種之。竟無一活。紹興曹娥廟亦有之。止加拱把之半。土人云。千年外物。

蕭縣有天棗。在天門寺。春時吐華。結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實皆熟。次日遂空。

宋淳熙間。秦中有雙株海棠。其高數十尺。修然在衆花之上。與江淮所產絕不類。荆南官舍亦有兩株。略如之。姿豔柔婉。豐富之極。

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丈。花甲一週。始一作花。永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視之。取花以回。

宋淳熙三年二月。如皋縣桑子河暖東孝里莊園有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盛開。則紫牡丹也。過者皆往觀之。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見花甚愛。欲移分一株。掘土深尺許。見一石如劍。長二尺。題曰。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有生日。值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爲壽。間亦有約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

多不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直至一百九歲而終。

嶺南無牡丹。移植不花。花卽不利其主。梁文康之孫。中舍紹績。攜至家。花開召客飲。疾發卽殞。易數主皆然。

陸成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花朵茂盛。顏色鮮麗。有李氏者欲得之。主人已許。俟開後乃移。旣移。其花朵皆

背主而驕。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殘零亂。無復前觀。紫微一名滿堂紅。

越絕書。句踐種蘭渚山。王右軍蘭亭是也。今會稽山甚盛。餘姚縣西南並江有浦。亦產蘭。其地曰蘭墅州。自建蘭

盛行。不復齒及。然移入吳。越輒凋。有善藏善植者。售之輒得高價。而香終少減。以野人論之。更不如山谷間取之甚

易而且多。貴所賤。少所見。豈虛語哉。

蕙。餘姚江邊多產之。因名蕙江。今惟閩爲最盛。遍於江南。有譜。

黔中緋桃花。夾竹桃花甚蕃。另有一種。名日月桃。一枝分花。或紅或白。又有六月柿。莖高四五尺。一枝結五實。或

三四實。一樹不下二三十實。火傘。火球。未足爲喻。條似蒿。葉似艾。花似榴。種來自西蕃。故又名蕃柿。

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生水之義。然桂花四出。潘笠江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

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然簪蔔亦六出。

楓木之老者爲人形。故曰靈楓。其曰靈椿。則顯以壽言矣。謂帝座曰楓宸。蓋侍衛臚列不動有

如楓。又曰丹宸。卽丹楓也。

金剛纂。生天目。其樹長不滿三四尺。多屈曲。雖春夏亦無葉。每觸其枝。曳裾不前。夷緬國有是種。相傳對其末以

漬水。水必毒。飲者立死。曰人瘴。又能借之以爲誘淫之法。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森秀。若相迴避。然謂之讓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樹皆有皮。惟紫荊無之。木皆有理。惟川柏無之。花皆有種。皆可變色。

宋南渡時。高麗進陰陽柏二株。初僅二尺。種之永懷寺殿庭左右。久之高與殿等。每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金荆榴樹。色如真金密綴。而文綵盤蹙。有如美錦。細膩而香。隋煬帝時。朱寬征南。得此木數十片。用以作枕及案面。沈檀所不及。

雲南太平諸郡。有木肌柔膩。而色白如銀。名曰銀木。用以製器。絕佳。

松蘿樹。唯安南有之。唐大中間。裴休建宣州廣教寺。黃蘗禪師募得此材。以神通力。皆自井中踊出。寺成。尚餘八株。植之殿前。輒敷榮長茂。遇僧有異行者。即開異花數色。

橫州產鐵樹。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類石蘭。而質細厚。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一開累月不凋。

蜀地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間。作紫花。散落滿地。冬月之望。雜百樹中。榮枯各異。

【松柏聖跡】

都昌柴棚鎮。有古松一株。太祖征僧諒時。憩其下。萬曆甲申。知縣王廷策。卽地建亭。掘得白蟻。畜之江。又建前亭。豎梁時。有赤鯉從空飛下。高皇帝自將兵十萬。取婺州。過蘭溪縣。見古柏甚奇。駐師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聖天子也。喜之。贈以詩篋。令得遊天下。柏後翹亭繞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輒有蒼龍繞伏其上。王世懋詩云。何年古柏尙青青。曾是高皇玉輦停。不信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

【櫻果樹】

浦城縣村中。有白果一樹。世傳以爲仙人擲樹枝於上。其枝垂生。每年果熟時。不生於枝節。惟於樹身腫成大塊。破之。可得二三斗。多至石餘。形視凡果差小。味則同。

【神棟】

古棟樹。在江濱塋田中。士人呼爲黃棟。高不過丈許。而週匝可布十肱。從地拔起。色類精鐵。望之如百十怪石。磊磊嶮嶮。遍而眎之。莫辯其爲植木也。纒以老幹虬枝。拳曲天矯。而枯瘦削立。又絕似坡公筆意。野人相傳。有神宅焉。樵牧皆不敢迫。必于年物也。好事者徘徊其下。移日忘去。惜時大荒。非塗轍。

所經。故賞識者少。東天目自化城寺側轉。有松樹一株。亦如之。根在崖下。頂高走路僅二尺許。俯視如薺。規圓可三畝。牧童翻觔斗其上。不動也。

【水 檀】

蘭溪黃溢之下。大溪岸上。有檀木一株。其大合抱。高十數丈。不知幾何年矣。每歲春夏時。溪流漲後。始生枝葉。其發生早晚。必以水漲爲期。如或漲後而不發。則必復有大水。鄉人因以占水之候。

【柿 石】

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柿樹。圍三丈許。蓋數百年物。崇寧二年。冬雪寒甚。木凍。忽裂至根。中有奇石。長袤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聞者爭觀。莫測其兆。多以爲祥。然自此家道凌替。售宅於他人。居之復不寧。泊宣和末。不及三十年。屢易主人矣。

【射 樹】

萬箭樹。在永昌府天井山北。段氏時。撲蠻爲盜。出沒於此。故過者射其樹以厭之。樹高五丈餘。箭鏃如蝟毛然。

【綠衣乞命】

太倉州吳怡。一夕夢兩綠衣丈夫。桎梏至公前。叩頭乞命。嘿念是且有當死者。比旦起。行伺門間。無所見。見有人腰斧鋤。趨而前問之。則曰。適有木商。搆得村中二銀杏樹。約券已成。且伐矣。公驚曰。木乃有神。如其值償之。乃免。

【竹】

人面竹。剡山有之。竹徑幾寸。近木逮二尺。節極促。四面參差。竹皮如魚鱗而凸。頗類人面。爾雅莽數節。

戴凱之竹譜。竹之別類有六十一。黃魯直以爲竹種類至多。竹譜之類皆不詳。欲作竹史。不果成。今所錄。猶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幹大而厚。異衆竹。人取以爲舟。四明洞天記。毛竹叢生澗邊。又金庭山毛竹洞天。有毛竹。月竹產於蜀嘉定州。每月生筍。

崇陽縣有龜紋竹。惟寶陀巖產之。竹僅一本。製扇甚奇。聞今亦絕種矣。

高潘有疎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竹。瓜州有無節之竹。羅浮有龍公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濡州有扁竹。占城有藤竹。員丘有船竹。東方有弓竹焉。鄒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其長百丈。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可用爲杖。漆州產通竹。直上無節而空洞。

成都育竹。青黃相間。謂之黃金間碧玉。辰州有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鍼。桃源山有方竹。湖湘間有徑尺之竹。可以餓。羅浮山有龍公竹。其大徑七尺。一節長丈二尺。葉若蕉。

熊耳山有丹青竹。其葉黃碧。每相間。交廣有思摩竹。筍自節生。筍旣成竹。至春節中還復生。筍黑竹如藤。長丈八尺。色黑如鐵。每節長二三寸。名觀音竹。產占城國。

蘄州嘗產十二時竹。其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安福周俊叔得此。植之家庭。十餘年。筍而竹者十之三。

草

茶陵州雲陽山有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一枝萬葉。百年而開一華。已開不謝。陰卷晴舒。狀似芭蕉。名曰經劫草。

蘆葦茗荻。皆草之屬也。惟葉與色稍異。茗尤紺碧可愛。然皆生於水次洲上。惟我湖廣茗山。高二百丈。遍山生茗。望之翩翩作鳳尾形。苔水所由出。自頂及麓。處處涌溢。草水山合爲一。以此稱奇。

綏寧有夢花草。其莖如藤。其花黃白。叢條如線。有疇昔得夢而遺忘者。紐之卽寤。又有草名八角蓮。可以伏蛇。諺云。識得八角蓮。可與蛇共眠。

廣西有都管草。一莖六葉。能辟蜈蚣。又有蛆草。能辟蚊蠅。

紅草。產廣西太平府。亦名草禁。彼人用以清水作紅飯。或以染帛。又有胡蔓草。葉似柳而大。蔓生著黃花。一葉下咽。立能殺人。亦名斷腸草。又名香菌。唯甘草汁解之。

鶴子草。形如飛鶴。當夏作花。有雙蟲生蔓間。食其葉。久則蛻而爲蝶。女子佩之。號爲細蝶。北戶錄。有無風獨搖草。曰媚草。卽此類也。

桂林有睡草。見者令人睡。握之久睡。一名醉草。亦名嬾婦箴。金州西北五里心山。有草。雖大風不偃。

【雜品】

容梧之蒿可棟。高潘之蕨可杖。蘇門答刺之瓜茄。一植而五歲。儋州之荷。四時作華。北荒有七寸。屯羅烏之麻實如蓮藕。

松爲百木之長。蘭爲百草之長。桂爲百藥之長。梓爲百木之王。牡丹爲百花之王。葵爲百蔬之王。綸組也。紫菜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木也。

桑杏之屬爲核果。梨奈爲膚果。椰胡桃之屬爲殼果。松柏之實爲楡果。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竹萌謂之筍。蘆萌謂之蘘。穀萌謂之秧。苔爲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爲宣蘇。南人呼爲嬌草。倪元鎮庭中。苔滿落葉。以長竿揭而去之。不欲踐傷也。

今人稱茄子爲酪酥。出於宋龍圖閣一書。曰貽子錄。或曰。當作落蘇。未知孰是。

寇宗奭本草衍義曰。白冬瓜一二斗許大。冬月收爲菜。又蜜煎代果。可以觀冬。故曰冬瓜。今皆誤書曰東。蓋因西瓜之對也。又有青色黃色。而形類越瓜者。本名胡瓜。晉永嘉後。五胡亂中原。石勒僭號於襄國。諱胡尤峻。因改爲黃瓜。胡安爲元安。胡麻爲芝麻。胡桃爲核桃。江南曰羌桃。

相傳西瓜種。乃元世祖遣人入西域所攜者。然金王子可雲南詠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卷隴頭雲。則又在元之前矣。

蒲州乳柑。冬酸而春甘。太和楊筠林茶葉。初泡極苦澀。至三四泡。清香特異。人以爲茶寶也。舊微露出。回回國。番名阿刺吉。此藥可療人心疾。不獨調粉。婦人容飾而已。

【甘露】

其疑如脂。懸樹上。有方三十里。積至十餘日者。則宋文帝十七年高平鄉富民村也。徐州刺史趙伯符以聞。

元祐八年。南城縣東界山甘露降。沾結數十里。逾月不散。

【嘉禾】

正德六年。如皋縣嘉禾。一本有至百莖者。其一本二十莖者尤多。

【狀似】

漢靈帝中。平元年。濟陽濟陰宛胸離狐縣界有草生。其莖磨蠱腫大如手指。旨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雲雨】

苻堅圍姚萇營中。乏才。絞馬矢以吸。多渴死者。俄大雨。營中數尺。周營百步外寸餘而已。堅怒。推案曰。天其無知。乃降澤賊營。河朔三鎮叛。自相推爲王。築壇就位。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方任征討。望而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先是其地土忽高三尺。獻諛者以爲益土之兆。嗟乎。天與雲。豈無知乎。僭竊叛逆。數之所值。自不能違。祥瑞原不獨爲君子設也。

【鶴兔】

嚴分宜禮書時。因宣召旁午。寓頗遠。艱於趨赴。移之西關外。構堂。舉梁正寢。羣鶴自雲外止於上。翔鳴良久乃去。一意當時方士所致。衆咸駭異。分宜自作記。因思齊武帝葬皇后。其墳上有白兔來棲。畢事乃去。此皆世間祥瑞事。乃嚴氏權寵不及廿年。敗沒。齊朝僅再傳廿年亡國。則祥亦終非永福也。太原相公亦有來鶴堂。余宴其中。相公述其異。然來止獨鶴。不數年。相公父子孫俱沒。

【獺祠】

宜興長橋下。舊有白獺。若出穴四望而嗅。則爲兵兆。神而祠之。禱必有驗。或賦詩云。淪淵不作捕魚忙。挽報人間赤白囊。世道清平渠屏跡。吳宮醫類授神方。

【犬逐通判】

嘉靖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有犬作人言。語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賒。曷往懇相牽詣趙。倏忽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去。乃得停徵。

【三巨人】

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陝西會城。初昏時。陰黯忽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袂飄搖。鬚髯如叢戟。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咸寧王濯未第時。同二三友人。丙夜過秦邸。見一巨人從東蹣跚而來。高三丈餘。衣鶉百結。若乞者狀。至蕭牆東南隅。扶牆內望。若有太息聲。萬歷三十五年。一宗室出門。又見一巨人從北著白衣白幘。耳有鏗。高二丈餘。兩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

【物異】

正統戊辰秋。南城縣丁祭。是夜三更。學中明倫堂暨東西齋。從空飛石而下。皆水中久浸。尙帶苔衣。重可四五斤。惟有聖殿。飛石不到。

遼東廣寧等衛。狂風大作。晝暝。有黑殼蟲墮地。大如蒼蠅。久之俱入土。又數日。鑽土而出。飛去。薨薨如蝗。潘陽錦州城堞牆爲大風所仆者百餘丈。野火燒唐帽山堡。人馬多死傷者。

成化二十三年。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耆老梁秉高言。正統間亦有此異。地方不寧。本縣頻年旱災。民力耗竭。復見此物。莫不震懼。

世宗中正月望前三日。有蟻數百萬。大小相負。自高郵蛤蜊壩過。人皆礙足不能行。入興化界。散漫無迹。負行。蟻爪入膚理。手劈之不能脫。識者以爲水徵云。

萬歷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於樹。人頭鳥身。額下有白鬚。竟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災。次

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余赴科試。在杭州昭慶寺。夜步階除。微風吹積屍腐氣。不可忍。又一日。登保俶塔。望山後積樁。幾至山半。流液成川。

萬歷七十八年。揚州府大旱。下河菱葑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無數。虺虺葑田。食根至盡。葑土墳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牛耕。其功百倍。鄉民賴之。墾田十之一二。

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晡時。山東臨邑縣。蜻蜒蔽空。勢如颶輪。東西互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俱盡。

十八年夏初。乳源前江。多蛇啣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巖穴中。一夜始盡。人聲之。亦不爲害。

萬歷四十四年。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封羊豕禱神。神有蒲神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嚙竹樹。菱蘆不及五穀。有朱某者。牲禮悉具。見蝗勢且逝。遂不致禱。須臾蝗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隣墾不損一苗。相傳有怪書投其神曰。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

【色 異】

弘治十四年。馬湖府底渦江。水色變白。明瑩可鑑。翌日白濁如泔漿。凝於兩岸沙石上者如土粉。至十七日始復如舊。

敘州府東南二河水變色。白如雪。濃如漿者。凡三日。

【水 旱】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揚州海潮汎溢。溺死竈丁三萬餘人。松江海鹽亦各二萬餘人。是時江淮之民。殺戮至慘。豈猶未滿耶。

萬歷九年十年。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家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定差人拉在萬人坑中。少婦叫喚一聲。投入坑。時常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其節義。將妝花紗衣一套。抹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飯。晝夜哭。三日而死。

【地 震】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河南山陝同日地大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地突成山阜。或一日連震數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漲。華岳終南山鳴。河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八十餘萬有奇。致仕南兵書韓邦奇。南光祿馬理。南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米仲良家八十五丁。陳朝元家一百十九丁。俱覆。如此者甚衆。其不知名。未經奏報者。復不可數計。

地震之夕。王祭酒侍娛太夫人。漏下二鼓。太夫人命歸寢。領諾歸。未卽榻而覺。乃奔出。急呼太夫人。時太夫人已就寢。睡熟。祭酒反被合牆壓斃。太夫人雖屋覆。固無恙也。富平舉人李羔。與冀北道參議耀州左熙。內兄妹丈也。同會試。抵舊閩鄉店宿。聯榻而臥。李覺地動。走出。呼傾時。左被酒。寤聞未起。既李被崩。屋死。而左賴牀榻撐支。止傷一指。其初發也。自潼關蒲坂。奮暴突撞。如波浪騰沸。四面潰散。隨各以方向漫緩。而受禍亦差異焉。省城之西。漸輕。東則漸重。至潼關蒲坂而極。輕者房壁之類。尙以漸左。重者則一發卽傾。蕩至盡。輕者人之救死。尙可走避。重者雖有倖活。多自覆壓之下。掘挖而出。如渭南城門陷入地中。華州堵無尺豎。潼關蒲坂城垣淪沒。他如民庶之居。官府之舍。可類推矣。縉紳被害。自前三人外。又有渭南郎中薛祖學。員外賀承光。主事王尙禮。進士白大用。華陰御史楊九澤。蒲州參議白璧。而渭南謝令。全家靡遺。其他如士夫居民。合族而壓死者。甚衆。受禍大數。潼關之死者什七。同華什六。渭南什五。臨潼什四。省城什三。而其他州縣。則以地之所剝。別遠近。分淺深矣。受禍之慘者。如韓尙書。以火廂坑煨爐其骨。薛郎中。陷入水穴者。丈餘。馬光祿。深埋土窟。而檢屍甚難。其事變之異者。或涌出朽爛之船板。或涌出赤毛之巨魚。或山移五里。而民居儼然完立。或奮起土山。而迷塞道路。或一山分移。相去四五里。其他村樹之易置。阡陌之更反。蓋又未可以一一數也。時地方乘變起亂。省城驚傳回夷。反久之始覺。爲訛言。如渭南之民。搶倉庫。以鄉官副使南逢吉。斬二人而定。蒲州居民掠財物。以鄉官尙書楊守禮。斬一人而定。同州之民。劫鄉村。以舉人王命。

手刃數人而定。此變之後。次年固原地震。其禍亦甚。至隆慶戊辰。本地再震。自是以來。無年無月。居常震搖。迄萬曆之歲。未甚息焉。是以居民罹此荼毒。勉造房屋。而不敢爲安業。有力之家。多用木板合廂。四壁上起暗樓。公衙之內。別置板屋。以防禍焉。

地震有連數省者。有一省者。有一府一邑者。有一村落者。即一村者。有微震大震。無聲有聲。聲至如雷者。萬曆戊午十二月六日。花林茅中翰在家。地震聲如雷。自西而東。約十餘里。距南北各二三里外。都不覺有異。遠近大小之間。迥別如此。真不可解。一老農云。有一家動搖。或止一楹。而餘家餘屋不然。此又以尋丈尺寸論矣。山中泛洪。亦如之。戊午七月十三四日。大風雨。自寧國而東。吾鄉安吉等處。泛者數百處。水高至數丈。漂沒無算。而餘年有十餘處。數處。只一處者。其地若有物奮起。或曰蛟爲之。然又有突屋透瓦徑出。而不發水不害人者。山樵云。雉與蛟。生卯入地。每歲雷發。陷下一尺。不知若干年始生。又不知生若干年始出。大約隨其大小強弱。以爲勢之低昂。不可一律論。此固是一說。而余謂山壑中。亦必有真蛟。蟄久伏而出。決不止雉蛇之毒氣也。

【山崩】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午時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崩。

【血湧】

萬曆十七年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舡到八都。地名茅家浦口。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濺到舡上。舡即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紅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即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閩人陳中從琉球來。報稱倭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見在福建查審。尋破朝鮮。浙兵東征。死者甚衆。

【都城大水】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六月。京師大水。平地丈餘。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閏六月二十四等日。大雨

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人民滄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坍塌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甲寅更漲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滄死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者尤多。公私什物。民間田廬。一切流盪。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奔濤洶湧。輿馬不得前。城墻不可渡。誠近世未有之變也。有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露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

【蔣山佛會記】

皇帝御寶歷之四年。海宇無虞。洽於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濟。罔充塞下上。弔奠靡至。愴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宸衷蠶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於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不建廣薦法會。上宿齋室。卻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味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尙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於爐。復再拜。躬眎疏已。授禮部尙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而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上跪進熏鄉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桃。暨名葷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册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册。光祿卿

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駐之意。初斷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壘。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寶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脱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咒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燎已。上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聞前事。二日。淒風戒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轡轂一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天顏懌如。歷陛而升。殿前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韻來饗。熨膏悵。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答貌爲也。肆惟皇上。自臨御以來。卽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衰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骨。而况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廣衍無際。將不問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季夷。咸哲。職專禱祠。親視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聖德於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旣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祲盪靡。白日爲薄。孰靈匪人。流血沓若。積屍橫縱。委溝溢壑。(其二)霜月淒苦。涼颼酸嘶。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鐵爲心。寧免涕洟。(其三)惟我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宵不遐寐。爰啓靈場。需彼蒙醫。(其四)皇輿載臨。稽首大雉。遙瞻貌座。如覩眸容。香凝霧黑。燈類星紅。梵唄

震雷。鯨音號鍾。(其五)鬼宿渡河。夜滿將半。颺輪羽幢。其集如散。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還清淨觀。(其六)迺陟祕殿。迺觀慈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七)法筵設食。厥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八)鴻恩既廣。氛翳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謠。(其九)惟佛道弘。善拔羣滯。惟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其十)

欽錄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卽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命宗泐撰獻佛樂章。旣成。進呈御畧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徧應。曰妙濟。曰善成。凡八章。勅太常諸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爲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欽奉聖旨。御製廣薦佛會榜文。命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人等。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歲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菴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爲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恆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真乘同爲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

右而當新。猗歟休哉。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仄。而雪山成上。入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之切。不欲回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代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於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傳衣

萬歷乙酉。予入韶州。問道棹小艇入曹溪。六祖像精彩莊嚴。寺僧因出傳衣寶鉢革履。衣似今羊織褐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眼布。緝木綿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爲廣東

提學魏莊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以漆膠。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草履云是六祖遺履。比今履差長耳。衣是釋迦佛所遺者。有言是達摩所遺。有言是武則天所賜。未有定說。高僧等傳釋迦佛有衣。名金縷僧伽梨。釋伽知化期將近。命摩訶伽葉。伽葉敬奉佛勅。後持入雞足山。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至壞。於是寂然入定。則釋伽衣未傳也。又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多。并授僧伽梨衣。後斯多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得勝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吾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以顯師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大信。即請其衣。祕於王宮。則師子衣未傳也。今曹溪傳衣。實出達摩。考達摩傳。菩提達摩傳法慧可。命之曰。我傳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爲法信。惟恐後世以汝與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爲驗。以定其宗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毋傳衣鉢。慧能稟教。竟止不傳。及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即位。永泰元年。夢尊者請還衣鉢。天子敬其法。七日即詔使臣持還曹溪。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摩長逝於魏。莊帝廢立之際。實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貯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實本堅。如周石鼓。秦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之生。托根於地。如孔之楹。子

買之楮。老之柏。漢之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舉。肅宗之敗。唐宮不能留。寶鉢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內千年之物。猶此衣存。（郭青螺集）

【袈 裟】

袈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帳。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鬘淨。香帳稻畦成。袈裟。內典作羯荼。蓋西域以毛爲之。又名消遙服。又名無塵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陳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或從毛作緇）一名無垢衣。一名忍辱鏡。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帳。一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乃知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也。

【五 銖 衣】

執林伐山又云。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若以爲天女玉肌之衣。不知諸天人皆衣五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三銖一銖半銖者。不獨五六。阿舍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又云。天衣飛行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韻註。十黍爲粟。十粟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五銖六銖尙未及兩半。微乎輕矣。

【二 教】

魏道武除沙門。法令至嚴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謂然。密密弛緩。故道武沒後。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辟如燒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並行久矣。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語關乎。

宋晁文公以道。欲將儒釋道合一著書。曰法藏碎金。凡數萬言。不出此義。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爲孝志餘書。湛師以爲覓正法眼可恨。然則三教合一之說。今人不過拾其唾餘耳。乃詫以爲異。何耶。

三教互相攻擊。此低秀才潑和尚癡道士識見。儒者能容之用之。暗禁末流。方見廣大。自淨居黃冠。而改儒爲仕宦者不少。惟唐渠韋牟。京兆萬年人。少警悟。工爲詩。李太白異之。授以樂府。去爲道士。

不終。更爲僧。已而復冠。仕至太常卿。蓋涉歷三教。然於義俱不甚解也。而儉躁最爲時所薄。天下之變幻。莫甚於釋。次則道術。而儒家獨稀。抑儒者之說平實。原不露奇爲勝。而業爲儒者。恥以奇自見。以此差足勝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廢。以奇濟平。則平乃盡變。益見爲奇。故儒猶青天白日也。二氏則日之珥。月之華。以及雲雨露雷。總之皆天也。離而廢之。不成爲天。合而混之。麗天者。又幾無辨矣。

【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唐時虎銜一小佛像。置於時山之巔。有朱道人建菴以奉之。至今靈驗。

【大士湧出】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湧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卽其地立大悲閣。

【佛牙】

萬曆辛卯。浙僧真淳得佛牙於天台山中。獻其管口。口時陸五臺爲南尚書。管以轉屬。陸大喜。雕紫檀口浮屠籠以金絲文龜。送入天界寺。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闍人。或問年幾何。曰此袋與虛空齊年。化後復是於東陽。

【遺蛻】

無量壽佛遺蛻。在廣西全州。張口眼。露二齒。鼻入城西。汗出如法。以巾拭之皆濕。後燬於火僧拾遺燼和泥像之。鼻入城。汗出如舊。又全州臨江一峭壁。凡數十級。半壁有一木櫬。歲久不腐。人稱兵書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做訪異書入全。張雲梯。募健卒採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二鋸牙垂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瘞之。

【長耳和尚】

定光佛初爲和尚。號法真。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吳越王賓禮之。居定光院。旣寂。漆遺蛻。目翁口微張。以院爲寺。正殿居中。龕蛻居左。覆以樓。殿屢燬。不及樓。

【願得地】

地藏菩薩。姓金名喬覺。新羅國人在池州東巖修習久。土人閔欲齋之地。藏謝不願。願得一袈地。閔許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閔卽付之。舉家悉成正覺去。

【捨宅之始】

捨宅爲寺。自吳呂蒙始。今建安之開元禪寺是也。或云其子孫爲之。

【兩京諸寺】

慈壽寺。在阜城門外八里。太監谷大用故地也。聖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於萬歷四年。至六年秋成。殿宇壯麗。僧房羅列。一塔聳出雲漢。四壁金剛。擣拏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隱隱眉睫間。如

經天龍華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雲寺。瑰壯靡麗。正德中于經大瑞所造。經爲御馬監太監。以便給得幸上。請贈父泰爲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王氏夫人。復導上於通州張家灣等。榷商賈車舟之稅。極爲苛悉。歲入銀八萬之外。卽以自飽。斥其餘。漢爲寺于香山。而立冢域於後。所費金以萬萬計。上亦親幸焉。故爲之賜額及勅。而經後隨上南幸。其寵亞於諸貴。會上得疾久。多所悲惡。一日忽厭經而逐之。盡革其官。與所賜蟒玉。使辮髮從小瑞。受翰林師教誨。嘉靖初。下獄。瘐死。籍其家。而寺與墓獨存。

南京三大寺。爲鎮山靈谷寺。鳳山天界寺。聚寶山報恩寺。五次大寺。攝山棲霞寺。天笠山能仁寺。牛首山弘覺寺。雞鳴山雞鳴寺。盧龍山靜海寺。并中利小利。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與。視六朝四百八十。蓋有間矣。

報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莊嚴雄偉。蓋悉成祖宣廟財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雷震。一夕俱燼。僧房無恙。今皆化爲酒肉場矣。塔燒琉璃磚爲之。不可焚。今尙完好。惟階級剝不可步。爲級者九。登五六級。南中歷歷可指。鐵頂左欹。僧雪浪修之。乃復舊。雪浪予及見之。偉長而美。有才氣。橫行南中。郭明龍爲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所終。處妖淫之尤也。

報恩寺。永樂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年方完。蓋十六年矣。塔九層。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瓦官寺。在秣陵城西南隅。起自晉長興年。陸地生蓮花兩莖。有司穴地視之。則一僧儼然在瓦棺中。其花發於舌根。芳聲異常。朝廷聞而神之。賜建慧方寺。民間仍以瓦棺稱之。他志所謂銅官鹽官之類。非也。南唐改爲昇元寺。後

燬于火。國朝歸魏國爲菜圃。數見神光。有比丘覺悔。自伏牛來。禮魏國復之。掘片石。刻畫巨關形製。中坐釋迦。次及三大士。旁列天王。筆法精良。寺遂復振。

葛屺瞻寅亮。爲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刹。有賜田者。稽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有司。往復甚苦。既有緒。輿補墮廢。約束僧寮。秩然可觀。亡何爲狂生所辱。同鄉人督學者。又助之。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所爲。今已蕩然矣。

【女中天子】

宋章獻明肅皇后。本成都之華陽人。家以播蠶爲業。隨父龔美遊汴。過荆門。至玉泉寺。慕容禪師。夜夢金剛報云。明日女中天子過此。因厚遇之。贈以金。時真宗尙爲燕王。居潛邸。知客張耆。引后見王。王悅。遂納之。無何。壽王卽位。自貴妃冊爲后。天禧末。慕容已往長蘆。后白于帝。召之不至。惟曰。玉泉無僧堂。長蘆無山門。詔建二寺門堂。遣中使齋白金三千兩。安寺市田。兼賜龍眉龍角鎮山。勅建皇后行宮焉。

【石佛】

嘉定州凌雲峨眉二山。並甲天下。今人只說峨眉。不知凌雲。豈世間兩大。不能並耶。凌雲石佛。高三十六丈。唐開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濱鑿石爲之。未就而歿。真元初。韋皋尹成都。完之。覆以十層閣。額曰凌雲寺。

【寺門風水】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開正門。鳴鐘鼓。并豐寺前第一叢林牌坊。香爐旛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朱鑑之言也。

【戒壇興廢】

杭州昭慶寺。建於石晉天福元年。宋太平興國元年。始爲戒壇。屢燬于火。入憲宗時。議修復。按察使楊繼宗領其事。我湖富民吳瓊。捨萬金爲倡。落成甚麗。并開戒壇。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至。當事者恐其區廣爲賊藪。焚之。旋卽修復。後復火。孫織造隆。又復之。壯於前觀矣。

【翔鶴】

嘉定之南翔講寺。在縣南二十四里。梁天監年間。里人掘地得石徑丈。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

得齊卽於其地作精舍。每鶴至止。必獲檀施。後鶴飛去不返。僧方悵然哦詩。見石上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語。因名焉。

【造塔】

越州寶林寺。宋元徽元年製法華經維摩經疏。僧道教等與法師惠基于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寺。時有皮道與捨宅連山造寺。山之巔。有石岫。岫有靈緜。旁有巨人跡。錫杖痕。初晉末沙門曇彥與許詢玄度同造磚木二塔未成。詢亡久之。至梁天監中。岳陽王將至。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岳陽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卽入寺尋訪彥。望而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譽。彥曰。未遠夙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復修塔。塔加壯麗。唐會昌中廢。乾符元年重建。故題爲應天寺。宋乾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層。高二百二十丈。號應天塔。崇寧三年八月。詔改崇寧萬壽禪寺。三月八日。又改崇寧爲天寧。每歲天寧節。羣寮視聖于此。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禪寺。俄又改廣孝爲光孝。專奉徽宗皇帝。蓋以本天寧祝聖之地也。時有長老滋須者。有高行。會改當十錢爲當五。郡守召須及能仁長老密告之。且曰。聞二寺方大興造。有未還瓦木工匠之直。倘蓄當十錢。可急償之。明日文字一出。皆大折閱矣。二人旣歸。能仁呼知事僧。告以將赴他郡之請。凡有負者。皆卽日償之。於是出千餘緡與之。抵夜乃畢。得者皆喜。明旦遣侍僧問天寧。則曰。長老歸自郡齋。卽以疾告。閉方丈門熟睡。至今猶未起也。及令下。須始以當五之數償負。不肯利己損人。方不媿善知識。能仁乃大愧服。當自悔所爲。乾道末。藻繪尤盛。置田五千餘畝。

【水墨羅漢】

會稽華林寺。舊有水墨羅漢十八幅。形模奇古。凡視之初。則隱隱模糊。久之漸明顯。可挹喜怒。惟令日供飲食。旣浹旬。僧疑而瞰之。見其以盆水自照。始及半身。覺而絕筆。遂盥其手。棄其水於地。泉迸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別而道。收其所遺。得羅漢十六幅半。至李唐時。一僧全其半。而續其一。筆法精妙。絕似釋家。以爲畫。

者後身。又云。乃僧貫休。俱未可知。且靈異。凡懸掛失其倫序。則墜卷不停。國初有盜者。利其重貲。竊而鬻於杭。卽托夢以指示。寺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三寶者。威脅持去。將渡江。風逆十晝夜。則夢僧人數千。驅其登高涉險。神思不專。懼而醮祭還之。弘治丙辰。寺僧違戒行。忽一夕。主僧夢羣僧負擔相辭去。越三日。罹於火。遂煨燼無存。

【羣飛蘸油】

淨土寺在會稽淨土山。唐開寶五年。卽舊善名寺遺址。建名彌陀院。宋太平興國七年。改號淨土寺。後山有塔。每夜令行者募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海道途之人。望以爲號。紹興中。塔上燈。至二更忽滅。寺僧疑行者乾沒油錢。問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盡時。則有如人形一羣。飛自西來。啾啾呼噉。集塔上。燈卽滅。寺僧疑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餘。果見一羣。約千餘人。來塔上。各蘸油傅瘡。僧直前問之。衆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陣亡卒也。見三寶慧光。乞油傅刀箭瘡痕。卽愈。便可托生。僧問此番托生何道。衆軍分四隊。前後應答。後世當生爲富貴人。只得此燈油。瘡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買油。更益燈滿塔上。每夜鬼集仍衆。取油傅瘡。半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

【百尺彌勒】

新昌寶相寺。在南明之陽。東晉曇光開山。齊永明中。僧護嘗隱於此。護始到。夜聞鐘磬。僊樂之音。又時現佛像。燁燁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最異者。像自石中鑿出。今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如大車輪。正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佛身高廣。則咸平僧端辨嘗記之云。按劉勰舊記。齊永明四年。有浮圖氏風號僧護。嘗茲矢誓。期三生躬造彌勒之像。梁天監十五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泊畢。龕高一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廣五丈。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如之。目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尺。鼻長五尺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足亦如之。兩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壯麗殊特。四八之相。罔弗畢具。諒嘉陵并郡石像外。至於斯。天下鮮可比擬者。後梁開平中。吳越王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東西七間。高一十

五丈。又出珍寶鉅萬。建屋三百餘楹。後鑿之孫俶。又列二菩薩夾侍閣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間。邑人石滿鑄銅鐘一口。董遂良等捨錢百萬。裝飾金像。又詣闕請經一藏。石氏又起轉經藏。并寶殿以安之。賜額寶相。厥後侍像亦壞。元統二年。僧普光更爲坐像二。高六丈五尺。又以銅絲爲網。護於其前。明永樂九年。住持僧裔重建三門毘盧閣。凡三層五楹。高十三丈五尺。正統中。悉燬于火。萬曆三十一年。復爲石龕置之。永絕火患。

【馬房燈光】

貴陽府蘭州永洪庵。在印山中。去城十五里。高僧月溪所構。僧江安人。以罪戍赤水。役于陳百戶。所棲馬房。夜有燈光照數里。陳異而遣之。遇禪師爲示三乘。既得正覺。選地以廬。因廬焉。是爲宣德二年。越二載。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溪亦與焉。別弟子語曰。此招提中徒衆。慎無踰四十。踰則殃。抵京將召入。上令中使密置經檻下。覆以錦。諸僧履而入。月溪伏不前。上召之急。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藉經爲罪。非上所以召臣意。上異焉。翻經人之。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何故。曰。留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上。未信。後十日。守臣報火作。如其語。上遣還。遂示寂。留都。後有檀越廣其居。成福地。林麓點蒼。溪澗鏤錯。中有磨刀溪。大石橫其中。爲石佛口。水從兩傍流。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北有峭壁隆起。瀑泉挂巖。爲珠籠三重。寺中緇衣四十人。每自外來者。過五人則有一斃。過三人則有一病。過一二人。則有怪。

【誌公埽塔】

臨邑縣東有埽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有石獸。迅猛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所損。今猶在彼云。

【刮金】

諺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璜奏。沒入正德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千三十餘兩。正合諺語。可笑。

【羅漢化米】

廬陵能仁寺。當宋時。旱甚。米價翔貴。一羅漢變爲僧。去化米於贛縣。得載兩舟。抵郡城。謂舟人曰。吾歸領人來取米。方及岸。失足水中。兩履盡濕。舟人遲之。兩日不至。亟詣寺僧問故。寺僧曰。

此無有也。舟人行殿上。見羅漢中有絕似僧者。而足尙濕。乃知羅漢所。今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氣。酷類行役方息。汗泚泚在其額。

【麻衣書字】

拆梵宮者。必受其毒。吾師陳弼陽建。濠塘于峽石山。有觀音廟直其右。以計燬之。果有滿指揮之死。累其長子問斬。坐獄十年。破家十萬。指揮未死前。一麻衣僧。各書一夫字于店門上。凡七十餘家。惟一老嫗沾酒者不書。指揮死。地方人懼禍。放火欲燬屍滅迹。因延燒凡書夫字皆盡。老嫗家獨免。考滿指揮之先。乃以夷人歸附。實姓矣。成祖爲改姓發海鹽衛。夫字近矢復近火。蓋其兆已豫定矣。郭青螺又言。其郡曾諫議撤快閣。尹合撤南臺。皆斬其祀。吁。可畏也。

【獅巖】

黃文肅公讀書大雲山下。水際屢得採藥。尋其源。遇二僧。忽二獅子驟至。僧叱曰。勿驚地主。公因捨地立寺。額曰獅巖。其山盤曲深秀。一達官利其地。縱火焚寺。火失蟠結如球。其人一日入山。忽有獅銜入洞中。驚絕久之。有僧撫其首復甦。乃叩頭。願重剋寺贖罪。僧嘻曰。勿言。汝且歸。既歸。罄所有。集大木千章。印其名姓。忽風雷。龍伸爪攫去。無一留者。其人亦竟死。未幾一老叟過之。發願修復。方闢土。前所失大木俱在。惟姓名都削去若新。衆歡趨。不半歲告成。老儒邱良。久居山下。素知其事。嘆曰。昔何遭劫。今乃重興。偶然如此。何佛何僧。空中若有應者。曰。公言誤矣。彼畜業重。福何從興。有發心者。卽佛卽僧。

【龍湫】

李元陽滇人。駐十九峯下。見水漲衝城。裂其門。沙沒民居。因之。以問祖秀眉。曰。郡本龍湫。漢書謂邪龍雲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彈壓。民始得安。今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公受命默識。既貴。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其鐘魚。條其科教。其法漸備。水患用息。

【體玄僧帽】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

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心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君將來。使吾候之于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二字爲匾。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勞若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曰。婦省乃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困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郎君且燎濕衣。徐爲之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爲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道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道遙翁之名。敢以爲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嘗居道遙谷中。吾世業爲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采藥南來。結庵少憩。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爲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火衣乾。懇還。翁起謂曰。郎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卽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不能留。款以此爲贈。敬辭曰。吾爲吾牛。平生志氣。將期匡濟天下。翁爲長者。既蒙訓教。安得可此帽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卻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籬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若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無還矣。舉火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爲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閔夏日宿西禪院詩。卽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獨新。循其路歸。見虎蹤歷歷尙存焉。

按潘閔字道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爲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

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閻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燬廢。閻時方在講堂巷藥肆。聞之。知事將連逮。即奔避多遜鄰家。曰。萬無搜覓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閻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解。服僧服。髡鬚髮。五曾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曰。此必潘道遙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爲秦理掾。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們助教處之。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詩。誦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閻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閻罪。以爲滁州參軍。卒泗上。

【僧 姓】

元時僧度牒。以羊皮爲之。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戶黎密。爲帛。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旨姓釋。

【住 持】

僧家住持。各據席說法。未嘗有崇卑位分之異。宋末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所謂官署。然而服勞其間最久者。乃出主小院。俟聲華彰著。乃拾級而陞。改主大寺。得至於五名山。則如仕宦而至將相。爲人情之至榮。元亦因之。國朝南京考之禮部。直省考之府官。其氣勢不如宋元之烜赫。僧亦不復倚之爲重矣。

【募緣問子】

元至正間。嘉善張臣伯。實雄一鄉。生子曰巨森。年十歲。不能言。甚以爲變。一日有僧募緣。建吉祥橋。過其家。臣伯給曰。問吾子欲爲即可。僧詣其子問之。巨森應聲曰。吾家獨成。臣伯喜從之。

巨森由是能言。

【水火二相】

自來僧家幻異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圓寂懶牛和尚。既說偈已。即浴簾至磴。舉步大江。如履平。

地。徐至中流。乃跣跌而坐。宛宛浮水上。回旋久之。乃沒。越十三日。出下流沙洲上。衫衣襪履。無少脫遺。跌坐儼然如生。羣鴉野鳥。環鳴于席外。舟人聚觀。乃輿歸茶毘焉。奇矣奇矣。兼水火二相矣。

【殿左施帳】

黎文僖公淳。劉忠宣公大夏。少肄業於華容縣之圓覺寺。僧大鏡。夢殿左施金龍帳。二神端冕坐其中。曉起。二公在焉。正夢中所見也。資給之良厚。二公既貴。賂以金。怒卻之。曰。吾豈望報者

耶。終身不出寺門。

【入棺跌坐】

東阿城北有香山寺。寶燈禪師實。駐錫焉。築高閣棲其中。寒暑昏曉。未嘗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謂其徒曰。吾將逝矣。扶服入棺。跌坐而化。時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首座宗璽。亦有至行。年八十先逝。

【我非真我】

薛童子。鳳陽亳州人。父爲序班。母感異夢而生。丰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節。年十歲。卽通佛書。如素習。語皆縣合。夢大士道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歸路。無何。一鶴下庭中。甚馴。未幾病危。語序班曰。我非真我也。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何從來。幸白解。正襟跌坐而逝。年才十五。

【佛奴母脅】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女氏。產一女。從左脅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脅復開。女便躍入母腹。卽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金氏青蓮】

德清金氏女。嫁湖城馬軍巷之張生。素食僅十年。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九。前一日。溲於桶中。寘別室。喪事稍畢。于廿九日移桶。則蓋頂起寸餘。餘旁吐青蓮一枝。駭視之中。有數蕊。次日吐一葉三花。當日萎。又次日爲七月初二。吐五花。又次日吐四花。時余在郡中。寓家兒襟湖宅。金氏爲

吾嫂兄弟。余遣人往視。果然。其桶中復有四蕊。觀者填咽。花凡十二。葉茄色。中有金粟四五粒。真奇事。佛家驚動人如此。人惡得不信而奉且趨之耶。

【胡御史僧異】

爲民御史胡孝。無錫人。任俠。喜佛事。歿前數日。與陳氏子度西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梵字一赫。馳授胡曰。視之。胡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後一月。有僧持枇杷石一。鸚鵡羸一。冥楸前。諷咒。移時去。竟莫可蹤跡。客遊惠山泉亭者。遙見胡幅巾行詠。入苦公欄。怪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在此。沒前一日也。人皆異之。胡素趨輕。饒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白龍觀。橫墮水且滯。忽矯起。呼空上。觀者數百人。咸駭之。以爲神。顧令以覲。入與飲甚適。掉臂曰。吾臂任御史。胡躍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嘗與客游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陲。睥睨間。胡已獨身取間道。陵巖巖。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矣。

【癡和尚】

余四歲。見一僧長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分明。自南柵栗樹橋過我門。衆童子羣而北。號曰癡和尚。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氣蒸如雲。余曾坐其肩。摩頂戲加拳。亦不怒也。惟過一貴人門。屢罵。初猶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跌坐受挺。都無所傷。放歸。再出再罵。無如之何。拘于別室。絕其食。可半月。暗窺之。惟閉目運氣。亦有密餉漿與水者。又旬日。貴人大悔。加禮。許爲建寺。未幾沒。聞題二詩於壁。時余尚幼。不能錄記。至今以爲欠事。安得再遇此僧。從之入山。脫苦海耶。

【拳棒僧】

董青芝祠部。聞倭倣。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少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談。

王龍溪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薦於府。府集教師二三百人與試。約角死。勿論。咸俯首願受教。後卒死於倭。【達觀始末】 達觀和尚。曾見之西山戒壇。雄爽。直可籠蓋一世。對士夫尤箕踞謾罵。嘗出一對云。睡魔瞞眼。

珠將闈。諸對者皆不稱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詰問。曰。睡魔對餓鬼。嚙眼對劇牙。眼中有珠。口中有舌。對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兩件。更何處覓。和尚笑曰。原只此一箇。

和尚聲滿天下。諸貴人無不折節推重。卻不知族家何處。自稱曰吳江人。又曰。你輩到底曉得。余見之戒壇。相別爲文送我。甚屬意。寂之日。余方艤舟震澤。法濟寺前。夢和尚下舟。肅肅帶風聲。次早入寺門。盤桓古柏下。恍惚如有見。此柏乃數千年物。能爲神。永樂中。吳江一糧長。在京師遇老叟。與語相合。問其居址。曰在震澤寺門左側。後尋之。止有此柏。並無人住。意和尚樹神。轉世修行。與余相近。故未年示意。大不偶然。此柏奇古蒼翠。近年轉茂。當是和尙得道復歸。遠過老樹。精乞靈洞賓矣。其侍者錢山。死跟不去。痛杖無怨色。形似猿猴。余因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稱曰紫柏道人。和尚被執。爲曹郎中所撻。創甚。嘆曰。駐不得矣。卽獄中說偈。理襟斂手足而逝。屍不仆。首微敬。有笑容。蓋存時只夜坐。不貼身臥席者。已三十餘年矣。龕歸徑山。有內臣某。穴龕摩得其頂。奇之。捨五百金助葬。初遺命塔五峯之內。有競者。伺其徒法鑑入蜀。塔于外。繆仲醇先生見而驚曰。浸殺和尚矣。會余亦至。議合。亟發之。浸者三尺。起龕流血。水凡三晝夜。可見屍尙未壞。或故假此示驗。動人耳目也。久之茶毘。得堅固子半升。衆弟子分去。尊和尚者。旣極口以爲達摩寶誌之流。而毀者。又以撻時叫苦乞哀爲言。各有所據。乃余則親見親聞。非勦口說也。

【臬秃像】

楊璉真伽等三髡。畫諸佛像以己像雜之。刻于飛來峯石巖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陳仕賢。擊下三髡像。梟之。三日。棄於閘。田汝成爲之記。亦快亦快。

【僧假王子】

僧王明。河南人。嘗出入周王府中。能言周府事。至姑蘇。遇游僧太空。與謀說一監生。裝巨舟奉大佛。自稱鎮國王。招集棍徒十六七人。泊無錫。時府知事詹在廷。署印突入搏之。知事走。召集兵快。明踞公座。傳呼甚厲。時縣丞王建中。謀印不得。利其車。陰遏兵快。未卽前。觀者雲集。明始疑懼。率其徒跳還舟中。會譟者爲邏卒所獲。衆請知事嚴訊。知其贖。率兵往捕。盡縛之。縣丞仍匿其資。明自吐爲鎮國王寶培之子。名勳。

勞。別號龍雲。因父溺愛幼子勳煌。已乃讓國削髮出游。更言其母妻姓氏居趾甚詳。於是撫臣移咨河南嚴實。并疏狂僧猖獗。由署官望輕。速除新令。以安地方。時明編候真武堂。久之防禁漸疏。潛逸去。追擒之。河南回咨。言鎮國將軍勳煌。並無兄勳榮。出游其所稱父母姓氏居址。盡不符。乃當明假王大逆不道論斬。餘從坐有差。縣丞亦奪職。太空先被毆死。此妄男子。誤入縣搏人。一時張皇殊甚。甚至比於宋李全。元張士誠。束手無措。而縣丞又因以爲利。可笑如此。一日有傲。其不至瓦解無幾矣。

【商 丐】

余初歸。有一丐者。自稱川商。遇盜掠罄盡。幾死。跪而乞食。余視其貌猶甚疑之。稍稍詰問。語支駮。去。衆欲追之。余亟止。尙回首。目睜睜欲啖人。可畏。

【玉 梁】

漢武帝時。民以旱蝗祈玉笏山。有驗。因置觀。既構殿。少中梁。忽一夕。雲風大作。明日霽。乃天降白玉梁一於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後魏武遣使取之。未至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爲黃龍。乘雲飛去。

【白 玉 蟾】

紫清明道真人白玉蟾。或云。姓葛名長庚。號瓊瑤。瓊州人。天資聰敏。少應童子科。自言世間有字之書。無不誦讀。文筆灑落。頃刻萬言。善草書。有鸞翔鳳翥之勢。足迹半天下。遇泥丸真人陳翠虛。授以丹訣。往來名山。又於黎母山中。遇異人授洞玄雷法。能請雨。無不應。嘗贊朱文公遺像云。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壞。泰山頹。哲人萎矣。兩楹之夢。旣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已草。嗟文公七十一。年玉潔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峯。猿啼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藻火之像。賴何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兮有像。未喪斯文。唯正心誠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說爾。（文理亦只平平無奇）其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嘉定間。徵赴闕。對御稱旨。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於鶴林宮。與衆

作別而去。嘉定己亥。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髮冠僊師】

當陽縣極真萬壽宮。髮冠僊姑。封悟玄。參化妙靖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邨。澗槐上。未幾寓西郊叢祠中。又未幾寓東原民孫韞家。竈前。又未幾寓滕之嶧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蓋真人本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後歸同邨孫氏。自合登。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爲不利。逐之。無所於適。距村十數里。有槐如幪。橫生澗脅。澗深亘測。真人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逼。其寓於古祠也。年少見而媠之。俄而媠者若空縣。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撻。其竈隱於民家也。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甚至。真人有辟穀術。日惟啖棗數顆。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泝澗。或代執爨。皆不辭。自歸道二十餘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生叢合。高尺餘。其端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目爲髮冠僊師云。

【石函】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辟山中。石壁四擁。殿有石函。長三丈。其上鵲鳥獸花草文理纖妙。隣鬼工。綫鎖極固。泯然無隙。相傳爲尹喜真人石函。真人昇天時約曰。函中有符籙。慎不可開。大歷中。清河崔公爲守。欲開之。道士曰。真人遺教。啓函者必有禍。崔以巨索繫函鼻。拽以數牛。半日。石函乃開。有符籙十軸。崔曰。向者謂有奇寶。今符籙而已。令緘鎖如故。崔是夕暴卒。旣而乃蘇。言曰。有冥吏攝吾至一官署。冥官卽故相呂公謹也。謂吾開真人石函。於法當削壽祿。卽泣告呂公曰。故人何以施救。呂曰。法不可逃。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廩耳。崔卽拜謝。蘇而問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於使者。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二年而卒。

【廬山老人】

桑維翰。宋齊丘。黃損。同憩廬山盤石上。有老人嘯而至。謂桑曰。子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事耳。損曰。有才何患無位。叟笑曰。非所知也。桑相晉。宋相南唐。損在南海。雖位僕射。祿視州從事。損字益之。連州人。

有學識。工詩。好山水遊。卒以壽終。著書三篇。類陰符鬼谷云。

【吳翁】

張陳二將者。閩太傅章氏之愛將也。後奔南唐。南唐主命查文徽征閩。以二將爲副。屯軍於五夫里。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之。曰吉。未幾王延正降。二將同文徽歸。復次五夫。因召翁與語。資遺甚厚。翁辭焉。二將曰。不意有大賢居此。因名其山曰居賢。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爲林泉交可乎。翁乃爲大將卜居隱詔巖之旁。今日大將村。爲小將卜居於賢山之側。今日小將村。其駐馬之地曰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刀劍之地曰劍山。棄旗鼓之地曰鼓亭。一日文徽辭二將。餞之於鵝山之陽。文徽顧巖石奇磊。登巖長嘯。聲出金石。後人因名其巖曰將軍。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道。皆百餘歲而卒。

【泥人生鬚】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凡十餘日乃止。

【蛻骨】

武夷張仙巖。蓋管張湛飛昇處。巖高百丈。遺蛻在焉。兩手據髀。卷其一足。首稍右顧。非土非肉。非漆。又有王子塞之頭骨。瘞之山竅。華山西峯。陳希夷蛻骨。函以木。南峯安真人肉身。坐石龕。不壞。衣履猶存。玉女峯韓姑姑遺蛻在棺。可啓以視。韓我明人也。臨江蕭侯廟遺蛻。藏木桶。韶州碧落洞。骨皆勾聯。貯以石函。天台榮師肉身猶存。至於曹溪六祖。杭城丁仙。潼川雲臺。皆香泥黑漆爲之。無異土偶也。

【判官精】

程伯昌。閩人。授雷霆祕訣。祈禱驅除。大著靈驗。尤妙催生符法。好象戲。對局終日不釋。間有急叩之者。則隨以一碁子與之持去。其貽卽下。一日有人於郡城下。指昌罵曰。饒舌哉。雷部判官

精。蓋昌其降世云。

【水僊】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岷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難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體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而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疏脫。不謀官達。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甕。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

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韋應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糜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僊。有親戚爲南海守。遂往省焉。郡守嘉禾來。常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三尺許。環柱四寸。海船昆侖奴。摩訶善游水。遂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迴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摩訶跳浪而出焉。爲毒蛇所嚙。遂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讎。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素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殉所好。莫知其他。且棲於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職。擅貴遊之權。混迹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要須一別襄陽江山。後老吳郡也。旣入襄西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泊投波際。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尺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環劍。吾之三寶。今也旣亡。環劍汝將何用。必須爲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已。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力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視於峴也。不思乃祖此人人子之訓。而任性如此。殘忍二字。千載莫道矣。放達之下品也。峴流涕水濱。乃命迴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江湖矣。久之。飛昇而去。孟彥深後遊青瑣。出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是文學。爲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杜甫爲飲中八仙。歌有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獨孤吹笛】

李丹。越人。好事。嘗得村舍烟竹。截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壽。壽吹笛。天下第一。逸使蒼開元中。吹笛第一部。近代無比。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讎。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釀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敬之如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一人。

以日晚方記。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爲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生捧笛而聲始發之後。皆瞪齊開。水木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爲鈞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生以爲輕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靜思作一曲。更加妙絕。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廓稀至。音樂之類。率所不通。會客同誚責之。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爲復是好手。獨孤生乃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獨孤生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之知乎。李生曰。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麤通耳。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慙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蹙蹙不敢動。至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怙息。乃散。明日。李生并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尙存。獨孤生不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之。

【李金兒】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邱人。李素女也。明敏妙麗。誦經史。仙佛百家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之亂。舉家被俘。兒未及笄。侍僞大妃曹氏帳中。以下藝見知。士誠據高郵。爲元丞相脫脫所圍。城垂破。兒下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雷夜起。智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觀。良久曰。龍文虎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脫削官爵。鐵甲軍皆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旣屢驗。號稱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爲江南不可居。且有患。以隱語託爲詩。諷士誠不悟。遂取常熟。破姑蘇。改爲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召問。引古今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思耳。姑見士誠橫驕。每爲高論動之。久不敢犯。及是。冊爲金姬。曰事

成。進爲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往辭於曹。出而拜跪祝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矣。士誠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玉殉。未幾大明兵來攻。士誠屢敗。思其言。加封仙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陰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葬所。則先爲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珠玉尙在。盡取還。章丘二子長。冒李姓。亦不復知有張也。洪武末。其季鄉荐赴都。下母誡之曰。京師某所。有盲姆殆八十餘。可密訪問之。猶在。寄聲我。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姆聞聲。捫其面。披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以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卽擁出。拒其戶。蓋姆卽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託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其子孫至今編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金雞墩。蓋訛以姬爲雞。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爲雞。時夜鳴其上云。

【白鶴 卷】

俞允字嘉言。華亭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拜楚府紀善。改魯山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還報失期。謫判長沙。少時爲人疏節。倜儻不羈。然能力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允嘗與道士某者俱。一日。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命待食。侑以美器。道人執隕其一。允殊不爲意。遇之加禮。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於市。旋博得一器以歸。其器絕類昨隕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允耳。乃允固不爲動。而少年者輒恙。奮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與之博。必得其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鬪。咸竊驚異之。允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有奇氣。異時當奉大對。爲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去。允乃悟。始折節爲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經學失傳。允獨得三傳於蠶簡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春秋舉畿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官。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旣革。以易簣待。擯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貿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嘔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全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仙廟。蓋往修之。俄

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爲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允。允始爲言疇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爲者。復以毛詩舉隆慶辛未進士。假守潮州。

【三大事】

張文僖公昇。爲舉子時。北上會試。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勒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爲手。是編不置耶。曰。書須溫乃熟。曰。書一目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乎。曰。然。卽舉是編授之。道士曰。卽成誦。公心計。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復抽洪武正韻難之。曰。此書亦可覽記耶。道士曰。此書難。卻須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爲異人。乃叩以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饒正己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知久當自之。詰其姓名。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劾閣臣劉吉姦邪。貶南京工部員外。使道過南昌。兩院暨三司諸公。慕其直聲。乃於滕王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遊鐵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繙閱之。見所謂徐子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僖後居饒正己故址。一如徐仙之言。

【白衣道人】

盛鳳岡。讀書青柯坪。近嶽神之寥陽洞。同學子偶因諧謔。昏仆地。公爲致禱。俄見光曜如月。碎蘂至舍。同學子頓蘇。問之云。見白衣道人焉。比公卒。其夕。光曜復見如曩時。

【逢呂僊】

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爲本縣令。朱個儻。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廷舉行取。卽此一節。其賢於前後相君多矣。朱後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仙。曰。士夫踐清華者。非佛與仙。卽精靈也。從仙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狼敗類。

李太宰戴。延津人。晚年酒肉不御。好養生家言。靜坐調息。時誦黃庭。延方外人甚衆。而不談黃白服食之術。嚴事呂純陽子。叩之輒驗。一日。下庭中酬酢。致慇懃。因搆靖紫團攬王屋太行之勝。杖履時及。庶時時遇之。卒時。有道人

及門。忽不見。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尙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卻。相從入山。公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尙須歲月耳。道士笑曰。知公無分。卽出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蓋呂仙也。國朝官至腰玉極矣。然文臣得之。往往遲暮。在朝在野。無絕久者。惟劉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貞三十三年。呂文安三十四年。申文定三十一年。故閣臣也。六卿獨高戶部尙書耀一人。三十二年。其非一品而賜者。不在此數。然聞之長老。謂在朝文臣。玉帶至六者。卽生得失有爭。今上卽位之元年。七相皆玉。六部居四。可謂盛矣。

【臥木】

葉廣才爲諸生。有異才。生平壯健無疾。至老不衰。將終前三月。卽絕粒。日惟飲水一盂。顏面如故。一日。忽衣冠詣宗祠展拜。呼子寵公。及族子見山交拜。拜畢。謂寵公曰。舉木來。而父將往。寵公大驚。大人無恙。何得爲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謬言耳。姑聽公。乃舉木。木至。揮手而入。臥其中。戒勿斂。斂苦我也。頃之。若將瞑者。已復張目。顧寵公。有一偶句。而爲我書之。句云。辟穀身輕。總把清高還造化。降生任重。尙慚忠孝。謝君親。語畢。溘然而逝。人皆異之。屬纊時。指堂前燕巢。謂見山曰。汝晚無子。今歲當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貴。未幾生臺山先生。官至大學士少師。

【劉羅陶仙遊】

劉偉朝邑人。以鄉舉爲文水令。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純孝盛德。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錫都御史韓公邦奇。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堧問之。韓公云。舅氏死久。人傳僊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問狀。門者言此人戴古氈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於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

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嘆之狀。未解脫。韓款留不可。即起別去。一僚曰。聞公已死。今何尚在。曰。我不死。汝則要死。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出門。復攜童子。飄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此僚及邦靖相繼死。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盱江羅近溪先生。卒於家。曾見臺同享。爲工部侍郎。攝部事時。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訃數月矣。忽一日。曾以直洲爲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溪。健甚。前來就余譚。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昔時。譚問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子爲余覓之。直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死問。甚詳。次日。乃以實告。曾徧詢。皆如之。深以爲異。始知先生仙遊去也。

陶石簣之兄與齡。舉南都。蜀禮部尙書李公長春。實以諭德主試事。甲午。其子李生。自成都試還。盛氣自得。中路有道人迎馬笑語。謂生勿妄念也。解元某。子甲耳。生怒。捶之。道人曰。爾不識會稽陶與齡。而辱長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其名。怪其言。爲舍而去。歸以告尙書公。公歎曰。噫。是余門生。而編修君兄也。死矣。何爲見之。及放榜。言皆符。於是兩川皆傳與齡實仙去。未曾死也。

【山子道氣】

邢臺梅傅。字元鼎。萬歷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大旱。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可種。出俸。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探幽。凡數里。忽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雨關天行。非旦夕可速。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太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一孤樹。下指曰。君欲活民。必須地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香美異常。急令民間收菜。子白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人簪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又三日。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因令百姓菜蕎並種。復大旱。四十日。前苗盡稿。久之。忽霖雨無常。枯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常年數倍。民收菜。曝乾充棟。得以卒歲。此事甚奇。詛龍之法。令力士繞潭極口呼噪。詈罵。潭中漸有波浪。以致雲興雨

筓而獨無雷。梅凝坐不動曰。龍亦獸耳。今奉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冕而稱山人者。造其室。父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在登封。輯纂嵩書。馴雅有體裁。此大雅士。余與同生明盛之世。而不相識。心甚愧之。

「一字散」

傅仲良。洪武間。冬日。從如皋縣回。時值大寒。見一人臥於路傍。蓬跣藍縷。寒顫不已。仲良憫之。攜至家。爇以爐火。不就。與之食。亦不受。因令藉草而臥。天明。失所在矣。几上但留一紙。列藥五十九品。仍書紙尾云。留此方以治風疾。用以報汝。仲良依方製藥。遇有風癱者。治之輒效。名曰急風一字散。至今猶傳。

「開」

許某閩人。少治易。能文。藉邑弟子。中年病目。積十載。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元日。室中忽作

旃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於逆旅。至舟次。問渡。將走海上。其人壙而長。烏巾布袍。挾一囊。囊中雙敝屨耳。逆旅人頗疑怪其狀。詰所由來。因與爭言。客自言吳人。善爲方。治諸病。至眼方。雖瞽可明。許生有所親在側。聞其言。馳報。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許生曰。予爲廢人五年矣。諸醫方。無弗嘗者。傾貲爲費。且盡。然效如捕風。客且爲司命。能還予瞳而生睛乎。烏頭白兔角。其若子何。貧無以爲客費。敬謝客矣。客笑曰。效而不費何如。乃下拜。請處方。客爲方。不執古書。問用諸奇貴藥。家人出簪環購買。日夜搗治。藥成。味極苦惡。許勉服之。客居逆旅。間日一過。許家人謹奉侍。爲具酒肉。客不食。進飯一盂而已。客所衣藍縷。然微視其內衣。皆精綺。着腐處。潔白如雪。當暑。不汗污。以此異之。因製葛袍。鞵鞋以獻。受而不用。許旣服藥。久之。覺上睫漸輕。眶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日。左目劃然開。右亦漸豁。視物如薄霧中。望見妻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許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爲具勞我矣。然無更設有豚魚。麵可供也。許實無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饌。盡酒數斗。然不見醉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揉之如脂。几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

謂若取銅鐵錫器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者。若能離家。予偕若游。許謝曰。生幸有薄田。頗具飭粥。盲人微先生。惠復見天日。於願足矣。不願得祕術。亦不願出游也。客笑頷之。乃授一冊書。皆眼方。其用藥神奇。與古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予將海上游。還更過若。於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效。且老。然能篝燈作蠅頭書。自謂目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真仙。爲主祀於室。動止必祝。頗著驗。萬歷末年。許尙在。當訪其名。實之。

【仙桐道人】

不知何許人。萬歷辛卯。遊曹縣定清寺。敝衣垢面。恆如醉狂。寺有枯梧一株。爲僧所伐。止存朽根。道人手持木尺。作禮佛前。趺坐根上曰。此樹由我再生。索水噴之。寺僧莫顧也。夜半。聞道人歌曰。木有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枯樹活。我去人不識。人不識。真可惜。上天下地遊八極。翻身跨起雲間鶴。朗吟飛過蓬萊側。昧旦起視。已失所在。越三日。枯樹中頓發萌芽。逾月。枝葉扶疎。圍大五六尺許。遂成茂樹。縣令錢達道。勒石記之。士夫遊覽。多所題詠云。

【仙 椿】

福州之靈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巔。有椿一株。翠蓋亭亭。榕葉槐身。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片葉。三年一結子。如紅豆。一道士夜半出門。月明。見樹頂。霞裳羽衣者數人。隨以鶴鹿盤旋。其上五色雲。暉映遠近。隱隱笙簧聲。非人間所有。雞初號。乃散。道士居武夷第七曲。年已九十餘。余庚子過此。至其地。日將暝。投宿。道士已知。令侍者延入。爲語如此。且自述所寓。仙跡甚多。蓋真有道者。

【仙 骨】

侯鉞。東阿縣人。少年游古廟。見一髻翁步入。自稱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仙殊巧。揭脅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育。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鉞皆識貌。爲一小篋。畫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鉞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羣盜劫以爲質。鉞使從者還。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石上笑語。盜稍親狎。進謂公行作吏。若遇吾輩。何以處之。鉞曰。此在豐

年法必不貸。歲荒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求旦夕活。奈何獨罪公等。盜相顧歎息。羅拜而去。鉞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鉞後官至都御史。

【回首神仙】

英雄回首卽神仙。此語要解得好。英雄只是一氣字用事。回首則氣平而心和。自樂其樂。便是神仙境界。非有所感慨。舍伯王卿相。而從事於服食飛昇也。

【肉 芝】

孝豐南郊有宋姓者。治圃爲業。忽一日。鋤韭畦。叢草中得物如嬰孩掌。常腕截。鋤口尙有血痕。宋駭異。持歸。以爲不祥。氣遂索然。不振。家漸替。俗傳爲祟。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仙。

【土 飯】

滋陽縣大饑。衆皆欲攜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掛瓠劍。過之。指一隙地曰。地下有土飯。可食。忽不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氣。餓者捧而吞之。膩如稠麵。下咽甚適。衆爭啜。至飽。一方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不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俯地若有所拾。坑已滿。再掘。仍沙土。不可食矣。余友莊復我爲崇仁令。云縣亦有此異。此皆出事理之外。或曰。仙人點土爲飯。猶之乎點鐵成金也。然金之所點。三千年後。猶能誤人。飯之所濟。救人死生之際。其功尤大。其德尤遠。凡仙人必積功德。而後可成。可久。若夫齋僧襯施。乃饒裕人裝飾。好名圖報。其意有在。恐不足爲重輕也。

【全 真 教】

近日有全真教一門。從中又分南北二宗。青巖叢錄云。昉於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筆叢則云。始於宋南渡。皆本之呂巖。巖又傳爲二宗。而全真之名。立自王重陽。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江南龍虎閣阜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大抵道家之說。雜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自清淨兼煉養。趨而服食。而符籙。最下則經典科教。蓋黃冠以此遂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爵禍不淺。蓋馬端臨之說如此。最爲精當。(佛書竊取道家之精道。

書效慧佛家之粗。今全真一教。大約是服食符籙。又在二宗之下。余所見醒神翁者。其一也。若國初鐵冠冷謙三丰之類。乃真仙。應大聖人出世。又不可例論。

【醒神】

其人壯偉堅悍。白鬚髯甚盛。自稱一百六十歲。其徒訟言。爲前威寧伯。學道不死。復出人間者。所至傾動。我湖茅鹿門先生。年追九十人。以地仙目之。先生亦自詫長生不死。家饒。諸子供養。極東南水陸之奉。座客常數十人。醒神慕而悅之。一日來赴。形貌既聳。機辨更豪。先生大喜。留之。欲禮爲師。不可。曰。公是我輩以上人也。愈益喜。奉事若真仙。日夕大嚼。每一餐。列數十餘盤。立盡。諸少年頓首趨風。稱曰醒神翁。謬相傳。能知休咎生死。以爲鍾離呂洞賓。不是過也。余方外艱臥病。一友曰。見此翁。可立愈。不聽。深爲所笑。曰。無緣。故爾。後其說無驗。茅氏亦益怠。乃辭去。駐南京。夜行。跌傷腰而殞。追思當日景象。若以爲太平奇遇奇事。余獨憤憤。若不見。聞不見。有某僉事。敬信甚篤。依方採藥於武夷。食之幾死。將抵任。問休咎。諭令服花金帶。速行。或以爲不可。大聲曰。此是本等。當更有進者。不數日。麗察典歸家卒。

【符籙】

其法盛於元魏寇謙之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霍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嘗爲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尙世襲。至我憲宗時。有李孜省。鄧常恩。流爲房中之術。世廟時。邵元節。陶典真。突起。壓張真人之上。大抵符籙之說。自佛教業緣因果中流出。又竊佛經之緒餘。作諸經懺。動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淨本指。乃寇謙之一出。魏大武緣之。盡毀寺刹。誅諸沙門。殆盡。宋徽宗於林靈素亦如之。至改僧爲德士。世宗時。焚佛骨。至萬二千餘斤。佛之神通。能資方士竊弄。而不能保其居與骨。若諸弟子輩。此亦業報使然耶。

【引儒釋】

神仙家。必引儒釋爲重。胡元瑞筆叢中。言之頗詳。并老子化身名號。皆錄於後。乃儒釋未有引

神仙者。此其分量可見。蓋後世神仙之說。雖原本道家。實與道家異。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夫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其初氣運龐厚。團作一塊。於人爲三皇。爲五帝三王。與諸名世大臣。於教爲孔子。爲釋迦。爲老聃。衰周以後。氣運漸薄。各各迸散。千奇萬態。莫知底極。天地鬼神。不得自主。總難收拾。且爲所使矣。孔子爲水精子。繼周爲素王（緯書）一曰元官上仙（西陽雜俎）一曰太極上真。公治九疑山。一曰廣桑山真君（太平廣記）一曰儒童菩薩。下生世間（造天地經）一曰淨光童子。化身顏子。爲月明儒童（俱清淨法行經）一曰明時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已見卮言後夏諷亦爲明晨侍郎見仙鑑）一曰與卜商皆修文郎（見太平廣記後樂子長亦爲此官見仙鑑）仲由在唐爲韓混（太平廣記）施存。在漢爲壺公（施存亦仲尼門人事見真誥及卮言然補覽兩引壺公姓諱名元未知孰是）

釋迦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宮至（西陽雜俎）又爲忍辱仙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孕。爲釋迦（見化胡經）一曰關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爲釋迦（道經）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衆。參會了說而備錄於後。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文王時。號鬻鬻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爲河上公。右見真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邑子。在吳爲陶朱公。右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造天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爲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

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丈。（玄妙篇云初生時名玄錄）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城。至穆王時。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國。復還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道於老君。乃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事。老尹喜傳悉同。蓋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乃化服胡王。過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爲有徵。出散關事。漢前羣籍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混二事爲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參考。老君母玄妙至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夫人體爲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老君像】

皋亭山。爲武林左托。南濱錢江。黃鶴峯最高峯。下有石欄。頗幽邃。一老人周姓者。常憩其中。見仙像。鶴鹿各二於傍。晨起禮拜不替。一日有絲竹聲。非人間所有。起窺窗間。見石像有笑容。仙像隱若搖動。鶴鹿亦如之。良久乃止。推窗入。香氣充滿。餘像皆如故。而老君獨起齒。若改削成者。甚駭。且甚以爲幸。日午。一道士揮扇入。賀曰。知君大有瑞應。然此像不宜久留。當以見還。亟捧而走。老人奮起爭之。博空無所見。惟一道白氣冲天。遂棄家雲遊。不知所終。今其子孫。尙居山下。俱樵夫。問之曰。此遠祖相傳已久。謂其年禍邊松花盛開。羣鶴徊翔。花撲起。鶴翅皆黃。故以名峯。峯高可三千丈。挾羣峯而東。若馳。與兩天日相應。圓整秀拔。獨峙錢江上。江海連接。所謂海門一點巽峯起者。可咫尺按也。乙卯。余登其顛。忽一鶴飛過。墮羽。適當余左肩上。知非佳兆。凡二三年間。患難疾病。無所不經。無所不劇。因泛海上。普陀山中。故稀禽鳥。復有飛鶴墮羽。當余右肩。喟然嘆曰。此所謂鐵羽且再。兆可知矣。歸

來復大病。口占曰。骨格原來定。精神漸已非。橫空雙鶴度。海上有魚磯。息心待盡。更覺快然自得。而舍東有農莊。因棄家棲其中。魚鳥日夕相親。卽其地。改葬先祖月溪府君。每晨起東望。紅光盪漾。庶幾二鶴來歸。又口占曰。渡海鶴飛還。儻然只閉關。幻軀元不着。去住總閒閒。雖病不服藥。聽之而已。

【虜衆來歸】

常鄭公既擒納哈出。其衆驚潰。河水一夕大深。斷其後路。皆曰天也。其帥五十八。帥衆來歸。亦曰沈也。非不得已也。五十八。阿連人。習其國書。入太學。蟲沙傳記。頗醇謹。在元爲平章。既歸。賜姓。歷官數有功。恬退不爭。以壽終。

【職官走虜】

也先之變。山西榆次縣李員外。亦走虜中爲之用。蓋利其賞賜。且政寬。不受文法苦楚也。時見獲姦細李喜孫。荆弼之言如此。係景泰五年。御史鍾同審出。

【路河】

自廣寧東二十里。至海州東昌堡。凡一百七十里。緣路濬河。謂之路河。海運由此河直達廣寧。嘉隆間。增築河隄。人馬通行其上。近年隄頽。河寒。內水輒瀦爲湖。而虜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擄掠。此遼之大患也。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衛被圍久。月糧既缺。舍餘馮瑤。損萬金代發。圍解不卽償。且以朽幣抵之。瑤訴訟。經數年。楊虞坡還本兵。知狀。題奏。乃以馬價給之。

【壯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東關壯夫李愷。挺身角虜。手刃七八人。身被十餘鎗。授所鎮撫。仍坐堡提調。

【虜款賞恤】

俺答款貢。每五年守例寧靜。加賞一次。銀三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表裏。或八或六。中間小西入犯。能制馭罰服者。加賞銀五十兩。有差。萬歷九年十二月死。與祭七壇。勅書一道。綵段十二表裏。布一百匹。降眞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於前。馴服於後。智哉。可謂變夷而享榮名者矣。妻三娘子。名哈

屯。另築城以居。請名。賜曰歸化。寺曰弘慈。俺答爲順義王。其子黃台吉。封龍虎將軍。台吉襲王封。其子拉力克台吉。襲將軍封。亦如之。三娘子稱一品夫人。不稱妃也。黃台吉更名乞慶哈。嗣封三年死。帥與如父。襲封亦如之。

【虜勢日分】

把漢那吉既降。得歸俺答。命主板升之衆。號曰不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以哈台吉輔之。大成力克自以兵收比妓爲妻。扯力克者。黃西之長子也。從此與三娘子成隙。而虜勢益分。板升之衆。且受蹂躪。不能自存。丘富趙全之子。入赴於總督鄭洛。求以千百人入附。洛以貢市好言卻之。大約都被夷人殺盡。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於萬曆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射生墮馬死。邊臣以聞。得旨。那吉首克歸款。忠順可嘉。給與辦祭。綵段六表。裹布三十匹。此賞猶薄。當照俺答例減半可也。

【賜經像】

虜既互市。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始出塞。官爲制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蓋。爐香前引。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毳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賜經像。蹈以進。既入。施設。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起。起受詔。舉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皇帝萬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且有無。佛法降污。使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會聞輒驚。指咩吞。胡騎數萬。環以聽。大會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羅拜。頰擊地。若萬杵登登也。會故所奉西國像。數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飾。綢絹巾帽。糺結粉綵。燈燭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瓊。供佛飯。僧皆設大載。辭而行。攀戀浹旬。不聽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曰。中華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餽馬數十蹄爲禮。

【耗雄心】

王鑑川司馬云。俺酋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以後虜中得西僧。輒奉爲活佛。中國因而糜之。儘得其力。佛教之有益於國家如此。但今之學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強變爲弱。中國慈

則變而險。虜性直變為和。中國智則變而詭。將來未卜所終。而其端已見矣。

【市易】

互市起於漢武帝。所謂關市不絕以中之是也。有謂起於開元者。別是一說。然魏絳和戎亦是此意。而要之三代禦夷狄。亦必有所餌而羈縻者。非獨自漢始也。

【番族】

西番烏斯藏等處。將命著都尉番僧。有闡教闡化輔教贊善護教五王。大乘大寶二法王。以文皇神聖。亦迎法王至京。禮之甚重。今靈谷寺左。尙有法王殿基。蓋彼中惟知法王重之。所以收之。若曰建醮薦福。此特假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命司禮太監劉允。往烏斯藏。費送番供等物。時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璣為旛。黃金為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以鉅萬萬。內庫黃金為之一價。勅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又片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遣行相續。至臨清。運船為風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艤。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共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為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偏於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臨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上已登遐矣。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為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為熟番。封貢後。虜常鈔掠諸番。番不能支。僂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於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莽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萬歷十九年。副將李魁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斃白。魁輒拔刀斫之。虜大譟。射魁。刺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承嗣擊虜。不勝。虜遂人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為虜所

乘敗沒。乃以戎政尙書鄭洛爲七邊經略使。初責順義。趣之東歸。而弊火酋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番僧專以進貢爲生業。邊吏因而爲奸。每一起。必用大車數十輛。所裝玉石雜貨。以箱計者。不可勝數。各色番人附麗者尤衆。禮部雖執舊制。限起限數。終亦不得盡行其說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納妻妾。酬淫賭博。靡所不至。而所謂西方活佛者。代推一人爲主。能前知。頗有靈驗。其禪修者亦自不少。蓋自白馬馱經以來。歷晉至梁。顯於達摩。其西來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其後用兵。設州縣。屯戍。終於傾陷。未爲西夏所隔。元無所不包。遂窮河源。帝師國師。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羈縻之。車書萬里。固不得而盡廢也。乃主者每欲減削。夫國家浮費甚多。柔遠人。其得而輕議乎。

【與虜角射】

馮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吉入市。操強弓。請與戲下。角射。公曰。吾與汝角射。虜射利近。密移遠其侯。公連射皆中。酋盡輸其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侯。使自射而賞之。復盡子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辛卯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城走。郎中項公德植過署中。策曰。民方恟疑。未可驟止。闔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烽 埃】

一。邊將爲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用狡計。先擁入邊。俟舉烽相傳。卽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舉烽。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卽提兵往撲。旣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以誤傳報軍門。他道失事者。盡推之烽埃不明以解。埃卒坐斬。并及其次。真是可憐。此際必當暗設一法。出入以單雙爲別。互而用之可也。

【報功之弊】

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至健而審譯無他者。留爲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牆垣。嚴扃之。食以虜法。不改推結。俟有失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上。驗之。眞虜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賞。人皆不疑。蓋一參將曾守邊者。爲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無有發之。

嚴禁者。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雲南。未發。乃衢童卽謠於道。求其故。知爲土神所洩。因謫之雲南。後馮巫於府治之西山。故名其山曰進耳山。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二曰浪穹詔。（今浪穹縣）三曰鄧險詔。（今鄧川州）四曰施浪詔。（今施浪縣蒙次河之地）五曰靡此詔。（今麗江府）六曰蒙雋詔。（今建昌）

五開銅鼓等處。俗犷悍。其不逞。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曰華款。有犯者。家立碎。人畏之。甚於盜賊。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賤。誤用者。至作爲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貿易。又謂里爲牛。凡幾十幾里。則曰幾十幾牛。

南人用具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貝之爲索。猶錢之爲緡也。

苗納糧一石。有至五兩八兩者。

鮮卑聚語。崔昂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宗史曰。嚶囉。

闌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水以居。名曰闌干。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入唐。此二字成

雅語矣。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益也。殺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爲重。埋至數十人。有埋奴

銘。北戎南蠻。都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輒死。蓋夷落不啖鹽醬。卽胎毒。無所觸。不發。

迤北地寒。不產鐵。迤南地煖。不產硝。故戎虜苗獠。國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雖曰地氣。亦天意。實有以限之。

諸葛擒孟獲。散青光於五斗壩。此凌霄都蠻之自來。宋元豐中。征之。國朝成化中。征之。萬曆再征。皆因大雨而克。

萬曆二十八年。流民徐應龍。爲紅苗所擄。詐稱親王。假傳詔旨。嚇詐苗。擒獲論死。後遂誣紅苗。僭稱名號。欲稱兵者。可笑。紅苗介蜀楚貴三省之中。卽古三苗遺種也。

【楊安地界】

播州前宣尉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多開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或爲之謀曰。以鹽浸紙。晒乾爲券。三年必碎爛。然後與之爭地。彼無憑據。且以還我。如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碎爛。水西計窮。而地終不肯歸。後告督府勘明。亦不肯歸。則以贖屍事。尙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臣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絕楊應龍進兵。又讓後屯信地以報成功。卽李霖寰總督亦許之。有近地可撥。朝廷不愛惜之語。及事平。蜀閩齟齬。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獻印。便獻印。責擒叛。可謂恭順之至矣。乃蜀撫喬璧星。欲取安氏爲功。坐以侵佔播地爲罪。而喜功之輩。緣以爲說。馴至以受賤棄地。彈前督臣王靈宇中丞逐之。此別有所謂。非因棄地也。

【兵 兆】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奪牛。黎憤。拔刀殺數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參將倖功。聞於兵。使者姚善。率衆掩之。大敗。至督府道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深入。得老弱首數百顆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蘇東坡碑。明示用兵之奇。吁。奇矣。其東坡先見。抑後人添飾耶。總督爲江右張鳴岡。余同官南中。識之。

【寨 鎮】

海島寨中。必立一銅銃事鎮。失之則災告立見。中國以計取之。方制其命。如閩中東埔寨失銅銃。皇皇無據。約獻賊腹心。并我兵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燕香頂受。磨金書牙蠟來獻。誓擒賊報效。且請歲貢以爲常。

【屬 國】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爲朝夕之朝。鮮字作鮮明之鮮。

平壤府。其西京也。天使至。列兵江上護行。觀察使先於數十里外。遣俗戲來迎。抵近郊。列香亭龍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詔。樂人皆着幘頭束帶。執仗者皆着戎冠葵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環繞作百獸舞態。幡幢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蹈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海東無事。鑿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面。各樹鰲山綵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遣使來問安。拜詔。所至皆如之。

朝鮮有成均館。宣聖廟。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櫺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秋丁際。俱用朝廷頒降。雅樂官。有大司成。少司成。館生曰生員。府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着儒巾藍衫。與華同。但市用鞵羅爲之。朝鮮使臣。洪武四年。用禮部尙書僕斯官諭。隨命斯册封。其用內相。起於永樂中。成化四年。朝鮮國王李瑄卒。遣太監鄭同。持册封世子暉爲王。巡按遼東御史侯英。奏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禮。使非其人。必爲所輕。且遼東瘡痍未起。歲復不稔。內臣沿途釋騷。勞費百端。乞遣寢成命。選廷臣有學行者以往。上是之。以詞林充正使。給事中副之。

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於守禦所。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中。又云。迹殊渤海唐王勃。事異投打楚屈平。

安南遣使。必以詞林爲正使。將至。則國王躬率臣僚。馳百里外。立迎道側。使者以守國辭。則退至數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馬。分階陞位。正東西拜。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凡四。上不報。蓋希元自大理承左遷。炎荒。忿懣無聊。故襲道路傳聞之語。以冀一當。李古冲貽書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君面亦非封侯之相。蓋希元貌侵。謂之也。林閩人有文學。後陞僉事。罷歸。

莫登庸之亂。安南黎寧。遣陪臣鄒惟儼以聞。後赦登庸爲都統使。惟儼不得歸。處之長樂。給城中宅一區。田五十

畝。從者三十畝。吁。獨不能量才。處以小小職銜耶。卽才不堪用。百金百畝之產。中國何吝焉。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萬歷二十六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鑄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舛。諸大臣其未之效耶。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最爲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艦造作。文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餼廩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四五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

萬歷三十年壬寅當封。吾師許敬菴。申請於朝。允領封之說。不從。次年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丙午年方歸。夏余同年相厚。駐閩。與撫臣徐學聚。抵牾。徐困之。月給十金爲費。交章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聽玲瓏。開爽明容。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船也。此則船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出入。面雖啓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尺。闊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層。上安詔勅。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能用四副。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道。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十斤。大樁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用者。不可得而小也。艀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楨。海中惟甘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

餘。而刀鎗弓鎗之數。多多益辦。佛郎機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其一船。

【占城】

吳惠。蘇之洞庭山人。進士。有膽氣。父子皆能武藝。而有文名。惠使占城。舟遇颶風。有一大山石。擁出如刀戟。隱隱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國小土城。乘隙者持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既見疾入。衛卒兩行。魁結跌地坐。三伐鼓。乃享使。其人極弱。夜鼓以十更爲率。

成化中。給事中馮義。與行人司副張瑾。費勅印。封占城國王孫齊亞麻勿菴。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東。聞齊亞麻勿菴已死。而其弟古來。遣哈那巴等來請封。慮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之後。卽爲古來所殺。而安南已以僞勅。立其國人曰提婆苦者。權掌國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幣授提婆苦。封之爲王。得其賂黃金百餘兩。又經漢刺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且納僞勅於朝。禮部劾瑾專擅封立。當正典刑。命下錦衣衛獄鞫治。始得其狀。法司比依大臣專擅選官罪。坐斬。時占城哈那巴在館。禮部譯問之。云古來實王弟齊亞麻勿菴之死。以病不以殺。而所謂提婆苦者。亦不知其爲誰。乃命哈那巴等暫回廣東。令有司以禮優待。俟提婆苦謝恩使至。并審其情。僞別處之。瑾後亦減死救出。

【日本】

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卻有深意。宋末來降。諸將范文虎等。與部下。何止數十萬。踴躍海上。恐爲後患。故驅之入島。勝則箠海外奇珍貢我。不勝而死。盡除內患。這達子儘有算計。闖白遣清正行長。與朝鮮爲難。亦是此意。二酋決不敢歸。亦何苦殺入中國來。中國人全然不曉。懦者爲封貢之說。踴者欲盡兵力。跨海長征。中國有甚兵方。學得倭子襲人。只備禦爲上。漸漸消耗他。

關白信急時。上封事者。謂十萬入廣。十萬人閩。十萬人浙。十萬人淮。十萬人山東。十萬人天津。將如何。余在家暗笑道。關白坐七十二州。儘自得意。要中國來甚麼。獸離穴卽擒。彼難道全不思前算後。孟浪發六十萬人渡海。幾許

人看家。當一個大人家。發出五隻哨船也。自不易入。夜來便覺虛怯。中國大矣。分八枝兵攻。楊應龍費了多少氣力。不謂日本便能大舉。

或曰。海上倣急。難道可置度外。曰。天下事。你道那一件可置度外。人家近了小漾小水。也要隄備。況下海通番之人。勾引竊發。東西海面。不啻萬里。在在事體不同。隨方備禦。顧其人何如耳。

海寇莫甚於孫恩。盧循。卻未聞通倭。當是倭尙微細。孫盧在海邊騷擾。透入內地。受其殘破。中國只禦之於陸。不聞戰於海洋。比據廣州。便窺伺荆江建業。爲劉寄奴所滅。

倭一名韓中。以其鄰三韓而國也。

倭寇之起。緣邊海之民。與海賊通。而勢家又爲之窩主。嘉靖二十六年。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有一妹。賊虜去。因與聯婚往來。家遂巨富。考察間住僉事某。放誕挾制。尤屬無賴。甚至占官兵爲防守。一方苦之。甚於盜賊。及朱秋崖開府巡視。行保甲法。破碎其謀。而謗言大興。今承平六十年。恐復有襲此風者。

嘉定三十一年春三月。倭發黃華。勇士某等三十六人。接戰。死之。勇士者。括人也。驍悍無比。皆衣楛甲。用鐵錫。與倭遇。卽前突之。而淫霖不止。甲濡且重。又兵寡不敵。欲少退擇利。顧橋已斷矣。蓋土人畏倭。而以勇士委之也。倭凡數百千人。尾勇士數人而行。勇士迫則舉擄反擊。遂賊。賊走復來。如是者數四。莫敢近。土人隔水望見者。莫不壯之。於是勇士乃從埭渡。埭崩。而括人不善水。遂沈水中。賊從上射之。宛轉死矣。其後河上。常聞鬼哭聲焉。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餘。從吳淞猝至上海。百計攻圍。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窺西南隅。地曠而僻。作竹梯三乘。高與城等。置兩輪於左右端。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布梯濠上。匍匐渡者百餘人。昇梯倚城。牆推輪而上。一賊躡級將登。適守城鄉紳徐鳴鸞。不寐心動。促諸生唐緝。巡城警見驚呼。城夫楊鈿躍起。登女牆。吶喊。賊從下以鎗戮之。鈿墜城外。壓梯上。賊亦墜。城上砲石如雨。賊不能支。退而涉濠。偶潮決浦口堰。水高數尺。相隨。

濠中。城上人未之知也。平旦，賊棄營壘走。偵者往濠過，見衣裾浮水面，拽之，得死人，爭入水，拽得六十七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顱大如斗，口員而小，色黝黑，知爲真倭。其精銳盡於此矣。是日，賊從浦中南去。至六月七日，復回舟從浦出海。自後雖有警報，更不入境云。

嘉靖丙辰，倭寇淮揚，李克齋遂爲督撫。子見羅材，時上春官，年方二十餘，適在署中。見攻圍勢急，援兵未至，自於父。匹馬散服出門，召淮陽城內諸豪問計。發漕司庫金，大陳廡下，明賞格，令諸豪緇出，募通泰河上敢死士二千，絕入給兵仗，夜半縋出。自將，乘雨後奮擊，大破之，斬首五千。諸將追蹙盡殲之。克齋以此晉南大司馬。見羅馳歸，不顯其功。沈時峯在園中親見，筆於書，當不誣也。

王長年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膽勇，漁海上。嘉道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爲賊得，挾入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

汎海去。長年旣被執，時時陽爲好語媚賊，會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捩舵飽帆歸，此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爲媚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斫五十餘賊，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斃一酋。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旣盡割賊級，因私剗其舌，別藏之，挾金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長年禿而黃鬚，類夷人，并縛詣將鎮所。妄言捕得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喏曰：「若言斬賊級，豈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諸將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皆實。用長年爲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示諸營。三日，予金帛遣歸，并遣諸

男婦。而論罪官軍欲奪其功者。長年今尚在。老矣。益禿。貧甚。猶操漁舟。

【馬勇士】

我湖人。失其名。倭自松江出掠。湖戒嚴。僉民兵。勇士與焉。時烏程尹張公諱冕。有膽氣。部勒東出禦倭。至平望登岸。止勇士望隨之。忽有十餘倭突出。張窘甚。勇士奮而前。揮張使去。竟死之。

張尋得其屍。傍有死倭六人。其首已爲土人刎去。得賞。蓋皆勇士所殺也。爲葬於峴山之麓。

【倭官倭島】

關白倭之官號。如中國兵部尙書之類。平秀吉者。始以販魚醉臥樹下。別酋信長爲關白。出山。敗獵。遇吉衝突。欲殺之。吉有口辯。自詭會遇異人。得免。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

稱曰猴精。信長漸委用。合計奪二十餘州。後信長爲呵奇支所殺。吉討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擅政。盡併六十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破高麗。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關白。以所養子孫七郎爲關白。

日本原六十八島。各據其地。至平秀吉。始統攝之。及老且病。子秀賴尙幼。托於婦父家康。代攝其位。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內二島歸賴。賴既成立。索其位於家康。不與。忿還其女。致爭鬪。賴兵敗。走入和泉。焚城而死。又有言逃入薩摩者。其位遂歸於家康。傳其子爲武藏將軍。倭俗簡易。寸土屬王。倭民住屋一編。闊七尺。歲輸銀三錢。耕田者粟盡入官。只得枯稿。故其貧者。甚於中國。往往爲通倭人。買爲賊。每名只得八錢。其人輕生決死。飲食甚陋。多用湯。日只二餐。以苦蓼搗入米汁爲醋。其地多大風。夏秋間風發。瓦屋皆震。人立欲飛。乍寒乍暖。氣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卽挾纊。九月以後卽大雪。至春止矣。大小終日圍爐。婦人齒盡染黑。閨女亦然。以雪拋擲。孩子穿紅縐紗。踐於雪中。不惜其貧。長喜中國古書。不能讀。不識文理。但多蓄以相尙而已。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若自鑄其國年號。則不能成。法有斬殺。無決配。倭人傷明人者。斬。倭王見明人。卽引入座。我姦民常假官詐其金。留倭不歸者。往往作非。爭鬪賭盜無賴。有劉鳳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有三三萬人。此輩亦無法取歸。歸亦爲盜。只講求安民之策也。

【東溟偵倭】

萬歷四十四年。閩撫臺黃與參。遣義民董伯起出海探倭。五月十七日。柁手館頭施七回言。伯起同李進葉貴傅盛三人。十六夜自館頭開洋。十七天明至竿塘。一更至橫山。十八早至東溟。一路兵船躲各澳。皆不見。遂上東勇山四望。止倭船一隻。泊山後南風澳。一泊帝袋澳。二澳相連。篷檣俱卸。但掠定海。曰。榜船藏南磔隱處。伯起即將海道紅票埋藏山上。并拘女妃判官手爲證。忽見南磔船張帆來。施七曰。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趕我也。李進曰。今勿走。走則銃打立盡。少頃倭船至。通事同倭過船搜問。汝何船也。齊應曰。討海船。通事問。見有兵船否。應曰。無有。通事曰。伯起等曰。汝但說有兵船。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去。說有兵船。他方去也。衆曰。我說恐殺我。通事曰。不怕不怕。汝但開口作說話狀。我爲汝說。又曰。汝既討海人爲我取水。衆見倭坐我船中。不得已爲取水。說。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三人。徧相之。即搖首。汝不是討海人。老實說。不說殺汝。衆未應。倭以刀恐之者數。衆慄慄相視。伯起知不免。大聲曰。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等是軍門海道差來。聞汝遣船三百隻。我軍門海道已備有戰船五百隻。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殺我也。由汝不殺。亦由汝。汝殺我。兵船即至矣。於是率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砵磯。國王差往雞籠。風旣不便歸去。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國王免罪。決不害汝。即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處老爹之稱也。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而逸曰。我今拚命報國矣。即索網巾於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等。借衫越與之。倭首軍陪伯起食飯。此十八晚事也。十九亭午。帶所掠船併我船。送至臺山外。伯起爲請放。即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滿船。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來。便要殺。說彼國簡易。說中國即皺眉。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即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卻有字。仍寫無字。七又言倭人與吾人亦無甚異。但喜弄刀。或以刀作銃。眇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此差原係方輿。輿薦伯起自代。傅盛等三人。皆方輿所遣。三人歸。而伯起不返。可憐。明年三月。以計給之。遂歸。得

爲海上裨將。

【籌倭】

禦倭之策甚詳。大要曰。禦於海。使不得上岸。爲最緊着。其次曰。將。曰。兵。曰。船。曰。器械。然倭之能識風勢水勢。第不敢帶銃。若招募編隊。給以工食。資以刀銃。而不廢其捕漁之業。又漁人中聽其自推擇爲長。良有司約束。隸於兵道。獲級之賞。一如官軍。而所謂點圍團操。迎送湖望。祇候之類。皆免。則人自樂從。故從來海上破倭。多得漁船之力。今登萊天津。用此法防奴。會綽然而多用兵者何。

【平倭】

世廟時。南倭北虜並急。其時竭天下之力。禦虜南方。急時所輸於北者。不絲毫減。中間悉力拮据。終得蕩平者。胡襄懋力也。事平之後。襄懋中讒死。同志如茅先生鹿門。幾至破家。有功秀才。難致者王直。卻又不及。間以詰其子孝。若曰。尊公與襄懋情誼如何。乃不詳錄者何。孝若蹙額曰。并此篇幾削去。賴長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縛一草賊。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尙連篇累牘。震耀以求。必傳於世。而公半壁之功。十餘年。出生入死。辛苦浪浪。至此安用一時文士爲。余老矣。每每訪求。不可得。間有譚者。年遠未可信。近見唐凝菴先生。胡少保傳。極爲詳贍。喜甚。訂錄數款。惟王江涇之捷。的係張半洲經。李承庵天寵。在事調度。襄懋方爲巡按。固不得因之掠美也。

初爲益都知縣。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衆至數千。據礦爲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示之恩信。羣盜解散。擇其可用者千人。編爲義勇。會有詔。令巡撫曾銑。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一不以擾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大至。官兵屢敗。南兵書張經。帶部務。總督軍務。公爲巡按。方至嘉禾。賊自武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賈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道。賊入

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窪拓林爲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汝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死亡甚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五月。張經暨倭於王江涇大破之。經素貴倨。以文華部民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大掠。卽奏經畏懦失機。玩寇殃民。上怒。逮經及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璠代經。尋以璠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超公。僉都御史代天寵。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宣諭日本。覆允。比得旨。新受事。檄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得弟子員蔣洲。陳可願二人。因令充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尙禮。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費文以往。公密授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山口豐後二道宣諭。汪直故爲船主。原徽州人。因令養子毛洌。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計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爲亂。因僉總兵圖我。拘收家屬。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毋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犯浙直。吾令毛洌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尙禮。先覆軍門。吾與蔣先生宣諭畢。亦同歸順。但倭國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偕毛洌。以仲冬間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十級。效功以窺我意。公詢得其情。奏聞。且厚犒之。趙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洌率倭兵一百八十人。助盧參將搗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甌山。屯於山巔。公奉旨賚洌等金幣。且令回諭。直早歸順。洌感激。因送商伴夏正董華邵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留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辛酉。賊數百。自閩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邀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賊由上浦。

潛渡曹娥江。見官兵山對山出海塘。轉山陰。壬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操小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問謀者。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之。一晝夜。用火器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公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明日五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九。餘賊逸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賊披靡。公揮兵追之。少餽。復遣土兵及於蒲岐亭。斬六十級。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所至。炊宿無所。薄暮。入山嶺小庵。饑甚。道人具酒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庵中僅有此。願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時陳東屯於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軍。楊宜勦新場。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將勸之可立。盡既敗報踵至。上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文華大懼。而素與吏部尙書李默有違言。因訐默出題。謗訕欲敗國事。勿罷楊宜。卽當以宗憲代。而專復自用。推舉周琬。琬老悖。致殘倭復熾。上大怒。收默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總督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四月。鶚敗於崇德。陷曉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諭解之。文華兼副都復出督視。七月。收徐海。陳東詳鹿門集。公授計把總張四維。雪夜渡舟山。出賊不意。大破殲之。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閩廣。改鸚撫福建。公兼兩浙巡撫。不更設。王直忽駕艇。擁曉倭。突進舟山。沿港住泊。以送蔣洲爲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沿港形勢。正還報。直語甚肆。謂必待奉奏。明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浮囚也。而畫工所圖形勢。甚險惡。四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公覽之。謬曰。此絕地也。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爲書。道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直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曰。兒駭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駢首僂矣。大忠與

正等。曉譬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澈葉宗滿。隨方大忠蔣洲。至軍門輸款。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狀於朝。公念澈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引入臥內。留共宿。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請戰書十餘篇。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澈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牀席俱沾污。侍者皆就寢。澈聞軒聲滿室。竊起。翻案間。見疏稿。回顧公。睡益熟。因錄其疏。復就榻。久之。公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猶囁嚅語。我爲兒子輩。苦心開生路。乃猶遲疑取死耶。晨起。澈卽於榻前告行。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基布。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出。澈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決。澈等力勸之。乃留夏正爲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公大喜。摩頂曰。兒來何晚。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尙禮。董華館伴至杭。參謁監軍。次日卽回軍還杭。其述始末。聞於朝。又爲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上意。罪止於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上。萬勿宣之。明旨。時倭賊諸奸。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爲媒。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輒奉旨。悉勦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尙禮往說之。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澈葉宗滿來杭。澈等以候旨爲辭。而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等。四散探旨。董華以告。公分遣將吏密擒之。明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涇港。諸酋復叛。朱尙禮先聞。脫身走。夏正遂爲所錮。公卽移師寧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得入。公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惟坐困。不憂不全勝也。時及汛期。新倭續至。或抵普甌。逼烏沙門。或自峒巖。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平台州温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場山者。諸軍冒險奪嶺。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無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比。而我將士久戰。膽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無一二失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困甚。聞有賊在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涇港奔沈家援之。又從響礁門出碇嶼。奔沈家門。皆爲我師所邀。俱敗入巢。公乃命朱尙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爲倭船。招之。賊不疑。登

舟來廷等伴稱還報。易八刺虎。先行。砲從舵後發。舟爲煨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沈溺者無算。賊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勦。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爲夏正所誘。支解之。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皆爲墮淚。賊自知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廠。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官軍擊之。賊乘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斬首九十有七。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四舟。生擒賊首汪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一矣。是時賊至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於崇明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枝據揚州之如臯。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俱盡。三沙賊爲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爲小舟。以遁。飄至江北。亦殲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駁汪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於市。妻子沒官。葉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尙禮童華邵岳俱正千戶。

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礪。會令缺。丞尉率鄉民逐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戕鄉民。民怒。奮力死鬪。賊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賊悉戰死。公聞之。喜曰。處賊稱悍。烏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不得。儻新尹任事。濶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大河宰義烏。謁制府。卽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遂令戚繼光與之偕。給餉甚厚。繼光行。復語曰。江南所以不能戰者。以未諳節制耳。吾每思做六花陣法訓練。爾喻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事調用。遂以爲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請定節制禮儀。視三邊事例。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尙書兼右都。悉從所請。聞寇告急。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參將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濶兵至。急遁出海。水兵邀擊洋中。羣沈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入閩解嚴。提督遂以餉乏。令舒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衆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敗。公復發兵攻之。戰於桐山壽寧。追至楓亭。血戰於仙遊。前後俘斬幾二千餘。賊遁入

池。

四十年九月。討倭屢捷。加少保。

四十一年十一月。被逮。停其官。不補。陞趙炳然兵部侍郎。兼僉都撫浙江。

四十四年。再逮。疏辯。尋卒。上憐其功。免勘。

【鶴】

楊子曰。鶴羽族晉也。而變小大不同。金九火也。而變生焉。七年一小變。十六年再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變極。而與聖人同隱顯。晉其至矣。

陳州倅盧其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翻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之鶴。果爾。當卽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血胤。形悲影吊。爾幸留者。當如孤山并老。共此殘年。遂引之歸。爲寫溪塘泣鶴圖。中繪□□□□一鶴。其口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

【羣鵲招鶴】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口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鶴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鶴復作聲。若充所請。瞥而上。擣巢啣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鶴搏蛇相救也。

徐司訓觀宅。近啓聖詞。縱奴射鶴。合邑之鶴。無不帶箭者。一日鶴銜火焚祠。有鶴數百。盤旋烈焰之傍。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瘖。事在世宗初年。

【燕巢】

宋時淄青一民家。燕巢累年。增廣至三尺。燕雛既飛。忽一旦。野禽來集庭除。甚衆。驅之不去。已

而巢破。有白鳳雛。長三尺餘。往西南飛去。諸禽皆駭散。其家亦墮。

【鳥之屬】

鳥之孝者名曰戴鵲。衆鳥雄大雌小。惟鷲反是。

衆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鸚鵡兩指向後。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紅。今之紅鸚鵡。或此類也。

烏鵲之掌。縮於腹下。

鳥之雌雄。別其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雲南百夷中產黃鸚鵡。永樂中常貢。此金文靖有黃鸚鵡賦。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翠裳。沈啓南見而圖焉。隆萬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鵝。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於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北方有慈鳥。狀似大雞。善啄物。見牛馬囊駝脊間有瘡。輒啄而食之。往往致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亦食焉。虜人呼爲沾羅。

禿鷲似鶴而大。高八尺。善與人鬪。尤好啖蛇。萬歷壬辰春。武寧山中有大鳥。高七八尺。似鶴而蒼。頂禿無毛。其喙有觚稜七八痕。所在之處。無物不啖。魚鳥爲之一空。蓋禿鷲也。

蜀中山谷間。有一種百舌鳥。毛采翠碧。蜀人多畜之。一名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百舌也。往往矜鬪。至死不解。桂林有鳥。鳳如鵲而紺碧。鬢頭有冠。尾垂一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在右江谿洞中。潯州產石英處。有雞如雉。體熱無毛。腹下毛赤。飛翔不遠。常食碎石。英。廣西有山鳳。狀如鵝。而鳳喙。巢兩江深林中。雌伏卵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僅留一竅取食。子成卽發封。不

成。則望其竅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則羽聲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

皂雕。一產三卵。內有一卵爲犬子。灰色短尾。隨母景而走。所逐之禽無不獲者。陶九成云。北方凡皂雕作巢處。官司必窮探之。如一巢而三卵者。其一必狗也。取以飼養。進之于朝。但尾上多毛羽數莖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

海鶴神俊。善辟蛟螭。鄴城鎮將得而寶愛之。南陂蛟常爲害。持鶴往。忽投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且盡。

新寧縣有鳥。其大如鵠。其色蒼。其鳴自呼。曰獨足獨足云。

東海有鳥。文身赤口而一足。唯食蟲豸。不害稻粱。其鳴如人嘯聲。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噪之。俗名觸觸。或曰山譟。疑卽商羊也。

木客鳥。大如鵠。千百爲羣。飛集有度。俗呼其黃白色。有翼有綬。飛獨高者爲君長。居前正赤者爲五伯。正黑者爲鈴下。紺色雜赤者爲功曹。左脅有白帶者爲主簿。各有章色。廬郡東多有之。

越王鳥出新州。似鳶而勾喙。喙中可受二升。南人以爲酒卮。此鳥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喫百草蟲魚。唯噉木葉。糞似薰陸香。可治雜瘡。

山經言鵠鳥如梟。人而四目而有耳。見則大旱。萬曆壬辰七月初。豫章城中。此鳥來集永寧寺屋上。高二尺許。燕雀從而羣譟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

鷺。嘗錄號碧繼翁。陸龜蒙號絲禽。三輔黃圖號屬玉。東坡詩號雪衣兒。所稱不同。皆言其白。性畏露。畜之雖馴。至白露必飛揚而去。

鳥鼠同穴。其鳥爲驗。其鼠爲蹙。今咸陽有鳥鼠山。唐詩中往往及之。

成都。福州。貴陽。省下多梟。各府亦如之。無一夕不聞梟聲。成都學道署。柏樹參天。上有梟巢。好事者伐其巢。得九

子。福州下令。獻一梟。賞三十文。無日無獻者。貴陽用鳥銃驚之。其聲稍遠。然銃聲。昔昔不絕。官其地者。初至甚惡之。竟亦未必爲殃。蓋多則不足怪也。

紫荆山無翡翠。或移置其中。輒飛去。汴梁城內。無螢火。無蟬聲。太湖洞庭山。無虎。無蛇。無雉。雁宕山無荆棘。有虎不傷人。

史載昌邑王求長鳴雞。夫雞安得有長鳴者。滇志。雲南鎮沅州。有雞形矮小。鳴無晝夜。與中國雞聲異。得非長鳴雞耶。

漢時公膳。日食雙雞。庖人竊易之以鶩。因此知雞貴而鶩賤。雖然。日食雙鶩而易之雞。不又曰鶩貴雞賤耶。工部徐謚。興化縣人。畜一天鵝。徐有往。鵝必從之。或入朝。則鵝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以鵝卜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鵝。又同縣鮑氏。鴈媒。飛去年許矣。忽聞網中鴈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黑頭來也。合網得之。則見鴈媒將羣雞。俱麗網中。不怖不驚。而足銅環宛然。

【鳥田】吳越春秋。禹崩之後。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下有羣鳥耘田。水經注。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

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

【白鹿】世廟末年。進白鹿甚多。胡梅林在浙。獲而進者二。一齊雲山。一舟山。舟山在海中。不甚深邃。亦產此。異矣。蓋天生以應世王之求。不在山之淺深也。

萬歷戊申。七月望日。嵩山馬峪居民。獲一小白鹿。通身如雪。目睛周圍如丹砂。而瞳子如漆。獻於縣官。畜之凡二年。角將生。遂縱於玉柱峯之下。踰月中使來。求之不得。乃已。抱朴子曰。鹿千歲白。五百歲黃。此一說也。今幼鹿而角漸露。可見有又有奇生別種。不可以歲年論也。

張魴字叔魚。江曲人。有學行。晉期帝時。為合浦令。英敏有惠政。白鹿羣游。因魴所鑿城。及南山。皆以白鹿名。志奇政也。因取一以獻。詔徵為尚書郎。夫白鹿稱端。而至於羣遊。則又千古所少。晉史中多載奇異小說。而獨此不載。何耶。

〔異獸〕

永樂己亥秋。海外忽斯漢等國。各遣使來進麒麟。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馳。〔高七尺〕。福鹿。〔似髓而花文可愛〕。靈羊。長角馬。哈獸。〔角長放身〕。五色鸚鵡。又交趾進白鳥。山鳳。三尾龜。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君速擅阿黑麻王。偕遣使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牝牡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睹。西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黃有髯。尾端茸毛大如斗。與今所貢正同。而楚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備者。蓋不常有。或夸言也。軒轅紀。帝登黃山。於海得白澤神獸。能言語。達於萬物之情。穆天子傳。狡狴日行五百里。爾雅。狡狴類麋。貓。食虎豹。世謂白澤。狡狴。皆即獅子耳。

〔獅象〕

象。豕類也。張腹而藏。畢露者也。今人讀豕曰畢。世而不知其義可乎。

〔犬〕

李明道。豐城人。家富於貲。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附陳友諒。及見獲於胡大海。太祖宥之。命為行省參政。令與會萬中等守吉安。兩人不和。能明道復叛。附於友諒。及友諒敗滅。明道便走歸豐城。剪其鬚髮。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上數其反覆之罪。明道無以對。遂磔於鮎魚口沙上。明道嘗有所畜犬。為我軍所得。攜至武昌。犬見明道被戮。嗥鳴躑躅不已。啣聚其肉。跑沙瘞之。上義此犬。因命斂葬明道。

秦邦者。家饒好貨殖。永樂初。年已四十。將往京師。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畜一白犬。相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犬忽呼號。躑躅躍入舟中。啣邦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灣。有寇登舟。俱被刺死於水。惟白犬從後艫躍出。啣一盜。手幾殞。衆特刃來逐。犬赴水遁。賊既去。犬潛尾到家。默認其處。晝則覓食。夜伏水次。守

邦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望至。見白犬號呼岸傍。狀如泣訴。異之曰。此必有冤。命吏卒從。犬足爬地。果見邦屍。犬嗥叫屍傍不去。希望曰。此必故主被謀害。但不知兇人何在。犬能指其處乎。犬搖首遂行。命吏隨之。里許。至一室。賊方會飲。犬徑入嚙之。吏縛賊至。拷掠未服。忽一人啼而前訴曰。某乃秦邦僕也。吾主被劫死。某亦被刺落水。幸而不死。此屍卽吾主也。賊遂伏罪。其僕昇主柩還。犬亦隨到家。晝夜踞伏柩側。時或悲號。葬甫畢。犬觸柩而死。許氏義之。埋犬塚傍。許氏守節終身。被旌。

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嗚啣衣。捶之不卻。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散其徒。讀書。中年傳家政於子。堅坐二十餘年。淳熙元年。年六十五。正衣冠泊然而逝。

殺狗磔縣四門。起於秦德公。蓋狗別賓主。善守禦。故以爲禳。以辟盜賊。月令曰。犬者金屬。抑金以畢春氣。使不爲害。令萬物遂成其性。今惟夷狄行之。中國則否。

狗後有懸爪者曰犬。善警苟食。故日人之卑污者曰狗。古者有田犬。有吠犬。有食犬。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指食犬也。

江口備倭官宋儒。畜一黑犬。至夜輒踰出。或竊鄰肉以歸。鄰患之。訴於儒。儒因伺之。良是。售之狗屠。得百錢。旦日啓扉。犬已逃。至搖尾就儒。作乞憐狀。儒與犬約。自後勿復竊鄰肉。則貸汝一死。仍以原錢歸屠。犬卽彌耳馴伏。投以骨。一嗅輒去。甘守糠籩。見者咸歎異云。

余氏有老僕。畜一犬甚猛。僕怪其嚙人。每欲殺之。犬輒遁去。異日復還。嚙人如故也。後竟殺之。犬忽憑僕人妻。伴狂而啼。具言我前生獵徒也。再世爲秀才。今爲犬。後生將復爲人。我無罪。何妄殺我。始我匿竹中數日。謂汝意已解。故復來歸。汝竟殺我。我何罪耶。啼數日。尋愈。後亦無恙。

〔虎〕

昔有人北試。道經彭城。過鄉落間。見一義虎橋。詢諸父老。曰。昔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失虎性。乃囑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於難。吾有父母妻子。久客於外。思欲一見。仗君力。能置我於大道中。幸甚。虎作許諾狀。伏地搖尾。招之。商喻其意。上虎背。躍而出。置諸道傍。顧而悲跳。分去後。歷數載。商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歸。將獻之官。熟視。乃前虎也。虎見之。回睨。其人感泣。遂與衆具道所以。亟出重贖之。衆亦義其所爲。相與釋贖。縱深山之曲。後人於其地爲橋。表焉。

長興咸進士鄰人。薄暮爲虎所嚙。聞空中呼曰。業畜莫轉牙。背而行。如風雨聲。天明拋一大寺前。僧百餘。曝朝曦。補衲問之。曰。天台方廣寺也。旁店。老婦人傍。端立一子。可五六歲。見而招之。曰。汝久饑。當以粥啖汝。泣拜謝之。因謂曰。吾已無夫。止一子。肯留否。又拜泣。告以思家不能留。笑曰。去此不知幾千萬里。家豈可到。遂大哭求死。老婦沉吟曰。當令吾子送歸。第命合眼隨而行。風齊聲如前。久之。喝曰。已到。看看。其子勿不見。時夜半月明。識其家。扣門。妻子兄弟。皆以爲鬼。不敢應。比明。人也。乃抱而慟哭。慶更生。時離家已念餘日矣。其人至今尙存。

處州蔣姓者。善殺虎。人問其故。答曰。百獸難殺。惟虎易殺。蓋它獸。見人奔走。逐之。或不能及。虎特勇。見人負蝸振威。磨牙掉尾。欲撲人而食之。吾得鐵叉。對虎中立。二人執鎗旁佐之。叱虎令前。徐以叉接其項。二鎗夾進。析而仆之。無難者。使其見人即走。吾烏能盡得志。可爲好食人者之戒。世有猛而貪得者。殆此之類也。

正德十年中秋。清河縣有虎自梁山而來。踰城入察院。升大槐枝。顛眈眈下視。咆哮甚厲。知縣張綸。用壯民李萬等搏殺焉。

小說中。力士尤昌四。殺虎以鐵鎗爲弱。削堅竹。炙以油。未畢而虎至。兩手執其膊。一手擎足。一手取竹刺殺之。其說未知果否。而要之竹刺之可用明矣。丁巳。杭州有虎入城。營軍三百尾之。出錢塘門。將官多力者持鎗進。輒被拉

斷一醫生見而笑之。衆因就問。請計。醫士取鎗疊試。皆曰都不可用。亦削竹如前法。刺虎中之。按竹。奮臂覆轉。虎亦隨轉。就斃。蓋難不在刺而在轉。轉則鐵鎗都折。折則虎奮。猶能脫鎗傷人。惟竹勁不可折。得施全力故也。醫士又云。凡虎蹲定不肯去。作咆哮聲。攫拿勢者。一人以鐵叉直立俟之。虎跳而撲。中口。二人持棍擊其腰。可以立斃。其曳尾前行。不睨人而睨地。目光反照。見人緩急。因之行止。又不作聲勢。此殆有神。未可易視。蓋虎性燥烈。聲勢可畏。能怖人。卻亦易竭。可擒。惟沉沉迤邐無所戀。不作聲勢。固自難制。少年在處州山中。曾見其一獵士。數百人隨之。一人援矛而前。虎反躍。嚙其項。棄之。直衝而馳。仆地者十餘人。有死者。竟越山去。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由天性。與兄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噬文。牙貫肩項。恩卽顧得一木椹。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擊之。虎乃釋文走。恩度必復來。於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於虎何讎。虎殺吾兄。天尙相與殺此虎。復兄讎。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擠之。虎輒失足。旁逸。若是者凡數四。鄰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恩棄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不能。無撓我。今日斷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騁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之創甚。始卻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既而救者咸至。共與屍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怡然。悌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爲之贊。何兆三。山陰人。弟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爲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爲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卽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云。

曹小娥。黃巖人。嘉熙二年二月晦。同其母范及鄰居二十人。採筍陸婆坑。范爲虎所得。衆悉驚潰。娥執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啓啓然命之去。娥叫執愈疾。亟行數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熟視。娥以身翼母。推之下山。尙喘息。會

救者至。以布衾裹歸。母死而屍得完。里人吊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夏孝女少字阿九，亦黃巖人。時年十五，一日隨父與其鄰，遇於山。父前與虎遇，鄰人懼，亟升木避之。女見父陷虎口，噉號直前，執蕪鞭虎，且鞭且泣，踰十步，虎棄其父而啖之。

餘杭方祥，買山於古城。山主朱氏，既畢事，朱復誣謂未受直，與其徒三人，邀議於山舍。方弗校，即更與之。第指天矢之曰：吾苟負若，出門即死於虎。若負吾，當亦如之。朱出門上馬，已覺體戰栗，轉顧虎突來，攫其騎，啐其臀。方奮呼，舉火燎虎，虎乃釋去。朱以縵著厚，得不死，乃自訟而語諸人。方又一日黎明，凌霜過潘板橋，橋有水，狹而修，下瞰流甚險，行將半，見彼岸縞衣偉男子，大言梁斷矣，勿過。因即返，候明，棹而渡，視梁果斷，霜路無偉人跡，意村叟也。訪謝之，通村無此人，而旁有周報王祠，疑神助，每過必入拜焉。

神考某年，夢有豹，掉尾來嚙，惡之，令豹房絕食，俱餓死。獸亦遭厄，至驚動聖天子也。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即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清代州人成化癸卯鄉薦。

【生善道】

平陽縣築垂楊埭，屢築屢圯。官用巫者言，將以牛祭。時有了興法師，在萬泉鄉。牛徑啣刀奔至師前，逐者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埭，扯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咒牛曰：汝能練泥乎？牛俛首受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十餘日不散。

【兩牧犢相衛】

程史有牧犢相衛，得免虎患。太祖御制文集稱滌陽亦有此事。唐時劉彙爲歙州刺史，野媪將爲虎噉，幼女號呼搏虎，俱免。

【相牛法】

古之視牛者以耳。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詩云。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是也。舊又云。牛相壁堂。欲闕。膺廷欲廣。豪筋欲欲。雋骨欲垂。插頸欲高。排脅欲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肉。角欲得細。身欲得圓。眼欲得大。口方易飼。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懸蹄欲如八字。亂睫好觸。龍頸突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歧胡有壽。常有似鳴有黃。嘉泰志。中州焯瀆取酥酪。以雍酥爲冠。晉王武子指羊酪。示陸士衡云。卿江東何以敵。此疑當時南方尙未有也。

【牛禁】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爲業。巡城楊御史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諸大臣知狀。弛其禁。乃定。此戊子年事。蓋禁殺牛。自美事。而京師不可行。想各邊亦當然。韓滉以賊非牛酒不贖。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犯令者誅及鄰伍。泥特禁屠。以盜賊爲名。可重其罰。此機變也。

【猴】

汪中丞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遂飽所欲。旁一丐者。忌且羨之。閱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窰內。椎殺之。緹其猴。從己。亦作戲乞錢。而汪呼導聲至。猴忽嚼繩斷。脫走車前。作訴冤狀。卽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令人行捕。得後丐者。鞠問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號鳴。赴火抱屍。共爲煨燼。

【猫】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猫。催租者持去。賣之閭門鋪商。忽一小民過其地。躍入懷。爲鋪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啣一綾帳。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豕】

萬歷初。潯墅關王序三家養一豕。忽啣主衣裙行。異之。隨所往。以嘴揪土。出糞金千兩。家遂大饒。自是飼豕以飯。澡以泉。衣錦蓆氈。凡十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觀。稱其家金爲豕金。

【獸之屬】

凡獸自虎豺而外。久馳。則血耗而肉不佳。鹿爲尤甚。山中夜靜時。無雜獸之聲。則必有虎。虎去月餘。而後蹤稍有至者。山之居人。以此爲驗。

貓似虎而白。無前兩足者。

馬八尺爲駮。牛七尺爲犛。羊六尺爲羆。鹿五尺爲狔。狗四尺爲獒。雞三尺爲鶡。此皆就絕大而高者名也。

梅聖俞有馬曰鐵癩。王元之有奴曰青猿。曲端有馬曰鐵象。

虎豹一跳六丈。熊十二丈。虎豹可擒。熊雖追及圍守。亦不可擒。蓋毛深而滑。受射。若飛沙者。冰柱。紛紛墮地。人既

難近。鎗戟亦無所施。

正德十年十二月。麻城縣有熊。飛過縣治。獲之。此可證飛熊之說。

獬似猿。揉而長尾。尾色紅。去來林間如飛。能食猿。猿每出采山核。獬至。莫不俯首帖服。獬擇其肥者噉之。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曰野罽。黃髮椎髻。跣足裹形。上下山谷如飛。揉自腰已下。有皮纒垂。

蓋膝若犢鼻。力數壯夫。遇男子必負去。求合。或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剖視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

可識。

雲貴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獼猴而白毛。巢於高樹之上。其子孫以次巢下枝。老者鮮出。唯居下者。出覓果物。傳

致其上。老者已食。衆乃敢食。名曰宗彘。尙書傳。所謂虎雉也。又有神鹿。生而兩頭。能食毒草。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尤健勁。

遼東有麀鹿。重三百斤。彼人能效其聲。致而取之。

涼州。狗大如驢。漢樂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日南郡。出果下牛。亦高三尺。

松潘出六角羊。上人云。羊與鹿交。故多角。郭青驪在蜀。得二隻。臨行以送周友山。大參。周名思敬。

猿。山家謂之鞠侯。皮陸俱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園蔬。所遇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菜菔。蔬果。竹萌之類。多被殘。天

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猴。被以衣巾。多爲細縫。使不得脫。縱之使去。老猴喜得脫逃。跳趨其羣。羣望而畏之。皆捨去。

聲猴趨之愈急。相逐。日行數百里。其害稍息。

貓一名烏圓。其目睛。且暮皆圓。子午時卽斂如綫。鼻極冷。惟夏至一日煖。蓋陰類。其應若此。響無膽。兔無脾。蟹以眼聽。

似馬而小者曰驢。驢與馬相牝牡而生者曰騾。尤相健。能負物致遠。唐弘道初。涼州倉有鼠長二尺餘。爲貓所嚙。羣鼠數百。少選聚萬餘鼠。州發人擊之。乃散。

〔龍〕

大禹治水致震澤。斬黑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大獲龍骨。吳江史鑑爲之志云。

龍填。在今秀水縣復禮鄉小律原。此距大湖可六七十里。初由村氓耕田。往往得龍骨而未識也。永樂間。有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於蘇州南濠徐氏藥肆中。歲以爲常。一日徐問有龍骨否。其人曰有。乃以一枝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驚問得之何所。曰適有人來售。朱問其人去遠近。曰未遠。因急追及之。蓋是時有左瑞號李黃子者。方受命求采珍異。朱以買辦之。出入瑞所。欲以爲奇貨也。遂偕其人告於瑞。瑞檄郡縣調夫船。具畚鍤。躬往掘之。初入。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神者數輩。儼然如生。衆方駭異。及見風隨化。蓋惟餘骨爾。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艦。獻於朝。竊取者不與焉。時方貴龍角帶。自非諸王勳戚。不能得一銖。直十餘金。及是。價爲之頓賤。秀水在當時。猶爲嘉興。宣德間。始分爲秀水。今其田可六十畝許。不加糞治。而收穫倍於他田。歲每大風雨。則拔木發房。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時得龍骨田中。意當時已盡取。不應有遺。豈其地爲龍所窟。而潛蛻其中歟。至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之文。不知出於何書。歷攷吳越春秋。吳郡志。蘇州志。無所經見。不敢強爲之說。劉洞微善畫龍。一日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不同。公知之乎。曰不知。其夫笑曰。不知如何輕自下筆。洞微悵然曰。子能言之乎。曰能。因請其狀。曰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雌者角靡凹平。目淺鼻直。鬚圓鱗薄。尾壯於腹。洞微曰。爾何人能知之。其人曰。吾卽是也。化爲二龍飛去。

陳容。字公所。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善畫龍。世稱所翁龍者是也。

宋文帝以宜都王。自江陵入。卽位。江中有黑龍負舟。人以爲瑞。梁武陵王紀自成都率兵下峽。亦有此異。是日江水初尙可揭。及登舟無雨。驟長六尺。咸以天贊爲賀。未幾敗死。文帝亦終死於元兇之手。瑞乃爲禍如此。要如黑龍非瑞。必如大禹神聖。黃龍負舟。乃始爲奇耳。然禹視如蝦蟇。原不以爲瑞也。

溫州府樂清縣嶺店驛。居民至七月二十日。皆閉戶不敢出。其日必有風雨。滿街積有蝦蟹。相傳百年前。有女汲於河。龍神見而悅之。化爲男。與交。遂有娠。後生二小龍。剖腹而出。龍神卽攝女屍。葬於山頂。蓋七月二十日。至今小龍以其日至。若祭奠然。時刻不爽。

嘉靖初。揚州石壩集民家。夜嘗有物竊甕水。主人每伺之不得。一日黎明。將秣馬遠行。忽見中雷火光燁燁。欲騰而上。主人急以田器擊之。鏗然墜地有聲。視之金龍。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數十。裹而瘞之。禱神畢。出之亦金也。身及尾皆銅錢。其家今富四紀無過。稱金龍邵氏。

嘉靖七年。寶應知縣聞人。語慮時。嗚爲忠。奏開月河。試築記。工力類地祇。二龍戲水。鱗角畢露。時四面皆大雨。獨不及工所。人咸異之。

廣西左州模邨有岩淋。人岩二十步。卽幽暗。中有野龍潛伏。邨婦欲見龍者。則盛飾入岩。唱土歌以動之。龍乃出。蟠邨婦懷中。良久乃去。士人遊觀。則龍伏不出。

蔥嶺。冬夏雨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雲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濫。蕩室廬。壞禾穗。人多遠徙。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護。召吏訊其事。云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大歲。故漂浪騰水。望祀河。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矢。俟其側。及至河上。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然昇岸。漸近漸縮。至於几筵。纔長數尺。嵩發一矢。衆矢並集。龍遂死焉。上壯其果斷。詔斷龍舌。函以賜嵩子教。且承襲沙州刺

史。

隆慶壬申。唯寧大雨。河溢。有五龍見雲中。雷火霹靂。鄉人言是日。有龍爲蛛網所罟。不得脫。須臾。火龍焚其網。龍乃脫去。蛛死山中。絲網尙彌山谷。或截取爲馬鞭。

長阿含經云。真龍十二種。始不爲金翅鳥所食。此鳥頭尾相去八千由旬。其目明利。有大勢力。投龍宮中。搏諸龍。啖之。其說荒唐不可信。攷南齊太子長懋。與宗人西昌侯蕭鸞。意好不協。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故也。太子一日臥小殿中。夢見金翅鳥飛下。搏食小龍無數。後鸞顯政篡位。太子子孫無遺焉。鸞每先一夕焚香。嗚咽流涕。則次日諸王必有誅殺。大約煮藥以待最幼者。使保姆抱以入。此鳥乃變爲帝王。於族類中行此忍心事。忍而又嗚咽流涕。則心固未嘗死也。總之自爲子孫計。忍而至此。要之終不得免。冤冤報復。作業何所底止。豈乘除固然。然亦枉勢力矣。

天地間。水下注。氣上升。神龍出沒其間。爲之宣洩。皆有神焉。故所在龍池潭洞穴。處處有之。有神龍則必有毒龍。怪龍。五台山。下有池。約二畝餘。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禁之中。必有所以生而養之法。若殺。便增出許多事來。

【龍鳳名狀】

鹿角牛耳。駝首鬼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龍之狀也。鴻前麀後。蛇頸魚尾。鶴頸鴛腮。龍文角爲螭龍。有鱗爲蛟龍。有翼爲應龍。鳳之青曰鸞。赤曰鶡。黃曰鶩。白曰鷩。紫曰鸞。麟之青曰魯孤。赤曰角駒。白曰素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麟。

龍之鱗八十有一。鯉之鱗三十有六。鱗肉角而不觸。鳳肉喙而不啄。鰐骨脆。獾骨實。蛟骨青。鳳骨黑。龍珠在頷。蛟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魚之珠在目。蚌之珠在腹。蟹之珠在足。蚌目圓。蛟眉連。蜃鱗逆。蝮鼻反。狼腸直。鵲喙曲。獬羊之角重於肉。斲水之舌長於喙。犀體兼五種肉。象體具十二少肉。或云有百羶肉。

神龍所經。益盎涌焉。海崖所涉。江河坼焉。麒麟之鬪。日月食焉。鯨魚之死。彗星出焉。狸牛之搏。海水沸焉。越駭殺犀。疾雷及焉。

【猪 龍】

濮陽郡有續生者。身長七八尺。剪髮留二三寸。不著禪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疑之。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到諸處。凡戲場果皆有續生。天旱。續生入泥塗。假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夜中有人見北市電火。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電裏。至曉。見續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龜】

趙清獻入蜀。攜一琴一鶴一龜。今人都言琴鶴不言龜。廣東興寧縣金龜。見長丈餘。金光四射。泝河而上。所過田陂皆壞。其年嘉靖辛丑歲大稔。

龜首俯者靈。

【蛇】

有大蛇穴禹門下巖石中。常束尾崖樹顛。垂首於河。伺食魚鼈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爲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旋浮死水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邪。蛇爲水之怪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以食於河。所恃以安者。尾束於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遂死於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可爲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爲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謂害物必報之戒。

余家南漳東。去舍數百步。有舊窰。土人馮姓者得之。毀基。其中有蛇千餘。俱縱之去。大者數圍。長十丈。一角。往東行。未幾。馮一子暴死。

萬歷丙戌。建昌鄉民樵於山。逢一巨蛇。頭端一角。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噤。亦不驚。民因呼羣往視。亦不敢傷。徐徐

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蠶。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己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斲蛇。一名囊鼻蛇。諸蛇鼻向下。獨此向上。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背有二十四方勝。尾尖有一佛指甲。腹旁有念珠斑。剖之置水中。則反尾滌其腹。長尺餘。

乳羅山縣南三十里。相傳一貨郎。過此山。得青卵。置之箱內。脫殼爲蛇。馴畜稍大。復置之故處。名其蛇曰乳羅。其後截道。噬人甚厲。衆覓貨郎使禁之。貨郎著刃於地。叮嚀作念。蛇引頸自刎而死。

蛇一名曰蜀精。

【毒食】

嶺南人慣食蛇。云其味肥美。萬歷間。南海有諸生數十人。聚學宮。見大蛇。自梁間墜地。取烹之。下數日出一菌。甚嫩。學宮卒。誤食之。亦斃。餘姚毛僉事。患風疾。覓斬蛇酒飲之。半月發腦疽。遂不起。管中有人採菌於木。以爲天花朵也。獻之某侍御。食之盡一器。已入房臥。次日不啓門。役者倒門視之。僅有白骨在牀。肉盡爲水矣。因告令。索菌木下。得大蛇數圍。焚之。烟觸人鼻成斃。或曰。斃與蛇同氣。凡三足。首無裙者。赤腹者。白目者。腹字者。皆蛇產。食之潰體。潮州有人取一巨鱗。食之腹裂而死。或曰。亦蛇化也。有韓姓者。園產一梨。如斗大。適諸客會飲。剖食之。盡死。一生獨不食。得免。使人掘梨下。四蛇盤焉。東海林姓者。園產大瓜。客二人過。食之。入口皆死。主掘瓜下。有蛇如柱。凡物異常者。皆有毒。匪直異物。古人曰。厚味必臘毒。

山海經曰。從山下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山谿間多有之。色赤。蝮蛇噬人。必落齒。舌虎豹食人。必缺耳角。自來獵戶。見缺耳之虎。缺不過三人。則何如矣。不落不缺。越做越狠。

【魚】

葛原六海門縣人。魁梧豪俠。以布衣詣闕下。獻鱸魚百尾。時國初法嚴。衆爲危之。則笑曰。爾不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高皇帝大悅。問之曰。魚美何如。蒲伏前頓首對曰。魚美但

臣未進。不敢嘗耳。又大悅。命大臣賜酒食。仍選一尾還之。曰勞汝勞汝。其後歲貢魚九十九尾。著爲令。闔閭十年。有東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憩歇。今憩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相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瀆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疑。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竝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著魚。是爲鯨字。今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魚。其魚似黃魚而稍大。本草和葷作羹。開胃益氣。加鹽暴乾食之。名爲鯨。土人愛重以爲益人。雖產婦在蓐。亦可食炙食之。主消瓜成水。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頭中有石如碁子。又野鴨頭中有石。云是此魚所化。

海魚以三四月間散子。羣擁而來。謂之黃魚。因其色也。漁人以筒側之。其聲如雷。初至者爲頭一水。勢洶且猛。不可捕。須讓過一水。方下網。簇起。潑以淡水。卽定。舉之如山。不能盡。水族之利。無大於此者。蓋散子既有時。必近海多山。氣稍暖。可倚以育。若在溟濤中。無所著。如何生得。此造化自然之奇。而或謂內水衝出。故魚至。未必然。漢水中。鱸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頭斷水。因謂之槎頭鱸。宋張敬兒爲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六槽船。置魚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鱸。有八百頭。我郡有此魚。以碧浪湖灰色者爲上。蓋深潛土中。得氣厚。其它形相似而色白。去之遠矣。

【冰井魚】

臥冰得魚。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乃王梅溪大父病。思得鯽。方盛夏。不易致。子釣於井。得巨鱗。梅溪年一親見。又奇矣。

【神魚】

金山神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名黑隘。大者如山。羣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退。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泉涌。金魚躍出。遂雨。

【進 鮮】

湖廣進魚鮮始於成化七年鎮守太監其初止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
二隻皆布政司進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七年數船止二隻神廟三十年以進鮮
粗惡奪布政使程正誼官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必言矣。

【雜 物】

有物如小龜土色雜灰土以居蠕動而步速好居柱礎下或牆壁下鑽軟土下入畏雞食之生
育亦蕃至冬時穴地取驗之始見三時散居不知食何物人傳能食白蠟至盡有李輔者經撫
州金谿宿饒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潔乃遣從者淨掃之方設榻主人再三戒且告以前物形狀曰吾家新創室屋
不意歲被白蠟傷食梁棟內空無如之何有人教以往川中求此物實於礎下灰土中今數年來白蠟皆盡叩棟柱
逢逢然了無一蠟存若令人掃地上遇此物幸為保全勿傷之夫能食白蠟必奇物也亦蟲類大不盈寸塊然不動
能鑽土而出名曰蠟虎。

余祖月溪翁云。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蓋宣廟有此好。采之江南者。蘇太守況鍾被救。索千箇。不許違誤。此宣
德九年七月事也。

沮洳之區。素多蚊蟲。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但每至高郵。望見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影者。相傳呂
祖有煉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仙氣驅之。故如此。蓋屢驗云。

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探蜜者不與焉。王莽時。見蜂附萌車。為漢兵。見第十二卷。

袁謙為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見羣蜂擁。驚鳥攬蜂王。環守不去。數俱死之。菴瘞
焉。表其封。蜂塚。親作文祭之。未幾有蜂十餘隊。約可數萬。繞公廳事。首皆由。始去。蓋蜂王之族。感
而來謝也。即今俗語所謂沿油也。一名托胎蟲。能制蜈蚣。

【蛭 蚪】

□□□□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蛭□□□□□□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與步視□□□□□□鄰爲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巡間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蚪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尙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崐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張閩人石楚人皆有清名石之子有恆己未進士自淳安調長興蘇人請之調常熟（父原蘇州太守）長興人又爭之得止

【物 理】

麻飲酒蟹得漆金得百勞之血則昏鐵得鷓鴣之膏則鏗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風生獸得葛蒲則死鼈得芎則活蜈蚣得蜘蛛溺則腐鷓鴣得桑椹則醉貓得薄荷則醉虎得狗則醉橘得糯則爛芙蓉得油則敗番蕉得鐵則茂金得翠則粉犀得人氣則破人食礬石則死蠶食之則不飢魚食巴豆則死鼠食之則肥諺草忘憂合歡蠲忿倉庚已妒鵲鷄治蠶蠶巷治畏金剛石遇羚羊角則碎水怪遇犀則不隱石鼓遇桐材則鳴龍熬遇烟煤則不散

狼倒草以下虎圻地以筮鶴禹步翼畫印獬祭圓豺祭方蛇蟠向壬鵲巢而歲燕伏戊己蝠伏庚申虎奮衝破倉庚知春分伯勞知夏至度鵲知來猩猩知往狒狒自知死生虎識字角端知四夷之語象知地之虛實囊駝知泉脈之所在魚伯識水旱之氣蚌游曉潛泉之地鵲知風之高下獬廌知人之邪正鷓鴣向日而飛玄鱧向斗以遊兔恆向月而息鵲斃於七夕海扇見乎上巳鷓鴣羸於孟冬短狐上弩於孟夏之朔蚌游羣死於白露之朝數丸之蟲丸土三百而潮至移風之鷄常潮至而輒鳴烏鳳曉百蟲之音反舌解百鳥之語風狸遇風則行空囊駝遇癘風則埋其鼻純將風則踊鼉將雨則鳴鷓將風則啼商羊將雨則起舞鳩暮鳴則雨鳶朝鳴則風蛤暈隨潮以數其文獺肝隨月以生葉食品以鵝爲重故祖制御史不許食鵝今東南大家以鵝乃發氣之物俱斥不用唐制御史不許食肉

蟹入海至春散子。卽枯瘠死矣。
蚌無牝牡。爲雀鶴所化。故久者生珠。專一於陰也。

【陳三將軍】

湖廣興國州。南接江西瑞昌縣。陳友諒襲其地。改爲路。封子陳三將軍守之。國初平漢。其遺孽。改姓柯氏。與部曲談吳王三家通居。興瑞運界之所。子孫蕃衍。跋扈不執。劫略佔奪。逋負錢糧。莫敢如何。都御史趙賢題請立爲興瑞里。擇各姓子可教者教之。冥頑自如。又議立界首堡。以衛官統軍彈壓。狎視如嬰兒。嘗劫羅繼萬口極慘毒。又劫維繼淳家。殺九人。反縛繼淳兄弟。獻瑞昌縣。謂爲陣獲強盜請賞。

【諭賊】

伍勝安福人。景泰中以御史往福建。時汀賊方熾。公單騎趨上杭。詢賊出沒。時俘賊婦女。械繫苦楚。悉縱之。一致仕教官。老且病。不能從賊。獨家居。公選二老卒自隨。造其家。教官猝見公至。拜且泣曰。家屬皆爲賊驅。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若可召親戚來。吾諭之。因留宿。明日自寨來者十數人。公諭以利害。仍給以帖。來歸者萬餘人。乘勢驅兵。破其壘。據寨者。鎮守內臣。欲上其功。公恥之力辭得免。還朝卒。

正統中閩寇起。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憚。莫敢往。惟儒士周鑄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行。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去。周不爲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亡有。且設草具。周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匕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亡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賊。屢敗。今請降爾。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死。伯孫繼逆。尤倚仗之。周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諜作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被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

【縣令討賊】 鄱陽劉公祿。以進士爲浙之平陽令。時礦賊殺吏僭號。重兵討之不克。公請邦兵。獨任其責。有

士民葉光家蓄死士能制賊公抵其家諭之光感激用命遂平之有海寇十七艘將登岸公親禦之挽弓命中殪一人又一矢貫篙工手賊駭遁去而公初未嘗習射也後終工部主事子洵南宮第二人三甲第一

流賊

成化三十一年大盜席英先爲達官指揮便犯法避罪達舍王永者亦殺人亡命以驍勇善射相結行劫於固安霸州諸處從之者復數人一日忽騎馬露刃白晝入京城尋其仇不得去而

愈肆錦衣指揮陳璉令正千戶趙承章捕之二人皆無謀率衆遠往旗校二人爲所殺上怒降承章爲副千戶令璉等帶罪追捕繼又降璉職命指揮同知劉良代領其事諭中外懸賞購捕二賊欲走出關不果其黨漸獲勢亦孤乃遁去久之不獲后東廠太監羅祥緝知在河南差千戶王英往跡之二賊匿新鄉縣人唐慶唐恕家慶恕以報寧山衛指揮緘綸知縣王素合兵擒之適隴川王遜嫖亦遣校尉王彪至苦圖就擒檻車械至命廷鞫上以其罪惡深重非他盜比磔於西市

張茂者文安縣大盜也家有高樓列屋深牆密室招集亡命劉宸（卽劉六）劉寵（卽劉七）齊彥名李降李銳楊虎朱千戶皆其徒也茂又納賂交通豹房諸近侍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邇茂結之爲兄因得徧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中嘗侍上蹴鞠倚是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間參將袁彪數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於忠忠置酒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吾弟也爾今後好看無相阨又舉酒屬茂曰袁參將今日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寇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旣而都御史寧杲欲擒賊立功有巡捕主簿李姓者承杲意僞作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鄉道果率驍勇者數百人乘其不備入擒之斧砍茂股車載以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道罪忠與永成爲之請於上且曰必獻銀一萬乃赦之龍宸計無所出潛令楊虎劫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龍宸知事敗乃四散逃去其徒日多參將桑玉又受其賂不肯盡力以攻嘗相遇於文安村中龍宸匿民家樓上欲自剄玉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脅官軍敗虜者數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

曰。救至矣。無恐也。龍宸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殲數人。王大敗引還。時辛未六月也。及都御史馬中錫奉命討之。中錫家在故城。懼賊燬其墳墓。乃爲招撫之計。嘗與賊會餘手桑園。時已有詔旨。劉大等不赦。又懸賞格。募能擒斬者。卽與中錫酒云。宸曰。無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輩矣。中錫曰。無之。宸乃出詔旨於袖中。拂衣挺刃而去。凡京師動靜。悉先知之。以貂璫爲之奧主也。自是數盜橫行中原。殺人滿野。村市爲墟。久之方平。喪亂之慘。乃百十年所未有者。

蔣基靖按畿內時。劉六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將謀自脫。公與巡撫李舫齋議招撫。遣固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遂連疏其事。乞赦不報。會塲上賊劫圍營軍器。太監張永疑爲劉發軍圍其家。敵殺指揮官軍圍解。與鄉里慟哭別去。禍遂半天下矣。六初匿天津。王長治指揮家追捕甚急。王故錢寧腹心。告急於錢。遂遷舫齋爲兵部侍郎。蔣亦得代去。劉始出柙。不可制。今人說劉六事。而蔣公在事。初未之及。

正德七年。礮反賊趙鏐等於市。鏐卽趙風子。少爲文安諸生。每大言自負。楊虎劉惠等作亂。鏐與其弟鏐鎬。以五百人從之於河間。虎死。立惠爲首。惠卽劉三也。潛號奉天征討大元帥。鏐改名懷忠。稱副元帥。有陳翰者。從常計畫。稱侍謀長史。又僞授其黨。以都督指揮等官。分爲二百八營。統衆至十三萬。分掠州縣。鏐說惠。盡返虎所爲。禁焚掠屠戮。嘗附奏言。羣奸在朝。濁亂海內。以古所聞。未有不亡者。請梟羣奸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羣奸。屢攻南陽不克。獲舞陽僧德靜者。詐指爲唐王宮人所生。置諸營中。欲資以爲名號。又攻泌陽。欲執焦芳戮之。芳走匿。乃毀其居。掘其先墓而去。鏐每歎曰。恨不得爲天下誅此賊。及兵敗。鏐翰與前後所獲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死。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上不聽。尋以皮製鞍轡。上每騎乘出入。

劉六等攻河南。西平知縣王佐。使義民賈得山。督城中兵禦之。得山驍勇。戰三日夜。殺賊數百人。城陷。得山與佐。

俱沒於賊。一門遇害者三十七人。嘉靖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贈本縣主簿。仍從祀王佐祠。

劉六過趙州。有炊兒年十八九歲。與母妹同居。賊三人至其家。欲犯其妹。炊兒怒。乘不備。提刀盡殺之。

振武兵變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營。曰振武。三十九年庚申正月二十五日。殺侍郎黃懋官。懋官福建晉江人。鄉舉時。夢千餘人持挺相向。官府尹以嚴辯稱。改前官署中多聚蜂。結巢甚盛。謂爲吉徵。變之前數日。遍體皆粟。寫十神牌祈禳。無故自焚。家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徐徐引去。曰。是我家人也。卒不察是何祥。既以黃刻失衆心。有數十卒。闕于院門。親戚多請自便。不聽。然內懼。出其眷屬。匿撫臺署中。密以帖。激內廠何綬。督府徐鵬舉。李廷竹。大司馬張鰲。少司馬李遂至。懋官出迎。諸卒隨入。懋官以金帛布地。餌之不退。益大集。綬等惶恐。將往估計。應俟變。而懋官自後踰垣。體魁壯。不能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抵一民家羅姓者。口出語。不可辨。但曰。馬石洛方員外誤我。馬爲前尙書坤。方則名攸躡。贊其事者。第中刼掠一空。械其故妻之柩。跡懋官。得其處。時綬鵬舉等亦至。懋官牽鵬舉衣。呼諸卒爲爺。曰。發塵發塵。鵬舉稍諭止之。罵曰。草包何爲。張鰲呼曰。幸爲我貫懋官。不聽。數卒翻屋上木。飛瓦及鵬舉冠。乃各棄去。曰。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舍。一侍者。手撥之。乃脫。卒持挺亂下。其家僮臥腹上。受捶無數。面決眼突。挺及懋官身。一卒持銃擊腦。後垂死。拽至大中橋。以繩裸懸坊上。紐不作結。每一懸。輒擲下。初猶作呻吟聲。數擲絕矣。劉世延後贖其屍。殮而歸之。

鄂州兵變

萬曆十五年。李見羅材。撫鄂。改參將公署爲書院。十月初二起工。是日參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春繼之。會于離城六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忿言。致激軍士梅林。王所能伯萬。何機。持傳牌令旗與杜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圍逼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銀四千二百兩。充賞。次日米尙次城外十里。李飛束速之。又次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任。釋戎服。晉見。仍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再。仍收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閱操行賞。哨官楊世華云。乘此冒賞。近于劫庫米。洋怒。

而心是之。卽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惟寧入城。一見米。卽云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米大怒。擁衆喧嘩。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應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殺梅林王所。事得定。而訛言傳數年不息。

【黃梅盜】

萬曆十六年三月。黃梅賊首梅堂。詹三漢。劉汝國。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永季家。搶掠。事聞撫按。斬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潘案者。托以擒盜。案設計。與吏日蕭芬。于宿松縣古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各盜蹤跡。次年正月。燒停前驛。往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二家。殺人開倉放穀。復劫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操江。合兵剿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竹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於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獲陳策屍。身中二鎗。踰旬餘。面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哮喘先兆】

哮喘未反前。一年有崔集拜之左肩。旋石繞者三匝。凌雲而翔。拜喜曰。烟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軍亂。衆欲推拜父子。拜因其日乃先歲雀翔之日也。遂從之。據城稱王。抗官軍。未幾敗滅。凡自來帝王。真正成事者。必有其應。草竊者亦必有異。如吳曦所見。乃天奪其魄。而送之死也。

【盜儼訛傳】

嘉靖末。倭虜交儼。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處盜賊蜂起。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府沒於黃河。於是林慮縣有賊。聚且數千。睢州亦有賊百餘。突犯南關。比知前言。非實。乃始解散。當時景象如此。危矣危矣。

【妖人物】

宋紹熙時。河南邵徐間。多妖民惑衆。而陳靖寶者。爲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邵樵夫蔡五。采薪於野。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錢。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草席。從後呼曰。我識陳靖寶。恨獨力不能勝。是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草席鋪於破廟之側。促坐其議。斯須顧蔡。厲聲一喝。蔡

或相撓阻。若遇韃虜通謀。令其犯邊。因與宮軍出禦。乘間而起。事可濟也。於是良與鉞撰妖言數十篇。謂皆夢中佛所授者。衆皆跪拜爭觀。良曰。于戈炒。不得水。不得了。有一人解曰。水居北方。韃虜是也。必韃虜犯邊。方能了事。良卽撰表。欲上進北小王子。請犯邊。當爲內應。令何志海等四人騎馬負表。具旗號器械以行。至朔翹胡浪莊。失道。爲守墩者所獲。良等知事敗。卽集衆欲攻墩縣。適巡撫翟瑄等遣兵剿捕。良等率五百人奔定襄縣。洪泉寨山間。嘯聚剽掠。翹縣官招撫之不服。乃督民共入山攻之。會大霧。賊不爲備。兵至。倉卒不能敵。皆奔竄。獲良於五峯山。搜各山。獲百二十三人。及妖書器械衣服馬匹頗多。瑄會太監劉政。及參將王昇。御史吳裕等。遣人械良等。五十四人至京師。命法司會官廷鞫。得其情。悉斬之。瑄政等各賜敕獎勵。於是左都李秉等奏錦衣衛鎮撫司。累聞妖言罪人所造妖書圖本。舉皆妄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各目。榜示天下。使鄉民咸知此等書籍。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其書有番天揭地搜神紀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天定世繡瑩關。九龍戰江神圖。天宮知賢變遷神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達。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晶珠經。金鎖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七遼纂天經。八寶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歷。劉太保泄漏天機伍公經。奪天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天記。緊關周天烈火圖。王盆經。換天圖。飛歷神工。九轉玉甕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天神珠。通玄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裘。銀城論。顯明歷。金璋紫綬經。玉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天無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金歷地經。奪天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歷。土傘金華蓋水鑑書。照賢金靈鏡。硃砂符式坐壇記。普濟定天經。周天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經。輪經。智鎖天關書。惑天迷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三世陽歷。玄元寶玉鏡。傘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歷。彌勒頰。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等經。龍女引通經。穿珠傷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首妙經。玉賢鏡。透天關。盡天歷。玄娘聖母親書。大上玄元寶鏡。降妖斷怪伍家經。金光妙品。奪日金燈。紅塵三略。照妖鏡。九關番天揭地神圖。金鋒都天玉鏡。玉樹

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紫金船。銀城圖樣。龍鳳勘合。

李子龍。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見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遊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後當極貴。又遇道人田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推其命。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以與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者。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僞朝章勘合。并勾譚符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齋緣出入內府。石忠等皆爲所誑。敬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石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亮等。日久情稔。往還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石管報織染局內官韋寒。設饌。每得人內府。石忠稱爲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爲禮。勢日張大。爲錦衣官校所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寒死矣。鞠實得權及道仙廣石皆伏誅。餘黨俱發充軍。已而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死有餘辜。乃止將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上以事旣行。不聽。兵部言錦衣官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賞。詔命陞彬俸一級。賞白銀十兩。綵緞二表。襄賢等各陞一級。同時有陳廣平。山東濟寧州民。假以黃冠。私習兵法。遍歷秦汴楚蜀間。僞爲星象。陳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爲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誘獲之。執至京。下都察院獄。鞠之。恐有隱匿。奏請差官勘實。上命太監汪直。錦衣指揮陳輦。南京守備內外官。拘事干證佐者。械至京。并鞠得其姦惡罪狀。坐死。以上皆成化年間事也。時方士業已用事。故妖書盛行。

成化十七年。有妖見於晉府寧河王宮中。或爲神像。或爲王侯。需索酒食。時時舉火。將焚宮。羅拜求請。妖叱嗟甚震。且曰。還我故地。至明年冬夜。火大發。居第冠服器用皆燼。妖亦隨絕。

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美豔。正德初。嘗與選入內。既而罷歸。恥不肯適人。數感夢。謂必有萬典者來聘。乃許。其人貴不可言。一遊僧出入智家。知其夢。問以語人。道士段鏗挾妖術。因潛易姓名。且賂僧。使謂智曰。爾家明日常有。大貴人至。明日鏗至。問其姓名。與夢協。智家權呼羅拜之。卽妻以滿堂。鏗乃出妖書。轉相煽惑。鄉民神其夢。從之者。日益衆。鏗恐事覺。攜滿堂。逃山東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策杖從之。時稱臣主。鏗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久之。鏗爲新城人所獲。并得其妖書。撫按官以聞。詔釋其誘從者。鏗及依道。爵皆斬於市。滿堂有中旨。特令全之。乃送浣衣局。尋入侍豹房。上晏駕。始復出云。

嘉靖初年。乾州有狂人樊仲者。多貲而誕。方士集其門。諛曰。當大貴。於是傳播遠近。集無賴子。部署。又以照水法。感之。陰相結者。近萬人。乙酉秋。寇乾明。遠近震動。立營鐵爐庵。候諸部並發。不至。蓋皆爲麟縣反。上人所擒。而逸者。又二日。于敖等兵至。悉縛斬之。

妖僧行果者。術能使人出神而成仙。郎中劉景寅某。員外吳維新。鼎信之。此法局室。守以童子。景寅得所指授。眩甚。有盈寸。小人自口出。歌如蠅聲。語劉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見而駭呼。小人忽亡。劉遂僭仆。悻病而卒。維新故折足行之亦眩。忽絕叫。八仙至矣。起步趨。若不跛者。俄聞空中語曰。將採鳳管龍髓。續爾筋。時家中百怪朋作。犬登窻。嗥兒反接啼。會行果至。維新罵曰。汝劔左氏二稚爲幻。將訴殺汝矣。果驚走。維新亦病悻。未幾卒。兩家亦日衰。嘉靖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園。造妖言惑衆。入京師。千戶陳贊家。僞授贊安國公。殺其庶祖母劉善秀。及欲舉首人曾廣。以滅口。東廠捕獲。併贊俱伏誅。仍命行保甲法。榜諭中外禁止。

四十三年。京中白蓮教。有逆謀。其黨執僞告身二卷。省糧藥一包。首之。首揆徐存齋。聞之。兵部楊虞坡。以兵往。北人皆奉此教。傳有飛刀飛鎗之法。無敢前者。徐之家人與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縛。四十五年。馬道人爲妖。遠近大聞。各戶多懸籙。籙籙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

萬歷庚辰年。余館於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外。洶洶人聲。如捕賊者。稍冥。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狀。大呼擊擄。主人懼以小舟遁去。余步牆外。火光四合。焰在樹端。與人聲。震動天地。漸漸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知妖術。不爲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渚中亦爾。蓋廣袤且百里矣。此妖術所爲。捕兵遇一舟。有人方剪紙人馬。僅寸許。擲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雷峯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嘉靖時。塔煙搏羊角而上。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虻耳。隆慶庚午孟夏。流福講。甃石忽動。扶起。見甃如大車輪。紅白色。龜頭而三尾。作馬鳴。屠者舉懸肉鉤。曳投市魚筥中。擊之。鋸牙齧人。市衆聚觀。竟日。惡妨其業。磔焉。胡孝廉文憲竹園。在金沙灘門東。有三足蟾。氣沖人輒死。一日園丁報蟾出。從牖窺之。皂色如覆釜。張口如丹漆盤。蓋紅光盈尺。金目燦燦。與龍舌。嚼曳鍊之。猴滿覺街。遮道之。蟬併蟾爲三。害地不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廁者。中其氣立死。膚色如蠟。有方士捕得蟾。如三十盞。籠之月下。吐光接月。一日忽穢氣不可近。倏失之。巫迎邑神。周宣靈王。必先見翠蟾。三足如芝。鼠躍入神袍袖而沒。或曰此月路也。

黃鶴樓雄峙武昌。萬歷丁酉。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淘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死。傍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鬪。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壞全楚。如虎傅翼。擇人而食。爲捶死及逼死者不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

潮州城西有湖山上。多怪石。民歲罹患。宣德間。知府王源命除之。至下果獲石骷髏。復掘丈餘。又得石刻回風二字。先是郡有挽回淳風之謠。今果應之。源字啓澤。福建龍溪人。進士。

揚州掘港場。沙中露一船桅。幾二丈許。相傳爲大業中。征遼所遺。每陰雨。輒聞其下有鼓吹聲。萬歷丁酉。守備翟

紹先命軍士發之。錘幾及船。驟雨如注。旋爲土塞。已再發。又再塞。霍懼而止。近爲雷擊。其桅粉碎。鼓吹聲亦漸稀。又李新泰有莊在立發河。近歲莊戶濬河。深三尺許。得一船。艙甚大。隨掘隨陷入土。船形製特異。其長未可竟也。衆其駭異。下土實之。不復敢窺。

江西人最溺女。民有連生四女者。皆溺之。瘞於寢室。最後溺一女。瘞已月餘。忽見女手出地上。疑爲貓犬所發。以土覆之。次日兩手皆見。又深瘞之。次日兩手兩足皆見。乃怪而焚焉。近丙辰冬。龍遊河南民婦。有產得巨蛇者。蟠踞屋棟。一晝夜。猶連聲呼媽媽索乳。徑投母懷。母驚而殞。蛇亦自斃。旁人訊之。則此婦先產七女。皆溺死。巨蛇之報宜其及已。

【假番物】

成化中。京城外有軍民葉玘。斬鬻等。與番僧謀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爲葛巴刺梳。并數珠。假以爲西番所產。競市之。獻中官曰。轉世妙法。得利甚厚。前後所發墓無算。至是緝事者聞於朝。番僧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上曰。律載。墓其罪皆死。况此輩取人髑髏。市於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宜卽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丐 販】

弘治中。山陝人孫騰霄等三十人。三五爲羣。道遇丐者。以衣食誘之爲傭。隨其所至。令守舍。給炊爨。騰霄等遊行市間。視有富商巨家。輒持貨與之貿易。論直高卑。則以言激其怒。相毆罵。隨號眺而去。夜則殺丐者。昇至其門。羣哭之。揚言欲訟於官。其人懼。出財物求解。乃復昇去。焚之名曰販苦惱子。前後殺數十人。事聞。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爲貨殖。姦巧橫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難輕貸。其爲首者凌遲處死。爲從者斬。並梟首示衆。仍榜諭天下知之。

近日浙西丐子。密爲羣。散各處。抱人幼女逸去。剔其眼。令行乞於市。日責錢若干。夜則行淫。積財甚富。事發捕治。有一人利而居間。衆大鬩。丐者適械過市。衆捶殺之。乃散。

【長至警報】

萬歷丙午冬。余爲南司業。長至當詣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三十里。並不見街市一人。次日云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矣。爲首者劉天敍。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會鞠。礙礙者七人。餘皆斬。奉閱一得旨不時取決。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纔且三百矣。細訪之。天敍。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至南京。妄言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攜與俱去。行淫。如是而已。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者數四。軍逼之愈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避。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卽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某。李遣人告之內守備太監邢隆。外守備撫寧侯朱某。尙書參贊孫某。俱會守備府。旣內懼。且色動。并告者執之。攘以爲功。豐城侯忿甚。來爭。拒不納。更閱跡。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實天敍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踏麵人也。漸有覺者。藉藉偶語。時丁敬字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事。知其詳。旣得旨。下法司。則丁爲政。守備參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素和煦。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才。事旣在我。輕重福禍。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算。誣者近千人。悉緘其詞。致之參贊。乃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敍已死。如法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霖雨。枷大中橋。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壘其屍。俟滿日方埋。丁聞。亟往視。召錦衣衛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以鬼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此等事必殃及子孫。亟搭席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十七人者皆得免。時余已轉諭德。自家北上。抵滌告歸。密過南中。宿舊署。親得其事。私記如此。

【方士】

憲宗信用方士李孜省等。世宗信方士陶典真等。故一時妖黨最盛。所在見告。并宮禁中亦不得安靜。說者謂方士能役鬼。并挾五雷法。取信人主。且惑人耳目也。一時氣運如此。英明之主。且落其中。傾府庫甘爲之役。何況其他。因思我太祖信佛。歸併寺院。雖徵各僧。建醮追薦。而終不溺其說。別爲崇重。文皇亦如之。惟待法王稍過。然旋卽送歸。撤其殿。而於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則因嚙祐之功。謁兩朝物力表其巔。至今奔走四海。似是天開地闢。大聖人因而成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至我神宗皇帝。與兩皇太后。各於城外建寺。頌經。督以內臣。又開經廠。頒賜諸名山。殆遍。遣去僧人。使人俱另給路費。不由驛遞。達和尙駐城外三年。雖御劄親問。答有御汗一點。萬世津梁之語。然終不大加賞賜。又百計欲開戒壇。中貴人日夕慫慂。竟不許。而所謂張真人者。其術益衰。入朝建醮。只了進香故事。獨持大柄。享國長久。聖謨淵遠矣。

【僧道之妖】

家居以來。惟平日父老相識者來扣。始一見。餘無至者。至亦不見。僧道亦如之。然此輩淫淫日盛。蹤跡詭秘。只據所聞。僧某來自江北。領其徒二十餘人。所至傾動。自縉紳以下。無不納。即富翁素稱慳吝者。亦迎至其家。爲之供養。資贈甚厚。僧有閉關一二年者。亦潛出謁見。凡見者勿論男女大小。皆有所獻。多者始得其解頤一言。執筆作數字。餘領之而已。凡收數千金歸。此僧妖也。一道士來自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博衣大帶。亦領二十餘徒。至門傳呼。禹步而入。卽危坐。茶至舍而四嘆。願盼若有所見。若有所指揮。張筵甚盛。次日延入。令病人東首臥。仗劍選數處。下檄加釘。議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爲謝。其家疑懼而止。此道妖也。

【妖黨】

近年妖徒。以余所見。庚子年。有徐州趙古元一事。余同年郭一陽。光復復。以參政飭兵。請於總督。調淮營三千虞變。總督則余師劉晉川先生東星也。調凡四十日。深以爲非。郭閉門求歸。而撤軍之牌遽下。余典閩試還京。適在署中。郭見牌。甚問計。余曰。將隱忍守此官乎。抑權宜稍全。憲臣體貌也。總之

一去。要去得有些氣概耳。郭曰。爲我籌之。曰。非徒籌之。且將爲君斷之。命停牌毋發。亟出視事。諭將士已申文撤軍。束裝待命。至第三日。郭曰。時久且奈何。余曰。未也。至第四日之夕。余曰。可矣。下令。明日具威儀巡城。各廟占香告慶。抵戲馬臺。譙賞。方始懸牌。上下帖然。余至濟寧。劉師已知狀。迎問曰。子乃爲郭參政軍師耶。總督牌可擅停。且抹改日子否。余曰。事有之。郭參政初欲擊碎此牌。掛冠軍騎出城去。幸門生勸解乃得止。且此等舉動。吾師實性急失體。寧本道請兵已許已行。且立註而不使之請撤。徑自下牌者乎。上下不和。生出是非。如何幹事。師喜。且拊曰。子可謂秀才進步者矣。郭亦竟解。歸後起原秩爲左轄。改撫遼東。勞瘁沒於任。可惜。至癸卯妖書事發。若從歸德之言。星之火。勺水可滅。乃震驚宮府。擾動朝野。以一無賴子。儼生光償。抵真是可笑。此際月月報內庫進奉之銀。時時充內臣參劾之奏。宗室殺巡撫。刑戮於湯沐之鄉。宰相被惡聲。趕逐於端門之下。大水幾壓都城。大計幾於留用。則崇乃移之朝廷矣。然猶曰。乾綱獨攬。未盡下移也。丙辰以後。一切縱橫。都小忍言。而崇乃自上及下。自大及小。適移於山林。然則今之在在蠢動。以妖變告者。誰實積之貽之也。古云。妖由人興。此語到今。其根最遠。其禍最大。最烈。若人心上妖孽不除。反使之弄唇舌。逞戈矛。而欲禁其末流。必不可得。

吳建

甌寧吳建之亂。初亦以幻術誘衆。妄言世界將亂。令人照水。現出富貴冠服。動其心。人皆信之。久之。徒衆益多。遂欲於謝屯舉事。施甌兩秀才發之。建寧道行府捕焉。或爲之請曰。此齋徒耳。何能爲。遂釋不問。建乃益聚衆。恨兩生欲殺之。兩生逃之順昌。則跡之順昌。順昌戒嚴。當事者不得已。遣甌令諭散建衆。建以客禮見。謂令曰。汝是好官。姑出不究。吾衆不可犯也。令與從者皆失魄去。建遂欲焚其村。村有爲巡檢者多智。遣人謂建。焚村無益。幸聽吾言。緩而兵。我釀諸富人得數千金以犒。是實利也。且使各村聞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許之。巡檢陰集鄉兵以待。是時官府方發兵捕建。兵觀望不敢前。會江西有俠者。詳以五十人投建。說建曰。公衆未練。未可用。吾爲公練。則分調其衆於他所。乘間縊殺建。而跳身走。建死。衆亂。巡檢鄉兵適至。圍殺之。投溪水。

幾盡其脫者。又殲於順昌。建禍始息。巡檢超三級。俠竟逃其名。去莫知爲誰。或曰建潘樞黨也。其衆雖殲。有脫而莫藏。山海間者。今福寧之泰嶼。興化之某所。連江之徐臺。長樂之種墩。往往奉溫州教主。其咒咀君父。有非臣子所忍聞者。種墩馬全十。實行其教。浸於閩之嘉登里。倡而奉之者鄭七也。其幻術與建類。令人盡賣其產業。以供衆。曰亂且至。彼蚩蚩者業。皆汝業也。禁人祀祖先神祇。以預絕其心。推祀教主。號曰無爲。昏夜則聚男女於密室。息燭而坐。不知其所爲。至有誤認袖服者。子恥其母。兄苦其弟。赤沙李氏之門尤甚。許七妻李氏女也。初從其教。見其弟婦兄弟之女淫穢。恥之。吐其事。或曰吳建初教。亦不如是。全十嘗謂人吾教初有小難。後乃大福。今年三月有大船口口去也。遲則八月。其衆日夜望不至。地方首之。聞捕。笑曰。我且縛而去。齧而歸耳。指其傍人曰。汝他日跪求我救。我不汝救也。居獄中。獄中人又信之。謂其衆曰。今難已過。得慮。蓋自投死地如此。大約太平已久。人情愈僞。千態萬狀。劫運承之。聖人亦救不得。

【除妖】

文中子云。止謗莫若自修。息爭莫若無辯。此二句可與諸葛武侯寧靜淡泊句並傳。一則立身之法。一則處世之法。卽尼父聞之。亦當首肯。蓋皆深於易道。就中體貼出來。余謂守此四句。天下無難事。無變事。惟妖黨盛行。當用何法除之。兵刑二字自不可已。其他正人心厚風俗等語。又迂遠。非救病急法。余謂莫要於擇守令。守令得人。協以縉紳之賢者。一切鎮以安靜。狀勿輕准。殺勿輕許。民間自然寧帖。卽有妖人。密訪而驅之。又甚者。摘而擒之。亦非難事。况人心不甚相遠。彼見上官如此。鄉士大夫口口此。卽有不肖之心。自然潛消。嘿奪。古言得良口口口一人。可當精兵口萬。良縣官一人。可當精兵三千。意正如此。余謂良縣官一人。可當精兵十萬。縉紳互相砥礪。亦在在之干城也。

【小匡】

余暇日行曠野。不覺十餘里。忽父執陸叻齋翁。棹小舟至。同入古廟中。翁素謹嘿。不輕發一語。忽譚及地方妖異事。慨曰。司成公卽隱。尙善論事。試問今爲有司官者。當用何術。可以致治。潛

消此變。余舉數端。皆笑。不盡謂然。翁曰。大道爲公四字。今不可見。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余竦然問狀。徐曰。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魁獍。頰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挨入司香火。社節出會。則奢身醜金錢。甚至販鹽窩鹽。與此遙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爲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異說可疑之人。因而附麗。顯爲民害。暗釀亂端。若有司官。於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錮於獄。從中時加縱操。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牽口口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於吾掌口口。又未卽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顧重。自然震懾。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處將一二人弄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與發遣。根雖未除。猶自頓熄。地方便帖然。有數年安靜。總計而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意外之微。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余曰。此言極簡。當極新發。抑自悟中得來乎。從讀書中得來乎。曰。天下事。那一件書中不有。那一件不自書中悟得。既讀矣。有遇有不遇。遇矣。覺得另有一番作用。一番精神。平日所讀。似都忘卻。悟於何。有時翁方謂野次之語。可以放膽。乃又有爛垣之耳。謂於余有所中傷。翁復對余一笑。靜持之久。乃得解要之一日。小匡卽一日太平。一家小匡。卽一家太平。一方小匡。卽一方太平。推之天下。皆然。寧論大小耶。

